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一輯

沈雲龍主編

甲午中日戰輯

王炳耀輯

附：諫止中東和議奏疏·冤海述聞

文海出版社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沈雲龍教授主編

近代中國史史料種類之繁，卷帙之多，遠過其他時代。就內容而論，可別爲原始資料 (Primary sources of materials) 與次要資料 (Secondary sources of materials) 兩類。前者如歷朝實錄、東華錄、政治官報、大臣奏疏、外交檔案，名臣專集、函牘手札、日記、自訂年譜、回憶錄等；後者如官書傳記、行狀、碑誌、新聞記載、雜誌論文、私人筆記、以及參用史料，專題研究所得而成之史籍，與夫總合敘述史蹟之真相，而使讀者明瞭一事，或一時代之政治外交社會經濟情狀及人民生活之專著等，均其明例。

本社向以搜集史料影印流傳爲職志。其卷帙較多之大清實錄、東華錄、十朝聖訓、清季外交史料、政治官報等鉅製，均已先後出版，甚獲好評。茲再商得近代史學家沈雲龍教授之同意，就上述範圍，代爲搜羅選輯卷帙較少而有價值之史料，陸續影印，並承惠允將其所藏罕見之孤本若干種先行借出攝印，以供海內外學人治近代中國史者之參考。

文海出版社謹識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十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一輯 目錄

- 中日甲午戰輯 附：諫止中東和議奏疏 王炳耀輯
- 桂之華軒遺集 朱銘盤著
- 庚辛之際月表 附：
庚子傳信錄
榆關記事
燕晉弭兵記 王鏡航編
- 庚子西狩叢談
- 汪穰卿（康年）先生 遺文
- 汪誥年編
- 一士類稿
- 一士譚薈 甲乙編
- 蜀海叢談
- 心太平室集
- 止叟年譜
- 永憶錄
- 周止菴（學熙）先生別傳
- 周叔娘著
- 韓國鈞著

甲午中日戰輯（目錄）

自序	(七—八)
序	(九—十)
中日戰機(卷一)	(十一—二二)
未南總經——韓朝內亂——韓朝弊政	
中日戰端(卷二)	(三三—四六)
大閱海軍——朝鮮紀亂——日本公使上韓王書——日本公使上韓王疏——日本公使上韓政府書——清日來往公牘——甲午六月電音擇要——論功行賞	
聲罪致討(卷三)	(四九—六六)
上諭——日本宣戰書——朝鮮紀亂二——總理衙門各國公使書——朝鮮紀亂三——太白天下——七月電音擇要——韓綠水戰籍記——朝鮮紀亂四——資備賢者——起用賢王——八月電音擇要	

歸延盛京(卷四)

(八九——一〇六)

九月電音擇要——朝鮮紀亂五——朝鮮紀亂六——朝鮮紀亂七——十月電音擇要

一一十一月電音擇要——湘撫告示——襄憲令典

遣使議和(卷五)

(一〇七——一三〇)

皇帝勅書——賢相致書——朝鮮紀亂八——日將賄書——提督兩書——威海降約

劉公島降敵雜記——申嚴法紀——諸示全權——重辦全權——日使致詞——臨別贈言——朝鮮紀亂九——明體勅——諸名貢實——正月電音擇要——恩成

並用

傳相議和(卷六)

(一三一——一四〇)

二月電音擇要(上)——兩國全權大臣第一次問答——第二次問答——第三次問答

一二月電音擇要(下)——三月電音擇要——停戰條約——電音擇要——朝鮮

紀亂十——致伊藤陸奧照會——伊藤陸奧照會覆文——照會伊藤陸奧文——

致伊藤等照會——陸奧等面交節略——復日本全權辦理大臣陸奧函——覆伊藤

陸奧和約底稿說帖——照譯伊藤等東文覆函——照譯伊藤等英文覆函——第一

次擬改日本和約底稿——照譯伊藤面交英文說帖和約序文——預釋日本全權大

重伊藤博文來函——復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函——照譯日本全權大臣伊藤來函——致日本全權辦理大臣伊藤函——據國全權大臣第四次開等——第五次開答——和約集登——附電音擇要——附日廷兩諭——朝鮮紀亂十二——批准和約——附錄電音

臺民抗約自立

(三四) ——(五五)

附電音擇要——臺灣自主文獻——朝鮮紀亂十二——朝鮮開紀——韓王晉訓

日攻臺南

(三五) ——(五五)

八月電音擇要

劉軍門遁

(三五) ——(五五)

日本議還遼東

(三五) ——(五五)

附裏私謂以成公見諭——附錄胡鴻臚訪奏變法自強諫疏——第錄葉君龍元上

張香帥書籌禦倭策十條暨大綱二十六條

自序

甲午朝鮮東學黨嗣作，朝社幾危。我國撫字藩服，討亂扶危，義不容辭。不料倭人借端啟釁，侵我藩服。我國不得已用兵之苦衷，已佈告於天下。所惜將不知兵，士不用命，以至師徒撻敗，實天下臣民所共憤。我皇上仁慈覆冒，不忍士卒久罹鋒鏑，膏塗原野，大度汪洋，盡捐宿釁，許訂新盟。今者盟成兵釋，往事繙懷，不勝憤懣。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當思倭之所以勝，吾之所以敗，亡羊補牢，尙未爲晚。苟舊習未除，隱深諱敗，不思更張，則終成積弱，後患更不可勝言。惜近有輯戰事者，不辨日報之真訛，時事之虛實，彙而成書，出以問世，欲圖快人心，謂可以保國體，竟不顧自昧，終必至損國家，余爲此懼。爰取各報所載戰事，以上諭衡之，有據證，萬國公報所載戰事始末最眞且切，次則華字日報，茲將公報登錄戰務，編輯成書者十之九，採自他報者十之一。顏曰：中日戰，皆美國進士林君樂知。我國才士蔡君芝絞等數先生，月登公報之雄詞偉論，自無功焉。所易者惟去月報之名例，以歸採輯之小書。猶縫者藉他人已製美錦，裁剪成衣，望讀者飲水思源，毋忘公報惠我中國之苦心與我中國之熱志。余慮讀報者久而漸忘，特輯成書，助其疾聲長呼，使人常醒。從此鑒前車，綢

未雨廝精圖治。發奮爲雄。此卽輯是書之本意。卷終附胡廉訪一疏。葉君一書。翹望我朝早日舉行。
渴勝林頌書成爰弁數言。以誌緣起。

旨

光緒二十一年宮上壽飲福宴東莞王炳耀燈初序於香海隱居直道草堂

序

嘗讀皇朝

承平日久士益

日本彈丸黑子
一弱至於斯半

困人材雅慕泰
邦不肯更張此
求經濟以性道
浮誇之士皆謂
獨憂之早已目

爲成書便讀者

今日積弱或由

光緒貳拾壹年

中日戰韓卷之一

中日戰機

東莞王炳耀焜初輯

同治十三年癸酉韓日齟龉。日遣使來請平，却之。

是年，日本與朝鮮相齟龉。日本遣使來問於我中國，某大臣答曰：朝鮮之事，我朝素不與聞。日本遂又遣使至朝鮮。韓又名朝
鮮下同

子丙
春正月，韓日訂約，韓爲自主之國，與日等平。

光緒二年正月，與朝王訂立和約。其第一條云：日本以朝鮮爲自主之國，與日本之本係自
主者相平等。其全約中，不涉中國一字。厥後英美德法諸國相繼與朝鮮立約通商，亦無干涉中
朝字樣。考萬國待屬藩之通例，固有不問其內政者。及至事涉外交，必由上國爲主。朝鮮既稱藩
於中國，何以公然延納客使，而與朝鮮立約之各國，亦竟遣使前往，不以爲駁乎？此所不解也。中國
見一體無異也。下同

在大清治內云中者以
見一體無異也。下同

壬午韓有警來報秋七月清日在韓之濟物浦訂約曰韓有事若清日使署置兵備營事平皆撤

未雨綢繆

前左副都御史張幼樵副憲奏請豫防東患疏

以下兩篇從西報轉譯雖非原文或可然義
彷彿體裁斟酌字義輕重已然費苦心矣

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張佩綸跪奏爲時局艱難海軍脆弱宜籌備豫不虞之策恭摺密陳仰祈聖鑒事竊維憂盛危明期有備而無患居中收外貴慎始以圖終臣伏見聖朝自與各國締約互市以來每遇交涉之事動多棘手而關繫最鉅轡轕最多令人尤爲憤懣者莫如日本一國查日本僻處海東不過區區三島地耳乃恃其勢力夜郎自大不但蠶食琉球兼欲鯨吞高麗中國誠宜益恢雄略力杜危機宏宅中國大之規定遠交近攻之計彼狡焉思啓者或當震疊天威不敢蠢動然我海軍未集終難揚帆東渡從事於驚濤駭浪之間臣嘗博考西史旁稽輿論知西洋各國之所以戰勝攻取者全恃海軍海軍一日不成卽海權一日不振謀國者所宜深長思也今中國海軍規模略具而尙脆薄不足恃臣之愚見擬請聖旨飭下部臣迅籌中東大局堅定添練海軍長策務求可以見諸施行并請欽派數大臣專司其事力杜粉飾因循之習以期煥然改觀今日之日本雖已雄長東瀛惟與我中國較則大小強弱衆寡之不侔

顯而易見。故苟無他國之助，未必敢先逞志於我。然卽欲求媚於他國，妄冀陰爲之地。他國以其
頻年不甚親暱，一旦急而相求，逆料亦未必遽應也。中國之與他國，講信修睦，多歷年所。若再餽
以厚利，聯以深情，異時與日本相見以戎衣，可冀資其臂助，然而求人不如求己，己必先立於不
敗之地，姑免喧客奪主，強賓壓主之嫌。故居今日而爲中國計，大要在自強不息。若不乘閒暇無
事之日，定出奇制勝之謀，竊恐中國自以爲已足，依然苟且偷安。日本則發憤爲雄，水陸軍務，日
起有功，遠近商務，亦與年俱進，猝起而與我爭權於海上，我豈將望塵弗及，甚至震驚海口，驛驐
邊鄙，其爲危險，豈可思議？臣忝副臺班，受恩深重，日夕私憂過慮，冀效其款款之愚，既有所知，頓
忘忌諱，合無仰懇天恩，俯念日本近在肘腋，患在腹心，飭發臣章，交戶部、兵部、工部、南北洋大臣，
會商籌款，練兵製械，購艦大計，以燭島國，而固海疆，天下幸甚。所有時局艱難，海軍脆弱，豫備不
虞，緣由謹就管見所及，恭摺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光緒八年二月二日

合肥相國遵議豫防東患兼定征東良策疏（釋稿）

欽差北洋大臣太子太傅直隸總督一等伯李鴻章跪奏爲遵旨籌辦豫防東患並酌擬征
東之策，恭摺覆陳。仰祈聖鑒。竊照本月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八年二月二日奉上諭。

張佩綸奏日本等因欽此。遵旨寄信前來。仰見聖明在上。燭照萬里。居安思危之至意。欽服莫名。臣查日本爲患於中國。亟宜豫爲之防。歷年管見所及。并籌辦情形。節經分別奏陳各在案。前月□日欽奉寄諭。命臣查覆給事中鄧承修條陳東患一摺。臣以該給事中所奏與臣原議不符。恐有誤會情形。竊礙難行之處。當卽逐層條辨。奏達聖聰。今閱署左副都御史張佩綸所奏一摺。其有深意。欽奉寄諭垂詢。謹卽逐一體察密籌佈置之法。先爲我皇太后皇上敬陳之。查日本近來仿效西法。粗得皮毛。漸已驕橫。若使根深柢固。中國必受其毒。中國及其未發而制之。則造增戰艦。急練海軍。其先務矣。海軍既成。不必計朝鮮有釁否也。其所以聲罪致討者。槩在日本之滅琉球。琉球爲中國藩服。載在史冊。班班可考。各國亦皆深信不疑。無可置辯。今我興滅繼絕。公義布昭於天地。無論局外之國無不右我。且以理而言。我旣理直而氣壯。日本豈能強詞以奪理。以力而言。我以海軍之雄。氣吞三島。日本蕞爾地。豈敢與我抗衡。成敗利鈍之數。無待蓍龜矣。而况以中國之全力。成就海軍。凡所必需之物。應有盡有。又練陸軍以助其聲威。海西諸大國聞之。旣無不敬我。而震我之大邦矣。日本則頓失其助。尙敢懷欺貌之心。妄思與我爲敵哉。惟是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古有明訓。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具列兵書。若未嘗熟思審慮。徒奮其一往無前之氣。

萬一蹉跌悔不可追臣愚以爲日本之孜孜於西學雖未必實有心得而目前所練之海軍不得不謂其與我相匹敵我倘第就現有之戰艦而擣東瀛彼主我客彼熟我生非萬全之計也故夫保藩而矢征東之志不敢不勉也躁進而貽敗北之羞不可不慎也今日第一要著惟在添購鐵甲戰艦慎選嫾於兵法長於水戰而又熟於槍砲之將領以爲海軍之帥然後沈幾觀變徐而圖之事必有濟抑臣更有請者臣蒙皇太后皇上倚畀之隆委以預定征東至計竊謂此事關繫重大斷不可輕於嘗試今內而部臣外而疆吏均未能通力合作微臣一人之力豈能有所樹立且卽有顧念大局相助爲理者又恐始勤終怠數年之後仍成畫餅言念及此曷勝惶悚總之征東一役實屬當務之急而欲制日本之死命先求中國之人材欲羅致非常之人材必先破除有定之成格如是則人材得矣然尤有甚難者則各省督撫之不能同心合意也畛域之見梗於中斯牽掣之情形於外以是而求集事雖境內未易奏功安冀馳外域之觀踏重瀛之險誠能盡蠲宿弊略改舊章部臣疆臣各存通功易事之心一洗此疆彼界之陋而聖明任上綜覽宏綱措正施行悉秉宸斷則皇威振而國紀張較之專責微臣而無能爲役者相去天淵矣如以臣言爲可採合無仰懸天恩飭下總理衙門會同戶部從速核定飛咨各省督撫每年合籌的

款銀四百萬兩爲添練海軍暨各緊要海口築造砲台之用。此外并別籌協濟台灣之專款。俾得力加整頓以杜覬覦。至各省司道各庫如其力有不逮並請飭撥部庫存款務須每年湊足銀四百萬兩悉行解交臣衙門專充海軍用款。臣嘗竭盡心力期以五年練成北洋海軍一大枝。暨海濱斷不可少之砲台以翼進可攻而退可守若夫膠執成見因仍苟且或好爲大言以小邦爲不足以畏既不能培補本原安國勢於磐石又不令旁採善法振作海權則他日之禍非臣之愚所能逆睹也。所有遵旨議覆并酌擬添練海軍各緣由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光緒八年□月□日奏

^{甲申}冬十月韓之開化黨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等叛。英植伏誅。金朴等出走。英植之子鍾宇跡而圖之通商衙門急請各國領事商於日公使竹添進一郎且求護於我朝吳清卿續燕甫兩欽使奉旨馳赴漢城。

韓朝內亂

甲申之歲孟冬十月乙亥亂臣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等謀爲不軌。禍起蕭牆。時五人者曾遊歷日本。小有才能識外情通洋務。故韓廷簡派洪英植總辦郵政局事務。事前

致書中國駐韓大臣及各國公使。訂於十月十七日戌刻，會飲於其署。是日下午，漢城內屯於泥峴之日本兵，以車載槍彈多箱，并拽大砲數尊，運至日本公使館。戌初，中國總辦商務廢軍營官與朝鮮官僚及各國公使、總領事等官齊赴洪英植之宴。惟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稱疾不至。酒行之際，亂黨先於外間佈置周密。時交戌正火起外垣，朝鮮禁衛大將軍閔泳翼聞警，離席出前門，爲亂黨刺傷，負痛返身入內，仆於堂上。亂黨入殺朝鮮官數員，中國總辦商務大臣暨各國公使皆大驚而散。二鼓時，日本軍士排門入景祐宮，兵刃徧列，阻絕行人。俄而金玉均、朴泳孝、徐光範三人直進寢殿，謊奏於王曰：「清兵爲亂，諸處火起，滿城百姓遭其荼毒，將及宮門矣。宜召日本公使速入衛，遷駕別宮，以避凶鋒。」王以事起倉卒，不遽允。忽聞砲聲隆隆，均範等促之曰：「事急矣，不可緩。」乃矯詔速日使入衛，而移太王太妃於景祐宮。十八日晨，左營使李祖淵、前營使韓圭稷、後營使尹泰駿爲亂黨所害。方亂之未萌也，李韓輩皆領禁軍，玉均、英植無兵柄，慮事急無助。先遣人遊說李韓諸人，皆佯許之而不爲動。奸黨衝焉，乃引入後堂殺之。復矯召輔國閣台鎬、趙甯夏、總管海防閔泳穆入殿，而并戮焉。日方晌午，逆黨自除官職。洪英植爲右識政，金玉均爲戶曹參判。朴泳孝爲前後營使，徐光範爲左右營使，兼辦通商交涉事件。而前營正領官則以徐載

弼爲之官職既立乃議廢立英植欲幽王於江華島進一郎欲幽於日本東京議久不決而勤王之師已鼓譟而起乃共圖脅王潛避於後苑十九日朝鮮各臣民均請我駐防慶軍前往保衛於是吳軍門長慶張總成光前袁司馬世凱同致書日使竹添進一郎請其撤兵自辰至酉復書弗至外間圖勤王者勢洶洶弗可遏無奈再遣人詢之甫及闕日兵卽於普通門施槍砲以構戰我軍疑王之猶在宮寢也未便格殺故死傷頗多乃互相籌商曰日使惑於逆黨之言而弗悟擁兵據宮門不許外人入一再致書詢問而弗答是助逆也我之進兵求罪人也衛王所以衛日使也否則義民將爲亂於是驅兵直前互相搏擊宮門之外遂作戰場王乘間避至玉流泉後北關廟爲別路軍士迎護而出金玉均追阻弗及自與日使守濟物浦我軍乘勝四面尋韓王致北關廟始得之我軍官卽入廟參見王泣語於衆曰賊臣亂國一至此乎衆趨前慰答數語而太王太妃世子俱不知下落吳軍門曰此地離宮不遠非停憩之所不如暫駐營中再圖復辟王曰善方王之潛出後宮也正當砲火相攻之際金玉均等分頭料理幾於不暇自顧其手下之責令監王者亦以死生介於械傾意繙紛如奔走探聽故王得乘間逸出比洪英植朴泳孝聞風追至已爲慶軍所迎英植昧於利害猶自直前牽挽王祛不令前進被朝鮮軍士曳出斫爲肉片并斬朴泳孝

生徒七人以徇衆。此二十日事也。金玉均等至是心懷疑沮。向進一郎而商之曰。兵力不敵。王已出奔。事不諧矣。守此不去。直待斃耳。於是進一郎率其兵帶領金玉均等自焚其使署。出西門走仁川之濟物浦而去。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沿途放連環鎗自衛。二十一、二十二兩日。查檢屍體。慶軍兵丁陣亡者十人。朝鮮大臣被害者七人。陣亡兵士十一人。百姓罹禍而斃者九十一人。大將軍閔泳翊重傷可治。日兵死者三十三人。逆黨伏誅者九人。惟金玉均、朴泳孝、徐光範及士官生徒等於事敗時易服逃去。其時朝鮮土人仇視日人。見輒械鬥。我軍官卽將日兵妻孥并貿易漢城者。遣兵護送而歸。不許土人遷怒無辜。二十三日。朝鮮通商衙門請各國領事官先往濟物浦。與日使竹添進一郎商議經變事宜。一面授禮曹參判徐相雨爲全權大臣。以穆麟德副之。穆麟德韓國人也。向爲朝鮮辦理通商事務。時膺兵曹參判之職。同赴日京齋遞國書。行抵濟物浦。適日本新公使井上馨至。遂止。一面申奏中朝。求爲保護。遣使航海。先至天津謁見李傅相。請代奏聞。皇上俯念藩屬三百年來。曾無失德。蕞爾國何堪屢遭不造。卽派吳清卿續燕甫兩欽憲。星夜馳赴漢城。查辦一切。當日使井上馨之赴高也。帶有兵艦六艘。駐泊濟物浦之三里寨。我慶軍仍駐漢城。十一月初。朝鮮督辦交涉通商事務大臣趙秉鎬至濟物浦。邀各國公使仍入居漢城。并

請從中調處。迨吳續兩星使至漢城，卽駐節營中，彼此照會，約期議事。高王復派金宏集爲全權大臣，公同議款與日本行成。第一款，朝鮮條國書於日本，表明謝意。第二款，恤給日本遭害商人遺族，并負傷者及賠補貨物之掠奪者，由朝鮮撥支十一萬元。第三款，殺害磯林太尉之兇手，察獲，從重正刑。第四款，日公使館擇新基建築，由朝鮮撥二萬元以充公費。第五款，護衛日本公使館兵弁營舍附近，擇定設置兵員若干，修蓋兵營。朝鮮國任之云云。是役也，日使竹添進一郎實預焉。而事後復令朝鮮議約行成，此彈丸蕞爾，攝乎大國之間者，所以爲難也。

西乙

吳清卿續燕甫復與日約曰：他時因韓事派兵必相預告。

韓朝弊政

朝鮮爲箕子故都，向稱藩於中國。其地據亞細亞洲之東隅，雖無長江襟帶之雄，廣野亘綿之富，而三面距海，魚鹽豐足。八道多山，煤鐵美盛。天時則寒暖得宜，地脈則膏腴彌望，兼以形勢險固，攻守兩便，誠東方天府之國也。不幸近數十年來，政失其當，民淪塗炭，內亂接踵，外患然眉。噫吁嘻！人和失矣。山川之美，城郭之固，何足恃哉？今列朝鮮粃政於左，聊備當塗稽核。一曰宦戚弄權也。外戚擅權，西漢之所以衰也；閹豎逞威，東漢之所以滅也。朝鮮年來宦侍與外戚結成死

黨相爲羽翼。諂諛而專寵，塞賢良之路。賄賂以肥己，掌黜陟之權。故內外官職之任，非由人才之長短，但視苞苴之多寡。於是貪官污吏，遍布全國。名雖爲民父母，實則蠶國害民，甚於強盜。口稱孔孟之道，而政行蛇蝎之毒。朝夕貪婪，罔知屢足。民間之富者，轉而成貧。貧者顛於溝壑，農商俱廢。盜賊蜂起，官吏逞專殺之威。百姓無伸冤之路，積忿難消。民心瓦解，遂乃結羣作亂。一唱百和，小而打家劫舍，大而戕吏殺官。有以叛逆責之者，此腐儒之說也。夫上之人自帝王以至小吏，本爲萬民而設，非萬民之爲帝王。或小吏生也，民爲本。君爲末，殘賊之君謂之一夫。有聖人起得而誅之，况貪官污吏乎？貪官污吏，神人共憤。殺之何傷？故論朝鮮之事者，不問官吏之罪，而助官吏以罰舉義之民。此何異助紂爲虐耶？一曰財源窘塞也。高麗租稅之法，縱有定例，不過具文。濫官收租，任意增減。有權勢者，財產雖富，納租甚少。貧民之不能乞情者，一任官吏之勒索。豐年不免飢渴，凶歲至於死亡。然而州郡守令，本屬以財賄營求而得。既得之後，祿俸菲薄，衣食猶難支辦。豈有餘資，以償買官之債？故其百計暴斂，良非得已。且挂名素餐者，不可勝數。問其能，曰無所長也。問其職，曰無所事也。徒食民之膏血而已。一曰刑罰殘酷也。朝鮮刑律頗倣中國，而苛酷甚於中國。上自公卿，下至小吏，皆得操生殺之權。妻妾奴隸，雖有冤枉，恨無赴愬之門。且刑訊之例，盛

行一經被控雖無證據即加刑以勒供殘虐情形令人酸鼻其干犯國法者并戮其父母妻子親戚古所謂夷三族滅九族者不過如是刑政不公至此且自稱爲禮義之邦胡顏之厚哉朝鮮人有言不論何國讀宋明齋儒之書自稱禮義之邦者即是人間地獄語雖過激亦有理也一日武備廢弛也古人有言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無備朝鮮亦似有武備矣然而訓練之法挾持之器俱有太古遺風豈適今時新制且軍令不嚴官兵所到刦奪民財挾勢逞惡小民切齒及至一聞砲聲無不棄械逃命爲將帥者以能讀孫吳兵書方爲中選夫以如此之兵如此之將欲鎮內亂而拒外寇何異驅羊以鬪狼耶一日教育失宜也天生蒸民本無貴賤之別王侯將相豈有種乎乃朝鮮之陋習分貴族中人常人爲三等朝廷位祿俱在貴族掌握之中若不幸而爲常人雖有孟荀之賢管晏之才不能越分而登仕籍故人不貴讀書謂我爲貴族耶富貴我所自有何必讀書我爲常夫耶卽有才識天不能使我享榮祿讀書何益且卽使讀書其平生所讀不過四書三經而其所作者詩賦表策而已至於天文地理算術商業一切富國強民之書籍漠然不能舉其名若使立於朝廷輔君治民不但茫然莫措且其行爲直與盜跖相伯仲若而人者讀盡五車書只成一蠶魚耳蠹魚卽成脈望於治國安民之事何所望哉

中日戰輯卷之二

中日戰端

甲午春二月洪鍾宇誘金玉均抵滬，轟死之。上海縣令黃愛棠會同日之副領事審實，解韓。

高麗叛臣金玉均，當我國光緒十年十月十七日，高麗王宮之變，偕洪植英、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同謀作亂，致社稷陷危，泊乎大難削平，洪植英伏誅，金則與朴等挾貨逃往日本，既而轉徙至泰西各國，服西服，言西言，變易姓名，苟延殘喘，不料茲竟遭洪鍾宇刺死，然而恣睢暴戾，果何益哉！洪鍾宇者，家居京邸，能操各國方言，易作泰西裝，游歷德法等國，時或與金相值，佯能交歡，通者金回至日本大阪埠，洪亦隨之而至，某日相約乘郵船會社西京丸，於二月二十一日抵滬，僑居北河南路東和客邸，金居二層樓，攜僕一人，係日本北原氏，並偕一華人吳靜軒，漢則另居他屋，金固不疑洪之圖已也，東和主人吉島氏，德三詢金何事來此，金詭言來止間游，姓巖田名和三，洪亦稱欲覽滬江風景，是以攜手同行，二十二日晨起，洪持洋銀五千元之票，據謂至

小東門外天豐錢莊收取可以共圖貿易少焉洪回告以天豐主人因事出外須晚間六下鐘過回金領之至午後鐘鳴三下洪換穿高麗官服至金所寓之房時金方晝眠西窗口藤榻上洪揮令北原出外突出手槍轟擊初一槍擊中金之左頰彈由頰斜穿而上直達顎門之右鮮血噴薄痛極狂呼洪復擊以槍彈由胸之左旁入橫穿過右未透皮膜第三槍彈中左肩胛稍後斯時吉島諸人方在樓下聽聞轟然一響猶疑門外有人放花炮三層樓上寓客聽之較切翠下察看則金受創後方奔至東首第五間房外倒地宛轉而斃吉島見洪神色倉皇下樓出戶心知有異躡梯而上則樓上諸客已紛亂如麻乃投日本領事署稟報領事以此係高麗人自相殘殺不便與聞吉島乃復報諸美界捕房捕頭飭包探協同地保赴縣稟報日本領事亦倩醫生田鍋田口二君前往東和視察二十三日晨包探在吳淞口客寓獲洪押至東和在箱籠中搜出西衣甚多且有與各國貴人往來函牘觀其行止大約非高麗下等人至十一下二刻鐘上海縣黃愛棠大令帶同刑仵等人臨東和相驗日本副領事官山座君圓次郎繙譯官加藤君義三速水君一孔英兵船某統領英捕房麥捕頭美捕房黎捕頭相率偕來大令先問吉島據稱死者是金玉均被洪鍾宇所刺金與洪同船來此是以留宿金既死寓中慌亂異常洪卽乘間脫逃大令轉詰北原供

稱日本人名延次郎。自幼隨巖田。迄今十載。不知巖田卽金玉均。惟知其在日本時。自稱名周作。至此則改名和三。大令飭仵作脫去屍身衣服。相驗一周。唱報委係受槍而死。旋由田錫田口二醫生察看。所說與仵作唱報略同。其時捕頭已飭探解洪至。大令問爾與金爲友乎。曰謀叛之人。烏得爲友。問爾因何擊伊。曰此種大逆不道之人。人人得而誅之。若任其旋返高麗。勢必又興波浪。是以擊而斃之間。殺人者死。爾知之否。曰知之。今得爲國除此害蟲。死亦甘心。問爾因何知其爲金玉均。曰伊時稱巖田周作。時稱巖田和三。然確係金玉均。辨認無誤。旣而又稱。此次奉高廷之命。來此行刺叛臣。大令問爾行刺時。共放幾槍。曰心急手慌。不知槍數。問兇器何在。曰奔逃時已拋諸河內矣。有見者謂洪相貌魁梧。衣服儒雅。言詞侃侃。略無懼容。旣而大令謂速水君曰。此案果係高王飭洪行刺。則洪非但無罪。且更有功。然何以事前旣無照會到來。臨時搜洪身旁。更無韓廷所給憑據。依仇殺而論。法應論抵。仍須管押。以便訊供。至於金之屍身。今日趕緊棺殮。暫停一禮拜。然後附船載回。高速水君唯唯。北原稱禮拜六天。明時日本郵船西京丸啓行。卽須附載主人屍棺回國。大令謂務須停留一禮拜。旋復謂速水君曰。北原如必欲載回。須於明日正午。候本縣函達貴署。速水君曰諾。大令飭吉島及北原同具領屍切結。簽名其上。捕頭令包探將洪

帶回仍行管押。大令隨與山座加觴，速水諸君拱手而別。當驗屍時，捕頭飭傳西國眾相人印成屍，循西例也。至屍之頭畔，焚香一爐，置清水一碗，則與華俗相同。此節錄二月二十四日申報語也。二十六日申報又云：聞日本領事官既不欲與聞此事，華官亦未便定讞。大約候郵船開駛，押洪赴高麗矣。有人至捕房見洪獨居一室，並不拘鑿，衣米色綢袍，戴竹絲高帽，下身則穿西式鞋褲，適有友人來訪，談笑自若，略無懼容。每餐則令人購自番菜館，不如他犯之飼以粗糲，或詢以既隨金玉均數載，何以至此，始擊以手槍，則曰：我奉高廷之命，必須將從前謀亂之事用心探聽詳明，然後默伺機緣，制其死命。又聞有高麗人圓領紗帽，如貴官然，前去見洪，即行下跪。洪垂頭之而已。有熟悉高麗官場體制者言：其人所穿之服，如中國四品官。上海縣黃大令已稟請江海關道，覈觀察電稟南北洋通商大臣，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再將情電達駐高商務大臣袁慰庭觀察，請赴高廷陳明一切，並叩情形。至金僕北原，已於二十五日天明時附西京丸東返，屍棺則先一日昇至三菱馬頭，捕頭商諸郵船會社執事員欲向機中寄厝，執事員辭以不能，乃昇入虹口捕房，是夜九點鐘，道轅接高麗回電，大略以金玉均係朝鮮叛臣，脫逃已久，洪鍾宇係高麗官員，此案理合解歸高麗定奪。覈觀察立傳黃大令面商一切，大令卽命駕出城，至英公廨會同

獄員宋華樂別親至老巡捕房，告知麥捕頭並訪聞駐滬英副領事薩允格君，曾任高麗領事，能操高國語言，因東請到來，向洪詳問。洪言高廷曾飭某員來華，採辦諸物，公舖在老闌迤南，其人能操京語，可請其暫作舌人。大令允之，隨送洪至其人公館小住，並派差役二名輪流守宿，無論何國人不許入內探望。二十六日大令復請薩副領事至捕房，倩麥捕頭派包探顧阿六、沈金陵、隨同縣署差役薛貴趙金公麻差役李杏李慎送洪入城，某高員願同往，差役遂僱肩輿二乘，擁護而行。大令又飭差役將金玉均之棺木暫寄湖南會館，以待附輪載往高麗。供既至縣署，大令令暫居西箭道少選，東請督標滬軍營統領蕭雲卿軍門，派發營兵四名伺候金玉均之棺木，則派差小心看管。

三月韓之守舊黨魁崔時亨等稱亂於全羅道，破全州，漢陽戒嚴。我朝商務大臣袁慰庭觀察使凱急電來告。是時李傳相大閱海軍，聞警回津，即派精兵四千飭海晏海定圖南拱北四軍艦載赴牙山或泊仁川候旨。

附大閱海軍

北洋創設海軍於今十稔，光緒第一丙戌，醇賢親王正爲海軍總辦偕會辦李傳相、幫辦善

厚齋將軍巡閱北洋各海口之際。北洋及南洋鐵甲兵輪追隨伺應。及醇賢親王回京。會同李善二公。及會辦慶親王幫辦曾惠敏公奏定章程。每屆三年校閱一次。辛卯第一次。傅相與張勤果公。會同校閱。去歲在甲午。又屆第二次校閱之期。傅相於四月初三日出轅。約定海軍幫辦定靜村都護分道巡視。有得諸旌麾者。謂傅相雖年逾七十。而精神矍鑠。紀律嚴明。且整軍經武之餘。日與遠客下僚。互相酬酢。簪纓雲集。議論風生。信乎天佑聖清。而篤生碩輔也。今將行部事宜。按日紀載。以明北洋海軍爲中國自強之始。有非各省督撫循例三年一閱之所可比者。李傅相於四月初三日清晨。自天津節署呵殿而出。首冠涼帽。頭品頂戴。三眼花翎。身穿黃馬褂。乘紫輜輶。皆特恩也。至紫竹林。招商局隨員。營務處賈鎮起。勝東海關劉道含。芳水陸營務處龔道照。琅山東海防營務處李道正。榮軍械局張道士。珩大沽船塢顧道元。爵前出使俄國參贊羅道璽。綠水師營務處羅道豐。祿潘道志。俊張道翼。招商局沈道能。虎黃道建。筭前津海關劉道汝。翼江甯機器局周道家。駒江甯督銷局吳道學。廉齊集。登海晏輪船。鐘鳴九下。鼓輪出口。各營站隊。砲聲震耳。行至白塘口。潮退舟不能行。午膳後。帥節過快馬輪船。赴小站看協軍步隊十一營。馬隊五營。槍砲隊四哨。操演海晏當潮漲時。行至西沽候差。初五日十一下鐘。帥節乘艦航淺水輪船回海。

晏鼓輪至大沽豐順輪船先往旅順口候差三下鐘。帥節登岸看親軍砲隊及協標水雷練軍等營操回船時已日暮。初六日早起輪泊大沽口外。帥節命換戴暖帽海軍丁提督汝昌乘杉板前來請示。兵艦管帶亦至。次第傳見。計北洋定遠、鎮遠兩鐵甲船濟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平遠、超勇、揚威八快船康濟、威遠、敏捷等練船鎮中、鎮邊兩蚊船南洋南琛、南瑞、鏡清保民開濱濟泰六兵船廣東廣甲、廣乙、廣丙三兵船午刻鼓輪各兵艦左右隨行。帥節巍坐船頭遠眺隨船之海軍員弁以旗幟爲手號晚間以燈光爲號。各艦均站桅班軍樂砲聲隆隆。初七日卯刻至老鐵山一帶有魚雷快艇六艘往來山下行駛甚捷。辰刻抵旅順口各統領官員乘操江、超海等練船晉謁。惟宋宮保慶接見定欽差已於初五日由陸路抵旅順。駐節行臺天津總稅務司君璣琳官艇亦至海晏甫抵碼頭定欽差已到聚談片刻。帥節卽登岸答拜。午刻回船。初八日卯刻帥節登岸同定欽差與隨員看親慶六營毅軍八營操未刻回船。旋步觀船塲軍械機器等廠。申刻快馬輪船至初九日辰刻帥節乘輕輿往模珠礁黃金山等處看砲臺營打靶。申刻回舟小憩步觀各營勢。初十日卯刻帥節乘小杉板出海口各隨員紛乘杉板隨行先演放水雷次至饅頭山看砲臺營打靶。旋往觀水師學堂至申刻登豐順輪船回舟是日到英國兵船兩艘日本兵船一艘定欽

差於申刻登豐順輪船。隨帶人員營務處翼長玉君含章、營務總辦連君占、五行營總辦果君振邦等三十餘員及海軍幫總辦傅道雲、龍直隸候補洪道恩廣。十一日早鼓輪、豐順同時開行。南北洋兵艦十二艘，列成陣勢，駕駛操演海晏、豐順，徜徉其間。帥節巍坐船面，閱視凡演一陣，各艦放砲三次，演至犄角攻敵陣，砲聲不絕。演畢鐘鳴十一下，至一點鐘時，抵金州之大連灣。各兵船絡繹而至。帥節偕隨員過快馬輪船定欽，差乘超海兵輪，同時登岸駐行臺。英國兵輪兩艘、日本兵輪一艘，三句鐘到。十二日辰刻，帥節與定欽、差偕隨員往虎尾山看砲臺打靶，至水雷營演放水雷三個。午後四句鐘，帥節乘快馬輪船赴英國兵輪拜會水師官聚談。旋登海晏，定欽、差亦乘超海回豐順。晚間各兵艦燃電燈，惟鐵甲兵艦電燈懸於桅頂，其光旋轉四面，可射三十里許。時魚雷六艇，演偷營法，黑晝中駛入重地，各兵艦疾開槍砲拒敵。山巔砲台亦燃電燈，光比兵艦燃者更巨。晚間來俄國兵船一艘。十四日清晨，海晏、豐順同時鼓輪泊海口。俄國水師官七員、法國水師官六員、日本國水師官一員，各乘杉板，同時詣海晏帥節一一傳見，款待茶點，約談一句鐘。午後，帥節看各兵艦打砲靶，自船頭至尾，每艦出十餘砲，惟廣東三兵艦出二十餘砲，魚貫而駛。演畢。

鐘鳴六下。卽鼓輪赴山東之威海衛。豐順及各兵艦次第徐行。十五日卯刻抵威海衛。泊北岸劉公島。文官武將如戴孝侯觀察等各乘寶筏飛霆小輪至船晉見。午後帥節與定欽差乘快馬輪船至俄國兵艇答拜水師官。十六日卯刻帥節乘快馬輪船赴威海閩綏翠軍八營操六句鐘。仍乘快馬輪船回。十七早七句鐘帥節與定欽差乘輿詣校場看水師兵弁操槍砲打靶。旋赴黃島砲臺及地井巨砲打靶。往觀水雷水師諸學堂。申刻就海軍公所譙英法俄日各水師官八句鐘回船。十八日卯刻帥節乘快馬輪船至石島一帶砲台看打靶及水雷營演放水雷。十二句鐘回船。卽鼓輪。豐順及定遠等六兵艦赴膠州。以遇風故海晏開快車。十九日早一句半鐘抵膠州泊青島。五句鐘豐順及六兵艦相繼駛至。帥節於七句鐘乘豐順輪船登岸看廣武、嵩武等四營操及砲台打靶。十一句鐘帥節乘小杉板至豐順晤定欽差坐談片刻回舟。同時鼓輪赴烟台。二十日八句鐘抵烟台之通伸島。快馬輪船已由威海衛到此。帥節與定欽差卽乘快馬登岸至歸岱一帶觀砲台及嵩武四營操演畢。乘輿蒞烟台之廣仁堂。午膳英國兵輪兩艘。法國兵輪兩艘。俄國兵輪兩艘。日本兵輪一艘。相繼至三句鐘。帥節乘快馬輪船至英法兵輪拜水師官定欽差回豐順。卽鼓輪往營口。遵陸回轅。帥節回海晏。卽同兵艦六艘鼓輪往山海關。二十一日晨抵埠泊。

長城之澄海樓舊址帥節登岸偕各隨員觀地雷三出卽乘輿至正定練軍各營看操旋赴驗鐵路大橋工程後駕火輪車至津沽回署

朝鮮紀亂一

朝鮮服中國素稱效順他人妄肆覬覦實中國臣民所同憤乃朝鮮自開闢互市以來中朝雖卯而翼之而民衆漸肆驕陵卽外患時虞勃發東學黨者守舊黨之滋蔓也恆與開化黨爲仇甲午三月間東學黨魁崔時享自號緯大夫猝稱亂於全羅道之古阜有衆五六萬皆首蒙白巾手執黃旗殺三地方官轉運使趙弼泳聞警遽遁亂民直入倉庫掠米數千石收集軍械無算寇氛大熾且僞立四名義一弗殺人弗傷物二忠孝雙全濟世安民三逐滅夷倭澄清聖道四驅兵入京盡滅權貴大振綱紀立定名分以從聖訓旋破全州漢陽都城戒嚴亂黨又榜書全州南門樓曰方今事勢非可坐以待死有雄兵猛將各在汛地以待各郡材士飛書千里以勤王事以國勢論之執權大臣皆閔姓終夜經營只知肥己其黨派布各邑日以害民爲事民何以堪今之招附使人本無識自到此地畏東道之威不得已而出兵妄殺賢良有功之人藉以邀功久必受刑而死惜三年之內我國將歸俄國是故東道大舉義兵以安民生先是韓廷聞警遣去年勦東學

黨有功之兵使洪啓勳統兵八百名借中國靖遠兵艦與朝鮮脊龍漢陽二艦載往忠淸道以禦之中國商務總辦袁憲庭觀察遣差弁徐邦傑隨往覘視韓兵屢次失利慶尙道陷於賊李傳相時正大閱海軍聞警回津先派精兵四千名分登海晏海定圖南拱北四輪船直往朝鮮以靖亂日本亦擬調兵至朝鮮以保護旅人爲名實則甲申之役日本未能得志今欲乘機以雪夙怨一也中國爲朝鮮掌理海關日本一無所得今欲伺隙以邀美利二也前者王妃薨逝大皇帝遣使致唁朝鮮執禮甚恭日使則相形見绌今欲挾勢以爭虛文三也金玉均久受日本之庇今則誘致中華殺而斃之大削日本之色日本將藉此以湔羞恥四也日本新立議院而屢議屢散輿情頑梗秦西恆有因內亂而勞民於外侮以紛民心之舉日本亦將藉此以弭禍患五也而朝王則特頒訓教云一古阜郡守趙秉甲着卽拿來囚於南間一此外地方守令雖無貪虐者亦著論罪以定民心一大臣以下至末官當此板蕩之時何可垂手旁觀着特獻輔國安民之策一全羅監司可特施越俸之典一逃走各守令論罪之輕重以處治之又云今可暫斂兵鋒爾後再不歸順不得已將命京軍直下討滅無赦此皆爲靖內起見於外事尙多隔膜李中堂則知朝鮮此次變出非常亟須大員前往得以便宜行事始可內外兼顧朝野相安遂奏派古北口提督葉囉青軍

門。往統陸師海軍。提督丁禹廷軍門。統鐵艦以繼之。又聞將請朝命。授前臺灣撫巡劉省三爵帥。爲全權大臣。冠日東渡。即使電線爲人所斷。或和或戰。悉聽主持。似此著著爭先。面面兼顧。朝事庶有豸乎。然日兵之往朝者。亦殊不少。日本駐朝公使大島圭介。正值告假回國。一聞警報。卽乘戰艦而入漢城。日本政府已借郵船會輪船十艘。以供此役。其時東學黨距漢城不遠。砲聲聞於王宮。朝王大驚。暫避袁觀察使署。賊退而王仍不返宮。朝鮮政府乃撥兵衛之。又派兵分守各城門。稽察行人。端午日。韓軍剽東學黨。敗之。進逼至全州。東學黨守城以抗。中國官軍大至。其黨始退至海濱。以守金隄。然角固如故。朝王更一再下詔罪己。以撫賊而不遜。仍如故。說者。中國出師爲藩邦勘亂。實屬名正言順。祇以甲申亂後。中日兩國續訂一約。聲明彼此均不派兵常駐。如不得已。亦須彼此偕往。是以日本今藉此詞。據多國新聞紙所報。謠諑紛紜。其可信者。則謂日廷因韓亂。增海陸軍令數條。內一條云。軍艦軍隊。退新聞紙條例。應依二十二條。并以下與陸軍省軍令同例。蓋禁紀關繫軍機之事也。日本少卿。送督伊藤某率兵艦至朝鮮。端午之夕。調水師一隊入韓城。墮之。又調軍醫數人入城。皆整備。是如臨敵然。初七日。晨。調水師二隊。暨軍醫。前在大島公使帶巡捕入城。下午復有兵一百五十名。攜格林砲入城。又派兵百名。屯於仁川韓都。

適中之高山輪流用測遠鏡四圍瞭望。初九日，日商輪船載兵一千五百名，馬二十四至仁川。初十日亦赴韓京。十三日又到兵艦二號，約有兵三千餘名。日兵中有混成旅團者，係陸軍少將大島義昌督帶其入都之將校，皆宿於使館。兵則分宿日商處，其泊於各海口之兵艦有松島、吉野、大和、武藏、高雄、千代、田筑紫共七艘，及赤城、鳥海二砲艦，八重山一遞信船。聞有商輪船五號，載軍火至海關，監督阻不許起岸。謂此項軍火值洋銀三萬元，須納稅三十元也。日人哂之以鼻，紛紛捆載而登。日本皇又曾致書朝王，要以萬不能從之事，不知朝王之奏傾於天朝者至深且固，是以亂不能支。先向北洋請救，不聞，兼及東洋也。中國葉軍門至朝，朝王命外務協辦李重夏迎入都城，不聞並迎大島義昌少將也。華兵之在朝者，朝人皆願讓室廬以供棲止，不聞兼讓日兵也。順逆以勢顯殊，成敗之形可料。然敬聞皇上以皇太后本年六旬萬壽，有罪者尙應肆赦，無事赤子，豈忍迫請鋒謫之中，故雖軍艦四艘，及江海關飛虎輪船，或泊牙山，或碇仁川，尙有大兵雲集燕臺，以俟軍令。操江輪船則載手槍千枝，藥彈十萬粒，至韓都，招商局四輪船裝糧食軍火，繼至而已。接傳相鉤令，各兵無入漢城，將請英德兩國公評中日之曲直，慎毋輕啓衅端等因，乃聞日本力拒公評之舉，并請英德二國無豫他人事。此說如果確鑿，則是日本自知其曲，而祇圖逞

志於戎行。中國於此。豈尚甘於退讓哉。牖下書生。文不得與東塗西抹人爭。一日之短長。武不能伸。班定遠投筆從軍之壯志。徒抱一腔孤憤。乃借毛錐子以喋喋不休也。嗚呼。慎矣。至泊於朝鮮之兵艦。舍中日二國而外。美俄法各一艘。英數艘。英艦皆由長崎至泊於豆文島口。此蓋踐中英昔日之盟。朝鮮有事。則英扼巨文島也。法美二艦。諒皆爲保護商人起見。亦不必顧忌。於俄人則久已覬覦三韓。今其公使先已請於韓廷。願爲援助。致朝王躊躇萬狀。惟請華兵暫緩登岸。以俟後圖。其兵艦又首先至韓。此其志不可測。杞憂所迫。尤在於斯。矧尚有下節所聞之事乎。

日亦已調兵。其公使大鳥圭介適歸國。乘歸艦折回。直入漢城。強韓王謝絕藩稱。立自主之國。復令辭謝。商務大臣袁慰庭觀察。及直隸古北口提督葉署青軍門。(志超)使回華。不許。兵端萌。

附日本公使上韓王書

日本帝國使臣大鳥圭介謹奏。恭惟大君主陛下。聖德日躋。兆民沐化。邦治彌隆。寰宇獻頤。無任欽仰之至。竊嘗思南民蠭蠭梗化。敢抗有司。跳梁一時。王師爰發。撻伐大張。復虞滅此朝食之不易。竟有借隣援之舉。我政府有聞於此。之爲事體較重。乃奉大皇帝諭旨。令使臣帶領兵員。回任闕下。自衛使館南民。並念貴國休戚所繫。如有所求。兼可一臂相助。以盡敦隣友之誼。使臣

銜命抵京也。適聞完城克復，餘黨竄逃。於是班師善後，漸將就緒。此莫非聖德所被，實爲內外所共慶頌也。顧我日本國與貴國共處東洋一方，疆域逼近，洵不翅輔車脣齒。况講信脩睦，使幣往來，今昔不渝。徵之史冊，歷然可稽。方今視列國衆邦之大勢，政治教民，立法理财，勸農獎商，無非富強自致。逞長專能，而欲雄觀宇內耳。然則泥乎成法，不思通變達權，廣開眼界，不力爭勢自立，何能相持？介立乎列邦環視之間耶？是以又命使臣以會同貴朝廷大臣，講明正道，相勸貴政府務舉富強實政，則休戚相關之誼，於是乎可始終輔車相依之局。於是乎可保持矣。伏望陛下聖鑒，降旨飭令辦理交涉大臣或專委大臣會同使臣，俾盡其說，庶幾無負我大皇帝陛下其念鄰誼至意，則大局幸甚。使臣不勝仰望屏息待命之至。爰祈陛下洪福無疆，謹奏。

附日本公使上韓王疏

明治廿七年六月廿六日又疏曰：日兵之入韓也，或有狐疑焉。曰是非公法所載也，殊不知朝日兩國之間，既有置兵警備之約也。清歷壬午七月，於濟物浦兩國全權大臣會同定約六款，其第五款，日本於公使館置護衛兵若干，備警事云云。乙酉六月，全撤其兵也。日本公使公文內開，今將我護衛兵於本年七月廿日如數撤回。此係遵照我明治十五年在濟物浦所定條約視

其無須警備之時，暫行撤回。至於將來有事再次之後，仍當隨時派兵護衛。不得因此次撤警備，誤認廢滅前約，宜將此意向朝鮮政府聲明知照。所有各兵營暫行撤回本國，將來如遇朝鮮有事，日本政府隨時派去護衛，是以條約明文也。凡兩國之所認準也。頃者朝鮮南道之亂，可以做有事之時矣。然南亂本屬內民，其禍不大。至於清國派兵援之，則禍延及東洋大局，其有事也大矣。故日兵之保護該民，亦事勢之不得已也。次如清國既聞亂民平定，猶屹然不撤其兵，則不啻使其事更大，其意實不可測也。且夫初認朝鮮爲自主之國，使與各國訂結平等抗禮之條約者，誰耶？蓋莫非日本之功矣。然則日本何有敵視朝鮮之理哉？故若有認朝鮮爲藩屬，或乘機設亂，欲郡縣之者，則拒之斥之，以全朝鮮之自主獨立，蓋我日本所宜任之也。朝鮮人虛心平氣，能詳此意，則一朝而豁然可以悟日本之來無他意矣。

附日本公使上韓政府書

明治廿七年七月初四日，大鳥圭介又有五綱領二十六條目，致韓政府逼令更改國紀。其第一綱領云：我汰都城及外省冗員，其必不可少之官，宜擇有才德者任之，不論門第。第壹 條目 各官之職守，應詳載勅書，其綜理內治外交之大權，悉掌之於政府。承政府之下者，則有六部，仍如舊。

日六曹之制。王宮中使令之官與政府顯相區別。政府有所舉措。斷不許內官干預。第貳條目 國政商務於今之時勢。有絕大關係。宜簡任通達世務之人。妥慎經理。第叁條目 凡政府需任使之員。雖多必留其無職之間。曹雖少必去。或量爲裁併。第肆條目 八道中分縣太多。宜裁減以節經費。惟此事必宜慎重。無使縣官有鞭長莫及之慮。第伍條目 一官必有一官之職守。其無職守而濫邀祿賜者。悉罷之。第陸條目 凡因世家之子弟而得官者。蔭襲得官者。今已無用。惟緣舊例而得官者。皆去之。官人必以其材。第柒條目 行賄得官。百弊皆由此起。宜盡黜之。第捌條目 官之俸祿。宜明定其額。務使足敷支應。以杜分外貪婪之漸。第玖條目 各官不許受分毫賄賂。違者治罪。第拾條目 不論都外官吏。概不許私自經商。其第二綱領云。國庫歲入之款。宜加意整頓。俾戶曹量入爲出。不致左支右繙。第拾壹條目 全國度支出。入之款。今宜逐一核明。俾可妥易新章。垂爲定制。第拾貳條目 凡關涉國帑收支之款。宜嚴核其當否。第拾參條目 理財爲今時當務之急。第拾肆條目 豊田所產。以何者爲最。各道所屬。有何土宜。有何蘊藏。一查明。定爲徵稅則例。第拾伍條目 應科捐稅。宜遵定律。而別籌可以增益之法。第拾陸條目 昔日糜費之城。開築鐵路。以達通商口岸。展接電線。俾各城各署各營。無不相連。第拾柒條目 通商口岸各關。宜由

朝鮮自行掌理。不與外人相干涉。○第三綱領云。律法宜妥爲整理。弗留遺憾。第貳拾條目舊律之不合於今者。或刪之。或改之。而增入新律。第貳拾條目斷獄之法務宜公平明允。其第四綱領云。軍律宜加整頓。兵額宜籌增補。俾足以靖內亂而保民安。第貳拾條目武員宜折節讀書。不徒恃血氣之勇。以成經文緯武之才。第貳拾條目水陸官軍宜就今之所有。而更立隊伍。視國庫中能歲籌兵餉若干。以定弁兵之額。第貳拾條目緝捕之役。萬不可少。都城及外道各要地。不可不設立巡捕房。所募巡捕。亦宜按期操練。○第五綱領云。學校章程。切宜妥定。第貳拾條目士子應讀之書。全宜分別去留。各道宜立幼學塾。以教學童。第貳拾條目幼學既立。次立中學。其書院等之專教成材者。今姑暫緩。俟至及期。再行增立。第貳拾條目異日既立書院。擇其優者。使赴他國肄業。以廣聞見。

清日來往公牘(由英文譯出)

其一

大清欽命出使日本大臣汪爲照會事。本大臣承准北洋大臣直隸督學部堂李電開。光緒十一年。中東兩國訂立和約。載明嗣後朝鮮有事。中國當發兵前往。必先咨照日本。一俟朝鮮平定。隨即撤兵等語。今准朝鮮王電咨。以今羅道暴徒東學黨作亂。攻破城鎮多處。勢將北犯。余

州敵國遣兵捕治無能戡定誠恐爲日愈久蔓延愈廣仍匯上國之憂溯查光緒八年暨十年敵國內地有寇盜之警類皆憑仗威靈代爲掃蕩敢援斯例急請遴派雄師尅日東下收廓清者定之功一俟亂事削平請卽凱撤不敢久勞遠戍以稽王師等因本大臣查朝鮮王飛電請兵事勢似已孔急我朝素宏宇小之仁斷難漠視藩服之難當卽繕摺入奏欽奉上諭著直隸提督葉志超酌帶精兵馳赴朝鮮之忠淸道速平禍亂俾屬藩無烽燧之驚卽寄寓該國之各國官商人等亦可有恃無恐葉志超擒獲渠魁解散脅從後仍著尅日班師等因欽此合行恭錄諭旨飛咨貴大臣并希查照中東和約備文咨照日本外務大臣等因承准此合卽備文照會請煩查照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光緒二十年五月初三日照會

其二

大日本帝國外務省卿陸奧爲照會事明治二十七年六月初六日日曆收
從西慶接准貴大臣照會內開查照明治十八年四月十八日中日所訂和約貴國已發兵前往朝鮮備文照會等因准此本大臣查貴國雖指朝鮮爲藩服然朝鮮王從未自承爲屬於貴國理合聲明照會請煩查照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清欽差大臣汪明治二十七年六月初七日

其三

大日本帝國欽命署理出使中國大臣小村爲照會事接奉廷寄悉明治十八年四月十八日本國與貴國訂立條約若欲派兵前赴朝鮮彼此須互相知照在案近來朝鮮內亂孔熾本國不得不派兵前往朝廷業已命將出師卽合諭知該署使臣告知中國總理衙門等因本署大臣奉此合卽備文照會貴王大臣請煩查照先今事理察核施行右照會大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慶親王暨各貴大臣明治二十七年六月初七日

其四

大清欽命納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慶親王等爲照覆事光緒二十年五月初四日接准貴署大臣來文內開接奉廷命以朝鮮之亂貴國欲派兵前往按照光緒十一年兩國約章備文照會到本衙門准此本爵等查我朝以朝鮮王申請救護業已派兵前赴該國削平禍亂此係按照撫綏藩服之成例不容稍有延緩然祇因蕩滌寇氛起見亂定之後立卽班師至該國仁川釜山兩地現在賊踪雖遠然因保護通商大局之故特派兵船仍留彈壓亦非別有機謀今貴國乃亦派兵前往度不過爲保護公使領事各官及通商事務而已本爵等之意貴國似可不必特發軍

兵。且朝鮮王初未向貴國請兵。故貴國之兵亦不必入其內地。至驚民庶。況乎我兵已鼓行而前。若與貴國之兵相遇於內地。彼此言語不通。軍律互異。或恐別有意外。不得不思患預防。爲此特咨貴署大臣。請煩查照來文。電奏貴國朝廷。俯鑒本爵等微意。以免別滋事端。須至照覆者。右照覆大日本欽命出使大臣小村。光緒二十年五月初六日照覆。

其五

大日本國署欽差出使大臣小村。爲照會事。六月初九日接准貴王大臣咨開。貴國按照撫綏屬國之成例。派兵前往朝鮮。削平禍亂。本國不必決計特派重兵。亦不必入朝鮮內地。以免別滋事端。等因。准此。遵卽傳電奏聞。今接覆電內開。本國歷來未認朝鮮爲貴國之藩屬。此次派兵前往。一係按照日朝兩國在濟物浦所訂之約。一係按照中日兩國在天津所訂之約。妥據辦理。文內所稱本國派兵之數。本國自有權衡。我兵之入朝鮮內地。亦無定限。惟斷不往可以毋庸前往之地。至謂兩軍相遇。或有意外之事。一節。本國軍律森嚴。在軍員弁必能妥爲約束。斷不礙及華兵。惟望貴國統兵將帥。亦共留意而已。等因奉此。合就照會貴王大臣。請煩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清總理各國事務慶親王各貴大臣。明治二十七年九月十二日照會。

其六

大日本帝國外務省卿陸奧爲咨請事。竊照本大臣昨與貴大臣面晤，談及朝鮮之事。目下貴國與本國合力驅除東學黨之亂。亂事既定，所有朝鮮內政，亟應代爲修整。兩國擬各簡命數大臣前往朝鮮，同心稽察各弊，其分應贛頓，俾朝鮮日起有功者如國庫出納款項，如遴選大小官吏，如募練彈壓內亂額兵等，皆是除晤談外，合卽咨請貴大臣煩爲備案奏請施行，須至咨者。右咨大清欽差大臣汪明治二十七年六月初七日。

其七

大清欽命出使大臣汪爲咨覆事。光緒二十年六月十四日接准貴大臣來咨，隨卽電呈總理衙門，請爲代奏在案。傾奉京電內開細核貴大臣述及代平內亂，暨贛頓朝鮮內治，以杜後患等語。查朝鮮之亂，今已一律平定。本國既毋庸暴師於外，中東兩國合力平亂一節，亦可毋庸費議。至預杜朝鮮後患一節，命意甚善。但其內治作何贛頓之處，應任朝鮮王好自爲之，卽我中國，且亦不願干預。至貴國既認朝鮮爲自主之國，豈能干涉其內政？此意不辨自明，再彼此撤退往戌之師一節，查光緒十一年中東兩國和約早已訂有專條，應卽照辦。今亦可不必再議等因。承

准此除業已面告外合卽備文咨覆請煩查照施行須至咨覆者右咨大日本外務省卿陸奧光
緒二十年五月十九日

其八

大日本帝國外務省卿陸奧爲照會事本日接准貴大臣來牘內聞奉貴國傳諭凡敵國所
謂欲會同貴國往代朝鮮平亂致治各節概不允行使敵國頓失同心之友曷勝惋惜但查朝鮮
王常蓄陰謀致釀禍變大爲敵國之害乃其自主之力又屬太薄不足以膺重任其關繫於敵國
者不特通商一端已也地之相去甚近又有干涉遠方之處敵國萬難坐視而且敵國與貴國若
皆任其日卽敗壞旣乖友邦之交誼且妨敵國之榮名是以決計代爲設法以保太平之局其所
應查辦之事已詳前牘敵國以爲爲日愈遲爲禍愈烈今兩國退兵之先必須訂定規模俟朝鮮
王辦理就緒其執政以次各官亦各有條不紊方可奏凱班師是舉也不但與天津條約符合且
亦合於至理倘貴國仍不能俯鑒誠心始終抗拒斷不能冀敵國職此之故卽行自撤弁兵也合
行照會貴大臣查照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清國欽差大臣汪明治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照
會

其九

大日本帝國欽命署理出使大臣小村爲照會事。照得明治二十七年七月初九日，本大臣與貴王大臣面談各事，辱承惠誨。於是日電咨啟外部在案，傾接覆電內開，朝鮮之亂，在於內治之不修，本國緣此以爲朝鮮王應受大國之訓，去其根病，而加以培補。若中日兩國合力同心，代爲酌辦，事莫有善於此者。且朝鮮之治忽，實我兩國命脈之所關，是以本國特向中國商請扶持匡助，萬不料中國悉置不講。但曰請我國退兵而已。近來英國以至仁之道，待我兩國，特命駐紮北京使臣力勸彼此敦崇和誼，持平商辦，但中國仍執須令日本退兵原讞，毫無合力整頓之意。似此情形，兩國若起爭端，實惟中國執其咎，不能爲我國咎也。等因奉此，合卽節錄原電照會，貴王大臣請煩察核辦理，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明治二十七年七月十四日照會。

附甲午六月電書擇要

初三日電云：中國爲日本屯兵於三韓，擬請各西國公評曲直，俄廷謂二國之兵皆須先撤，方可再議。

初八日英電云俄廷勸中日撤兵中國許之日本不許俄廷遂宣言曰日本如再倔強俄當助中國以定朝鮮嗚呼噫嘻前門已進狼矣後門尚可進虎乎東望悠悠憂心如攜矣

十一日英電云英外部大臣宣言曰中東醜虧我英願任公斷之役中國已願允從英斷矣李傳相預知日人難以理喻卽奏請撥軍餉派駐津之盛銘二馬隊與旅順之毅軍砲隊共十營飭招商局輪船載軍東渡並租西商數艘輔之又派北洋海軍戰艦八艘護送兵士軍械糧食另飭兩洋廣東兩處兵輪分赴韓都所聘之德員韓能根率兵士一千二百名同乘英商輪船高陞齊赴牙山此大兵由海道進又奏派左冠亭軍門(寶貴)統率字馬步練軍與北洋之盛毅銘三軍從吉林、山海關、黑龍江、奉天等處檄調齊集渡鴨綠江入義州至平壤望漢陽去此大軍由陸路進

夏六月之十日我皇上猶許日公使小村壽太郎覲見失詞諭令退下卽着戶部尚書翁同龢禮部尚書李鴻藻遇要與軍機大臣會商總理衙門事同議繼諭直隸總督李鴻章主持軍務二十五日日公使小村壽太郎復謁於總署知事不可爲遂行

我軍由海道進者二十三日爲日艦要截沉高陞遼操江兵士幸爲德法兵艦救濟遠與日艦湊速甫敵方伯謙燭下匿厚甲船中廣乙與萩洲酣戰重傷馳擋灘畔林國祥力救軍士提督丁(汝昌)

展輪先遁。俾相大怒。檄令調兵艦十三艘速馳韓境。不虞其海上逍遙二十五日。日師之在韓者。進攻牙山。葉曙青軍門（志超）立功。亭總戎（士成）退之。嗣率師七千餘名來圍。我軍僅二千五百人。力不支。退至誠觀。過清洲、忠洲、金化。遇日兵。擊却之。至平壤。與大軍合。

論功行賞

七月初三日欽奉上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懿旨。據李鴻章電稱。直隸提督葉志超一軍。在朝鮮牙山一帶地方。於六月二十五、六等日。與倭人接仗。擊斃倭兵二千餘人。實屬奮勇可嘉。加恩著賞給該軍將士銀二萬兩。以示鼓勵。戎行至意。欽此。

中日戰輯卷之三

聲罪致討

秋七月朔我皇上聲罪致討。

恭錄上諭

七月初一日奉上諭。朝鮮爲我大清藩屬。二百餘年歲修職貢。爲中外所共知。近數十年該國時多內亂。朝廷字小爲懷。屢次派兵前往勘定。並派員駐紮該國都城。隨時保護。本年四月間。朝鮮又有土匪變亂。該國王請兵援勘。情詞迫切。當卽諭令李鴻章撥兵赴援。甫抵牙山。匪徒星散。乃倭人無故派兵突入漢城。嗣又增兵萬餘。迫令朝鮮更改國政。種種要挾。難以理喻。我朝撫綏藩服。其國內政事向令自理。日本與朝鮮立約。係屬與國。更無以重兵欺壓。強令革政之理。各國公論皆以日本師出無名。不合情理。勸令撤兵和平商辦。乃竟悍然不顧。迄無成說。反更陸續添兵。朝鮮百姓及中國商民。日加驚擾。是以添兵前往保護。詎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隻。乘我不

備在牙山口外海面開砲轟擊傷我運船變詐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該國不遵條約不守公法任意鴉張專行詭計肇開自彼公論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曉然於朝廷辦理此事實已仁至義盡而倭人渝盟肇釁無理已極勢難再予姑容著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厚集雄師陸續發進以拯韓民於塗炭並著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及統兵大臣整飭戎行遇有倭人輪船闖入各口卽行迎頭痛擊悉數殲除毋得稍有退縮致干罪戾特此通諭知之欽此

附錄日本宣戰書

朕茲與清國開戰其令各有司上承朕意下順民心水陸攻守咸修其職以振一國之威武勿違萬國之公法焉自朕登極偃武修文導民於太平之路三十年於茲矣夫交鄰失和其禍難測故朕常飭諭大臣務修隣好年來內外相親深喜擇交之善近因高麗一事清國失信背好實非朕意料所及細維高麗爲獨立之邦而與各國結約通商實由我日本勸導之也然而清國恆稱高麗爲藩邦干涉其內政今者高麗有事清國託以護藩舉兵入韓朕乃照西歷一千八百八十二年成約命師渡海用備不虞而拯高麗於禍亂之中置東亞於太平之城以符素願故延清國協力同事成此美舉豈知清國推譎萬端拒朕所請日本乃告高麗一新厥政使內安其民外

修鄰誼。高廷已經允許自新。清國不啻暗行阻攔。陽形因循。陰整兵甲。水陸武具既完。遂增兵添將。加在韓之勢。憑強逼弱。逞利已之策。傲慢自大。乃至砲擊我船。茲按高麗獨立之位。原係日本維持之力。各國條約之所認也。清國非但謀損高麗地位。兼且置條約於不顧。此等舉措。傷我國之權利。害東亞之安穩。清國貪利樂禍之心。瞭然可見。我邦仗義興兵之舉。勢不可止。吾民忠勇。宜各任厥職。期使早致太平。顯揚國光。朕有厚望焉。大日本帝國明治二十七年八月初一日。

初十日攻我威海衛。十一日犯我旅順口。十八日復來威海。據我糧船。我大軍在韓者。十三日自平壤進剿。迭復中和府等城。獲戰馬千餘匹。十七日奉軍統領左冠亭軍門。復前勦。殲敵兵無算。進近韓京。離八十里。

朝鮮紀亂一

朝鮮蕞爾孤藩。二百餘年。憑仗籠靈。綿延弗替。君臣上下。宜如何小心兢業。夙夜咨敬。以承聖朝之佑。冒以絕異族之覬覦。乃外則貪戀虛名。與日本定約。公然稱爲自主。內則萌芽齷鴨。任東學結死黨。恣然莫敢誰何。而又貴族橫於朝。有賢才而不知用。小民怨於野。有貪贓而不能懲。嗚呼。亂之作也。雖曰天意。豈非人孽哉。皇帝仁育義正。智深勇沈。故於其擅交與國。則恩宥之。

於其擅棄大綱，則威勘之。於其任用非人，則明燭而默化之。於其驅除大怒，則怒震而惠援之。遠
稽十八載以前，近證七十日之內，中朝之以大字小，誠比德於成湯，朝鮮之以君虐民，實貽羞於
箕子。牙山方喜華兵之至，日本忽乘韓國之衰，不臘預決虞亡，不祀將哀蓼滅，濡毫以紀，不禁揮
涕以陳也。朝鮮有金玉均者，裁及其身而禍延於國者也。其就戮於上海也，天奪其魄也。其送柩
回朝鮮，而戮其屍，並及其孥也。朝鮮刑法之酷也，而甲申亂黨朴泳孝墮跡日本，又適以被刺幸
免。聞日本刑官反科朝鮮刺客李逸植等以重罪，杞憂之始正在於斯。既而朝鮮政府恐金玉均
懸首藁街，易於潰膿也，又使人以鹽漬之。王巨君灰翟義之屍，不可爲訓。趙無卹漆智瑤之首，何
以爲情？是以竊而埋之之獄，又起王琳之頭，不須請於朱叔楊業之骨，竟見盜於孟朝，豈所謂惻
隱之心人皆有之乎？抑亂黨尙偏布於八道，如蔓草之不可除乎？日本先聞金玉均慘死之報，卽
營葬其遺骸，朝野貴顯及上下議院人員不下數千，皆甘心爲之執綿，及聞戮屍之耗，日本各
新報益復訾議蜂起，朝鮮外寇之函，間不容髮，而朝王不悟也。東學黨者狃於舊習，與求新黨相
爲水火，及見侈語求新之金玉均斃於中華，華官遣威靖兵艦送屍回韓，俾就屠戮，則知天朝之
不許求新矣。繼見刻意守舊之洪鍾宇行刺叛人，韓廷欲超授以五品之顯職，特示褒揚，則知朝

王之偏於守舊矣。朝鮮內亂之起，火厝於薪，而朝王不覺也。及至東亂大作，朝鮮披靡，始告急於大皇帝。華師甫至，日卒已來宗社邱墟，誰爲首禍，嗚呼傷哉！顧其始王師之駐牙山，曰爲屬藩勘亂，未嘗討日本之越俎而謀也。日本之逼漢陽，曰爲旅民設備，未敢抗中朝之扶義而東也。不料日人突入漢城而後，種種要挾，皆出情理之外。恭讀聖諭
敬錄如右先是日本兵船十餘艘泊於韓海，一切仿照西法，妥慎料理。若旦夕間即將開戰也者，中國鐵艦數艘，同泊附近，則仍好整以暇，識者已心竊憂之。日使大圭鳥介居於漢陽，強令韓王謝絕藩稱，而稱自主，并迫令辭謝中國總辦通商交涉委員新任浙江溫處道袁慰庭觀察世凱，及進勦朝鮮亂黨之直隸古北口提督葉曙青軍門志超等，相率回華。韓王不許，英俄二國政府合德法意，三國電致分駐中日二國之各星使，婉勸中朝不必遽傷睦誼。我大皇帝聖度如天，俯從外臣之請，而日本則悍然不顧，直欲以海島小邦力抗五雄國，夜郎自大，乃至此乎？俄政府遂聲言朝鮮寸土介民不能任人剖取，其爲助中以抑日歟？抑爲抗韓以利俄歟？皆所未喻。而總之捕蟬之雀方將躍然以喜，而不知弋人之伺其下而已。李傳相知日人萬難以理喻，一面奏請飭下戶部准撥軍餉，一面劄飭向駐天津小站之盛軍馬步隊軍械銘軍馬隊、旅順口毅軍砲隊共十餘營，給發治裝銀兩，剋期往韓，一面又飭招

商局洋輪暫停運載客貨。聽候示期載軍東渡。猶以爲未足。別賃西國商輪數號以輔之。旋由各統領督同營哨各官率領健卒陸續登輪。僕相又派北洋海軍鐵艦八艘。妥爲護送。密諭各兵艦管帶。如途次遇日本兵船。敢於攔截。卽行開砲轟擊。毋得退縮。規避貽誤軍行。其南洋廣東兩處兵輪。亦飭分赴朝鮮海面。以壯聲勢。此大兵之由海道往韓者也。其遵陸而去者。又有左冠亭軍門寶貴等。統領雄師三萬名。從吉林、山海關、黑龍江、奉天等處檄調齊集。渡鴨綠江而東。入朝鮮義州界。迤邐過平壤道。直往漢陽進發。似此水陸交馳。將士厚集。朝鮮危而復安。易如反手。乃商務委員袁道雖已任滿。不能俟代者之至。遽返天津。此我之所不解一也。總將韓能根熟於戰事。兼嫻築造砲台。五月下浣。與華軍一千二百人。同乘英商怡和公司之高陞輪船而赴牙山。日艦要之於中道。擊而沈諸海。不聞派出之各兵艦。以一砲相加。還此我之所不解二也。(是役也喪亡韓能根躍入海中。亮水遇救。中西人皆驚以爲神。高陞船主以次各四人皆隨海而後遇救。日本不敢擗各國之怒也。其攀兵之得及生還者。實法德各艦之力。日船並不援救。殘忍情形大違公法。)操江一木質小兵船耳。力本難支。而爲日艦所擣。不能爲操江罪。海軍提督丁汝昌位在中興諸名將之上。其所部各兵艦。如鎮遠一艘。大於日本之高千穗。比敘荻洲島諸艦。不啻倍蓰。乃竟不遇敵而遁。此我之所不解三也。(鎮遠既憑操江。不能支。遂被擣。華人弁兵等割餘員名及軍械銀兩。皆爲所劫。惜哉。)濟遠雙輪鐵甲兵艦。不及丁提督座船之大。而猶

能與日本之浪速艦，鏖戰八九點鐘之久。廣乙木質鋼皮船，不及北洋海艦之雄，而猶能與日本之狹洲島艦，同畢命於洪波巨浸之中，乃不聞丁提督統率全部，助濟遠而救廣乙也。此我之所不解四也。傳相接高陞被擊濟遠受傷之報，赫然震怒，檄令丁提督調集兵船十三號，速往朝鮮海面，瀕行之際，又傳諭各該艦所有豫備逃生之小艇，一律卸置威海衛，其船面木質之屋，亦須折卸一空，以便酣戰而杜逃竄。先聲所播，日兵不免膽寒，乃業已駛出重洋，忽又折回威海衛，從此逍遙河上，忘朝鮮待援之急，啓日本蔑視之心，此我之所不解五也。有此五不解，而朝鮮王被刦矣，朝鮮妃被斥矣，朝鮮之政令悉爲日本把持矣。朝鮮之民人，忍氣吞聲，而無所冀望於中華矣。誰爲爲之，孰令致之？偶一沈思，怒髮上指，所幸者，葉曙青軍門與太原鎮疊功，寧總戎士威統率熊羆之士，扼守牙山，牙山距漢陽僅一日程。六月二十五六等日，日兵大隊來犯，我師勇氣百倍，鎗砲所中，毛摧血飛。傳相奏達於朝，渥邀皇太后懋賞，擐甲執戈之士聞之，皆感激涕零。然而援師不至，軍火將匱，日本若再肆猖獗，恐有敗衄之憂。果於六月二十九日，聞牙山失守之信，日兵以七千餘衆，攻華兵二千有奇，遂至於此。此我之所痛哭流涕者一也。我艦不出，日艦必來，五尺童子，亦能預決。乃各鐵艦避於威海衛間，仍佯遣偏師，開出口外，或三十里，或五十里，大抵啓

碇出口。約歷五六點鐘者。迴輪入口。不過一點鐘許。此種情形。不言可喻。而且船既入口。即飛電。天津督院云。某某船巡邏至某處。並無倭船蹤跡云云。噫吁嘻。日船虜聚朝鮮。或健忘如徙宅忘妻者。亦應偶然記憶。然則卿直不欲尋其蹤跡耳。庸詎知日本以卿之不欲尋。乃偏欲尋卿之蹤跡。先致電於英國太姆士。美國得利裨宏。著名之兩大日報云。我今已驅各華艦於一海角。使不能運棹自如。尙當誘令交鋒。如不敢相見。亦必當別籌良法。務使之無噍類而後已。此我之所痛哭流涕者二也。七月初十之夜。果得日本十艦行抵威海衛之電報。十一日續電云。倭兵來攻威海衛。衝突兩處。皆不能入。此蓋威海衛砲台之砲力。遠於日艦所載之砲。倘日艦過於追犯。深入華台砲界之內。則日砲尚未及台。而華砲已及其艦。故不敢輕於嘗試也。電末語曰。今日艦已往窺旅順口矣。十二日亥刻。又得威海衛電報曰。初十晨。日艦十艘。突犯威海。我各砲台潛心鳴砲。日本水師提督座船。受開花大彈三。其左隊大鐵艦。受開花大彈一。死亡當必不少。遂遁。同時又得燕台電報云。英提督斐君。乘聖城多利亞鐵艦。並率戰艦六艘。自朝鮮而來。燕台首將往。威海衛觀戰。查。威海與旅順二地。挺出海中。遙遙對峙。實爲渤海天生之鎖鑰。歷年籌辦海防。又均吃。然爲北洋之重鎮。若使守禦如法。津沽猶堂奧也。顧旅順口防守何若。日艦蹤跡今真不知其何。

若而報稱日艦並無蹤跡之人亦更不知其何若然則將改以並無華艦之蹤跡報耶此我之所痛哭流涕者三也有此三可痛哭流涕而朝鮮之大局不可問矣傷哉傷哉

總理衙照會各國公使書

爲照會事前因朝鮮國全羅道有亂民滋事該國王備文請援由北洋大臣奏明我朝廷因該國兩次變亂均經中國爲之勘定故特派兵前往不入漢城直赴金城一帶進剿該匪聞風潰散我軍撫卹難民方謀凱撤距日本亦派兵赴韓託名助剿實則徑入漢城分踞要隘嗣又屢次添兵至萬餘不止竟迫脅朝鮮不認中國藩屬開列多款逼令該國王一一遵行查朝鮮爲中國屬邦歷有年所天下皆知卽該國與各貴國立約時均經聲明有案今日本強令不認於中國體制有礙已失向來睦誼至比鄰之國勸其整理政務原屬美意但祇能好言勸勉豈有以重兵欺壓迫脅強行之理此非但中國不忍坐視卽各國政府諒皆不以爲是英國政府及俄國政府先飭駐紮日本大臣向其外務省勸阻并經英國外部大臣勸其將兵撤出漢城與中國兵分駐兩處和平商辦朝鮮事務此義甚爲公允乃日本悍然不顧反更添兵朝鮮人民及中國在彼商民日加驚擾中國念各國共敦和好之意斷不肯遽與開戰致令生靈塗炭商務有傷後雖添兵前

往保護亦距漢城尚遠不至與日本兵相遇啓鑾何意該國忽逞陰謀竟於六月二十三日在牙山外海面突遣兵輪多隻先行開砲傷我運船并擊沈懸掛英旗之英國高陞輪船一隻此則鑑由彼啓公論難逃中國雖篤念邦交再難曲爲遷就不得不另籌決意辦法想各國政府聞此變異之事亦莫不共相駭詫以爲責有攸歸矣今特將日本悖理違法首先開鑾情事始末備文照會貴大臣轉達貴國政府須至照會者光緒二十年七月□日

十九日敵復以海軍一隊入大同江欲截我軍後軍之在江岸者猝不及防陣亡數百人潮忽退敵四艦膠於沙我前軍聞警馳至毀其四艦是夕敵營內變前降敵之韓兵自殺其東學黨魁金學元及敵帥大島義昌首級來獻願爲嚮導我軍由間道連復三城殺敵兵萬人

朝鮮紀亂三

中國不侵不叛之臣有五緬甸越南暹羅琉球而外惟朝鮮尤爲恭順今日本覬覦其土地傾覆其社稷仇視聖清勘亂之師抗達各國勸和之職其不道之舉顯然方日本以傾國之師狂趨三韓也先以無聊之語敢致書於中國總理衙門云中日朝三國壤地相接朝鮮有亂貴國與敵邦利害同之今時事日非貴國早已洞悉今擬仍由貴國及敵邦協議釐正朝鮮之制度則後

日之禍根既去。百年之大計可圖。敝邦今以兵往。祇期襄助朝鮮。得以獨立。庶永維東方之大局。云云。書上總署王大臣第答之曰。東學黨既定。敝國卽撤兵。貴國亦應同時撤兵。以昭大信。李傳相亦以電牘咨朝王曰。日本忽動大衆。事出意外。我朝今必欲約令日本。同時撤兵。日使大鳥圭介。日來有無陳請。大王總不得過聽。似此辭嚴義正。日本旣無詞以對。朝鮮俾有理可援。而豈料日本之恃強凌弱者。非文告所得而懾也。愚見所及。中國有亟應措置者五端。不揣固陋。敢爲當軸者。借箸籌之。一曰厚集海軍。今南北兩洋。及閩廣等省。兵艦之多。駕乎日本。又有長江水師。威望素著。區區島國。豈敢爭衡。誠使中國羽檄四馳。刻期徵調各戰艦。配足砲彈。精選弁兵。會於威海。特簡熟諳秦西海戰之學者。不論品級。超擢海軍提督。予以便宜行事之權。然後逐一簡閱。凡武員中貴。至提鎮賤至千把。皆許其黜陟進退。其能者。卽飭令管帶一艦。其次者。分別大副二副諸職。與管帶相助爲理。此選將之道也。凡兵船中堅。至鐵甲。脆至木輪。皆許其驅策調遣。其上等者。卽飭令速赴前敵。其次焉者。分別接應轉運諸職。與戰船相輔而行。此選船之道也。將得其人。船得其用。往東之大本定矣。一曰大發陸軍。今中國陸軍之在朝鮮者。爲數不可謂不多。徒以海軍提督持重老成。故續遣援師。皆渡鴨綠江而東。旣不免遷延時日。甚至牙山戍壘。望洋而歎。不

得不棄而就平壤之大軍。誠使海道大通，日船不敢正視，然後商輪遠艦衝尾疾趨，或從元山，或從仁川，或從釜山，與夫牙山等處，凡可以登陸者，分道揚鑣，與平壤大軍收首尾，交攻腹背，夾擊之效，即使日兵先在海口，各築砲台，無論避實擊虛，操縱由我，且艦戰業已足恃，日兵敢憑台以擊我，我何不可就艦以擊台，聚而殲旃，一彈指間事耳。陸軍聲勢益盛，韓都恢復可期，保藩之大局成矣。一曰以攻爲守，中國海口之多，指不勝屈，今者在在設防，即在在需兵而需餉，兵家之所忌，備多而力分也，况百密未免一疏，安見日艦之竟不敢犯？誠使海軍之精華既聚，陸軍之威武孔揚，微論日本無暇顧朝鮮，並不能來中國，即便激而橫決，或遣偏師以擾我海疆，甚至奪地踞城，別有狡計，我惟持以堅忍，百折而不一撓，其失守地方之督撫，並不予以處分，其出征前敵之海軍，斷不可撤回內地，其擬置日艦使之不留寸鐵者，無待言矣，而其命意之所在，專屬於日本之東京，日本四面皆海，我但定批亢擣虛之策，舍長崎、橫濱、神戶、箱館諸口岸而外，何在不可以登陸？且海軍旣據其地，長崎等處雖已嚴防，我更可掛砲台之背而奪之，以爲我有，然後長驅直入東京，唾手而得，彼自稱爲明治天皇者，行見爲拿破崙第三之續矣。一曰以戰爲和，今萬國通例，罕有滅人之國者，故和之一字，中國自應存諸心中，特不戰而和，則權非自我而操，微論朝

鮮未必仍隸藩封。且恐日本別有所要挾。後患未杜。前耻曷湔。誠使陸軍之在朝鮮者。已盡掃乎日兵。海軍之在東瀛者。復俘日皇而取日地。然後憑各與國之商勸。示以中國之大度。慨許其爲城下之盟。我中國初無利人土地之心。亦不必以獻俘太廟爲慶。於是釋其組繫。俾仍覲然南面。定其條約。俾仍殷然內附。而兵氣銷爲日月光矣。一曰以存爲滅。日本既降。中國不必待之以藩屬也。和約既定。中國所宜防之如鬼狐也。故宥其既往。許其自新之際。朝鮮一國。不許其再行染指。無待言矣。高陞輪船。操江小兵船。所喪失之人命物業。逼令償還。亦無待言矣。至朝鮮被擾而後廢時失事家破人亡者。其值若干兆金。中國不得已爲應兵而後耗於防務者。若干兆金。耗於戰務者。若干京金。緣戰務而耗於商務耗於農務者。若干垓金。一一明示限期。使之完納。日本償銀。但有一毫之未繳。中國戍卒。卽無一日之離防。而戍卒之例應供餉者。亦悉惟日庫之是取。且逾期若干日。又可削其何等之權利。繳款若干年。又不能任其何等之設施。異時償款既清。華軍悉退。日本若有購艦築台之舉。必須請命於中朝。而嚴其限制。此爲當務之急。和約中必須切實聲明。若夫削其皇號。定其稱謂之類。則事之末焉者矣。之五端者。蓋誠可見諸實事。非徒託諸空言者也。中國不欲懲日本也。則已。中國而欲保朝鮮以揚聖武也。羣公袞袞。當必見及於此。而願

煩下士之振筆疾書者亦自有故高陞之受擊曰惟華艦不能保護故（德國商船戰中國官商人等撫
遇日艦將爲高陞之續且屢次搜查之後已高揭紅旗待鳴擊矣憾大號英兵艦遠見大艦亦拔紅旗示將還擊日艦而逼其明驗也）操江之受擾曰惟鐵艦不願拖帶故（船中有
丹麥國人同遭海手丹國政府之急日本始無奈釋之）朝王之被囚曰惟海軍不肯速救故（日將逼朝王剪髮易衣且幽置臺北備姦蒸
日將無如之何）於是七月初十日日本敢遣兵船犯我威海衛十一日又犯我旅順口雖以砲台力遠不能逞志然使北洋大隊兵艦猝乘其後驅入砲台界之內當無難一鼓而殲而任其來去自由其
游弋至山海關洋面也是誰之咎歟皇上聖明獨斷六月初十日姑許日本使臣小村壽太郎覲
見小村壽太郎措詞失體皇上諭令退下既又欽奉上諭着戶部尚書翁同龢禮部尚書李鴻藻
遇有重要事件與軍機大臣會同商辦所有總理衙門事件亦著一併與議等因繼命直隸總督
李鴻章主持軍務一意進勦而廷臣之主戰者封章前後數十上大半奉旨留中或命發交總署
暨北洋大臣議奏故雖六月二十五日小村壽太郎尙赴總署謁見然聖怒正盛日兵若不撤退
天討決不能稽於是東三省練兵大臣定靜村元帥（安）亦奉東征之旨而奉字馬步全軍吉字
齊字馬步練軍與北洋之盛軍毅軍先後向朝鮮進發湖南巡撫吳清卿中丞（大徵）刑統
率湘軍八營由鄂而東江蘇按察使陳舫仙廉訪（湜）則電飭公子（善）招募湘勇亦八營候旨

百餘員名自朝鮮而趨華海途

計電之

赴朝南澳鎮劉淵亭軍門（永福）則慷慨請行。在朝之葉曙齋軍門聶功亭總戎，則於六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先由牙山退至誠觀與日兵接仗，嗣又移軍過淸洲、忠洲、金化等處，但遇日兵即行擊退，遂與平壤大軍相合。七月十三日大軍發自平壤以勦日兵，先得小勝，旋即日夕進攻，迭復中和府等城池，并獲戰馬千餘匹。十七日奉軍統領左冠亭軍門（寶貴）奮勇進勦，殲斃日兵不計其數。中國大軍先距韓京五百六十里者，至是而僅距八十里矣。十九日日本兵船駛入大同江，欲截華軍後路，華兵之在江干者猝不及防，且早隊砲彈不如日砲之及遠，致陣亡三百餘人。前軍聞警，正欲赴援，不知大同江水勢甚淺，日船乘潮而入，滿擬可以久踞，少焉潮水忽落，聲城、天龍、鳳翔、天城四艦遂膠於沙，華軍業已大至，即直行砲於山巔，對準轟擊，頃刻間四艦盡毀，其餘艦之在江口者惟有痛哭狂呼無從施救。是夜日營內變，先降於日之朝鮮兵殺其東學黨渠魁金學元及日帥大島義昌之首級，持謂華營願爲嚮導，華軍遂由間道連復三城，通計殲斃日兵不下萬人。大軍盡駐臨津，雖漢江之口日本已築有砲台，猝尙未能攻破，然日人之喪膽奪氣爲已甚矣。惟陸軍既奏膚功，海軍尙無消息，日本國家之敢於藐視中朝者，即在於斯。說者謂海軍丁提督或別有深謀歟？則試稽諸七月十二日以後之所聞，橫濱英字報云：松島大鐵甲船已被

中國水師擊沈。并奪其運糧船山城丸矣。粵東廣乙戰船管帶官林國祥電告於香港云。本船於六月杪被擊受傷。隨即駛至灘畔。聽候修理。船中人均無恙。申報云。北洋濟遠兵艦。與廣乙兵船。在牙山口外。與日艦交鋒。擊碎日本頭號兵艦一艘。濟遠之頭。廣乙之尾。亦各受傷。及濟遠回旅順船塢修理時。查驗船面。亦被格林砲洞穿。密如星點。其船主則頗能趨避。(或謂匿於船底鐵甲最厚處)並不受傷。而大副某君。(日艦中砲大副力也)及文案父子二人。血肉橫飛。死狀殊慘。日艦中廣乙砲居多。又云。七月十八日。日人又以兵船犯威海衛。北洋兵船突發巨砲。中日本之高雄艦。遂遁。而中國之杉板船。及大瓜蔓船。竟被刦去。中載棉花食米甚夥。統觀以上諸信。華艦之作何舉動。似可不言而喻。有志之士。所以把玩異鈞。而浩然長歎也。

太白天下

張樵野少司農。前使美國。與其賢士大夫。往來音接。彼此皆迭相引重。及至任滿回華。仍歲時通問不絕。中日難作。少司農覩作西字一書。致美國華盛頓都城某大臣。(西報不紀其姓氏。惟於云通國知名者也。今不全錄。其文蓋此事之原委無不知之。勞稿述也。)未言蔭桓之所以致書於左右者。一則表明中國務在敦崇睦誼。此次鮮非我起。且仍欲設法以冀免戰。一則冀閣下詳細披覽。如書中無不

合於理之處。請徧交各大日報館印入報章。俾天下人皆知是非曲直之所在。又言。蔭桓緣此變。故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素承閣下垂愛。想亦當引以爲憂也。(按美大臣已以此事向各大使呈少司員發者之期則在甲午年七月或八月)

附七月電音擇要

初三日電云。俄國擬會同英國力勸中東兩國。言歸於好。如或不成。則朝鮮寸地。我俄斷不任人占取。同日又電云。俄國發運兵船八艘。載精兵而東。蓋以觀朝日之衅也。

初四日電云。中東兵連禍結。靡有已時。各西國互商。須調兵艦至東方觀戰。而兼以護商。二十九日電云。日本不願從局外諸國勸罷兵。且欲調兵至北京。

八月初三夜。淮毅兩軍遇於途。誤而互擊。各自退紮。是旬。北洋疊接軍電。十三日。傅相命招商局。新裕。圖南。鎮東。利運。海定。五輪船。載兵四千名。船與戰艦各六艘。水雷四號。彙而護之。十五日。抵鴨綠江口。五艦直入淺水。兵艦及水雷護行。餘戰艦。約離江十里。守衛。

十六晨。瞭見黑烟。丁提督知敵至。傳令列人字陣。守待敵列一字陣來攻。敵陣倏變。裏人字於中。定遠提督之座船也。帥旗忽折。敵艦松島。令旗亦斷。俄而鄧正卿軍門之致遠。林總戎(永升)之經遠。方伯謙之濟遠。皆被撤出。另戰。致遠重傷。既臘疾。艦欲與敵艦同沒。未及而自沈。經遠誤中水雷而

碎濟遠急懸旗告傷，圖遁誤撞揚威。沉之逃返旅順，廣甲避出陣外，誤撞島石致遠，經遠、超勇同沒。陣中林參戎之鎮遠重傷逃而擋於礁管帶林泰曾忿投於海死之，來遠遭火幸經撲熄得與餘艦退歸威海。是役也我軍勇於艦前敵艦巧於微避故不知其傷沉共幾艘。越日天津下令梟伯謙之首示衆。

附錄鴨綠水戰雜記

中日兩軍大戰於鴨綠江定遠鐵艦有譚成文者(就西音)
譯出年纔弱冠見其同伴受傷忠勇奮發自始至終鳴砲不輟旁觀各西人皆甚佩服。

西人舟而曰鴨綠江之戰日本吉野艦所發快砲絡繹不絕定遠鎮遠兩鐵艦僅發一砲而吉野之砲已約有四十彈叢集我艦是以人在艦面測量準頭之成法實無所用。聶格爾斯卽緣是不成而死。準頭既不能得即使亦有快砲其彈僅入海以斃魚鼈耳且我艦甫開一砲燭燄歷三四分鐘不散豈不殆哉其時余在定遠欲改用機器砲苦於各砲之不同式配彈綦難欲量準頭又苦不能得故是役也幸而邂逅相遇日本不虞我至未籌戰備耳倘隨帶水雷船以來乘我砲煙繚亂時潛躍轟我恐我輩已無噍類矣。

鎮遠艦助戰西人某致書泰晤士報詳言鴨綠江之戰中有云余於無意中就職此艦中國海軍固有深合於海戰之道者然英報之譽未免過情也日艦少於我而敢攻我我艦之先行開砲者無可奈何也且西人實勸之也苟有可逃之路則鼠竄隨之矣况於萬無可逃之中兩艦業已先逃此兩艦者既不開砲又不救火故一則先返旅順口一則竟燬於回祿氏惜哉其時德人漢約根及奧白蘭皆甚出力英人泰賴亦受重傷且耳震聾目炸瞎矣

日本水師某弁言鴨綠江之戰實係日軍獲勝當中國鎮定二船未壞之先我軍心實不安我艦之最大者惟扶桑艦然尚不及該二艦之半我各艦之礮合共祇一百五門能洞穿鐵甲者則祇三門華砲則無一不可轟壞我艦惜其列陣既無定見交戰又似失魂我則進退周旋之合度又同心以遵將令用能避讓鎮定之砲而分道以攻之未幾定遠船首遇火而焚鎮遠亦大受夷傷然猶未遽沈也統計我彈擊中定遠幾及二千顆然無一彈能穿鐵甲扶桑艦發出鋼彈亦無所用清田艦又放開花彈擊中其船既炸而仍無損遂廢然而返我艦則一受華彈卽已受損扶桑清田二艦各中三十生的米得開花彈幸未炸時先穿船脅而出水師提督座船松島艦中一開花彈適在羣彈堆中隨之而炸頃刻間傷斃一百十一人全船幾無所用水師提督伊東祐

亨激勵士卒。略不恆怯。忽焉船中火起。無奈逃出。衆艦隨之而退。惜我軍無一大艦。故不能奪鍾定二船耳。查他國水師提督座船多能容積萬餘墩。今松島僅四十墩。然昔年中法馬江之役。僅歷數分鐘。已燬九華艦。意奧海戰時。尚無快砲。亦僅交兵一點鐘。是役也。爭持五點鐘之久。斯亦奇矣。○字林報云。鴨綠江之戰。非日艦之大於華也。然而勝者。則華艦之速率不逮日也。日艦具飛行絕跡之技。乃能自立地步。我之砲可以擊人人之砲。不能擊我。其勝也。宜哉。查美國素講快船。而不肯如英法等國之造大艦。故是役之起。各國戰士皆從旁冷眼而觀。因言。華艦之重至此。苟能迫近日船。也可使之無噍類。而無奈其疾於飛隼也。○英國新報云。鴨綠江之戰。我英國所最宜留意者。惟在快砲取勝一端。斷不能視為緩圖。而失於教練。至英新船所置之砲。亦宜得其要領。方為制勝之道。○西報又有論海戰之關繫者。蓋不外快船勝於堅船之一說。因考中國沈失之艦。如鄧正卿軍門所帶之致遠。每西辰一點鐘。可行海程十九里。林副將(永升)所帶之經遠。每一點鐘行十六里半。黃參將(建勳)所帶之超勇。每點鐘行十六里八。林參將(履中)所帶之揚威。每點鐘行十六里五。然則中國鐵甲船之至快者。惟致遠耳。其餘如平遠一船。每點鐘僅行海十里半。日本軍中。即以行走最遲之比叡。扶桑。赤城三艦而計。每點鐘亦均可行三十里。中國之

敗蓋敗於速率之不逮日艦也。而又并其快船而失之。良可惜已。○倫敦報錄美國電信云。中國鎮遠兵艦管帶官馬吉芬君。(據按鴨綠江之役欽奉上諭馬吉芬著以水師游擊用並著賞賜花翎給予等第賞賜此)於中日未經海戰之前。致書於其梅鶴云。日本之衅既成。余與定遠統領海軍提督丁禹廷軍門之意。本欲駛至朝鮮之濟物浦。先行發砲以攻日本兵艦。乃將欲成行。忽接京電不許出洋。遂止。此信刊諸美國日報。倫敦報既接此電。乃爲之論曰。此上策也。乃事敗垂成。全局大變。惜哉惜哉。總之此策若行。日本艦隊必已大受傷痍。豈能飛揚跋扈。至於此極。且卽馬吉芬之家書而論。丁軍門果有此志。我等英人亦欽佩之不遑。獨奈何不得行其志也。○又云。余觀鴨綠江之戰。而不禁重念乎英海軍矣。英之戰艦多係舊式。鷄首與舵尾雖各有一大砲。而諸小砲皆橫置於兩舷。無論一有戰務。必以船腰向敵。且首尾二砲偶有蹉跌。巍巍大鐵甲。不裝成二三等之戰船乎。愚以爲英船雖大。尚有破綻。此後繪圖及造舟者。所宜加之意也。且俄國所成之巡海鐵甲快船。較勝於英國新巡船。而我民間製造廠。新代他國製造戰艦。其舵尾安設三大砲。皆可向外轟放。實高出於英船之上。此後我英重造新船。宜於鷄首之正中。及兩旁脣際。分設三大砲。則船腰向敵之弊。庶乎免矣。○或問德人曰。鴨綠江之戰。有可舉以爲法。取以爲戒者乎。對曰。惟知巡海船宜加增速率。又宜但用綢帶之。

船耳。或又問於美國名流曰：「以君觀之，則何若也？」對曰：「中日海戰，不過一次，未能悉其究竟，所可知者，其人才乎？日本如人大於船，故能便船如使馬。華人則舟行緩滯，且太近岸傍，不敢衝入，著心以攻敵艦，故轉折諸欠靈捷。西人恆言曰：『有一目鹿者，爲獵人所迫，避至水濱，其目但知顧陸地之獵人，不知江干有一小舟，其舟師鴟鎗以擊之也。』華人但知傍岸而陣，可專心致志於海面，而不知適擋於礁，此即一目鹿也。哀哉！」○英報言歐人之留心戰務者，皆曰：「吾於中日兩國，在鴉綠江外大東溝海面之戰，而得可以師法之道三焉。」一曰快船勝於堅艦，二曰快砲勝於重彈，三曰以格致之學行船。日本戰船火起者屢矣，苟其火勢炎炎，猝不可滅，即遠退至陣雲之外，得以盡力施救。火熄之後，如其尚可重戰，則卽駛入陣中，否則退歸海口，不致爲中國所得。此蓋深明格致學者也。中國則不然，致失四艦。（按濟遠督駕方伯謙或謂頗得此訣，然而中國軍律則以先逃而斬其首矣。）○倫敦古水精宮，皆以琉璃造成，蓋天下第二次賽珍大會時所留貽者也。英人賃之，以爲禮拜日遊賞之地，其中設有諸雜劇，士女往觀者以千百計。近一禮拜演中東海戰之火戲。（按卽如華人放煙火之類。）凡鎮遠、定遠、吉野等船，一皆可指目，且兩軍皆神采如生，往觀者拍手叫絕。

陸戰，數大軍分四隊，初十日第一二隊向平壤進，正兵向中和府進，由文川進者，截我軍後，馬帥開

之率所部毅軍四營繞出江東爲犄角之勢衛豐二帥率淮軍及西丹隊十八營駐守城南江岸左帥率奉軍六營守北城山上葉聶二帥居城中十二日金徐楊三營出探城北見敵隔江列陣戰之忽聞葉帥令速回敵卽渡江據山爲壘左帥馳救不及遂堅守北城以大砲仰攻十六夕敵運大砲至向左帥猛擊受傷墮馬徐與楊死兵遂敗亂葉帥懸旗止戰敵令是夜離城卽退至義州馬帥遠在江東孤軍接戰大勝幸全師歸閔日義州失我軍皆退紛鴨綠江西岸之九連城鳳凰城一帶而銘軍十五營與依帥統下九營皆先渡江

朝鮮紀亂四

王師之戍於平壤也葉軍門(志超)雖奉督勦之旨未能迅奏庸功湘撫吳清帥慷慨請行李中堂又奏派直臬周玉山廉訪應充前敵營務處相機恢復溫州道袁慰庭觀察(世凱)充朝鮮招討使剿撫東學八月初旬北洋登接軍電請濟師以壯聲威遂命招商局輪船載運兵丁銀米海軍兵艦護送各大員均出海至鴨綠江渡登彼岸從此教詩說禮之鄙穀噉雪吞虧之蘇武萬里封侯之班定遠如虎如貔如熊如熊之諸健兒齊集於樂浪唐岳之間詩云羣獮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長楊賦曰麾城擣邑下將降旂在此行也諸君勉之哉顧大同江邇介平壤

之南大軍不於此登岸而偏取道於鴨綠江其將入義州爲後勁乎抑九連城便縱顧乎不佞未明地勢不免竊有所疑且其時文戰正甘但盼紅旗之報捷又未遑擬露布以徧傳也乃甫浹旬而水陸兩軍遠均以敗績聞嗚呼噫嘻其夢耶其傳之非其眞耶西友之書東軍之報胡爲而在吾側也西友之與於海戰者自旅順口貽書云八月十三日招商局新裕圖南鐵東利運海定五輪船載兵四千名自大沽出口巡海船六艘水雷船四號護之駛至大連灣鐵甲船六艘合隊同行中秋日安抵鴨綠江口五運船鼓輪直入淺水兵艦及水雷船四號與之偕餘艦小駐於離江十里或十六里之海面爐中之煤未熄也旣望之晨瞭見南方黑煙縷縷知日本海軍將至中國海軍丁提督傳令起碇旋卽升旗指麾各船列陣作人字形鐵遠定遠兩鐵艦爲人字之首靖遠來遠懷遠經遠致遠濟遠超勇揚威廣甲廣丙及水雷船六號張人字之兩翼兼以號旗招鴨綠江中諸戰船悉出助戰俄而敵艦漸近列陣作一字形忽變作五花八門之勢向華軍遙撲屈指計之共十一艘事後確探則知爲吉野松島橋立巖島秋津島浪速扶桑高千穗赤城比叡清田及別有商船之改爲兵艦者西京丸云其巡海船之速率過於華軍轉瞬間又易而爲太極陣裏人字於其中虎視眈眈其欲遂逐華艦先開巨砲以示威然距日船者九里不中宣也砲聲未絕

敵船齎至與定遠鎮遠相去恆六里許畏重甲而避重砲且華砲之力不能及日砲之彈已可至也與人字陣之末二艦相逼較近歎砲略小而甲略薄也誠狡矣哉定遠者提督之座船也師之耳目在其旗幟進退從之不圖日砲一鳴旗竿遽折遂至呼應不靈華軍大憤羣砲萃於松島亦擊斷其號旗之桿然人字陣仍有條不紊太極陣亦一氣混圓彼此相持勢均力敵但聞大聲發於水上噚噚如鐘鼓不絕火彈怒飛海波爲沸少焉日艦圈入人字之腳致遠經遠濟遠三艦皆被挖出圈外考致遠造自英廠爲上等之巡船計重英權二千三百噸每西長一點鐘可行海程十八里裝有口徑英度八寸身重英權十二噸之砲三尊口徑六寸身重四噸(極度皆造英國下仿此)之砲二尊格林砲(以鑄砲之人爲名其開放至速)十七尊曾往外洋肄業之鄧正卿軍門(世昌)爲管帶方事之殷也鄧軍門督率諸藝士使船如使馬鳴砲如鳴鎗無不洞合機宜乃如孤雁之失羣船身疊受重傷偏右斜欹勢將及覆忽見其開足汽機向日艦飛馳而去不謂未及日軍先隨海若舟中二百五十人同時殉難惜哉惜哉中外人曰鄧君戰績甚優平時又精於訓練其同時被挖出圈之經遠重二千八百五十噸每點鐘行十六里半(時以西長計路以海程計下亦仿此)裝有口徑八寸二分半身重十噸之砲二尊口徑六寸身重四噸之砲二尊機器砲七尊船羣甫離火勢驟發經遠管帶林總戎(永升)一面鳴砲

一面救火依然井井有條。遙見一日艦似已受傷，即鼓輪以追之。揣林總戎之意，非欲擊之使沈，即須擒之同返，所尤可惜者，日艦放水雷一具，以相抗拒，經遠不暇避讓，誤中雷機，頃刻間全船碎裂，船中二百七十人同沈於海，後知遇救得生者，不過七人，餘皆存亡莫卜。哀哉！及查受傷七日艦，或謂與經遠相繼沈沒，惜無有親見之者。至管帶濟遠鐵艦之方伯謙，即一月之前，護送高陞運船至牙山，遇見日艦，伏匿於鐵甲最厚之艙中，繼遭日砲擊毀其舵，竟高懸白旛，下懸日旛，逃回旅順口者也。聞北洋本欲驅之，而易以力戰於廣乙舟中之林君（國祥），不知何以倖免。是日兩陣甫交，方伯謙先挂本船已受重傷之旗，以告水師提督，旋因圖遁之故，亦被日船割出艦外。其時致經兩船，尙與日船苦戰，方伯謙置而不顧，茫茫如喪家之犬，遂誤至水淺處，適遇揚威鐵甲船，又以爲揚威自應駛遠，當捩舵避淺之頃，直向揚威，不知揚威先已擋淺，不能轉動，竟被濟遠撞裂一大穴，水漸汨汨而入，查揚威船身共重一千三百五十噸，一點鐘行六十里，裝有口徑十寸（英度以拾貳寸爲壹尺），身重二十五噸之砲二尊，口徑四寸半，身重不知數之砲四尊，機器砲十尊，濟遠既不能救之，使脫於沙，反撞之，使入乎水，是誠何心哉？揚威遭此蹂躪，約有一百五十人同沉水底，方伯謙更驚駭欲絕，如飛遁入旅順口，其管理機器之西人登岸後，自言不幸而遇方伯謙。

兩大逃潛。從此永不願與之同事。越日天津發下軍令。縛方伯謙斬首示衆。然則其貪生者適以促其死而已。且前次之遁不救援江。此次之遁反擅揚威。一死豈足以塞責哉。同時效方伯謙者。厥有廣甲一艦。廣甲重一千一百噸。裝有格林快砲三尊。機器砲八尊。逃出陣中。未知其受傷與否。而以祇防後追。不顧前路之故。遂誤撞於島石。查此石距大連灣約英程二十里。傳聞戰之翌日。日本船過此。發水雷以轟碎之。鉅萬黃金付庸奴之一擲。尤可浩歎。陣中自致遠經遠超勇被沉濟遠廣甲同逃之後。與日艦相支持者。僅存七艘耳。超勇與揚威同式。西人謂爲姊妹船。迨鴨綠江中之連兵淺水各船。及水雷四船。聞已罷戰而出。駛過戰場。但見超勇擋於沙際。大火尙燃。將有全船灰燼之勢。隨由各水雷船救出百餘人。據稱餘人皆斃於砲。是則華軍之所喪。實共四船矣。又查當猛戰時。各水雷船似無所用。且兩軍旗幟俱已燒盡。各不能辨其孰爲華艦。孰爲日船。其略可識認者。僅在船之顏色形模。故水雷尤難亂放。若論軍中用水雷船之本意。蓋俾附於大艦之旁。俟硝烟繚亂時。潛放水雷以擊敵艦者也。乃是役也。日船巧於趨避。水雷均不能中。華艦亦未受日本水雷之害。故兩國之水雷船。雖均不爲人所損。亦復不能損人。其不幸而誤值者。惟經遠而已。抑又聞之老於軍事者曰。日本之畏定鐵二船。甚於虎豹。故恆遠至六里之外。以避

重彈而其所欲得而甘心者亦惟定遠二船藥彈狂飛不離左右。鎮遠管帶林參戎及助戰之二西人開砲極爲靈捷。標下各弁兵亦皆恪遵號令。雖日彈所至火勢東奔西竄而施救得力無不一一熄滅。俄而二西人均受重傷後回旅順口療治及至罷戰而歸。船中僅存大彈二十箇。據報本船共放口徑六寸之開花彈大砲一百四十八響。其小砲之彈藥已垂盡。而本船船面之所有竟被日彈悉數掃去。又有一彈擊毀船右大砲之機器。此砲已無從開放。至於船底之機器及砲位等均無甚損傷也。此鎮遠奮勇禦敵之大略情形也。聞羣船中被震而跳落砲架之砲。共有三尊。不知鎮遠之所謂彈毀機器者亦在其中否。又聞羣船之機器房中人行駛皆甚合法。來遠一艦火焚最酷。受傷重於他船。船面皆已燬裂。如人之垂死者然。尙能合隊駛回。實可見行船之妙。若其全船之機器及砲械等皆尚可用。又知其受害處皆祝融氏爲禍之烈也。若夫定遠一艦爲水師提督之座船。即西人所謂號旗船者也。船身重七千四百三十噸。每一點鐘行十四里。裝有克虜伯廠所造之三十七噸大砲四尊。四噸砲二尊。機器砲八尊。戰陣甫合。炸彈遽來。正中定遠之桅。桅頂鐵瞭樓中有七人焉。彈力猛炸。七人與桅同墮海底。又有一實心彈至駕中汽管。幸而未斷。在船面司事之西人受傷下船。同在英國砲船之武弁。轟擊繩索急上代之。轟擊繩索先在

定遠船首爲司事。當火起時。曾捨命與祝融決勝。厥功亦偉。不料寶心彈又至。竟及於難。丁禹廷軍門(汝昌)與尚在海關收稅。今來海軍助戰之西人。同立天橋。指揮督率。忽本船兩大砲同時怒震。船身太簸。二人猝不及防。拋墮艤面。均已瞑眩垂絕。已而復蘇。丁軍門謂似有鐵器相將激墜。猛壓其足。遂蹩躠不良於行。一華人將扶之下艤。則炸彈又至。其人竟作肉糜。或飄落海中。或黏著艤面。丁軍門見我本瀕死之人。幸而不死。乃救我者竟死。不覺潸焉出涕。定遠又有西人。以大聲猛作於其耳畔。耳中之薄皮。本如竹衣之冒笛孔。遽遭震裂。兩耳遂聾。然仍專心致志。於救火之役。各弁兵有惟擾者。亦竭力彈壓。不許凌獵錯亂。及回旅順口。華官稱謝不已。屈計是日之戰。鳴砲第一聲。係十二點三刻鐘。戰至三點鐘。日船忽紛紛遠去。不知聚商何事。倏又進逼華艦。猛擊不休。迨至鐘鳴五點。日艦又退。究未知其入水者何艦。受創者幾船。華艦見紅日將沈。整隊向旅順口進發。遙見日艦尚有在六里之外。隱隱相從者。直至廟島而止。聞十八日日艦遁回之際。用水雷轟去廣甲揚威兩壞船。始返其齎聚之處。受傷之華人在旅順口醫院療治者。共二百五十二員。大半可期速愈。不必奏刀瘞然。惟軍中之華官。幾於無一不傷。且間有死者。戰時彈如飛蝗。不可捉摸。艤面之人。幸而不死。誠徼天之幸也。然定遠之死者。已十七人。續遠亦十五人。

其餘各船，大致相似。合計尚不滿百人。其與船俱沈者，共有六百人。後有遇救得生者，尙未可知。致遠船中管機器之西人，先已受傷，後亦與船同殉。良可扼腕。其西人之在船者，統計二死四傷，二無恙，何以能無恙？曰：在船底司理機器故。以上皆西友來書語。日本二等水師提督伊藤，於八月十九日下午兩點三刻鐘，自濟物浦電報日主曰：洋歷九月十四日。(節華曆九月十四日下可類推)臣統戰船第一上隊出海。其第二上隊船，仍泊濟物浦。八重山一艦，亦泊濟物浦。臣於十五日至大同江口，派滿珠、赤城二艦，水雷一號，入江協助陸兵。於是臣部之船，共一十二艘，連一商船在內。十六日，自大同江口行至盛京外海，過海陽島，到太古山對海小住。十七日晨，遇中國北洋海軍艦隊，瞭見其十四艘，及水雷船六號。中國鐵艦先放大砲，迨過十二點四十五分鐘，兩軍大小各砲連環轟發，不少間斷。五點鐘砲聲頓止，似見中國來遠揚威、超勇、濟遠四艦，或已沈入波心，或已不能行走。其餘想皆受傷，定遠、靖遠二艦，船面皆火，似難忍受。維時日已將落，中國艦隊退至威海衛。我船隨之而行，惟恐華艦於黑暗中，施放水雷，不敢逼近。是夕，臣等在廟島歇宿，準備十八日再戰。而華艦不出，或料其業已入鄧修理。我船亦於十八日折回，海中曾遙見兩船之煙影。我船振舵尋之，忽不見。及至昨日戰場，用水雷轟去，擗沙之中，中國揚威艦遂回至濟物浦，檢點各船，內除

以商船改充兵艦之西京丸。舵已轟斷，舟中有親戰之某大吏，幾被華軍連船擒去外，餘艦未沈一艘。然或受重傷，或遭小損者，無一能免。臣所乘之吉野艦，受傷尤劇，惟修整後，尙可駛用。其松島號旗艦與赤城、比叡二艦，亦皆備受夷傷。查赤城、比叡之重傷者，蓋緣力戰之故，且比叡爲華艦所隔，幾遭擒於中國，猶幸開足汽機，奮力逃回濟物浦，始克瓦全。八月十八日，臣伊藤恭記，以上係日將電報其主語，按之軍機，若有妄報，厥罪匪輕，過而譯之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也。夫海戰之械，創自泰西，英軍於保護希臘之役，與突厥即華人誤譯之土耳其一試其端倪，然鐵甲之厚，砲位之大，及一切新法，皆不如今日遠甚。迨至精益求精之後，從未有絞宮貝闕間決性命於俄頃之事。中國之創海軍，最後於他國，能使夜郎自大，無知妄作之各戰艦，全數損傷，中國雖失敗艦，不足以爲辱。然而究不得謂之勝也，不謂之勝，則敗矣。日主先於中秋前一日出宮，是夜在名古屋住宿，中秋日至西京祭其祖廟，是夜在神戸住宿，十六日至廣島，遂就廣島爲久居計，其弟有樓川其相伊藤博文，其臣西郷大山及各武弁均隨之，是以伊藤之電，即遞廣島，日主乍接之下，如膺九錫，即發電至軍中，盛稱伊藤榮國之功，且命東京人升旗懸燈，同申慶賀，而不知日本之艦，全行破裂，今松島一艦已入船艤，驗得船面之物，無一完全，且又有一華彈擊碎其護砲之鐵甲，修理

良非易易故伊藤以八重山艦彌其觀而改以橋立爲號令船西京丸受傷後遁至濟物浦船中之人如已赴法場重邀恩赦者然比叡艦受傷尤重如將擢腰斬之刑其火光熊熊也則又將焚屍矣赤城艦亦備受荼毒而善於熬刑故不死至日本弁兵之就戮者赤城艦參將一員橋立艦都司二員松島船都司一員守備一員吉野艦守備一員比叡艦醫官二員糧台官一員巖島艦都司一員其餘把總外委之類二十員共官三十員受傷者大小各官六十一員水師之受戮者一百六十一名傷者不計其數且日本萬朝報又紀大東溝(是日之戰係在大東溝外海面)海戰情形云比叡、松島、赤城三艦俱被砲丸所中受損而沈赤城艦中統帶以次九武員士卒百餘人殲焉然則豈能以得勝自誇哉乃日主之沾沾自喜也則尤有違伊藤之電甫至諾佐之電又來鋪張平壤之捷尤爲驕妄日主亦獲電賀之而日本官報錄跨疊媽提督八月十八日信云初十日日兵分作四隊向平壤進發第一隊日兵四千七百名第二隊二千四百名三隊三千六百名四隊五千四百名從中和府去者爲正兵從文川去者爲截華軍後路之兵十七日罷戰後得華營器械甚多又得金銀四十箱每箱約重三百磅高麗錢不計其數米亦甚多埋葬華軍卒忠骸二千具其受傷者不知其數留於日本醫棚中療治者八十四名給以藥餌者六百十一名華軍之投降者一萬四

千五百名中有武弁五員此華軍死傷降附大約之數也日本官之受戮於華軍者共八員

(日日新聞)

云步兵大尉田上覺斯田實義林久實砲兵大尉山本忠知
步兵中尉今井建細井有順共陸員皆死蓋僅據其所知也) 末弁及兵一百五十四員名身受刑傷之武職二
十六員(東京日日新聞又云砲兵少佐永田德步兵大尉柔木榮進小倉恭信鑑部尚若月督壹郎步兵中尉森英敏平田

時丸木開德次郎參并每雄井野口春清步兵少尉乃方文太郎勝田太郎管野尚共拾卷員皆重傷垂斃萬國報
云步兵少尉田邊元次郎國宏榮亦受殊傷蓋其尙未知也) 末弁及兵三百八十一員名不知下落之弁兵四十員名合共傷亡弁官

兵丁六百九員名以上皆日本所稱官報中語也雖不免虛張聲勢要亦不盡無稽嗟我華軍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爲沙蟲乃若是之衆乎然日本之死傷亦殊不少殘民以逞實大傷造物之和日主若猶不悛吾恐天怒人怨即在目前矣該報又云擒得之華軍今已按隊送至日本受傷之華軍妥爲醫療待之與日本傷兵無異蓋日後已於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列名紅十字會不得不然也按紅十字會昉於泰西每遇兩軍交戰之際會中人繡紅色十字於其襟頭直入軍中自成一隊但遇受傷之人卽奮力負回竭力營救其人絕不與聞軍事故兩軍皆不得加害中國軍中亟宜明白告諒庶免開罪於他國且亦不妨仿而行之以體天心夫中國仁聲義聞久著五洲今亦稍稍替矣得無謂余言爲迂乎而中國之軍報則尤有令人憤懣填膺者申報館接奉天友人信云劉君振德隨奉軍右營管帶金君赴高麗前敵八月下旬率同五六人由平壤回急往詢

交戰情形。據云平壤城極大南北綿長十餘里西南東三面均有大江圍繞北面峻嶺崇山城在山上城東江水繞山南迤西而去西北隅則無山無水有一大道直達義州凡從奉天往朝鮮者必取道於此東南兩城門雖有通衢然至江水而止我軍葉鼎豐左衛馬六大帥共統勇丁三十四營自七月中取齊後未與倭奴接仗惟出哨之隊彼此相遇互相轟擊時或死傷二二十名八月初三日淮軍與毅軍黑夜出哨中途相值誤傳口號以致自相攻擊嗣是而堅壁不出者五六日初十日聞日本增兵分道而前欲攻平壤馬帥遂率所部毅軍四營繞出江東爲犄角之勢衛豐二帥率淮及西丹隊十八營駐守城南江岸左帥率奉軍六營守北城山上葉鼎二帥居城中此外尚有勇丁六營及朝鮮兵八百名十二日余隨金君管帶營勇會同徐楊二君所部三營出探城北行八十餘里見日兵已在隔江列陣以待相距五六里卽各以槍砲轟擊自辰至申不分勝敗我軍死傷二百餘名日本所傷約甚多然逐漸增添我軍東南二路時有以勝仗報者忽聞帥令著卽火速回城余等隨拔隊而歸日兵乘勢過江搶登山頂憑高爲壘泊左帥親出禦之已無及矣乃緊守北城以大砲仰攻其時日本尙無大砲左帥親自量準發砲以拒自十二晚至十六晚屢戰四晝夜我軍無甚損傷東南二軍亦時報勝仗詎料十六日傍晚日本運到大砲向左

帥連擊。左帥受傷墮地，口尚能言，經戈什哈背負下城。日營又發一砲，徐楊二君殞焉。兵遂敗亂，葉帥急懸白旗止戰。倭奴揮令華軍當夜出城，韓言如不遵從，即行開砲。葉帥無奈，令衆軍遠退。先是電線已斷，軍情皆用探馬報知。葉帥本擬十五日退走，左帥竭力挽留，且令親兵看守。朝鮮兵恨葉帥刺骨，謂十二晚若不令金營回城，日兵不得上山。日兵不上山，我軍安能敗北，遂於葉帥出城時，在城上開槍轟擊。及葉帥既出，而城南衛豐二帥之兵亦各自逃逸。左帥及徐楊二君屍首失落無蹤。是役也，我軍陣傷千數百人，嗣因退避時被城上擊死數千人。及至義州，則祇存數百人矣。幸馬帥遠在江東，孤軍接戰，大獲全勝，奪得大砲七尊，生擒日兵數名，得以全師而歸。當余折回時，路遇銘軍步隊十三營、馬隊二營，依帥所統馬隊九營，已過鴨綠江前進。聞義州亦失，我軍皆退至鴨綠江西岸之九連城、鳳凰城一帶。然則銘軍十五營，及依帥所統九營，豈皆不戰而退乎？真急索解人而不可得已。按葉帥卽日本新聞紙所稱率數千人往北先逃之葉署青軍門家超，蓋曾屢叨恩賞者也。福帥卽猛功亭軍門（正成）聞身受重傷，致與大軍相失，幸遇二朝人贈以袍帽，俾日兵無可辨認，始得從間道歸營。豐帥旗人未知官職，統領奉天盛字營，軍左帥則賞戴雙眼花翎，賞穿黃馬褂頭品頂戴，記名提督原任廣東高雷廉三府總兵官左冠。

廷軍門寶貴死事慘烈，渥蒙恩卹者也。衛帥名汝貴，西報謂其私運餉銀八百兩回籍，以致軍心潰散，臨陣先降。今已奉旨革職拿問矣。馬帥未知名籍官職，由旅順口撥往，實統毅軍，倣帥係欽命鎮守黑龍江將軍法什尙阿巴圖魯依堯山留守(克唐阿)。夫袞袞諸公，堂堂大帥，不能奪日本之膽，使之不敢來攻，已屬可異。况紮硬寨打死仗手段，實爲陸軍之所長。十年前越南之役，庸微卿方伯(景譽)、馮萃亭宮保子(材)、劉省三(爵師銘傳)、劉淵亭軍門(承祖)，先後獲勝於諒山、鎮南、關瓊、州、台灣、越裳氏各處，豈蕞爾一島國，更猛於歐洲，素著威名之法蘭西乎？論者謂往日之戰，恃乎人。今日之戰，兼恃乎械。平壤華軍所執之洋槍，係專於牟利，不顧喪師辱國之監司大員所轉購，藥不配彈子，不對槍。雖有精兵，亦將束手待斃。况中國之積弊，又不離募勇一策。邊疆有事，其素日隸名尺籍，晨夕訓練之兵勇，往往以防堵爲名，坐鎮舊地，其驅赴前敵者，大半投閒置散之武夫，招市井游手之徒，輕於審試，即使挾有利械，斷難命中及遠。而日本則全反中國之所爲，試問以不知死活之臭棋，與善弈者對局，能操必勝之券乎？總而言之，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平日未孚以恩信，必不肯如手足之捍頭目，已犯兵家之大忌。又其甚者，專務冠扣軍餉，爲自肥身家之計。凡此種種，皆必敗之道也。

實備賈者

八月十八日上諭。倭人渝盟肇釁。迫脅朝鮮。朝廷眷念藩封。興師致討。北洋大臣李鴻章總統師干。統籌全局。是其專責。乃未能迅赴戎機。以致日久無功。殊負委任。著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以示薄懲。該大臣務當力圖振作。督催各路將領。實力進勦。以贖前愆。欽此。

起用賢王

九月初一日上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本日召見恭親王奕訢。見其病體雖未全愈。精神尙未見衰。著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並添派總理海軍事務會同辦理軍務。欽此。

同日上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恭親王奕訢著在內廷行走。欽此。

附八月電音擇要

初六日電云。俄國現派海軍一隊。速赴高麗海面。

十五日電云。俄國派提督提耳淘納。統轄朝鮮海面俄國各戰艦。

二十九日電云。俄之大日報館忽發狂言曰。中日之戰。俄之關繫。重於他國。不如合俄英法三國割分中國而食之。抑何可畏乃爾。

中日戰輯卷之四

禍延盛京

秋九月二十八日敵渡江我軍力寡小戰而遁二十九日敵攻九連城我軍甫戰即潰宋保帥_慶在後路之鳳凰城聞警十月初五日敵第二軍由西河套口之大孤山登岸來攻我軍即退守摩天嶺

遇敵進犯奉山之要路鳳凰城遂失

二十六日敵別枝陸軍統領大山巖在金州登岸副都統連順乘城二十九日運兵一萬八千名逼

攻大連灣六臺要二

九月電音擇要

十八日電云俄兵之屯於黑龍江畔者已奉軍令言中國若有不測之事我必不置身事外

諸將士其加意努力俟有後命卽日成行

十九日電云俄國戰船三十三艘已集中日海面而琿春尙預備運船等類以待援師

電云英廷已議定撥五兵艦至東方法廷亦增撥五艦皆與前派來華之各艦合成一軍冬十月朔復犯旅順口船塢總辦襲道署壞逃至天津傅相大怒飭速回以死守

朝鮮紀亂五

吁嗟乎悲哉余壹不知夫中國之遜懦孱怯竟至於斯也嗚呼惜哉余壹不知夫朝鮮之潰敗決裂至於此極也噫吁嘻咄哉余壹不知夫日本之狡猖跋扈不可言狀也夫余之爲亂朝記者四矣今將續而爲五記又豈料日本之亂朝者更易而亂華哉且日本非能亂華之國也地小於華者十倍民少於華者并不止十倍謀臣猛士不逮華者又三四倍日本欲至朝鮮望洋興歎中國則壤地相接一葦可航也日本欲徵兵籌餉民懸末而國懸磬中國則地大物博北洋縱軍書旁午而各行省農安於野商藏於市工居於肆士肄於庠甚至官吏息偃於牀頭師旅逍遙於河上晏然不知有金革禍也然則華之足以勝日者十之七八日之幸於勝華者十之二三也奈何兵衅既開邊烽迭起牙山則先遁高陞則被燬操江則就擄猶可曰勝敗兵家常事耳更奈何統帶戰艦不能得力者屢有海軍提督丁汝昌臨敵退縮致潰全軍冠扣軍餉縱兵搶掠者屢有統帶盛軍之寧夏鎮衛攻費於是海戰則喪師失律於大東溝陸戰則又避敵偷生於平壤此尙

得諉爲無罪乎。然猶有代爲之說者曰。海戰本無把握。日艦亦有傷沈。皇上且頒旌勇之恩綸。海軍未著貽羞之罪狀。以視古北口提督葉志超棄牙山而邀獎者。將無同此一說也。或又曰。朝鮮鵠肋耳。雖曰棄之可惜。畢竟食之無味。倘戀戀於平壤。日本繞出其後。截歸路而震陪都。非計也。以平壤餌敵。而完我輩固之金甌。卽云下策。亦見老謀。此又一說也。乃自義州不守。而藩封遂絕。王師之跡。所謂保藩者。固如是乎。鴨綠江天塹之險。無異於揚子一江。宋祝三保帥。慶奉旨幫辦北洋軍務。前敵諸軍。統歸節制。自葉志超等潰敗之後。不必收合餘燼。業已淬厲新鋒。且日本按兵不動者四十餘日。正可以其餘暇。慘淡經營。憑江先築砲台。日艦豈敢偷渡。台後復宿以勁旅。卽使砲台有失。猶可張殺敵致果之威。而皆計不出此。江邊僅設斥堠。而以重兵株守九連城。於是日艦遂亂流徑渡。九連城桓桓之衆。不戰而潰。宋保帥尙以濟師爲名。在後路之鳳凰城。遲遲吾行。旣聞九連城警報。又不急思恢復。復藉口於鳳凰城難守。而退守摩天嶺。日騎遂驍驍焉漸入鳳凰城。從此發祥重地。竟逼敵氛漫假而烽火蔓延。震驚陵寢。列祖列宗在天之靈。爽必有椒然不安者。督師之內。其足食乎。顧日人之垂涎者。尤在旅順。一口。旅順與威海衛。挺峙海心。遙遙相對。渤海之鎖鑰。神京之喉咽也。李傳相久鎮畿疆。經猷安遠。威海旅順堅築炮台。聞當創議之

初屢遭腐儒之梗猶幸苦心孤詣克底於成今津沽得以慶堂奧之安京師不致起腹心之患者皆傳相之豐功偉業萬世不可忘者也而徒讀死書眼光如豆者尙復連章累疏訐之不已試任若輩爲政吾恐師徒撓敗不特不止於是且將有腥染闕廷能延鐘虧爲海內臣民所不忍言者矣然而防守之疏亦不能爲賢相諱旅順砲臺固矣北洋軍艦傷而復整矣縱海軍提督不能得力日本猶存顧忌之心不敢以柔脆之快船當中國至堅之鐵艦至固之重台然旅順旣斜挺於洪波巨浸之中四顧蒼茫惟藉金州一綫之通近之可達復州遠之可達遼瀋乃兵艦不知所往海道之接濟阻矣金州又不能阻日兵使不登岸陸路之應援斷矣軍火有垂盡之時糧餉無轉輸之計一日軍心涣散大局何堪設想總而言之中國疆臣能通變達權審時度勢如李少荃相國張孝達尚書劉省三等保帥者固所謂嶽降崧生者也其餘袞袞諸公渥邀心簡自必有大過人者中國洋務人員如蔡和甫觀察_(豐祿)羅稷臣觀察_(錫勇)伍秩庸觀察_(廷芝)皆曾躬歷外洋洞諳時局其餘或聰明練達或廉靜淵深皆折衝禦侮選也武職大員中就久駐上海者而計如陳字山軍門_(基湘)楊銳巖軍門_(金龍)蕭雲卿軍門_(蔚江)皆百勝之將軍律嚴明能任艱鉅其餘各提鎮余雖不能悉知度亦多干城之赳赳蓋以中國之大何地無才苟取舍之間用

其所長去其所短。正不必如岳武穆所云。文官不要錢。武官不要命。而天下已無不太平矣。乃餘

子碌碌更不第如岳武穆所云已也。

(或問然則如何曰余爲之下僚轉語是以卽此一月間而論鴉綠
文官要錢不要命武官要命又要錢)

江有險可扼。而日艦則展輪而過矣。九連城不戰先逃。而日兵則整隊而入矣。

(日軍中聞韓軍已道路
不越竟不獲戰異謀華軍)日本軍中聞韓軍已道路
也吾觀此來雖無戰也

旅順口台堅於鐵。砲猛於雷。而金州則戎馬憑陵。視眈眈而欲逐逐矣。至於軍情瞬息千變。多有傳聞異辭。僕等不欲以不根之言。浪費筆墨。且不忍以不吉之語。浪播寰瀛也。天心有

悔禍之機。人病卽有回春之象。敵驕必敗。我武維揚。會當鋪箋於鞍。磨礪於盾。樂代軍中記室。捷

書夜奏甘泉宮矣。

初四日敵已踞貔子窩。(此窩離大連灣約一百二十里)初九夜敵艦游弋大連灣外。十五日率戰艦十五艘。燭聚台前。

台寂無聲。蓋敵已由陸襲取矣。旅順益惶。

二十二日駐防旅順後路之姜軍門(桂廸)擒敵將一名解至津。是日敵第二軍進窺旅順之龍鬚頭。二十三日復以水雷數艘在旅順前施放。煙霧迷天。眩我軍心。突以陸兵猛擊台後。戰至二十四。旅順遂失。

濯足扶桑客。自東洋貽尺素書云。日本幅員之狹。戶口之鮮。財賦之窘。俱遠遜於中國。而其水師將士。則自幼皆入塾讀書。歷加校試之後。派登練船。練習海戰諸法。西人從壁上觀者。謂與秦西水師。不相上下。陸軍則仿德國之制。募民爲兵。訓練三年。許歸田里。一旦有事。縱遠適異國。聞召必赴。而以先經訓練之故。較臨時招募之市井少年。出一頭地。僕身居異域。心繫故都。合就所知。藉陳當道。所冀各將帥弗存藐視之心。亦弗存畏縮之心。處處以慎重出之。而合南北水陸大軍。互相策應。必有轉敗爲勝之一日。所謂牛雖瘠。犧於豚上。其畏不死也。鑄鐵生讖。而嘆曰。客誠今之有心人哉。夫中國之所以敗於日本者。一在兵多而不精。曩年髮捻之亂。皆烏合之衆也。統兵諸鉅公。今日募五營。明日募十營。與賊衆相薄之際。彼此搖旗擂鼓。羌無新法。惟以王師剽賊黨。順逆之勢。相去天淵。故能次第奏膚功耳。日本豈髮捻比哉。乃欲使新充之孱卒。當久練之精兵。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譖棄之。展卷沈吟。不禁泣然流涕也。一在勢分而不合。王畿千里。天下之首也。十八行省。其肢體也。人之被轂也。皆知讓其首。而中國各疆臣。各以自保彊字爲言。坐視北洋之糜爛。而不之顧。吾不知是誠何心也。一在權雜而不專。古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泰西各國之制。海軍提督實總戰艦之威。乃中日戰觸初開之際。或謂丁提督（汝昌）督率鐵雷

諸艦將往朝鮮之濟物浦。忽焉中道折回。則奉海軍衙門之令也。是北洋大臣主於戰。海軍衙門主於守也。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徵特不能爲北洋大臣答。且并不能爲海軍提督答也。犯此諸弊。以臨三軍。蓋不待兵刃既交而始決其勝負也。不然。中華之財賦倍於日本。中華之土地七八倍於日本。中華之生齒十倍於日本。卽曰蜂蠻有毒。何至水陸之戰十無一勝哉。嗚呼傷哉。今就立冬以後。大雪以前。中西各報所紀戰觸之可信者。與夫泰西各國緣此而有所關繫者。拉雜具錄於後。

西報云。中日戰事旣成。歐洲各國特派人員。至中華軍中。觀水陸戰守機。宜隨時具報。本國各大報館。如英之泰晤士等。亦各派採訪使者。隨營觀戰。○俄國已許中國。斷不乘機侵佔朝鮮。然俄之圖得一海口嚴寒之際。免冰封戰艦之苦者。非一日矣。英報因言。假使俄人食言而肥。則不便於日本者。亦不便於英。故異時中日重立盟約。他國必應與聞。英國且宜與日本相合。以抗俄羅斯。○前聞俄國之兵。駐於朝鮮境外。又有兵船之羣泊遼寧者。聽候朝命。行將有所舉動云云。此謠言也。俄人初不欲挑動歐州之畔。惟不許日本之奪朝鮮耳。然聞日本亦初無欲佔朝鮮之意。○拿縛司笛者。俄之大日報也。當平壤及鴨綠江罷戰之後。卽作一論云。

居今之日各大國欲出而和解中日之釁似已適當其可矣愚謂各國不妨合力以壓中日二國使不得再戰此息事甯人之至計也惟尚有說者俄英法三國大可剖分中國而食之俾不得再有殺戮土害商務之惡習且中國大國也而日本乃敗之如摧枯拉朽之易則我三國之分中國不較易於英之定印度乎俄報此論咄咄逼人譯畢不覺手爲之戰○又有俄報云中日兩國和戰之局應隸俄人主政緣朝鮮最近於俄也○英國泰晤士報云余觀中日兩國之衅起於保護朝鮮而憬然有悟矣夫中國平日之待朝鮮未免太覺鬆懈朝鮮內政外交不甚奉中朝之號令日本始得趁而圖之耳英之宜引中國以爲戒者如印度境中有數地及緬甸一國亦各奉英爲保護主雖商辦分界事宜已將八載而中國既有朝禍英國亟宜步步留神庶不致蹈於覆轍也○西歷八月間英國議院諸員循例給假沐浴當散值之前一夕結束未了事宜直至天明而罷此歷年所罕見也非中東交涉要事何以致此議院既散之後諸大臣或遠游他國以廣學識亦有仍在本國境內會議機務者十月十日協理外務刻疊大臣宣講關繫國政諸綱領因言及中日之戰或問刻疊大臣公意如何則曰凡歐洲各國與東方有交涉者不得不冀其從速罷戰罷戰愈遲則爲禍愈無限止至我國之本分首在豫壯聲威以保

護旅居東土人之性命財物商務。（衆人聞之皆大驚）次在聯絡歐洲凡與東方有交涉之各國務與英國同心并力。一旦事出意外。彼此皆有恃無恐。○是日忒物藥大臣亦在他處講論時事。環而聽者如堵牆。試物藥歷言東方戰事孔殷。與歐洲各國及美洲美國之關係。殊非淺鮮。其大旨與格羅大臣不相上下。惟又言我英今已妥爲布置。果有干礙大局之處。即可奪袂而起。○英員魂升德述及大東遠地之戰云。是役也。與我英之商務所關匪細。或謂日本步武西法。井井有條。其能敗中國之兵。卽有益於英國之商。此言似也。然而英人有萬不可忘者。則以中國之昆連印度也。中國今不競至此。害我所屬之印度商務。已匪淺鮮。况有俄法二大國。在中國之左右乎。萬一不虞。法在華南。俄居華北。竟緣華而害印。我必不能以輕心掉之也。明矣。俄有珲春鐵路。今又豫備水陸軍務。倘在中國有所舉動。英其若之何。至法之在暹羅。於大局更有關係。且辨不能測其命意之所終極。英尤宜竭力防之也。又言英國所派駐中華之各領事。頗皆明於事理。英人赫德久宣力於中國。其所屬之員。多有籍隸歐洲他國者。赫德則爲中國倚賴之人。所徵關稅。爲中國常年入款之大宗。又言教會中人之在華者。今頗不便。然其中不乏明哲保身之士。當此連天烽火。惟有忍耐之一法。總之。英事之危險。不在於中國之強。而在於中

國之弱也。○英議院散會之後，遇有軍國重事，例由各部大臣暫行專主。前日英廷忽召諸部尚書侍郎商議大政，外廷傳述皆曰：英廷議請歐洲、美洲、美國皆合於英，以分解中日之戰也。而抑知否？否！英國駐華大臣電致外部言：本大臣近觀中國北京氣象，儼如治絲而棼，恐無餘力以編保旅華之諸西人及內地傳教士人云云。是以英廷急集部臣，從長計議。既而英相羅士勃謂中堂分電各國，各派兵艦至華，自行保護其民。各國皆亟許之。至於中日之戰，則仍了不相關也。○奧國新報云：英使既有此電，倫敦巴黎均集部臣會議。英國已擬派兵一萬名，駐附近中華之大海口。大約俟議員入值屆將請特撥英金四兆鎊。(以下時價而計約含華銀參千萬兩) 充作兵費。○又有一新報論此事云：外間風傳英國欲合他國以威力阻中日之戰，此臆說也。各國增派師船，遠往華海，無非欲自保其官民耳。然而徵調頻仍有加無已，即欲別有所舉動，亦已綽有餘裕。觀歐洲各國之意，惟不任他國占取朝鮮，是爲緊要關鍵。至於中日之戰，不論誰勝誰敗，要皆袖手旁觀而已。○法國時報亦負盛名，嘵者特著一論云：華海增派師船之役，即使一國之力，已足坐保太平。他國亦不能不去，我法更不肯任他人之先。我著鞭也。今東方又有「一病夫矣」。(歐洲諸雄國恒謂突厥為有疾之人) 日本雖小，竟將搖動其本根，摧傷其枝葉。法國之心，豈能恝然？故卽

使中國有深藏不露之神力。日本有雷轟退之殘碑。一旦轉弱爲強。轉敗爲勝。事未可知。第就目下而計。則吾等惟有妥設善法。同心合力。以爲未雨之綢繆耳。○美京電致倫敦云。歐洲各國欲合力以阻日本。不任摧殘中國。出於分外。謂可免中國之內亂。馴至害及旅人也。然我美之官民殊不謂然。美之輿論皆贊揚日本。謂爲義戰。(二字費解之至。然美電亦既云然不得不照譯之) 方將藉戰禍而得實益。乃欲阻之。使不得成。其可乎。倘任日本心滿意足。而後言歸於好。則不但有益於中國。且兼有益於天下也。(中國屢敗之後。四人持開礦築路養民諸善政。皆緣此戰而可期次第舉行也。或論多如此。奈何奈何) 諸君聯交之日。若英若德若法若俄諸大國。皆宜與於壇坫會盟之列。顧何以謂中日兩國。當釋怨聯交之日。若英若德若法若俄諸大國。皆宜與於壇坫會盟之列。顧何以獨忘我美國乎。美國於中日兩國之商務。豈出歐洲下乎。○法京有人言。法英二國。各以全力保護其民。彼此似無甚芥蒂。要之所定章程。惟各國合意分力一語而已。○德國新報云。我德之派船至華者。專爲保護內地教士起見。且先已請中國妥爲保護矣。○英人有在倫敦公論中日和戰之局者。赫德君(與中國赫德實總稅務司同姓)曰。日本之志若成。殆欲分中國之地。以爲已有也。大日報駁之曰。否。不然。日本蓋欲與中國合。而強中國以必興。然後中日兩國。成並立之勢。而與西方諸國。遙遙相對。不致強弱互異。貧富懸殊也。日人向有興亞會之設。其即此意也。夫。○英

報云德國武備院今仍有肄業之日本人或在步隊或在馬隊或在砲隊均已一一派定矣聞日本又有四武員今至俄國學習行軍之法試問中國鷹揚宴罷人亦曾具此遠志否○俄國大日報於中日戰務津津道之又有自爲計者曰我與中國尚有滿洲交界事宜久未了結又有一報云中俄兩國前訂和約準兩國船隻來往於松嘉利江西音如此未知常何地也而迄未舉行今當

乘此機會再行訂定○意大利國旁觀客曰日本倘能勝中國無論婪索金繪割取土地皆與我不相干涉惟其於朝鮮之事則祇許代爲整頓斷不許藉圖侵占也至於歐洲諸國欲乘機以取漁翁之利我實不愜於心我亦不願有所染指我所冀於中國者惟在骨節靈通毫無阻闊倘歐洲諸國同具此志則我願與之合力以期大功告成○英報言和解中日之衅歐洲各國均無不願惟英國各部大臣以居間排解原無不可若欲以威權強一國使之不敢再戰則不可且曰無論日本婪逼中國到何地步但使不礙通商之局英國卽不必過問又聞英廷之意雖不肯恃勢以勒成和局然於日本之陰謀無不留心伺察故異日議和之際日本卽欲與中國自訂約章而英國與俄國斷不允許藉杜中日兩國合力以干礙他國之弊且查數年前日本曾欲與中國私訂盟約聯爲一氣以興亞而抑歐中國頗建其議惟中國欲執牛耳而日

本桓之事遂中止。今倘重尋舊好。日本必以此爲詞。而奪盟主之號。中國當無可奈何之際。自必虛與委蛇。然以我歐洲諸國觀之。中日兩國之興亞。固屬分所當爲。若存抑歐之心。則不特
睦誼大乖。且恐別有支節矣。○中東兩國。兵連禍結。勢皆不能不借國債。日本在其本國向民
人告貸日本洋銀三十兆圓。(約合華銀貳仟萬百萬兩)按照西例。以百圓爲一股。願借若干股。先付若干圓
爲質。既而徧圖核數。共有願借之款六京三兆二億二萬四千七百元。中有九萬餘股。額外報
效。自二十圓至五圓不等。審此。以告華民之毀家紓難者。中國近託英商在倫敦糾借華銀十
兆兩。(不以金鑄計者免虧折也)以海關稅項保還。英人皆甚踴躍。期滿截數。共得願借之款三十兆兩有奇。
(按此款限貳拾年清還則息幾無)
可見中國地大物博。西商皆深信不疑也。

朝鮮紀亂七

朝鮮之亂。始於東學黨。揭竿而起。以除君側之惡爲名。朝鮮官兵不能禦。而乞援於上國。是
東學黨之亂朝。一變也。華軍甫至。日艦已來。其弁兵人等。紛紛闖入漢陽。是東學黨之亂朝者。爲
禦小。日本之亂朝者。爲禦大也。二變也。葉志超時爲直隸提督。率師駐於牙山。北洋續調雄師。配
船東渡。英商高陞一艦。猝遭日砲擊沈。是日本之亂朝者。不過禦之發輒。日本之亂華者。已成禦

之見端也。三變也。牙山不守。平壤又逃。安州城尙有遠戍之師。鴨綠江遽返清流之櫂。是華軍之救朝者。虛有其名。朝王之累華者。竟讓成實有其事也。四變也。九連鳳凰諸城。相繼淪陷。揚威超勇諸艦。一戰覆沈。於是日本之陸軍。驟隣於發祥之地。日本之水卒。鯨戲於渤海之濤。是朝鮮之亂不暇謀。中國之亂大可懼也。五變也。守旅順口者。文則如龔革道（照煦）。武則如衛革提（汝成）。黃革提（仕梵）。姜革鎮（桂應）。程革鎮（允和）等。以監司提鎮之尊。當金城湯池之固。又有天險之足恃。地利之足憑。（西人謂旅順地坦有得力之良伍。伯名守之。敵人縱有若干萬。斷不能有登岸之資。且誠今日日本奸虜。甚至旅順及威海衛之間。以斷華人接濟之路。俟至翌年半載。華兵糧盡。援絕底窮。樹白旗以乞降耳。編使欲以兵力取之。則殊不知輕重矣。）乃塵戰不過數點鐘。斃命不過數百輩。忽焉而土崩瓦解。鼠竄狼奔。嗚呼噫嘻。中國之禍。匪朝鮮累之也。亦匪日本擾之也。直貪生畏死。天良喪盡之徒貽之也。六變也。旅順既失。地利人和。全不足恃。卽有宋祝三保帥奉天之捷。亦恐無濟於事。適值美國願為中日之介紹。遂簡命張邵兩星使為全權大臣。與日本重尋舊約。是置朝亂於腦後。而圖弭日禍於目前也。七變也。有此七變。厥生一幸。幸何在。幸中國承平而後。必知固執成法。不得為識。時之俊傑。鼓舞新機。違有方駕乎。歐美二洲雄國之勢也。

敵得鳳凰城。越嶺襲岫巖。陷之。另取寬甸。宋保帥（慶）聞敵猝犯大連灣。復窺旅順。飭令部下護守摩天嶺。自率精兵倍道馳援。既抵復州。遇九連城逃員劉軍門同赴金州。聞旅順已失。退駐蓋平。握守海城牛莊之要隘。

摩天嶺沿帶經宋帥密防。十五日。革提叢桂林等會同副都統薩阿之滿兵夜攻敵營。至十六日下午。我軍始退向遼陽。

附十月電音擇要

初一日天津電云。韓能根軍門欽奉大皇帝特旨。召令來京陛見。敬聞大皇帝洞燭洋情。知其誠實不欺。行將親問以水陸交戰情形。船砲防守事宜。韓能根軍門既承恩命。夤夜恭繕一疏。以備乘此進呈御覽。

初十日英都電云。中國咨請泰西各國政府和解日本之衅。英法二國已允同心商期。惟不願爲各國之倡。

十八日電云。美廷電問。派駐中日兩欽使如中日兩國欲我代傳和議。我願爲之。

二十五日電云。日本謝美國道達和議之意。且曰和戰之局。中國不妨面談。

二十六日電云。日本願請美使居間傳語。

十一月初八日。忽有敵兵五十名。奔入海城縣令先逃。十六日。宋保帥去蓋平。暫踞海城二十五里之屯王川。十七日。敵窺海城。我軍力薄。不克守。十九日。敵第一軍犯析木城。(此城在海城東南二十二約離城四十里)二十二

日。敵由海城。進逼宋營。宋保帥兩面受敵。繞道退駐牛莊前。二十四日。宋保帥猶子記名提鎮(總歸)率兵七千五百名。至牛莊前之王台。合保帥二十六日。敵第二隊三萬名。由天王塔來犯。我軍二萬餘。屢戰一晝夜。彼此皆疲。遂退。

附十一月電音摘要

初四日。美京電云。美國駐華欽使已接中國求和之據。旋託駐日美公使送至廣島交日本。察覈。

英國之司丹德大日報云。以余之愚見。及尋常識見而論。中國應亟與日本議和。且無論日本有何婪索。惟當一一應之。諺云。青山留得有柴燒。中國以爲如何。

初九日電云。日本之意。欲中國特派大臣。觀面互商。此分毫無假借及勉強之處。

十二月初六日。勦功亭軍門。會宋保帥。禦敵於蓋平。勝之時。牛莊戒嚴。宋保帥率大軍扼守蓋平。至

牛莊之要隘大石橋

聶功亭軍門（土城）會同保帥及諸統領禦敵於蓋州多所斬馘。李中堂聞警迭派陳舫仙廉訪（遲）李爵道（光久）率湘軍先後出關所有電線祇存山海關一路。經周玉山廉訪（璣）飭在雙台子增設分局以通軍報其時營口戒嚴居民臥不貼席。宋帥大兵扼守大石橋自蓋至營必由之路也人心略定。

山海關爲京畿輔屏防守宜益密吳清帥（大德）奉命率雄師三萬出關。

吳清帥奉命出關部下湘鄂雄師約三萬人計魏牛莊方統伯（光緒）威武軍十營劉雲樵總領（樹元）統撫標親軍七營曾重伯太史（廣鈞）練鋼武軍砲隊一營步隊二營余勳臣總鎮（虎風）統振字三營熊起午軍門（鐵生）統鐵字十營譚子雲觀察（文鑑）統忠信軍五營吳協戎（元豐）統愷字砲隊四營劉協戎（光材）統三營王協戎（連三）統一營三哨均歸清帥節制。清帥日偕王勝之太史（同愈）翁印若內翰（鍾琪）晏海臣農部（安調）督閱技藝申明紀律而軍督夫子桓桓多士濟濟皆有氣吞三島之意東望榆關旌旗變色矣。

湘撫告示

幫辦軍務大臣頭品頂戴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湖南巡撫部院吳爲出示曉諭
事。本大臣奉命統率湘軍五十餘營，訓練三月之久，現由山海關拔隊東征。正二兩月中必當與
日本兵營決一勝負。本大臣講求鎗砲準頭十五六年，所練兵勇均以精鎗快砲爲前隊，堂堂之
陣，正正之旗，能進不能退，能勝不能敗。湘中子弟忠義奮發，合數萬人爲一心。日本以久頓之兵，
師老而勞，豈能當此生力軍乎？惟本大臣以仁義之師，行忠信之德，素以不嗜殺人爲貴。念爾日
本民人各有父母妻子，豈願以血肉之軀，當吾鎗砲之火，迫於將令，遠涉重洋，暴師在外，值此冰
天雪地之中，飢寒亦所不免，死生在呼吸之間，晝夜無休息之候。父母愁痛而不知，妻子號泣而
不聞，戰勝則將之功，戰敗則兵之禍，拚千萬人之性命，以博大鳥圭介之喜快。念日本之賢士大
夫，未必以蹠武窮兵爲得計。本大臣欲救爾國民人之命，自當開誠布公，剴切曉諭。兩軍交戰之
時，凡爾日本官兵逃生無路，但見本大臣所設投誠免死牌，卽繳出鎗刀，跪伏牌下，本大臣專派
仁慈廉幹之員，收爾入營。一日兩餐，與中國民人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後，卽遣輸船
送爾歸國。本大臣出此告示，天地鬼神所共鑒，决不食言。致傷陰德，若竟迷而不悟，拚死拒敵，試

選精兵利器與本大臣接戰三次勝負不難立見迨至該兵三戰三北之時本大臣自有七縱七擒之計請鑒前車毋貽後悔切切特示

爽目子曰向聞中國有吳清卿中丞視師吉林佐理北洋華人譽以有治賦才河決鄭州之役出爲都水師者湯湯洪水方割清帥躬親督率日刻合龍余輩西人始料其有經濟才日本發起慷慨請行乃道遙沾上者瞬將半載不免竊竊然疑之及讀此示不覺令人神往夫中國當百戰百勝之際忽得此恩威並濟之元戎彼敗鱗殘甲不能成軍者如得金鷄肆赦其尙不面縛輿櫬以降者必非人情余輩西人於是始知清帥誠著作才也清帥起家翰苑假使駁歷禁近鋪鴻藻信景錄雍容揚揚潤色鴻業詎不甚善又聞清帥之在軍也雅歌投壺如祭征虜輕裘緩帶如羊叔子而料事如神則又如江東之陸伯言不圖營口一役甫遇日兵湖湘子弟交綏而退其負清帥訓練之苦心也實甚抑未知得諸某氏之漢印無恙乎所著之古玉圖考尙存乎北望陣雲曷勝愴惄

李鑑堂中丞（秉衡）具摺糾參誤軍機之逃員丁（汝質）龔（照典）衛（汝成）藉警威海守將。

十二月十五日敵陸軍第二隊突犯蓋平我軍不敵退向海沙川蓋平遂失其水軍戰艦十三艘水

雷十五隻，兵一萬七千名，游弋威海，密布水雷。二十四日，忽以三兵艦犯登州。二十五日，出奇兵二萬五千名，由落鳳江登岸奪我榮城。二十八日，運兵至甯海孫軍門（金龜），禦之，始退。

褒忠令典

上諭宋慶奏：請將陣亡將領議卹等語。此次倭寇撲犯蓋平，記名提督楊壽山副將李仁黨力戰捐軀，深堪憫惻，均著交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其餘陣亡員弁並著查明具奏。光緒戊拾年拾月貳拾日

中日戰輯卷之五

遣使議和

東莞王炳耀煜初輯

我皇上不忍生民塗炭遣使議和。

中日之戰瞬經半載。皇上憫生靈之塗炭特命戶部左侍郎張樵野少司農（陳楨）前福建台灣巡撫調署湖南巡撫邵篠村中丞（友濂）爲欽差大臣並賜全權會同日本全權大臣互商和局。接張邵二星使前均奉使歐西熟諳交涉機務邵星使久駐上海張星使於十二月十九日至滬以同文書局爲行轅并聞張星使在美時值美國福世德大臣總理外務深相投契茲者美國總統已有願爲介紹之諭故朝電請福大臣自美東來斡旋其間又聞日本將派前使美國之某大臣爲議和使者某大臣蓋與張星使同時駐美且亦與福大臣聯繹綺之權者也。

皇帝勅書

皇帝特派戶部侍郎張蔭桓湖南巡撫邵友濂爲出使日本議和全權大臣卽著前赴日本。

與日本所派議和全權大臣妥商一切事件，電達總理衙門轉奏裁決，所有隨往人員均歸節制，此去務宜保全國體，輯睦邦交，竭力盡心，速成和局，無負朕之委任。欽此。

賢相致書

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權使奉中朝之命東渡日本會議和局，日主拒而不見。字林西報譯中堂致日相伊藤侯之公牘云：大清欽命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部堂北洋大臣一等肅毅伯李致書於大日本宰相伊藤侯閣下，竊念我朝素以慎固邦交為首務，歷年以來，與泰西各國同敦睦誼，乃至本年而與貴國有違言，遂致和局中輒戰禍繁興，兩國生靈同罹兵燹，每一念及，良用惋惜。本大臣日夜籌思，冀得善策，俾水陸之戰，一切暫時停止，爰即奏奉我大皇帝諭旨。德璀琳服官中國多歷年所，深知其秉性誠實，辦事幹練，即著李鴻章將兩國因何啓衅，及現擬仍歸於好之意，詳細告知，飭令德璀琳迅速東渡，妥議釋怨尋盟事宜，仍准德璀琳將一切情形隨時電告李鴻章，轉行呈進欽此。本大臣欽奉之下，即派德璀琳為頭等議和使，乘輪駛赴貴國請問貴國命意之所在，與夫停止戰務，重訂和約諸事宜，本大臣更特奉此書於閣下，敬請進德璀琳而教之，幸甚不宣。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按此書亦係譯轉譯）

李鑑帥率步兵一萬八千名由福山往救威海。李傅相已派賈軍統雄師從武定渡黃河助鑑帥復電飭張軍門統江南軍折赴威海。乙未春正月朔寅刻敵艦十九號突犯威海砲台。我北洋海軍均泊於劉公島畔。敵第一隊先以水雷逼近口門。卯初敵陸兵一萬二千名直逼威海之西。自榮城出者分犯他處。皆爲我軍擊退。拾敵遺鎗四百七十九枝。

初五日來攻威海東。奪我堦台。我軍反擊。卽墮其一斃敵無算。復傷敵艦一艘。沉水雷三號。其海軍皆退。惟我東台盡爲敵有。

威海南北兩岸之兵。向由戴孝侯觀察(宗憲)爲總統。劉提督(超佩)爲分統。劉公島營兵歸張協鎮德山統領。初聞日兵東犯之信。戴道請於東撫李鑑帥添勇六營。戴道自守北岸。計轄綏軍五營。水雷一營。北山嘴上中下砲台三座。黃泥崖砲台一座。祭祀壇砲台一座。劉提分守南岸。計轄鞏軍五營。水雷一營。南山嘴砲台二座。龍王祠砲台一座。戴道與劉提約曰。兵分雖見少。合則見多。如敵人來攻之際。彼此宜互相策應。及日兵進犯北岸。無懈可擊。改犯南岸。戴道正擬往援。而劉(超佩)已敗。三砲台失守。反訴諸鑑帥。以戴道背約。綏救自解。戴道抗稟剖辯。并言願收復南岸三台。以自贖。乃募敢死士各予百金。計得千人。果奪還二台。惟龍王祠一台未復。然死士已僨

存其半矣。日本大隊忽至。二台仍不守。且分兵以撲北岸。綏軍五營除奪台已死外。兵力更單。又失劉提之救。五台相繼淪喪。戰道無奈往。依劉公島張協。蓋張協諸營無恙。且劉公島南北各有地阱砲台(西法穴地置砲升降從心擊敵異常靈捷。不似各口之遠埠高聳使人瞭望而知也)。一座荒島。日島共有地阱砲台兩座。尚可有爲也。詎張協又一無所用。戴道遂殉節於劉公島。

初十之夕。敵復以噴隊水雷。扼守威海西口。俄而月落。第二第三兩隊水雷。直入東口。我之守口軍不能禦敵。放水雷擊提督座船。我艦還擊。其第八號重傷。第六號鱗碎。敵艦退。

朝鮮紀亂八

嗚呼。觀威海衛之所以守。而知天下事之貴在得人也。又觀威海衛之所以失。而知天下人之貴在得勢也。方李鑑堂中丞(秉衡)之持節撫東也。申明紀律。杜絕苞苴。力戒因循。痛除委靡。深念威海與旅順遙遙對峙。實爲渤海之鎖鑰。天津之門戶。日本有窺伺京津之意。必先於此肆其毒。是以受任而後。卽日輕車簡從。周視海防。拋鈴閣之清嚴。而以燕台爲行館。及聞旅順失守。威海益復戒嚴。旣具摺糾參聞。警逃竄。貽誤軍機之丁(汝昌、龔照璵、衛汝成)。諸人藉警。威海守將復請濟師於北洋大臣李南洋。大臣張以壯聲威。而資捍衛。乃日人偏不肯稍戢凶焰。客廳中旬。應

有兵弁乘坐小船潛往山東沿海各港出沒不常十五日又有一兵艦直至威海北首砲台十里外之海面砲台發口徑九寸之砲中其船面竝飛駛而去(或曰此西京丸也)而日本報則又聲言在威海口外游弋之水師計有兵艦十三號水雷船十五隻兵一萬七千名且於各要隘密布水雷蓋誠有咄咄逼人之勢矣况乎狡猾之謀尤有出人意外者黃羊祀灶之日忽以三兵艦進犯登州府燃放大砲殘害良民登州兵力本薄駐防威海之華軍不免掣動豈知日本之志全不在於登州故僅遣偏師肆其騷擾迨華軍全力注於西北卽以重兵直趨東北岸之榮城灘二十五日日兵三萬五千人徑由落鳳港登岸中國之駐防榮城者僅有閻守禮等裨將數員或迎戰不力或救援不及榮城縣登時失守榮城既失日兵可拊威海砲台之背是又將蹈旅順之覆轍矣查旅順威海各砲台當時俱由西員認真監築不特工程鞏固已也更有天然之形勝無論堅船鉅砲斷綴華軍不得兼顧金州遂爲水師所陷誠使當日者有知兵之大將移師以攻金州卽未能遽爾僥倖復日本當無暇進窺旅順又使守旅順者知金州之海額爲旅順存亡之所繫日兵未至則嚴爲之備日兵旣至則力與之爭旅順雖至今存可也而皆計不出此守台之吳心志旣不齊一又

日炫於水雷艇之砲煙繚亂。盡瑟縮於台前。踞金之日兵遂虜聚於台後。而况駐旅之監司提鎮大員。無一不貪生畏死。頃刻間土崩瓦解。以經營十餘載。糜費數京金之重地。拱手而讓他人。此有志之士。所以痛哭流涕也。威海之榮城。猶旅順之金州也。金州失而旅順不能保。榮城失而威海能無恙乎。何又誤墮於聲東擊西之計。顧登州而忘榮城。春秋責備賢者。此難爲當軸者諱矣。然而鑑帥之與龔革道。相去豈直天淵哉。日兵犯旅順。龔革道望風披靡。日兵犯威海。鑑帥則督率將弁。激勵士卒。誓死不去。防守愈堅。雖除夕之令節。元旦之良辰。振刷精神。分毫不懈。日本狃於平壤之勝。以爲葉志超等諸革員正值慶賞中秋。遂得乘閒闖入。今當改歲之際。度華軍必稍解嚴。因先於二十八日。徑以戰艦連兵至甯海。卽圖登岸。孫軍門(金魁)率師禦之。日艦始退。旋於元旦寅刻。以兵艦十九號突攻威海砲台。其時北洋海軍各艦。均駐泊於劉公島畔。(按威海形如鑊其中與海岸不相聯續而其東西或險口有一夫當關萬夫開之勢定遠鎮遠武鐵艦各守壹隘深倉機宜深知日本之伎倆必將乘我不備因議藉紅衣大將軍之神威以代鰲山舡之爆竹先期與砲台相約會各燃電火遠燭重灘忽瞭見日船鼓浪而來立卽豫備迎勦。日艦分爲兩隊。第一隊先至帶同水雷艇數隻直逼口門。(即海峽與劉公島相距處)砲台兵艦疊發大砲。及格林砲聲若巨霆。各日艦受傷駛遁。水雷艇不耐風濤。又經砲火隨波臣而去者三隻。第

二隊日艦不敢戀戰。操舵而往東南。直至不見煙影。華軍始奏凱歌。此海戰之大略情形也。當日
艦之潛窺東海也。華軍防範自密。每距十餘里。必安一營。元旦寅末卯初。日本陸軍約一萬二千
人。與水師並發。直逼威海之西。中國先鋒營適當其衝。是營有馬隊八百人。大砲四尊。掌砲洋將
一員。瞭見日兵將近。即退入林中。負險力拒。且飛電傳知後路。火速求援。守護威海城之劉軍門
得電。卽飭海軍砲兵六百名。攜帶格林砲十二尊。快砲六尊。星馳而至。更調洋將所帶之陸軍四
千人。攜大砲十二尊。隨後策應。日兵始退。其分犯他處之日兵。自榮城出者。亦皆退避。時交已正。
日兵已退至英程十五里外。(約合華程五十里) 是役也。華軍共傷亡八十七名。日兵之死者。不知其數。事
後拾獲日兵所遺之洋槍四百七十九枝。元旦下午。日兵又自他途進。華兵仍悉力抵禦。無懈可
擊。初二日。日兵從遼東一帶進犯。又遭華軍擊退。此陸戰之大略情形也。(接中國軍報於以上諸役頗
本探路之兵也。雖出値何聞有砲聲。卽退而指報其主將。日人故智如此。非真華兵擊而退之也。故不
數日而卽大舉。然余謂如元旦寅刻之役。倘使華軍警備偶疏。威海必將失守。故言艦之功。終不可沒。)既而聞日兵又將
攻燕台。先致書於英領事。略謂官商教士須於四十八點鐘內。遷避他處。英領事卽邀各領事公
議。類皆以爲未便。而各國兵艦已先駐泊燕台。大有氣吞東海之勢。(接日本恐犯各國之惡。故逼開口岸。不
敢侵執。豈敢犯。燕台雖有此舊
車之說。計耳。豎師知之矣。)初五日。日兵大隊猛攻。威海東岸之砲台。查大砲台之砲門。皆向海面。無論

旅順威海卽至吳淞
砲以顧後路。旅順之
城既失。日兵聲勢正
力抵禦。砲台所發之
砲擊之。一台中彈而
寃。日本海軍皆退。及
初十日。字林西報得
及劉公島等處砲台。
在天氣嚴寒。風雪大
亞勒思兩兵艦。均在
場台上。日兵飛入空
內。鳴砲攻台。日兵乃
爲爲之。孰令致之。此
人雖慮而未能遠肆。

日將貽書文元

大日本國海軍總司令官中將伊東祐亨致書與大清國北洋水師提督丁軍門汝昌麾下。時局之變，僕與閣下從事於疆場，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國事也，非私仇也。則僕與閣下友誼之溫，今猶如昨。僕之此書，豈徒爲勸降清國提督而作者哉？大凡天下事，當局者迷，傍觀者審。今有人焉，於其進退之間，雖有國計身家兩全之策，而爲目前公私諸務所蔽，惑於所見，則其友人安得不忠言直告，以發其三思乎？僕之演告閣下者，亦惟出於友誼一片至誠，冀閣下垂諒焉。清國海陸二軍連戰連北之因，苟使虛心平氣以察之，不難立覩其致敗之由。以閣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審矣。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諳通變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試，考試必由文藝。於是乎執政之大臣，當道之達憲，必由文藝以格陞擢。文藝乃爲顯榮之階梯耳，豈足濟夫實效？當今之時，猶如古昔，雖亦非不美，然使清國果能獨立孤往，無復能行於今日乎？前三十載我日本之國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於垂危者，度閣下之所深悉也。當此之時，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制宜，更張新政，以爲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圖。今貴國亦不可不以去舊謀新爲當務之急亟，從更張。苟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於敗亡之數。

乎與我日本相戰。其必至於敗之局。殆不待龜卜而已。定之久矣。既際此國運窮迫之時。臣子之爲邦家致誠者。豈可徒向滔滔頹波。委以一身。而卽足云報國也耶。以上下數千年。縱橫幾萬里。史冊疆域。炳然耀然。宇內最舊之國。使其中興隆治。皇圖永安。抑亦何難。夫大廈之將傾。固非一本所能支。苟見勢不可爲。時不云利。卽以全軍船艦。權降與敵。而以國家興廢之端觀之。誠以些些小節。何足掛懷。僕於是乎指誓天日。敢請閣下。暫遊日本。切願閣下留餘力。以待他日貴國中興之候。宣勞政績。以報國恩。閣下幸垂聽納焉。貴國史冊所載。雪會稽之恥。以成大志之例極多。固不待言。法前總統末古未啞恆。曾降敵國。以待時機。厥後歸助本國政府。更革前政。而法國未嘗加以醜辱。且仍推以爲總統。土耳其之啞司末恆拔香。失利加那一敗。城陷而身爲囚虜。一朝歸國。卽躋大司馬之高位。以成改革軍制之偉勳。迄未聞有撓其大謀者也。閣下苟來日本。僕能保我天皇陛下。大度優容。蓋我陛下與其臣民之謀逆者。豈僅赦免其罪而已哉。如復本海軍中將大鳥樞密顧問官等。量其才藝。授職封官。類例殊衆。今者非其本國之臣民。而顯有威名赫赫之人。其優待之隆。自必更勝數倍耳。第今日閣下之所宜決者。厥有二端。任夫貴國依然不悟。墨守常經。以躋於至否之極。而同歸於盡乎。抑或蓄留餘力。以爲他日之計乎。從來貴國軍人與敵

軍往返書翰大都以壯語豪言互相酬答或炫其強或蔽其弱以爲能事僕之斯書洵發於友誼之至誠決非草草請閣下垂察倘幸容納鄙衷則待覆書實臨於實行方法再爲詳陳謹佈上聞

提督兩書譯文

革職留任北洋水師提督軍門丁爲咨會事照得本軍門前奉貴提督來函祇因兩國交爭未便具覆本軍門始意必戰至船沒人盡而後已今爲保全生靈起見願停戰事所有劉公島現存船隻及砲臺軍械悉交貴營但冀不傷中西水陸官弁兵勇民人之命並許其離島還鄉如荷允許則請英國水師提督爲證爲此具文咨會貴軍門請煩查照卽日見覆施行須至咨者右咨日本海軍提督軍門伊東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〇伊東軍門大人閣下頃接覆函深爲生靈感激承賜珍品際此兩國交爭不敢私受謹以璧還並道謝忱來函約以明日交軍械臺艦等類因兵勇須卸繳軍裝收拾行李爲時過促恐有不及請展限至正月二十二日起閣下進口分日交收各件決不食言專此具覆並請台安諸希裁察丁汝昌頓首正月十八日外繳還香賓酒
蠟黃等共三件

威海降約

一、中西水陸文武各官須開明職銜姓氏。西人須開明國名姓名。其文案書職及兵勇人等。須開一總數。以便分別遣還中國。二、中西水陸文武官員須各立誓。現時不再預聞戰事。三、劉公島一切器械應聚集一處。另開清摺。注明何物在何處。島中兵士由珠島日兵護送登岸。威海各東兵自十四日西歷五下鐘至十五日正午止。陸續遣歸。四、請牛道台代承交付兵艦砲臺之任。惟須於十五日正午以前。將艦中軍器臺上砲位開一清帳。交入日艦。不可遺漏一件。五、中國中西水陸各官弁許於十五日正午以後。乘康濟輪船照第十款所載開返華界。六、中西各官之私物。凡可以移動者。悉許隨帶以去。惟軍器則不論。公私必須交出。或日官欲加以搜查亦無不可。七、向居劉公島華人。須勸令安分營生。不必畏懼逃竄。八、官之應登劉公島收取各物者。自十六日九點鐘爲始。若伊東提督欲求其速。可先令兵船入灣內等待。彼時中西各官仍可安居本船。俟至十六日九點鐘爲止。一律遷出。其在船之水師水手人等。願由威海遵陸而歸。可聽其便。其送出之期。則與各兵一律從十五日正午爲始。九、凡有老稚婦女之流。欲離劉公島者。可自乘中國海船。從十五日正午以後任便遷去。但日本水師官弁可在口門內稽查。十、丁軍門等各官靈柩。可從十六日正午爲始。或遲至廿三日正午以前。任便登康濟兵船離島而去。伊東提督又

許康濟不在收降之列。卽由牛道臺代用。以供北洋海軍及威海陸路各官乘坐回華。此緣深敬丁軍門盡忠報國起見。惟此船未離劉公島之前。日本水師官可來拆卸改換。以別於砲船之式。十一。此約既定。戰事卽屬已畢。惟陸路若欲重戰。日艦必仍開砲。此約卽作廢紙。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二月十四日。中國候補道牛日本水師提督伊東在松島艦盡押。此約以西文爲正。

劉公島降敵雜記

劉公島之失。實緣水雷艇先自脫逃。當被日兵奪去大半。其幸而得至燕臺者。詐稱劉公島已失。船械盡已委敵。余等捨命逃生云云。鑑帥信之。其已在半路之援兵。一律截回。丁帥日盼援帥不至。遂卽仰藥以殉。嗚呼惜哉。○津信云。傳相接北洋海軍覆沒之電。不禁泣下沾襟。而初不料誤於逃弁也。正月十二夜。丁革提督密令各水雷艇自劉公島隘口衝出潛遁敵艦。豈知一號魚雷船主王平與另一船主穆晉書竟自逃赴燕臺。以全軍業已覆沒。某等幸得保全船隻等詞。牒稟登萊青道劉鄉亭觀察（倉芳）。其時電綫已斷。劉道不審虛實。電稟中堂。遂致援師不出。是較之另一水雷艇主蔡某降敵之罪尤爲不容於死。及經發覺。中堂震怒。通飭各海口地方官嚴拿務獲。○劉公島所有華兵。於正月廿三日乘華船至燕臺。丁帥劉揚張黃諸公之靈柩。日本特

遣康濟小兵輸送還中國。瀕行時，日艦下旗鳴砲以志哀。日本諸將士更致敬盡禮以送之所有，效力海軍之諸西人亦附是船同至燕臺。惟美人奸姦前被拘於日本時，誓不至華。今乃仍在華軍中助戰，故拘留之。○威海既失，劉公島孤懸海外，北洋海軍雖依之為固，究無生路可逃。已革提督丁（汝昌）遣弁齋降書至日艦，隨卽吞烟自盡。一時相率殉節者，如海軍左翼總兵劉（步蟾）記名總兵張（文寔）護理海軍右翼總兵（本任巡兵林泰曾以自傷座船蹈海而死）楊（用霖）盧先都司廣東大鵬協右營守備黃（祖蓮）見危授命忠烈可嘉。（欽奉上諭均照軍營陣亡例從優議卽至前題拿問之。惟北洋海軍則竟空諸所有，惜哉。據字林報言，威海之降日者，一曰定遠鐵艦為水師提督之號旗船，先被水雷轟沈入海，其深十八尺，尚見砲位；二曰鎮遠鐵艦傷而未沈；三曰平遠鐵艦；四曰濟遠鋼帶艦皆尚完善；五曰靖遠鋼帶艦為日本借砲臺之砲擊沈；六曰來遠鐵艦亦已沈海；七曰威遠木質船，八曰廣丙木質水雷船；九曰康濟木質水雷棧房船，（不能海戰之小船也）；十曰渭雲木質小兵船，又曰蚊子船四號，曰鎮北、鎮邊、鎮西、鎮中，又有水雷船五號，砲船三號，皆未傷。另有寶發一船，亦已沈沒。就共劉公島灣內，或傷或完之船，共大小三十三艘，悉為日本所有。惟逃出之水雷船十三號子立海面，嗚呼噓嘻，天歎人歎。又查鴨綠江之戰，超勇揚威致遠廣乙先己，或沈或燬，才山之戰，廣

再戰徒傷生命。恐無濟於事矣。問劉公島近況如何。曰。官眷及有財者皆去矣。窮民不能去。受貴

軍中炸彈。其苦實深。

（接問答語甚長。擇其要者錄之。）

伊東旋畀以覆書。及香賓酒等物。張

（星光）許以明晨再送

書來而別。伊東覆書略言。尊示具悉。自合祇尊。明日望將兵艦軍械砲臺之屬。悉數交下。敵提督當遣一船送貴將弁回華。閣下如欲至敵邦。亦無不可。停戰後。仍思効力於貴國。亦必惟命是聽。至英提督作保一節。大可不必。閣下素著名望。敵提督已深信賜函矣。十九日鎮北又入日營而下。半旗。衆咸不解。及接見張差弁。面深墨容。似甚戚。日人無不慘然。急叩其故。則曰。昨帶貴提督公牘及私信呈丁公觀。其容色似甚感動。卽入座作函畢。
（元書已錄）起而言曰。我事了矣。遂入臥室。服生鴉片一大劑。劉總兵。張總兵。各如法服之。今提督及左右二翼總兵。皆已殉節。我輩無所措手。惟有照昨日所議。勉強辦理而已。東將或問張君曰。島中今尚存若干人。曰。水陸兵士約共六千。水兵多閩廣人。願返燕臺。陸兵多山東人。願從威海登岸。惟醫院中尚存受傷者七十人。不能行動耳。日營遂定議。凡受傷者。運入醫船。送至日本安爲療治。而派第三四隊船兵守島。派日艦守華艦。又命撈除水雷。并請華軍中之牛道臺主持降約。伊東因問張弁曰。貴軍在威海時。聞我在榮城運兵登岸。曷不阻之。曰。吁。難言之矣。各艦已奉軍令。而盡不肯行。曰。必欲去。則如以卵投

石耳。(按卽此以見前傳丁帥欲去而李中堂阻之之說妄矣)既而降約已定。

(已錄廿二日全隊華軍出降於日營日將先遣籍前方)

蘇東直之人各攜二日糧及其行囊號掛等物送至威海日營之後越日又遣閩粵之人至燕臺皆扣留其軍械再撥康濟一艦拆去砲位安置丁帥以次各靈柩及中西各員直赴燕臺○廿五日康濟兵艦自劉公島展輪日艦悉遵西例鳴哀砲下半旗亂挽繩以送丁提督等之喪康濟卽返燕台艦中有靈柩五具華官若干員西官十一員皆無傷損

申嚴法紀

上諭吳大澂奏湘軍虎字營哨官都司石雲峰經過靜海縣地方強索驛砧馬匹凶毆傷人請將該都司嚴辦並自請議處等語都司石雲峰著卽行革職驅逐回籍並不准投効各路軍營以示懲儆吳大澂自請議處之處著加恩寬免嗣後各路軍營倘再有騷擾地方情弊無論官兵弁勇丁卽著照軍法從事以肅軍律(光緒廿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諭前因旅順失守先後降旨將提督黃仕林趙懷業衛汝成革職拿交刑部治罪並諭令李鴻章嚴拿速解茲據奏稱黃仕林於旅順失守後溺水遇救輒卽南歸江西豐縣原籍趙懷業衛汝成兩員均籍隸合肥至今仍無下落難保不潛行回籍請飭江西安徽各巡撫查拿等語著德馨福潤嚴飭各地方官嚴密查拿迅速解部毋任

避匿。(十四)

上諭

朱慶電奏蓋平於十五日失守請將總兵章高元徐邦道嚴議並自請處分等語

山東登州鎮總兵章高元直隸正定鎮總兵徐邦道均著交部嚴加議處宋慶調度無方著一

併交部議處。

(十八)

上諭前因畿輔大兵雲集諭令各路統兵大員約束兵丁嚴禁騷擾近聞直

隸山東一帶師行所至仍不免擾害地方民間畏懼兵差至有拋棄車馬乘間竄匿情事若不嚴

加申儆何以肅軍律而恤民瘼著各路統兵大臣嚴飭各將領懔遵前旨申明紀律不准絲毫累

民所部弁兵尙敢恃衆逞強卽按軍法從事毋許徇情並著直隸總督山東巡撫於大兵經過各

州縣將一切差徭津貼以蘇民困至沿途應設卡鋪仍著責令地方營汛派撥捕役認真巡邏毋

稍疏懈。

(十九)

上諭刑部奏遵旨定擬革員衛汝貴罪名並聲明該革員罪狀較重請旨遵行一

摺已革總兵衛汝貴平日待兵刻薄寡恩毫無約束此次統帶盛軍臨敵節節退縮貽誤大局並

有尅扣軍餉縱兵搶掠情事罪狀甚重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軍律而儆效尤衛汝貴著依律論

斬卽行處決派刑部尙書薛允升監視行刑。

(二十)

上諭兵部奏遵旨嚴議處分一摺此次蓋平被陷山東登州鎮總兵章高元接仗未能得力直隸正定鎮總兵徐邦道赴援遲緩經該部分別

議以革職均屬咎有應得念該總兵等迭次遇賊交戰尙能奮勇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仍責令

戴罪圖功以觀後效。宋慶著照部議降二級留任。

(三十日)

上諭已革道員龔照璵前因旅順船塢

失陷避至烟台降旨拿交刑部治罪茲據刑部奏稱該革員現已解送到部請旨辦理等語龔照

璵應得罪名卽著刑部嚴行審訊按律定擬具奏

(二十日)

上諭已革直隸提督葉志超由公州退

回平壤後又復漫無布置節節潰退前經降旨拿交刑部治罪茲據刑部奏稱葉志超現已解送

到部請旨辦理等語革員葉志超應得罪名卽著刑部嚴行審訊按律定擬具奏

(三十日)

上諭裕祿奏查明失守地方各員開單分別參辦並自請議處一摺奉天鳳凰城等廳州縣地方

各官均未能竭力守禦各有應得所有單開之劉繼勳等五十九員均著革職查辦按例分別治

罪裕祿身膺彌寄備禦未能周密著交部議處餘著照所議辦理前經降旨將東邊道宜麟鳳凰

城城守尉佑善署鳳凰廳同知章繼署安東縣知縣榮禧革職查辦尙未覆奏著裕祿迅速拿辦

按律治罪毋稍遲緩該部知道單併發

(同日)

上諭前據刑部奏革員龔照璵拿解到部當交刑部

嚴訊按律定擬具奏茲據御史蔣式芬奏稱確知該革員悉棄旅順實在情形請歸案訊究等語

卽著刑部按照該御史所指各節歸入前案一併覆訊具奏

(初六日)

上諭兵部奏遵議甘肅提督

李培桀處分請以降二級調用公罪可否抵銷請旨一摺李培桀著改爲革職留任卽回甘肅提

(光緒廿一年正月初三日)

督本任。其所帶防營著歸江西九江鎮總兵宋朝儒統帶。

(初八日)

上諭李秉衡奏特參榮城失守。

救援不力各將弁請旨懲處等語。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倭人由落鳳港登岸。撲陷榮城縣城。該處所駐各營或迎戰不力或救援不及均屬咎無可辭。候補副將閻得勝戴守禮。候補參將趙循發。候補都司葉雲生。試用巡檢徐撫辰五員均著暫行革職。仍令帶罪圖功。以觀後効。其榮城縣失守文武官員並著確查具奏。

(初九日)

上諭自上年軍興以來朝廷每念從征士卒冒險衝鋒勞

苦情形時深軫惄。著各路統兵大臣嚴飭各將弁等於所部兵勇務當優加體恤。以期踴躍用命。倘有尅扣軍餉虐待兵勇經朕訪聞或被人參劾定當執法嚴懲。決不寬貸。該統領等其各凜遵毋忽。

(拾肆日)

我朝全權大臣出使議和與日本全權大臣會日廷以無全權實據未議而返。

客臘二十八日福大臣偕隨員韓資生曹郎先抵神戶。張星使則於十八日抵滬。以同文書局爲行臺。元旦八點鐘會同邵星使自滬乘英國商輪向日本進發。初五日晨安抵神戶。僑寓西人所設之客館。蓋福大臣亦寓是館也。當星使登岸時日廷豫飭地方官妥爲照料禮貌頗合。是日未正張邵二星使福大臣率各隨員登日本窪壞哩輪船。初七同抵廣島。日廷派內閣總理大臣伊藤伯爵博文外務省大臣陸奧子爵光宗爲全權大臣佐以外部西員膝宜生會同中國大

臣悉心計議。初八相見之下。彼此皆溫文爾雅。互道勞苦。並各出國書。遞換恭讀。聞二星使所
恭賡者係皇帝御書。西報譯言。中日失和。致肇兵端。朕不忍兩國生靈。共罹鋒鏑。特命戶部左
侍郎張蔭桓。福建臺灣巡撫邵友濂。同使貴國。和衷商議等。因初九下午。中日大臣第二次會晤。
伊藤伯等攜日廷覆書。略言。朕亦不忍民人之塗炭云云。旋派總巡捕官一員。捕弁數員。帶同散
捕。護送二星使等。仍乘窪塹哩輪船。開往長崎。俟有便輪。即行回滬。訖者謂日廷之意。以中國淡
漠著筆。一似置身局外。故亦以無關痛癢語答之。如泛交之友。閒談瑣事也。者至商議和局一節。
日本全權大臣之意。以星使遇事必須請旨。與全權之義不符。一也。兩星使之來。國書中未有名目。遂不知爲何事公使。二也。星使未佩關防。若有往來文牘。於何憑信。三也。故遂請星輶返旆。
星使既至長崎。卽發電咨呈總理衙門。請爲代奏。十二已接京師復電。著在長崎小住。恭俟國書
重責。再申前說。以免戰禍。是知中國願和不願戰之心。實可質諸天日。和議之成。當計日而待矣。

諭示全體日本全權大臣于諱奧陸氏明治貳拾捌年貳月壹號手致中兩張邵葛董使

本大臣等奉我國天皇陛下勅書。其中載明一切條規。准便宜行事。毋須奏請裁決。是本大臣等實有全權也。至貴大臣所執勅書。雖經捧讀。而其中文義。未及深察。將來恐多乖舛。因先函

請示知曾否載明便宜行事全權字樣貴大臣等能否過事自專毋須電請裁決統希布覆不宣

明告全權光緒貳拾壹年正月初八日張邵武星使覆日本伊藤陸奧氏大臣

大清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日本大臣等於會議時接得貴大臣陸奧氏親交手函詢問有無全權字樣等語本大臣等所奉勅書已於會議時互相換閱其中載有全權字樣則是已授以商議條款便宜畫諾之權矣和議一成即可電請大皇帝允約期簽字帶歸恭呈御覽然後再至貴國互相調換特此敬覆卽希明察不宣

重辦全權日本宰相伊藤氏二次致書於中國張邵武星使

貴國從前祇知閉關自守近數十年方與各國通商凡遇交涉事件恆存疑忌之心不憑衆論時違公法卽如貴國與本國所立之約章其始亦因使臣不肯畫諾輒轉電奏方克成議竊意如此鄭重必能歷久不渝矣乃觀今日則又不然是以本國於此斷難草率從事必須有便宜行事實界全權者方可訂議初聞貴國簡命貴大臣東來以爲此次定能依照公法執有全權是以本國亦派本大臣等爲全權大臣特許便宜行事及至互閱勅書載觀手札始知貴大臣等議立約章之後仍須請命而行則是全權兩字有名而無實也本大臣等一經畫諾即可永遠施行貴

大臣等議難自專，尙須電請裁決，其全權之虛實，一望而知矣。况按勅書中既不確載商議條款，與便宜簽字之權，又不指明所議何事，意存虛飾，語涉渾淪，殊非本國所及料。要之既訂交涉專件，應照萬國公法不能但援貴國成例。目下兩國既啓兵端，事務更爲鄭重，如必欲言歸於好，務須以誠意相孚，良緣此次和議實出貴國之自願，非由本國之強求，安得憑一紙空言，虛應故事。本國素敦忠厚，貴國既有願和之意，本國豈存樂戰之心？倘使真心實意，另簡著名大員，實有全權，可與共議者前來商訂，本國無有不從也。此布順頌日祉。

日使致詞元文

日本國明治二十八年二月二日伊藤總理大臣向大清國欽命出使日本國議和全權大臣張樵野邵筱村兩星使致詞元文錄左。○本大臣與陸奧大臣等所作處置，非過事吹求，實于理上萬不得已所致，不能歸咎於本大臣等也。自來清國情形，於列國勢若冰炭，全然離睽，或有時與列國連和，共享昇平之福，揆其與二國守信之道，往往有不能克全者，蓋清國常以孤立不羈，猜疑刻薄爲政，故其於外洋交涉之端，敦睦隣邦之道，所必需之公明信實二者，其闕如也。宜矣。(清國欽差大臣交涉事宜應立約書之件於公然允准之後却不肯杆名，印蓋有於已立之約章並不聲明詳細情由竟然中止者歷來實蹟不一而是)由此而觀，足徵當時清廷意中。

並無誠實修睦之心。所委欽差，又不與以應行之權。歷觀往事，莫不比比皆然。我政府有鑑於斯，故與清國欽差若無定議全權及一切便宜行事者，決不開議，免勞往返，當聞欲來議和時，已預先聲明。清國所派欽差，不可不加以定議和局，杆名捺印之全權。一欽差，而清國已恪遵此款，准派全權大臣前來我國。我大日本天皇陛下，確認無疑。故特派本大臣與陸奧大臣會同清國欽差全權大臣，共商和局，並賜訂立草約杆名捺印之權。清廷既經允遵，特派全權大臣而兩閣下委任之權，殊不完全者，足見清廷之意，尙未切于求和。觀昨日兩下對調之委任諭旨，殊不待判斷，其懸殊之處，已彰明昭著。竊思今日之事，非泛常可比。我帝國所派全權大臣，係文憲諸邦通用之全權，毫無指疵之處。顧清國於全權委任，應有諸項權利，幾乎全無加之。兩閣下攜帶之委任諭旨，與閣下等所應陳應爭之條款，亦不明載。又不與以訂立草約杆名捺印之權，且與閣下議定和局應行事宜，清國皇帝陛下於事後批準，亦未題及一語。然則所委閣下等之職權，不過探聽本大臣與陸奥大臣陳述之言，歸報貴國政府而已。事既如此，本大臣斷不能再行續議也。或云，今番之事，於向來成例，並無不合。本大臣決不能照如此解說，即足以重續前議。至於清國內地之例，本大臣原無容喙之權。然關係我國交涉之件，則清國向來成例，顯達列邦全正交際之

義所有不治正理之處。非獨本大臣之權利可以主張裁抑。亦本大臣之所應爲也。况是爲玉帛係至重至大之事。今者重啓輯睦。再續邦交。與訂立和約。固有一定不易之意旨。訂立之後。猶期有克踐斯盟之誠衷也。講和之事。我帝國雖無反向清國求就之理。然我體上天好生之德。免致生靈塗炭之苦。清廷如履至當不道。以與我國言和。則我帝國亦舊好。若徒託空談。止成虛約之議。則本大臣再不敢聞命。至我帝國與所立之約章。必期不食言。故不得不向清國要以確實堅守盟約。永無爽信之據。故清國如果切實求和。甘須委以實在全權。且須擇素有碩望之大員。當斯重任。與所訂立之約章。確能保其實踐。我帝國自可允其議和。再不堅却也云爾。

臨別贈言此篇與上請示明旨重辦全權等三篇皆係從西報錄錄

大清欽命出使日本議和全權大臣（張邵）爲照會事。照得本大臣與貴大臣今日貴爵相伊藤談論一切。繼又鈔示所論之言。已經先後領悉。貴大臣等以本大臣所執掌爲據。囑令本大臣回國。并將不能成議緣由詳明錄示亦已閱悉。本大臣奉命而來。議雖應。將貴大臣未是之處。縷晰言之。本大臣於初議時。曾將所執文憑交付貴大臣閱看。遵

准予全權字樣。但使約章兩有利益，即可畫諾成議。既由本大臣詳細面言，且中國大皇帝所致貴國，大皇帝御書中亦均詳載。初議時，曾請轉呈，未蒙貴大臣允諾。茲將御書繙釋送閱，至云：本大臣於議妥後，仍須電請中國大皇帝欽允，然後畫諾，以爲背有全權之意。不知此是中國向例，非與全權有所背謬也。本大臣亦曾詳細面言，兼由貴國電致駐華美國公使轉詢究竟，有無全權字樣。美公使當接中國總署照會，謂本大臣等實有商議簽字之權。想美公使早經電覆，則本大臣之實有全權，可以概見。文憑中倘有未周之處，本大臣曾言可以電奏改正，而貴大臣不允，惟囑本大臣等回國，此舉甚不合理。本大臣所執文憑，與向日出使各國議和全權大臣初無二致。今獨貴國以爲未定，殊不可解。此次本大臣奉命而來，專爲和局，並非談論以前交涉之事。本大臣亦憐兩國人民鑿炭，深願言歸於好，化干戈爲玉帛，乃貴大臣概不應允，其故何歟？再貴國不以全權大臣之禮接待本大臣，亦爲未是。據貴爵相伊藤言，本大臣發電至華，不得竟用暗碼，又據貴國外部大臣陸奧言，近有中國發與本大臣電文，因用暗碼，不便交出，且欲索閱暗碼底簿，方肯交出。云云。本大臣由華起程時，曾聞美國駐華公使言，萬國公法使臣電信，向有用暗碼之例。貴國此舉顯違公法矣。至於本大臣自到貴國後，往返廣島，荷蒙護送款待之處，感謝不宣。

當張邵兩星使之將東渡也。美國國務卿福世德乘輪先至橫濱。美理事及警部長(即巡捕頭)吉田氏警部水上乘飛龍小火船出迎登岸。福大臣於乘火車至東京訪外務省次官林姓晤談片刻。卽返橫濱。又登輪船而赴神戶小住。正月三日張邵二公同帶隨員繙繹僕從四十七人行抵長崎。初五日抵神戶於上尾張輪船赴廣島。沿途有警視總監督園田率警部巡役護衛。旣抵廣島。日本全權大臣伊藤陸奥二氏接見之下設席洗心館。爲洗塵之宴。又款之於春和園。禮意頗優。旣而疑二公爲窺探虛實而來。並無議和權柄。以致和議決裂。拂衣而歸。(按此事已如明日黃花特爲傳相羅和張本因補志之)

朝鮮紀亂九

魏絳有言。和戎有五利。其二曰。邊鄙不驚。民狎其野。穡人成功。其四曰。以德綏戎。師徒不動。甲兵不頓。此爲千古和戎之濫觴。實爲千古安邦之至計。今中國雖非晉比。日本亦非無終比。而此二利之所在。則竟與當日之情勢無不吻合。中國。大皇帝體上天好生之德。斥廷臣主戰之非。簡命戶部侍郎張樵野少司農福建臺灣巡撫。邵篠村中丞爲義和全權大臣。直撫桑重修舊好。日本宰相伊藤伯爵(博文)。外務省卿陸奧子爵(光宗)。亦拜全權之命。

訂期好會既而互閱勅書乃以中國使臣遇事須稟承朝命與萬國公法所載全權二字之義間有未符遂婉辭張邵二星使伊藤大臣旋私於中國隨員伍秩庸觀察（廷芳）曰猶憶當年本大臣與貴道同肄業於歐州切磋琢磨匪伊朝夕別後雲飛雨散歲月駛馳俱不覺老之將至矣秩庸觀察曰唯唯伊藤大臣曰貴國之意果欲與敝國言歸於好乎抑使二星使與貴道等前來勅探虛實也觀察曰我朝實係誠心修好是以使憲不遠千里而來若謂貴國之虛實則已知之有素安用是偵探者爲大臣曰然則曷爲不遣重臣來勅書又曷爲不如式觀察曰二使憲一任侍郎一任巡撫皆敝國之重臣也且曾奉使歐美熟諳時務皇上知人善任是以遣之至爵相謂勅書不如式敢問電請於朝重照公法所載迅易以來二使憲則暫駐行旌以待後命其可乎大臣沈吟曰此恐有窒礙處今本大臣與貴道願爲朋友之間談請問恭邸何不可來敝國觀察曰魏王位尊而望重向不輕出都門安能遠渡重瀛直造貴國大臣曰李中堂安否何如曰安惟齒尊而任重精力漸不如前矣大臣曰貴國既樂於言和尙何軍旅之與有觀察曰本道今亦願與爵相作朋友之間談試問中堂如衝命而來貴大臣等樂與訂議否大臣曰中堂如願蒞臨敝國

自樂與晉接，唯必需合例之勅書耳。觀察曰：然則中堂亦需來廣島乎？大臣曰：以愚見而論，中堂年邁似未便遠適異國，特未知我廷議何如耳。觀察曰：上海乎？曰：不可也。其香港乎？曰：不可也。我則旅順口乎？此敝國與貴國適中之地，亦中堂舊游之地也。觀察曰：唯。唯。大臣微笑曰：猶憶十年前，本大臣至天津與李中堂訂約之時，中堂以爵相之尊嚴，氣餒干霄，令人生慄。今中堂若紓尊降貴，本大臣決不步其後塵也。觀察又曰：唯。唯。抑又爲朋友之間談者，貴國遇事動稱公法，試問全權大臣應享之權利，如發電許用暗碼之類，公法豈未之載乎？大臣曰：然有之，特非自敝國壞之也。猶憶兩國甫經決裂之時，汪芝房星使（鳳藻）在我東京，繕發密電無虛日，而我小村大臣（泰太郎）在北京，卽已阻不許發。此其例自貴國開之，今阻張邵二君之暗電，則敝國效之耳。遂相與握手珍重而別。迨張邵兩星使回瀆，并以伍道問答諸語電達樞垣，轉陳宸聽。於是諭令北洋幫辦大臣王遵石制軍（文韜）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而召李儀叟相國入覲。中堂星夜趨朝，平章軍國重事。皇上又命諭署電飭各省三品以上大員電奏主和主戰，以決從違。旋據紛紛覆奏，多主於和。聖意遂決。中堂當晝日三接之後，陞辭回津，料理行裝，一函電咨日本，請約定訂議之地。日本仍以廣島爲言。中堂亦無所不可。（接奉中堂入都後，蓋至是而中

東戰局將定。和局將成矣。靖邊鄙之烽塵。免生蠻之塗炭。定對歐之至計。復興亞之良謀。胥於中堂是行卜之海濱。下士邀聽風聲。不禁歎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之句。作亂朝記九。蓋是亂由朝鮮而起。雖共亂極思治。不得不仍其本名也。(電報所傳具錄後幅并志月日西報所述具有關繫節錄於左閱者察之)

日本欲保中國。欲保朝鮮。欲保歐洲大局。即以保其國。前曾商請中國訂立密約。英國亦欲與中國訂立密約。蓋皆爲防俄計也。中國素不願與閏外事故。皆拒而不許。不知再越五年。俄國西伯利亞鐵路慶成。必致無可爲計。日本憂心如焚。乘機亟起。如果得遂其志。俄猶雖熾。陰已有以遏之。英國在南。中日在東。皆可安如磐石。惜乎中國之不悟也。○有自稱爲老中國人者。言於西報云。中日之衅。不知作何結局。余謂和議既成。中國各行省必將盡開通商口岸。有益於華者一。中國可入萬國通商會。萬國皆無容貌視。有益於華者二。是所謂因禍而得福也。苟中國仍甘避入海角。不顧與萬國通往來。爲禍必將更烈。且安知日本之不強中國以必通乎。○福世德大臣自日返滬。曰。中日兩國。雖有議和之意。實則艱難萬狀。日廷遣派伊藤陸奧二大臣。初無兇悍之心。雅有敦篤之誼。然察其議院。訪其輿論。皆謂戰雖勝。尙未滿意。二大臣不得不兼籌並顧。議和時。倘使略涉退讓。將爲衆矢之的。駕致不克保其名位。此日本之

難也。中國與日本議和必予以絕大價款。廷臣尚在夢中不能徧喻。故無論何人往議。即使極存體統。廷臣仍必交章參劾。此中國之難也。且尤有難焉者。李中堂屢被糾彈。甚至加以惡詬。如真衝命而往。事事能從輕減。彼不知時勢者。尙疑事事從重。吾知自命爲獨裁之徒。必將曰。旅順口威海衛北洋海軍盡爲李某所賣。今又賣國矣。然則中堂肯輕許日人乎。或謂似此相左。實皆難乎。其爲大臣。莫若兩皇親面互談。庶幾早定和局。是說也。揆諸西例。尙非決不可行之事。惟須擇一適中地段而已。然逆料中日兩國必皆不肯出此。○日本增造一新艦。落成於橫濱附近之大船塢。統計日本大小兵艦共三十一艘。水雷艇廿六隻。尙有現正趕造之二等巡海艦一艘。水雷艇二隻。均約年內落成。其廣島附近之船廠中。又有趕造之三等巡海艦一艘。報信船一號。未知何日告成。另向英國阿姆士莊廠定造大艦二艘。皆重英噸一萬餘噸。約於明年告成。似此增製利器。不遺餘力。信足畏也。然北洋大小兵艦及水雷艇。亦共五十餘艘。其堅利亦不亞於日本。而竟一敗塗地。實屬奇不可解。欲歸咎於何人。沈思而不可得。惟聞日本無數。○美教士李君佳白。久居中國。舉充廣學會督辦。與李君提摩太齊名。去歲因事回國。

忽聞中日之衅，航海東來，幾爲日本所擒。既抵上海，時馳入都，指陳時政，名聞當道。日者軍機王大臣特延李君入軍機房商議要事，仰見恭邸及諸大臣集思廣益之至意。○美國駐華欽使田貝君前承總署之囑，竭盡心力，代擬策遣張邵兩大臣使日之國書，按照公法，無瑕可摘。王大臣殷殷謝致，非尋常口角春風之比。及至攜書東渡，日使忽曰：不如式一也，無題目二也，全編不足三也。美欽使大異之。豈中國重行刪改乎？且福世德大臣之束裝而來者，亦緣早接電音，知有合例之國書耳。今若此，殆不啻驅之也。字林報喟然嘆曰：中國今僅存一良友矣，必欲并此而失之，且仍視爲無足重輕之事，是誠何心哉！京師虛濶之氣，毫不悛改，故棄公法而執私例。一若在所當爲，如築室然必重立基址，而後可非徒修葺已也。○英俄二國於東方大局，未必強相阻闊。中國既許朝鮮爲自主之國，則他國皆可與聞。然今尙未知其作何定局，以英國而論，先已與中國立約，不許他國往占朝鮮，旁及互文一島。他國亦不許過問。日本雖強預朝鮮內政，然亦明言決不侵佔。俄國則又布告各國云：朝鮮一國，必應仍如舊制，不得妄改。故各國不致緣此而失和，似可預卜。日本又言我欲中國之能自疆爲之鄰者，庶可無恐。逆料後日，惟在日之善代爲謀耳。惟此次之衅，實開自日所望議和時，不致有掣動全局之事。則大

幸矣。○英美諸新報聞中國有願和之意皆甚欣悅。惟望日本存講信脩睦之心不加峻拒而已。不料張邵二星使東渡竟如袍笏登場。中國之繚而曲如往而復竟至於此。實我輩歐人所未喻。○士丹特報云此次講和之局能使中國化其驕傲之氣不再藐視他人則此戰誠不無小補也。○泰晤士報云中國似輕氣球今被人戳破忽然癟矣。其授劉峴莊制府（坤一）爲欽差大臣全軍皆歸節制深合機宜。蓋兵權貴專一而忌二三也。但爲時已晚又恐不甚有益爲中國計倘能早聘歐洲名將予以節制水陸軍務之全權吾知中國既有能戰之材料又有可戰之機宜或不至一敗塗地也。今事已至此大小官弁水陸士卒皆早存一思慮之心即使聘我西將恐亦無所用之矣。○又云中國當承平之際人不論文武官不論大小半皆徇私而忘公旅順威海既造砲臺其安置於臺上之砲竟有不堪一放者。其輕售砲械之人固儼然顯官也。只知七折八扣售者又因以爲利假如一砲也報銷千金經手者侵蝕二三百金售主則以價值五六百金之砲應命皆不問其爲可用否也。又若補署一缺委留一差先自較量肥瘠絕不計利國利民之事中國用若輩以使之治事不知若輩惟利是圖於公忠報國之道懵然也。日本則正與中國相反其國中黨類甚多種類亦不一戰禍既成猝如四肢百體之合而成纏

殼爲國亡身皆所不惜。迴溯維新之際，儘有自命爲老成持重者，顯與新事爲仇。今尙未澌滅殆盡也。旣與華戰，卽亦盡心護國。大將軍昔握主權，被削閒居，不無怨懟。乃今雖盈顚霜雪，亦復慨捐鉅金，以助軍餉。然則中東相較，奚啻天淵？日之勝中，蓋爲意料所及，非咄咄怪事也。華人無恥不忘，惟守其驕傲之嗤見。吁！其殆哉！○又云：北京閣部大臣聞旅順口失守之信，驚駭失措，卽浼各國強令罷戰，觀於中國願和之至。意料戰事將次告終矣。又觀華官所辦之事，爲歷來未有之奇。大抵心膽已碎，故措置僥幸，至身在行間者，極似西孩聚沙而成之房舍，其名固不異於魚鱗瓦屋也。而一孩舉足踢之，便已虛空粉碎。吾輩向所望於中國者，至此皆爽然若失。嗚呼！惜哉！其水陸各兵，皆不知戰陣爲何事。誠使早延西人爲之訓練，餉銀則毫不尅扣。兵器則悉屬精良。吾知必有能專心力戰者，今乃有兵之名，無兵之實。問以行陣之分合，而未練者不知也。問以槍砲之利鈍，而幾成徒手也。卽有亦不能用也。問以糧餉之多少，而幾盡枵腹也。卽發亦必扣成也。職此之故，彼可以爲兵之材料，無不心灰意懶。但冀有可搶劫財物之處，則惟肆其搶劫而已。爲之將者，驅令臨敵，幾如逼之至死刑之地。其誰肯用命乎？有不知而竟去者，然亦不過殺之云爾。於戰事庸有濟乎？至於戰敗之後，或竟被殺於敵，或則四散逃生。

無人照管。遂如流離載道之乞丐。其悍者。遂相率而爲盜。民間亦幾不聊生。豈不大可哀乎。中國又有空糜巨金之弊。即如烟台者。本無可扼之險。非築造砲臺之地也。即爲敵人所踞。亦無損於中國。豈值以成兆銀錢。堆於海角。乃數年前。忽有善於肥家之一職官。謂各處紛紛築台。他人皆已發財。此處亦應仿造。則我亦可發財矣。於是請於大憲。欣然開工。至於今。無論烟台。也。即威海衛防守之事。皆已無所用之。此又可長太息者也。若夫北洋海軍。於開戰之始。業已神出鬼沒。令人不測。忽而旅順口。忽而山海關。忽而大沽口。忽而威海衛。三出三入。其故何歟。總之不離於避敵者近。是旅順將失之際。丁提督固儼在海面也。今又至威海矣。野鴨驚雷。紛飛水國。曾是水師提督之威望。而若是乎。丁（汝昌）之在軍也。杳不知敵人之何往。亦不知敵艦之若干。或有語以貴艦堅大於日本者。既不肯與之一試。甚至 皇上有迅掃日軍之命。依然縮首不出。其時掌握兵權者。欲借助於西人。爰有歐洲北境之人。忽焉挺身而出。謂我實可以探信。可以領港。可以督率帥船。可以指揮雷艇。其餘軍中之事。無不優爲。其人年雖少。而膽則大。且又極聰明者也。惟必需訂一合同。又需予以每點鐘能行海程二十里之一鐵艦。然而其人仍不過在一點鐘祇行八九里之一艦。能行廿里之艦。中國固未之有也。掌握兵權者。不

過空許之也。且許易而行難，陰肆擠排者，又不知幾輩也。此人遂不能成一事，而況鴨綠江罷戰而歸，各艦之膽益小。有時遙見本國軍艦之烟，即已倉皇思遁，雖有西國之能人，其將安所用之哉？若論天津，則將中軍之元帥也，極知旅順一口關繫重大，何亦節節耽延，儼如不知者。及至事急，不吝重賞，募人往救，試問雖鞭之長，能及馬腹乎？既而警報疊至，一西人日擊守旅之文武官號令不一，散而無紀，奔告李中堂，中堂亟稱其不謬，旋又慨然曰：「舍我誰能行令者？」然我又不克離天津，奈何奈何？不數日遂失守，總之中國至今日，孱弱已至萬分，其砲如木雕成，其人如紙糊老虎，吾等西人無不代爲憐憫。若無他國相助，務俾去積習而煥新猷，吾不知其伊於胡底矣。○古拉非報云：假使今日曾惠敏公尚在人間，懲悔前作之先睡後醒，論未免失言也。中國如願行成，日本而非桀伯也者，宜不可太讓。然日本而爲聰明人也者，宜不可太不讓。查日本自開戰以至今日，全仿西法，一一照書行事，及至終篇，若使如童子之背書，記錯一字，則夏楚隨之矣。○倫敦日日新聞云：中國自失旅順，聞已亟盼議和，蓋旅順爲要害之地，陷於日本，華艦已失海權，且又不能別立大海軍，不但無可水戰，即京津亦無險可扼，危孰甚焉？至日本竟能成此大事，實出意料之外。日本學戰於歐人，一旦乘機猝起，照書行事，今有可

和之機亦宜無失。書意否則忍心狠戰恐無裨益我等惟望中國之迅速行成尤望日本之以
恃勝拒和爲戒也。○去歲某日沛而未而報云鵝綠江之敗旅順口之失中國海權大損北地
大危可知目下之大勢實惟海權爲至要至靈之樞紐今華艦雖避至威海而黃海已通於東
瀛無論日兵欲由何處登岸悉聽其便且華船卽尙完整吾料日本欲全吞北洋海軍亦非難
事海軍旣沒竟可直入京津或謂旅順旣失中國其將與日本議和歟然此事須中國自知不
能再戰則可否則惟有依然三戰三北而已。○東京某報云自中日開戰以至明治二十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劫得華軍各物共值日銀七百三十一萬二千圓內計大砲在牙山劫得八
尊平壤四十八尊九連城七十八尊鳳凰城五尊金州及大連灣一百二十九尊旅順口三百
五十枝九連城四千三百九十五枝金州及大連灣六百二十二枝平壤一千一百六十
枝九連城四千三百九十四枝砲彈在平壤劫得八百四十顆旅順口一千八十枝金家窩
子五十枝共七千三百九十四枝在平壤劫得五百六十六枝旅順口九萬六千三百七顆
金州及大連灣二百四十六萬八千二百顆九連城三萬六千三百七十四顆共二百六十萬
一千七百二十一顆槍子在平壤劫得五十六萬粒九連城四千三百萬六百六十粒金州三

平三百八十一萬四千粒。旅順口八萬四千一百二十五粒共七千七百四十五萬八千七百八十五粒米穀在牙山劫得日量二萬谷古每一谷古合華權二百廿五斤。平壤四千六百谷古九連城四千十五谷古鳳凰城五千五百三十七谷古金州及大連灣二千六百五谷古旅順無米大奇共三萬六千一百五十七谷古馬在平壤劫得二百五十四金州八十五匹旅順三十三匹共三百六十八匹金銀銅錢在平壤劫得金二十五貫目三百五十刃銀一百十三貫目九百十刃零物四貫目六百刃高麗錢二萬八千二百四十千文日本鈔票五千九百九十五圓按東語一貫目合華權一百兩一刃卽一錢九連城鳳凰城制錢二萬一千九千千文金州及大連灣銀錢六十圓共合日本銀錢約一百萬圓行帳在平壤劫得一千八百頂九連城四百一頂旅順口一百二十一頂共二千三百二十二頂旗在牙山劫得三十三面平壤三百面金州及牛島一百四十四面共四百七十七面船在花園口劫得民船十五艘大連灣劫得容三十噸之小輪船一艘旅順口劫得小輪船一艘帆船二艘雲程海鏡兵船二艘在豐島劫得操江兵船一艘此外尚有鼓劍刀槍號筒車輛工作具鋸鍋地雷水雷火藥傘快靴衣服電線不計其數噫中國竭數十年之精力萃二十一省之菁華始得壯其軍容備茲利器乃

一旦鄰邦發啓，竟致不能抵禦，悉數委之敵人，藉寇兵而齎盜糧，能不痛恨於敗軍之懦將哉。譯畢，爲之呼天痛哭。○中東生變以來，中國兵船之被燬被劫及中砲而沈者，前後共有九艘，而威海劉公島之役，尙不與焉。嗟乎！勇將無勇，謀臣少謀，悞國殃民，莫此爲甚。有心人能不痛哭流涕哉？計北洋所屬操江木質砲船，容九百五十噸，被劫，廣東所屬廣乙鐵甲船，容一千噸，被焚；北洋所屬經遠帶甲船，容二千九百噸，被擊沈；北洋所屬致遠鋼甲船，容二千三百噸，被擊沉；北洋所屬超勇鋼甲船，容一千三百五十噸，被擊沉；北洋所屬揚威鋼甲船，容一千三百五十噸，被焚；廣東所屬廣甲鐵甲船，容一千二百九十六噸，被焚；廣東所屬海鏡木質兵輪船，容一千四百五十噸，被劫；北洋所屬木質兵輪船，容七百五十噸，被劫，今定遠來遠威遠又燬，餘亦一律投降。北洋海面數千里，幾不復有帆影輪聲，嗟乎！嗟乎！此豈可徒以一死謝天下乎。○牙山之戰，華軍盡節約二百人，傷約三百人，日兵死三十五，傷六十，平壤各戰，華軍盡節約二千人，傷約三千人，日兵死一百八十一，金州各戰，華軍盡節約四百人，傷二十人，日兵死二十，傷五千人，日兵死三十三，傷一百十一，旅順各戰，華軍盡節約一千五百人，傷約三千人，日兵死四十，傷二百七十，豐島沖之戰，華

軍盡節者約一千二百人。傷者不知細數。日兵傷三。鴨綠江之戰。華軍盡節約六百人。傷約三百人。日兵死八十傷一百八十六。草河口之戰。華軍盡節二十人。傷約一百人。日兵死十一傷四十一。金家窩子之戰。華軍盡節約一百人。傷約三百人。日兵死五傷二十五。海城之戰。華軍盡節四十人。傷約一百人。日兵死五傷六。瓦崗寨之戰。華軍盡節約一百人。傷約五百人。日兵死十二傷三百五十七。都計自光緒二十年五月初九日。日本大島混成旅團由仁川上岸。占踞高麗。以迄是年撲犯旅順。共大戰七十次。華軍之奮不顧身。沙疆効命者。約共六千六百六十人。誅斬日兵四百十三人。華軍之裹創血戰者。約共九千六百人。擊傷日兵一千七百十二人。此外尚有華兵一千一百六十四人被擄。今文登寧海榮城。又以次淪陷。威海劉公島扼要之處。更先後失守迎降。青燐碧血。匝地迷天。執筆者既不及書。亦不忍書。惟有北望燕齊。爲之痛哭流涕。長太息而已矣。二十二日。宋保帥攻海城。不克。敵日逼近。遂退紮田莊台。劉峴帥率雄師已抵牛莊。

明罰勅法

上諭。吏部兵部會奏。遵議處分一摺。山東巡撫李秉衡著照部議降一級留任。不准抵銷。提

督孫萬林總兵李樞均著照部議卽行革職准其留營効力以觀後効。(廿一年正月二十日)上諭福裕奏假期已滿病難速痊請開缺回旅調理一摺奉天現係軍務省分該府尹行抵中途屢次藉病奏請開缺顯係意存規避奉天府尹福裕著卽勒令休致。(二十日)上諭德馨奏特參縱勇沿途滋擾之守備請交部議處一摺廣東候補守備宋鵬飛經李瀚章派令前往皖江招勇赴粵路過江西贛縣及南康大庾等縣縱令勇丁沿途從船殿人強搶號馬種種騷擾該守備並有捏搶訛索情事似此縱勇肆擾貪婪暴橫殊屬大干軍紀宋鵬飛著先行革職由李瀚章派員押解江西交德馨嚴行審訊按律徵辦以儆效尤。(同日)上諭前經降者將失事各員拿交刑部治罪並迭次飭催速解除業經拿解到部及准令留營効力各員外現尙有趙懷業衛汝成黃仕林三人未經拿解到案該革員等均屬獲咎甚重豈容日久潛匿卽著直隸總督安徽江西各巡撫一體嚴拿務獲速卽派員押解來京毋任逗遛並著福潤德馨將趙懷業等三犯家產先行查抄。(二十日)上諭刑部奏遵旨研訊革員葉志超龔照瑛按照律例分別定擬罪名請旨逕行一摺已革直隸提督葉志超已革道員龔照瑛均著照該部所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二十日)

上諭前因在廷諸臣交章參劾葉志超軍在誠觀等處接仗所報獲勝情形均係虛捏請將保案撤銷當諭令宋慶確查具奏茲據宋慶奏稱該軍所報行抵韓城之西北金化遇倭戰斬一節查無實據其在誠觀一戰提督董士成督隊戰斬身先士卒提督江自康總兵譚清遠副將馮義和參將許兆貴游擊魏家訓孫禮達董鵬程都司徐照德守備王臣均係接仗出力著仍照原保給獎候選道吳學濂總兵葉玉標游擊毛殿殿未曾臨敵所保均屬徇情著即將保案撤銷都司戴長榮守備鮑俊卿僅資策應知府張雲錦知縣劉長英金慶慈范汝康同知史雲龍縣丞任家祐僅係充當文案等差並無戰功足錄所得獎敍著先行撤銷俟軍務肅清另行核辦以昭核實而免冒濫(正月貳拾貳日)李傳相鴻章拜受議和全權大臣

附正月電音擇要

十五日電云總署王大臣現與各國欽使商議派往日本大臣之全權○二十一日電云李中堂前得處分盡已開復朝命派爲出使日本議和全權大臣○又電云十八日北洋海軍降敵丁汝昌劉步蟾皆仰藥死越日張姓某姓二員亦死統領綏輩軍戴孝侯觀察(宗憲)先於威海亡時從容引決惜哉○二十二日電云今日東兵全收中國降艦凡中西官弁士卒

悉縱之。惟美人好衡，前俘於日，誓不助華。今仍在華艦，施放炸藥，故羈留候鞫。

二月初四日敵第一軍之中軍自海城挺犯遼陽牛莊，其右軍向摩天嶺進，左軍暫踞蓋平。先以第五隊進逼大夫墩，我軍退舍其中，軍遂至遼陽，竄軍門率兵士一萬五千名戰之。我別軍三千名乘虛襲海城，不克。敵中軍銳進至太祖，幾遇我大軍，大雪遂止。後直逼遼陽，唐沅圍軍門，
(仁廉)長留守順禦之。兩軍血戰，遼陽幸無恙。

初七日，兩軍戰於牛莊前。吳帥(大連)甫聞砲聲，坌息狂奔，動宋保帥(慶)之軍思遁。宋帥大怒，令斬退者。吳部衆潛傷宋帥坐騎，墮馬而傷，敵入牛莊。宋帥退守神沙帶。吳帥安營在左。

牛莊之失，全壞於吳清帥一人。當中日，兩軍接戰時，清帥於軍前特樹一旗，大書降者免死。不意部衆一聞砲響，坌息狂奔，并奉勸宋祝帥之軍紛紛思遁。祝帥大怒，傳令退者必斬，更不意其部衆潛傷祝帥，墮馬而傷腰脅，衆遂昇之而退。十三日，兩軍鏖戰於田莊台。我軍向西北退，田莊台失。十九日，敵過遼河，前進，保帥退之。二十二日，敵馬隊四百名至天橋場，劉峴帥傳令迎勦。

恩威並用

上諭李秉衡奏參文武各員請旨懲儆等語。山東平度州知州茅思綬於應付兵差車輛藉

端奇派迨聞信激任並將嚴防置之不理亦不支應兵差臺莊營參將陳佑和短缺防兵額數尅扣口糧均著卽行革職經健右營管帶官俞憚趙正元經該撫派赴登州防營臨期請假藉詞推諉著以都司降補以示懲儆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花朝)上諭前因吳大澂身爲統帥徒託空言疏於調度業經交部議處著卽撤去幫辦軍務來京聽候部議(貳拾壹日)上諭兵部奏遵議帶兵大員處分一摺宋慶統軍剿寇屢經失利嗣同紮田莊臺又未能力扼狂氛以至營口被襲田莊臺亦不獲守部議降二級調用實屬咎有應得姑念該提督甫至田莊臺未暇穩紮遽行接仗所部將士尙能殺敵致果因衆寡不敵致有挫失吳大澂身爲統帥徒託空言疏於調度初次接仗輒卽敗退本應照部議降三級調用惟念其前在湖南巡撫任內蔬請從戎勇於救難迨奉命出關立卽起行尙屬勇往此次牛莊失挫將士尙有能力戰情亦可原宋慶吳大澂均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以示朝廷權衡賞罰一秉大公該部知道上諭吳大澂著卽回湖南巡撫本任毋庸來京上諭張之洞奏請將約束不嚴之管帶官懲辦等語廣東陸路提標守備張武管帶粵勇駐防鎮江西門外所部勇丁離營滋事不服彈壓該守備約束不嚴實難辭咎張武著卽行革職以示懲儆滋事勇丁著嚴飭統帶官副將李先義訊明按照軍律懲辦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中日戰輯卷之六

傳相議和

東莞王炳耀燈初輯

李傳相奉旨出使議和。

附二月電旨擇要

初一京電云。昨日軍機大臣會商日。皇上命電飭各省三品以上大員。直陳主和主戰之意。并許由電馳奏。以免稽延。嗣後卽著爲例。又云。李中堂入都後。皇上召見兩次。皆於軍機處。皇太后皇上又同召見數次。特命行內廷燕見禮。不必拘泥拜跪之節。其宮監女侍人等。悉屏於外。故奏對之語。外人無知之者。遙見中堂慷慨激昂。皇太后皇上皆容勸相顧而已。○初二京電云。各省三品以上大員。奉到電諭。垂詢和戰機宜。本日已有五總督。七巡撫。六布政使。三按察使。遵旨電奏。(按湘省人不諳世務。竟敢抗拒奉旨。接之急躁。今有此繁瑣大事。獨不與開宣。其甘居化外乎。凡有與新政爲仇者。此後請以湘人爲鑒。不與開宣。其甘居化外乎。凡有與新政爲仇者。此後請以湘人爲鑒。)其中三分之二有奇。皆主於和。惟

之苦戰云云。此外又有將軍都統提督等數大員亦已電復。惟未知其作何譯耳。○初三京電云。恭邸精力雖遜。然常至督辦軍務處。指示機宜。不辭勞瘁。慶邸則稱疾乞假。不甚理事。惟皇上甚倚重之。傳聞皇上與慶邸一德一心。皇太后與恭邸李中堂亦同德同心。至翁李兩尚書(同和
鴻臚)之識見。亦復和而不同。又云。李中堂已蒙召見三次。皇上倚畀如左右手。特命爲出使日本議和全權大臣。○初六東洋電云。日主已表明甚願款接李中堂之意。惟中國若用巧妙言語。似係日本求和於中國也者。中心殊不願。既接駐華美使西文之電。甚屬合宜。惟傳譯漢文。略有歧異。蓋將爲載入國史計也。於是定議。俟李中堂行抵馬關。先請宣示國書。然後迎至廣島。訂議和局。更聲明曰。李中堂所奉全權必兼割地一說。庶免徒往返。○初九京電云。昨日傅相第五次入覲。皇后均御寶座。軍機王大臣皆在列。皆力主和議。乃某大臣尙欲沮撓。恭親王袖出奏咨各件示之。并剗切言之曰。吾之所以不克遽與者。非李某之咎也。李某之意。具見於此數紙中。而有人再四阻之。故其咎實在吾輩。目前之挫失。亦惟吾輩之罪。某大臣始不敢言。京電云。朝廷專倚傅相。予以切責。勅書鈐有玉璽。重以御筆。信足爲全權大臣之證。○又云。前日傅相入覲。皇太后於國政之利弊。一一直陳。無有隱諱。某侍御奏稱。今舉勢當危急之秋。言者動責李鴻章。豈知我之

所以致敗者不在天津而在京師乎。李鴻章爲北門鎖鑰，思深慮遠，期一切加以警頓。承平之日，不思武備，封章具在，可覆按也。乃總署及戶部遵旨議覆之際，動輒駁斥。戶部尚書翁同龢且哂之曰：蕞爾日本何足介意？時則朝鮮尚未起衅，朝臣之關於事理者，亦或左袒翁同龢，及高陞被擊。李鴻章又亟請於朝，欲撥鉅金，速往外洋，購取額外之軍械，又欲購南美洲之鐵甲船一大隊。翁同龢又不許，且曰：日本豈真敢犯於上國哉？北洋之所豫備已足，破日本之膽，逆料其必不渡海遠來。然其所謂已足者，翁同龢殆忘歷年駁斥之案也。抑豈能保日本之不來？萬一覓來，又不能保中國之必勝？至於萬一有不測之險，翁同龢全未想到。今乃共責李鴻章，臣竊冤之疏上，以劾及上書房總師傅奉旨留中，今中堂入京，備承殊眷，人皆服某侍郎之先見。○京電云：李中堂將回天津，皇太后特賜親王穿用之翠雲裘一襲，隆恩異數，微傅相何以克當？又云：傅相退朝之暇，徧拜各國欽使及赫蘭賓方伯璽，在英美兩使館晤談最久，且彼此往來不止一次。○英電云：外間傳聞，中國欲請德俄二國干預中日議和之事，藉阻日本割地之妄想。敬聞皇上深契傅相謀國之忠，往日諸讖言本屬無間，可入。今更涣然冰釋，且環顧朝臣，無如傅相之足恃者，既授爲全權大臣，持節赴東，訂定和局，并將委以總理善後事宜之全權。皇上又面諭廷臣，躬自引咎，凡

傅相平日有備無患之策。每未能一一聽從。卽泰西各國種種興盛之機。亦悔未克一一察驗。主聖臣賢。我國家有道之長基此矣。○傅相實定於十八往東禮裕生義兩輪船在津伺候。○廿三日東電云。今晨李中堂至馬崎即下關日本外務省員登舟敬迓。中堂遣長公子伯行觀察經方及福世德大臣先行登岸。答拜伊藤陸奧兩全權大臣。○廿四日黎明。傅相舟抵六連島。日官卽派太湖丸輪船名出迎。又備人力車五十輛。上插淡黃小旗。排列江干。豫備從者乘坐。既而公義禮裕兩輪船鼓浪而至。桅頭高插黃龍旗及德國旗。日本外務書記官井上氏。外務屬員大杉青山二氏。乘小野田丸爲第二奉迎使。傅相改乘小輪船登陸。警部長後藤山口縣二氏。左右護衛。中國伍秩庸馬眉叔羅稷臣三觀察。傅相長公子伯行觀察。及美國福世德國務卿與各隨員等。均相隨入行轅。日官欲設供張。傅相辭焉。乃專派精細醫員代驗行轅中所購諸食品。以免匪人暗算。○中日全權大臣以西門含章爲會議公所。廿四下午相見。互閱國書與全權合卽議和局。廿五早中堂遷入日官代備行轅。下午又議。和局已在廣島開議。以兩國暫息干戈爲第一義。日本待李中堂甚有睦誼。逆料不致決裂。○廿五未刻。傅相與伊藤伯會議和局。伊藤令內閣書記官井上氏操英語。書記生祭良氏操華語。傅相令參贊伍觀察操英語。互相問答。申正一刻各散。不

知所議云何。惟聞是夕，傅相兩次發電至京師。○全權大臣應享種種權利，如公私函牘，外人均不得稽歷拆視，暗碼電報往來，均不得攔阻之類，皆是傅相徂東後，日人恪遵公法，不若張邵二公之敢於藐視也。○傅相之將蒞馬關也，日本內閣大臣伊藤博文頒令四條：一曰不論何等人，有何等事，悉不許入會議處，派警察官禁止；二曰各報各書籍，皆由警察官檢查允准，方可印刷；三曰除官廳許可以外，諸人不准攜帶一切凶器；四曰各客寓旅人出入，須由官稽查旅券。○和議未開之先，日廷續派第四軍至華，以小松宮大勳位彰仁親王將之，所有在陸之水陸各軍，均受節制。該王定於三月八日（即西曆二月二十一日）就道，檄調參謀長川上氏、海軍少將山本氏、海軍少佐伊集院氏、野戰衛生長石黑氏、野戰監督長野田氏、陸軍少佐渡邊氏隨行。

兩國全權大臣第一次問答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廿四日午後二點半鐘，帶同參議李經方及參贊官三人乘輪登岸，赴會議公所，與伊藤陸奧及書記等官六人坐定，寒暄畢。○伊云：中堂此來，一路順風否？○李云：一路風順，惟在成山停泊一日，承兩位在岸上預備公館謝謝。○伊云：此間地僻，並無與頭等欽差相宜之館舍，甚為抱歉。○李云：豈敢。○伊云：本日應辦第一要事，係互換全權文憑，當由參議恭

奉勅書呈中堂，面遞伊藤，伊藤亦以日皇敕書奉交中堂。○伊令書記官閱誦英文與前電之底稿相較。○陸令書記官將敕書與前電華文之底稿相較。○李令東文繙譯與羅道比較日皇敕書並所附繙譯英文底稿畢。○陸云日皇敕書是否妥協。○李云甚妥我國敕書是否妥協。○伊云此次敕書甚妥。○李復令羅道宣誦擬請停戰英文節略誦畢將節路面交伊藤伊藤略思片刻答以此事明日作覆旋問兩國敕書應否彼此存留。○李云可以照辦。○伊云頃閱敕書甚屬妥善情無御筆簽名耳。○李云此係各國俗尚不同蓋用御寶卽與御筆簽名無異。○伊云此次姑不深求惟貴國大皇帝旣與外國國主通好何不悉照各國通例辦理。○李云我國向來無此辦法且臣下未便相強。○伊云貴國未派中堂之先固願修好然前派張邵二大人來此似未誠心修好中堂位尊責重此次奉派爲頭等全權大臣實出至誠但望貴國旣和之後所有此事前後實在情節必須明白。○李云我國若非誠心修好必不派我我無誠心講和亦不來此。○伊云中堂奉派之事責成甚大兩國停戰重修睦誼所繫匪輕中堂閱歷已久更事甚多所議之事甚望有成將來彼此訂立永好和約必能有裨兩國。○李云亞細亞洲我中東兩國最爲鄰近且係同文詎可尋仇今暫時相爭總以永好爲事如尋仇不已則有害於華者未必於東有益也試觀

歐洲各國練兵雖強不輕起釁。我中東既在同洲亦當效法歐洲。如我兩國使臣彼此深知此意。應力維亞洲大局永結和好。庶我亞洲黃種之民不爲歐洲白種之民所侵蝕也。○伊云中堂之論甚愜我心。十年前我在津時已與中堂談及。何至今一無變更。本大臣深爲抱歉。○李云。維時聞貴大臣談論及此。不勝佩服。且深佩貴大臣力爲變革。俗尚以至於此。我國之事固於習俗未能如願以償。當時貴大臣相勸云。中國地廣人衆。變革諸政。應由漸而來。今轉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爲抱歉。自慚心有餘力不足而已。貴國兵將悉照西法訓練甚精。各項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進京與士大夫相論。亦有深知我國必宜改變方自立者。○伊云。大道無親。惟德是親。貴國如願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貴國。如願以償。蓋天之待下民。無所偏倚。要在各國自爲耳。○李云。貴國經貴大臣如此盤頓。十分羨慕。○伊云。請問中堂。何日移住岸上。便於議事。○李云。承備館舍。擬自明午前登岸。○陸云。明日午後兩點鐘便否再議。○李云。兩點半鐘即來。○伊云。我與貴大臣交好已久。二位有話儘可彼此實告。不必客氣。此次責成更重。○李云。貴大臣辦事有效。整理一切。足徵力大心細。○伊云。此係本國大皇帝治功。本大臣何力之有。○李云。貴國大皇帝固然聖明。貴大臣贊助之功爲多。○李云。兩位同居否。○伊云。分居。○李云。何日來此。○

伊云陸外署三日前到此。本大臣昨日方至。平時往來於廣島東京之間。乘火車有三十餘點鐘之久。辦理調兵、理財、外交諸務。實屬應接不暇。○李云貴國大皇帝行在廣島幾個月。○伊云已七月矣。○李云宵旰勤勞。不勝欽仰。○伊云誠哉萬幾無暇。凡一切軍務國事以及日行諭旨。皆出自親裁。○李云此處與各處通電否。○伊云與各處皆通。○李云本大臣有電回國。○伊云前張大人等來。本大臣未曾允電。此處自應遵命飭電局照發。○當時未曾開議故耳。卽彼此相問年歲。○伊云五十五。○陸云五十二。○李云我今年七十三矣。不料又與貴大臣相遇於此。見貴大臣年富力強。辦事從容。頗有消閒自在之樂。○伊云日本之民不及華民易治。且有議院居間。辦事甚爲棘手。○李云貴國之議院與中國之都察院等耳。○伊云十年前曾勸撤去都察院。而中堂答以都察院制起自漢時。由來已久。未易裁去。○伊云都察院多不明事務者。使在位雖於辦事。貴國必須將明於西學。年富力强者委以重任。拘於成法者一概撤去。方有轉機。○李云現在中國上下亦有明白時務之人。省分太多。各分畛域。有似貴國封建之時。互相掣肘。事權不一。○伊云外省雖互相牽制。都中之總理衙門當如我國陸奧大臣一人專主。○李云總理衙門堂官雖多。原係爲首一人作主。○伊云現係何人爲首。○李云恭親王。榎本與大島兩位。現辦何事。

○伊云。榎本現任農商部大鳥現爲樞密院顧問官請問袁世凱何在。○李云。現回河南鄉里。○陸云。是否尚在營務處。○李云。小差使無足重輕。○李云。全權文憑既已妥善。互換所有應議條款。即開示以便互議。○伊云。當照辦。○當時即訂明日午後兩點半鐘會議。並訂明日午前十點鐘移住岸上館舍。遂散。

兩國全權大臣第二次問答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廿五日午後二點半鐘。仍在原所與伊接陸奧會議。○李云。承備館舍甚佳。有賓至如歸之樂。謝甚。○陸云。前備行廚相待。中堂辭却。只得遵命。○伊云。中堂昨交停戰節略。現已備覆。○即將英文朗誦。另備華文參議。開後轉呈。○陸云。英文字句較爲明晰。○難道將英文譯誦一遍。○李云。現在日軍並未至大沽、天津、山海關等處。何以所擬停戰條款內竟欲佔踞。○伊云。凡議停戰。兩國應均佔利益。華軍以停戰爲有益。故我軍應踞此三處爲質。○李云。三處華兵甚多。日軍往據。彼將何往。○伊云。往往何處。兩軍惟須先定相距之界。○李云。兩軍相近。易生釁端。天津衙門甚多。官又將何爲。○伊云。此係停戰約內之細目。不便先議。試問所開各款。可照辦否。○李云。雖爲細目。亦須問明。且所關甚重要。話不可不先說。○伊云。請中堂仔細推

敵再行作復。○李云。天津係通商口岸。日本亦將管轄否。○伊云。可暫歸日本管理。○李云。日兵到津。將住何處。○伊云。俟華兵退出。卽住華兵營盤。如不敷住。添蓋兵房。○李云。如此豈非久踞乎。○伊云。視停戰之久暫而定。○李云。停戰之期誰定。○伊云。兩國互商。但不能過久。○李云。踞所不久。三處何必讓出。且三處皆係險要之地。若停戰期滿。議和不成。則日軍先已踞此。豈非反客爲主。○伊云。停戰期滿。和議已成。當卽退出。○李云。中日係兄弟之邦。所開停戰條款。未免凌逼太甚。除所開各款外。尙有別樣辦法否。○伊云。別樣辦法。現未想及。當此兩國相爭。日軍備攻各處。今若遽爾停戰。實於日本兵力有礙。故議及停戰。必須有險要爲質。方不吃虧。總之停戰公例。分別兩種。一則各處一律停戰。一則惟議數處停戰。中堂所擬。乃一律停戰也。○李云。可否先議那幾處停戰。○伊云。可指明幾處否。○李云。前承貴國請余來此議和。我之來此。實係誠心講和。我國家亦同此心。乃前議停戰。貴國先要踞有三處險要之地。我爲直隸總督。三處皆係直隸所轄。如此於我臉面有關。試問伊藤大人。設身處地。將何以爲情。○伊云。中堂來此。兩國尚未息兵。中堂爲貴國計。故議停戰。我爲本國計。停戰只有如此辦法。○李云。務請再想一辦法。以見貴國真心願和。○伊云。我實在別無辦法。兩國相爭。各爲其主。國事與交情。兩不相涉。停戰係在用

兵之時應照停戰公例。○李云：議和則不必用兵，故停戰爲議和第一要義。如兩國尙相戰爭，議和似非誠心。○伊云：若論停戰，應有所議之款，如不能允，不妨擱起。○李云：現如不議停戰，議和條款可出示否？○伊云：中堂之意是否欲將停戰節略撤回，再講和款？○李云：昨日初次會議，已說明向來說話不作虛假，所議停戰之款實難照辦。○伊云：中堂先議停戰，故擬此覆款，如不停戰，何妨先議和款？○李云：我兩人忠心爲國，亦須籌顧大局。中國素未準備與外國交爭，所招新兵，未經訓練。今既到如此地步，中日係切近鄰邦，豈能長此相爭？久後必須和好，但欲和好，須爲中國預留體面地步，否則我國上下傷心，卽和亦難持久。如天津、山海關係北京門戶，請貴國之兵不必往攻，否則京師震動，我國難堪。本大臣亦難以爲情。且此次爭端實爲朝鮮起見，今華兵業已退至奉天，貴國之兵惟尙未到直隸耳。如貴國之兵不卽往攻天津、山海關、直隸地面，則可不必議及停戰專議和款。○伊云：局面竟至於此，非余之過也。戰端一開，伊於胡底，詎能逆料。此次交戰之始，本大臣無時不願議和，而貴國向無議和之誠心。自今以往，局面又將大變，所以議及停戰，必須以大沽、天津、山海關爲質。○李云：以此三處爲質，日本不必實踞，但立作質名目之條款何如？○伊云：設停戰之限已滿，而和局未定，所指三處，又將與日軍開鑿矣。○參議云：不必

停戰。但議和之時定一限期不往攻三處可否照辦。○伊云如此辦法與交戰無異和局未定彼此相攻終當相拒。○李云可否請先示議和條款。○伊云然則停戰之議如何。○李云停戰暫行擱起。○伊云停戰一節未曾定結恐議和時又復重提。○李云頃聞貴大臣議及停戰有兩種辦法一為一律停戰一為指地停戰今不攻天津山海關等處即為指地停戰之法。○伊云中堂停戰節略係指一律停戰本國之兵散處篤遠實難一律停戰而所指數處停戰本大臣細思無法可保且指地停戰係於戰場上會議而言此處距交戰之處甚遠所以不必議及指地停戰。○李云卽請貴大臣出示和款。○伊云此事業已說過宜先將停戰之議擱起。○李云停戰之款未免過甚萬做不到但既請我來必有議和條款。○伊云議和之款業經辦好。○李云卽請示見。○伊云現在停戰之議不提及否。○李云停戰之款既難應允且無別種辦法姑講和款。○伊云中堂所交停戰節略是否撤回抑或擬復聲明不能應允。○李云照此辦法之後又將何為。○伊云或再行議和。○李云如此語氣尙未定準貴大人不云和款已備乎。○伊云但看中堂復文如何。○李云本大臣擬復文云停戰之款萬難應允姑且擱起卽請會議和款云云是否如此辦法。○伊云中堂初見停戰之款云應先仔細推敲以後再復頃則遽云萬難應允還請中堂再想為是。

李云遲數日再復。○伊云幾日。○李云一禮拜後。○伊云太久。○李云假如復以不能做到以後是否卽商和款。○伊云應請中堂將所呈停戰之款仔細商量或節略抽回不提然後再商量和款。惟本大臣不願貴大臣已將停戰之議擱起於議和時又復提及。○李云和款一定戰卽不議自停。○伊云貴大臣究竟幾日答復。○李云四日後答復。○伊云三日須復愈速愈妙。○李云和議條款不應如停戰條款之太甚。○伊云我想並不甚。○李云只恐過甚難以商辦。○伊云此正兩國所以派使臣會商也下次會議日期可否先定。○李云且待細想復文辦妥或面交或差送。○伊云聽便。○李云復辦文好卽遣人定期相會。○伊問陸奧答應如此辦理。○李云惟願貴大臣力顧大局所擬和款務須體諒本大臣力所能辦則幸矣。○伊云本大臣亦願力顧大局有裨兩國但不知貴國以爲何如。○中堂乃離席各散。

兩國全權大臣第三次問答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三點鐘與伊藤陸奧第三次在原處會議寒暄畢。○李云前次會議停戰要款節略茲已作覆。○即誦英文由中堂將華英文二分親送伊藤。○伊閱英文陸閱華文數遍卽指後半篇交其書記譯出東文陸與閱譯又與伊藤對換華英文詳校復與

伊東書記以東語相商甚久似未能遽決之狀於是伊乃云停戰之議中堂是否擋起不提○李云暫且擋起我來時專爲議和起見○伊復將英文反復細看伊東乃以東語解之伊復取烟捲延時細想乃云中堂未動身之先自己與貴國深明辰下戰局情形誠心講和重修舊好○李云我年已邁從未出外今本國目睹時艱且知我與貴大臣有舊故特派來此足徵我國誠心議和我不能辭○伊云所議之事一經議定必須實力踐行查貴國與外國交涉以來所允者或未照行我國以此事所關重大派我來辦凡已應允者必能見諸施行惟望貴國亦然○李云貴大臣所言想係道光季年我國與外國初交之時咸同以後所定一切約章皆經批准施行卽十數年前與俄國所辦伊犁之約稍有齟齬隨後卽派使妥結矣○伊云額爾金之約固未批准我兩國既派頭等大臣會商定議若不施行有傷國體而戰端必致復起且所以議和者不獨爲息戰且爲重掃舊好耳我忝爲敝國總理內閣大臣凡所議定必能實踐亦望中堂實能施行議定之事爲幸○李云我忝派欽差頭等大臣此次進京召見數次實因此事重大奉有明白訓條前屢與貴大臣言及日後和款必須體諒本大臣力所能爲果可行者當卽應允其難行者必須緩商斷非三數日所可定議請貴大臣卽將和款出示○伊云請俟明日交閱○李云明日何時○伊云

請中堂擇定。○李云。十點鐘可否。○伊問陸奧。首肯。○李云。所示和款。若與他國有關涉者。請貴大臣慎酌。○伊云。何意。○李云。如所示和款。或有牽涉他國權利。必多未便。我兩國相交有素。故預爲提及。○伊云。此次議中東兩國之事。他國皆在局外。未便攬越。○李云。去年曾請英國從中國調處。貴國不以爲然。自無須他人調處。我兩人商議之事。如不能成。恐無人能成矣。○伊云。萬一不成。則貴國大皇帝可以親裁。歐洲各國議和。皆由國主親議。○伊云。中國則不然。卽恭親王總理譯署多年。亦未親議條約。兩國暫行相爭。終久必和。不如及早議定爲妥。去歲戰端伊始。本大臣卽苦口勸和。今已遲矣。○伊云。戰非幸事。亦有時不免。○李云。能免不更妙乎。前美國總統格蘭德遊歷過津。與本大臣相好。云當我國南北交爭。傷亡實多。後居總統總不輕起爭端。後時以此奉勸同志。中堂勦滅髮捻。卓著戰功。我勸中堂。亦不可輕言戰事。本大臣嘗奉此語爲圭臬。此次起釁。貴大臣豈不知非我本意。○伊云。兵凶事也。傷人實多。有時兩國時勢交逼。不得已而用之。○李云。戰非仁人所爲。况今日器械銳利。殺戮更衆。我年邁矣。不忍見此。貴大臣年歲富強。尙有雄心。○伊云。此次爭戰之始。議和甚易。○李云。當時我亦願息爭。乃事多拂逆。時會使然。○伊云。其時所求於貴國之條款。無甚關係。未蒙應允。大爲可惜。初戰之始。我兩國鬪如兩人。走路相

距數里耳。今則相距數百邁。回首難矣。○李云。終須回頭。貴大臣總理國事何難之有。○伊云。相距數百邁。回走又須數百邁矣。○李云。少走幾邁不亦可乎。縱令再走數千里。豈能將我國人民滅盡乎。○伊云。我國萬無此心。所謂戰者。乃兩國將一切戰具如兵船、砲壘、器械等彼此攻滅。以相弱耳。與兩國人民毫無關涉。○李云。現國家已順和矣。自可不戰。○伊云。我兵現駐金州等處。見所有華民較朝鮮之民易聽調度。且做工勤苦。中國百姓誠易治也。○李云。朝鮮之民向來懶惰。○伊云。朝民招爲長夫。皆不願往我國之兵。現往攻台灣。不知台灣之民如何。○李云。台灣係潮州漳泉客民遷往。最爲强悍。○伊云。台灣尚有生番。○李云。生番居十之六。餘皆客民。貴大臣提及台灣。其遂有往踞之心。不願停戰者。因此英國將不甘心。前所言恐捐他國權利。正指此耳。○李云。不守則又如何。○伊云。有捐於華者。未必有捐於英也。○李云。將與英之香港爲鄰。○伊云。兩國相敵。無捐他國。○李云。聞英國有不願他人盤踞台灣之意。○伊云。貴國如將台灣送與別國。別國必將笑納也。○李云。台灣已立一行省。不能送給他國。二十年前。貴國大臣大久保。以台灣生番殺害日商。動兵後。赴都議和。過津相晤。云我兩國比鄰。此事如兩孩相鬭。轉瞬即和。且相好更甚於前。彼時兩國幾乎戰爭。我力主和局。倡議云。生番殺害日商。與我無涉。切不可因之。

起鑿。○伊云我總理庶政實甚煩冗。○李云我來相擾有誤貴大臣公務但此事商辦恐需時日。○伊云我國一切事務由皇帝簽名後本大臣亦須簽名爲證至一切未經呈奏之件本大臣亦應過目我今來此日行公事另有大臣代理惟大事尚須自辦。○李云如是貴大臣在此可久居相商矣。○伊云各部辦事仍在東京惟公文辦成即寄廣島本大臣因此事所關至重故一切國務暫由他人代辦此地實未便久居。○伊云且待貴大臣所議和款如何倘易於遵行和議即可速成否則仍須細商需時必多惟望恕罪。○伊云和款一事兩國人民盼望甚殷愈速愈妙萬不能如平時議事延宕且兩軍對壘多一日則多傷生命矣。○李云聞貴國皇帝將往西京。○伊云尙未定廣島天氣不甚相宜或徐往耳。○當即起席各散。

二十七日吳軍退至錦州東北之十三山宋軍在吳軍之東五十四里漸次退回敵逼近東沙河是時敵之海軍南下攻澎湖。

二十八日敵距錦州南四十里之桃花島二十九日澎湖失守。

三月初四日敵欲渡西河宋帥禦之馬軍門（玉崑）在田莊台西二十二里勝敵追至田莊東智復牛莊。

附二月電報要

廿六英電。博聞日艦封禁台灣之淡水。○二十七日攻澎湖。○王鎮中彈殉難。守兵大亂。三砲台連失。朱守士連部衆二千五百名退入後山。敵兵將往犯之。糧械盡爲日得。日失二船。先傷於水雷。後燬於砲。華兵陣亡一千三百六十五名。(後接目擊人信謂日本惟吉野艦觸淺已送長崎修理華兵死者無多)東電。往攻澎湖者共兵一萬八千名。運兵船外有砲船十二艘。雷艇八隻。○東洋末電云。澎湖失守。南方亦復敗績。澎湖鎮周靜山軍門(振邦)會。澎辦防朱幼懋太守(逢祥)以知兵稱。二月廿七之戰。日本吉野艦觸於礁。遽以擊沈兩艦。電告台北。廿八電斷。廿九業已失守。上巳台北官場始得確報。查澎湖迤西之西嶼島。斜對澎湖。平日輪船之往澎湖者必經其間。實一天生形勝。故兩島之嶺各築砲台。以成兩面夾攻之勢。乃日艦舍西而東。以攻澎湖之背。諸軍奔命不遑。仍被潛入龍門港。運兵登島。直入東門。而出西門。攻金龜頭砲台之後。既踞砲台。即鳴砲以擊西嶼。西嶼有劉都司(忠堅)督率宏字兩營。及砲兵守禦。相繼淪陷。有水雷局人之逃回廈門者。據稱澎湖防守本嚴。各海口先已密布水雷。迨敵艦駛近。局中急發電機。不料早爲奸細割斷電線。遂至束手無策。朱太守力戰陣亡。○台灣確電云。廿七日伊東祐亨帶巡艦九。砲船二。開砲先打澎湖東炮台。而潛以運船

五、運兵三千名，在砲台後登岸。是夜華兵全退。廿八晨日兵入台移砲攻下游各台。西砲台華兵燒其台而退。東軍死一傷廿七。燬華軍千餘。任乘船而去。是役也。吉野艦礁傷故不與。英國良德艦泊其側。觀見日兵三千登島。帶四月糧。其餘各艦分派運船裝煤至澎湖。將以爲攻台之基隆。惟繼又思。遄返東洋。想緣和議將成之故。英艦去後。法國衣撕裂艦泊澎湖。昨聞劉淵亭軍門永在台南電請台北。速添車砲山砲。當有北兵數營乘火車而南。今日打狗相近之恆春縣已見日艦十五。往來不定。黑旗兵。汕頭新兵。林時甫大臣羅源之團練兵。分守恆春打狗等。可以登岸之地。(廈門)廿八。東兵在澎湖之媽宮上岸。華兵不甚力戰。東兵定於明日往打狗。

日匪謀傅相

李中堂自議和處回行台。將入門。一少年凶人衝出。以手鎗擊其面。凶人已就獲。(東)廿八日下午。中堂將返行台。日人翹足道旁。以一見顏色爲幸。忽一少年壯士。自人叢中出。左手攀憲輿柄。右手開鎗。傷中堂頰。其彈今日可出。伊藤陸奧二大臣及地方官聞報。驚駭非常。羣趨行台。問候興居。並發電奏聞日廷。聞日主迅派御前大臣。攜日主日後手書慰問。並道歉衷。又遣二御醫。與大臣同乘飛輪。星夜出廣島。今晨已抵下關。全國官民人等。聞此警報。無不憂形於色。皆祝吉。

人天相傷而不害。今日下午東御醫佐藤電奏言中堂傷勢可保無礙。(又云)凶手姓小山年二十歲身穿民服放鎗後逃入一店中堂之傷在左目下一寸無損目光中堂隨帶之兩西醫先在傷處探彈不獲緩日再探醫言傷雖重約可無礙中堂心甚鎮定痛苦亦能強忍與人敍談有條不紊并云仍當力疾辦公行台內外今已密布兵捕妥慎保護發電時中堂方安臥。(又云)日主命其從弟小松宮大勳位彰仁親王(即有樓川之子)至華總統陸軍

附三月電音擇要

初三日英電云中堂平安佐藤仍在下關悉心療治和議不日重開該省巡撫及警部長以疏於防範悉予革職○東電云中堂無礙不日可重申和議日主特頒手諭以儆尸位

日主卽停戰

清國雖與我國從事干戈惟仍循照禮節特派欽差東來議和是以朕亦命全權大臣馳往馬關照章款接同商和局凡我國人自應以兩國往來之禮優待清國欽差盡力保護何至忽有意外之事朕今特頒此諭爾諸臣其敬聽之此次行刺之凶犯下賤無禮極爲可恨必須查照國例治以極刑朕之所以不憚諱囑者誠欲使爾官民人等咸喻朕意卽以保全我國之榮光不致

貽人譏笑，損辱體統。自今以往，益宜嚴加防範，毋得再任凶徒，橫行不法。此諭。

停戰條約

第一款 大清國、大日本帝國政府今允中日兩國所有在奉天直隸山東地方水陸各軍，均確照以下所訂條款一律辦理。○第二款 兩國軍隊應遵此約暫行停戰者，各自須駐守現在屯紮地方，但停戰期內不得互相前進。○第三款 中日兩國現約在停戰期內所有兩國前敵兵隊無論或攻或守，各不加增前進並添派援兵及加一切戰鬪之力，惟有各分派布置新兵，非遣往前敵助戰者，不在此款之內。○第四款 海口轉運兵勇軍費並所有戰時禁物，仍按戰時公例隨時由敵船查捕。○第五款 兩國政府於此約簽名訂定之後，限二十一日期內確照此項停戰條約辦理，惟兩國軍隊駐紮處所有電線不通之地，各自專馬知照，兩國前敵各將領於得信後亦可彼此互相知照，立即停戰。○第六款 此項停戰條款約明於明治廿八年四月二十日，即中國三月廿六日夜半十二點鐘，屆滿彼此無須知會，如期內和議決裂，此項停戰之約亦即中止，中日兩國全權大臣即行簽押蓋印，以昭信守。

英電日主爲中堂受傷。萬分愁悶。義諭伊藤陸奧兩大臣不必取中華之物爲質。

中堂初與議
息兵等日本

百端要挾開竟欲得大沽砲台及山海關爲質立卽停戰。以表歉忱。(廣島)中日今立停戰約。此日本因中堂受傷。故自願停戰。

不關人譏。(津)寓津西人公電問慰中堂。接後電。傷處痛彈難止。然仍可臥治。承慰問感謝。○初六

京電已發電照約停戰矣。和議甚有可望。中堂具奏情形奉旨嘉慰。知宸威之稍寧矣。(東)傳相已

電傳相已

可力疾辦公。故伊藤大臣重至馬岐。其違禁放槍之凶手小山訊知早蓄殺心。定監禁終身。兼作

苦工之罪。東醫佐藤察傳相傷在左目下半寸許。形帶長圓腫漸蔽眼。傳相在京時向法使館借

得官醫。特派司日伺起居。以傷勢匪輕。宜查彈入所在。然須遲一禮拜。或七日方得日官醫時欲

剖視。傳相不許。法官醫駁以彈尚未知下落。豈能妄割。駐京德使館當聞警報時。急遣賜刻立勑

官醫東往佐治。至是亦如法醫言。日醫謝不敢。始罷奏刀。(福世德)中堂日有起色。和局亦有進境。

下關與京師電報往來不絕。○英電中堂似甚平善。惟彈未出凶手小山。愛國之獃子也。(或曰小

在津爲中堂確而致
諸法故藉此以報仇)

○日使交和款。中堂卽與逐款妥商。惟日廷諱莫如深。不使他國與聞。一東報

記停戰事於約款未發之先。立被封禁。連日中堂來往行轅公所間。兵捕之保護者至嚴極密。有

欲入城之人。隨身必佩照會。更須搜檢。自華東渡之諸隨員及福世德等各西員。皆請毋離下關。

城以便保護。中堂傷勢將痊，精神甚好，辦公甚忙。當中堂之受傷也，日主潛然下淚。日后遣女奴侍疾，皆穿紅十字會衣服。中堂令具箋申謝，傳相受傷。東電李公子（經方）授爲全權大臣，日廷認之。○後中外傳電問候之書共一百九十三封，郵局遞到者八十八封，面致者三十七封，口信十二次。今已氣體康健，飲食如恆云云。謹下書生不禁以手加額，亟志之。

朝鮮紀亂十

東藩有事以來，其間事故百出，變端萬狀，驚心動魄，衝髮裂眦。總而言之曰：弱不可以敵強，而小大衆寡之說不與焉。顧自起禍迄今月圓十度，撰爲十記。十者，數之終也。物極必反，天道之常是以中朝顥化干戈而爲玉帛，簡命重臣，畀以全權，乘輪東指。日本則降心相從，優待全權大臣之禮，無微不至，亦無美不臻。日廷并頒手諭，凡下關總持和局一隅之地，不准民人佩帶刀杖，以保平安。蓋逆料有不逞之徒，妄效秦舞陽豫讓輩之所爲，如前歲刺刃於俄太子（即今故事，鑄）之下，五洲萬國之君民上下，所切齒歛眉，不直日本者也。（華西公例全權大臣至尊至貴，無論仇怨深重，斷不得傷害）猶幸我合肥儀叟傅相龍馬精神，天人福澤，雖傷面部，仍克力疾從公。北省停戰之約先定，東方議和之局重

開中外朝野翹首仰望無不冀戰釁之速弭商務之重興顧此一月間中國受害又至深矣北洋海軍既燬牛莊海關既喪海州則謠言繙起澎湖則失律頻聞是北方之戰雖停又將嫁禍於南省也台灣消息中斷而勝負未知日本新軍遄發而往來莫測時局之變未可究詰嗚呼噫嘻誰爲爲之孰令使之此吾輩所以援筆躊躇恨然何已也姑循襲例取近事之可信者一一筆諸後幅以質諸君云爾

(西報論東方情形具有至
理採取雜錄之以資參考)

中東之戰英人以兩國戰士多其肄業弟子戰具又多購諸英不啻觀本國之人自行廝
兵故尤分外留意頃閱西報有英人爲比例之說曰日人賢矣水師將領胆大心靈又重之以
慷慨異時可馳名於四遠我英駐泊東方之水師提督先已褒獎不置并稱其駛船之法亦頗
敏捷也至論華艦之水軍其胆量不弱於日本毫無疑義惜無日本之玲瓏懸摯南省之人更
形懶惰然使水師將領盡能如丁水師提督汝昌之智勇中國戰事萬不致糜爛若此又使中
朝知丁君之智勇不任他人掣其肘則與日本羣艦惡鬪於海中亦必較歷戰情形煥然改觀
矣按前嘗言及丁水師提督先欲徑往朝鮮之濟物浦繼欲往山東之榮城縣皆爲京師所阻
英人則屢言華人具有當兵之材料惜未有裁製以成物者日人前後二十五年勤學不輟是

以媚於戰事。華人則約略僅學二十五月耳。以月較年，宜其不遠甚。中東兩軍水戰，如牙山、如鵝綠江，儕事之艦皆來自南省，非久隸丁君麾下者也。由此以觀，廣東福建水師與北洋較，直如中國與日本較耳。日本所以能勝中華者，惟在素日之勤學，其兵心亦靈活，及能恪遵軍令耳。英名將戈登亦皆言華人深有當兵之材料，惟須爲之將者，開誠布公，使兵不疑，又須糧餉充足，則雖使之赴湯蹈火，亦所不辭。○泰晤士報云：日本一鼓而奪旅順口，實爲戰務之大關鍵，又爲國政之大關係。中國失此，完全美備之機局船廠，暨儲煤修船醫病運糧之重地，而日本乃唾手得之，成敗利鈍，相去天淵。以余論之，日人誠善爲戰，其將領亦多諳韜略。中國如海誓然，任人擇肥而割，他省仍漠不相關。假使歐州亦有如旅順口者，猝爲敵兵所奪，全國中丁男子女無不引爲己憂，反是以觀，華人誠拙盜之至矣。死守其藐視他人之陋習，而於尊君親上之忱，徒託空言，貌爲憂憤，夷考其實，則如沙泥之四散而已。嗚呼惜哉！若考局外各國，至今仍無舉動，日本卻已表明不聽他人解散商勸，亦不任他人干預東方戰務，未知何日平也。○英京日日電報（據其衷也）云：鵝綠旅順二戰，中弱日疆之勢，業已顯見。今中國似已被入，按倒於地，舍讓和之外，別無長策。日本則似有驟驟然進逼繼輔之意，然以余觀之，日本不必再戰矣。

局外各國皆知日勝如訟獄。然負者宜以金償勝者。惟皆緣通商之益。慈愛教化之理。謂日本已心滿意足。不可再出於戰。如其事至於此。毅然罷戰。日後中國化其錮蔽之習。去其阻遏之私。一如他國之勃然而興。則中日之戰爲不虛矣。○士丹登報云。日本到此地位。已顯雄才大略。他人亦無不稱之。然亦有闢礙其國不可不留意者。議和之際。假如日廷需索過鉅。使中國

歷數十年之久。未能復元。則旁觀之國。斷難默爾而息。故夫日本於此。尚在可得可失之間。按理而爭則得矣。私心勝而軼乎情理之外。以無道待中國。必致犯各國之怒。將非其所宜得者。而亦失之。嗚呼可不懼哉。○倫敦特報云。中國之失旅順。自我歐人觀之。直如法之敗於綏丹。
(舊法之役法師敗於綏丹急與普和)

然而中國如海蜇。要害被割。尙攸然未之覺也。日廷先已咨照中國。如能彼此覲面議和。必無不願。故今各西報異口同聲。力勸中國行成於日。惟其中亦有甚難者。中國事事力爭體統。日本偏欲損其體統。使人何以堪之。然以歐洲之往事例。東方萬無再可遲延之理。閻東來各電報。知駐華各公使。皆辭中國居間之請。合諸英美法德諸京議論。亦謂中國自向日本理論。中國誠自知其苦況。而議和。日本必將按公道以息戰。不再增中國之恥。且日本不欲干涉中國內政。及不必強中國以所萬不能行之事。業已較然可見。日本但欲中國

化其驕傲之氣。初不欲傷害中國。又欲中國之能自強。與日本合力。以遏西方之畿。亦復顯然可知。或謂日本幸而得手。必將得步進步。惟以理測之。當不至此。中國不妨開誠布公。明與議和。日本必如博者之自露底牌。所需者何物。所索者何事。必不如此日之藏頭露尾。蓋中日議和之局。萬國之公事。非二國之私言也。○英新聞略言。觀於張樵野（鷹桓）邵筱村（友慶）二星使之自日回華。而知中國之力持大體也。日本於此役。自始至終。無非欲中國之降心相從。推日本爲東方之首國。而中國之所不願者。即在於是。是皆無形之爭。而得地失地之機。不與焉。但事勢至此。中國尚牢執已見。恐有不忍言者。日兵進逼京都。曹部一空。豈尚有人與日本議和哉。中國之禍。其殆始矣。○泰晤士報云。中敗而不自承其敗。猶可說也。及至遣使議和。則已自知不敵。然仍含驕傲之意。此豈局外人所能測哉。中國將謂他國皆糊塗蟲哉。及觀其待各國也。亦無不然。各國之所以讓之者。蓋一敬其爲古大國。一念其語言文字之末節。不必緣之而多事耳。日本則不然。且業既開釁。戰亦甚易。非平空宣戰可比。爲中國計。自宜先知日本於我藐視之心。素不甘服。則辦理和局。自易奏功。乃不但不知。且仍視日本爲邊寇。故不能以兵力威而去之。即姑以財力賄而出之而已。日本則灼知中國之心。決不能低頭忍受。且更欲強逼。

中國奉日本於萬國之中立一地位此和議之所以難成也。○英大日報云以我觀之日本不欲搖動中國朝廷又不欲剖分中國疆土亦不欲傷礙中國以激動歐洲各國而其所眈眈逐者我可預決焉一欲朝鮮自主或更依其肘腋之下二欲與中國別立通商條約俾日貨通行各內地三欲中國付戰費及罰款英金五十兆磅以威海旅順滿州台灣爲質及戰後所得各物按此皆李中堂尙未東行之先旁人揣測語也及婉旋將東之際上海字林報云日本與中國先有電報來往欲中國全權大臣包括五事一曰朝鮮獨立自主二曰賠償兵費罰款三曰割地四曰中國大開通商之途五曰東人居中領事有自治之權華人居日統歸日轄此五事者皆強中國以所難而其難尤在於割地李中堂入都後與各國公使冠蓋往來不絕於道又與俄英法諸公使論冀免割地之事一面傳電至津仍竭力以備戰事亦緣此也○英名士德隔辣寺深於華文沛而未而報館使人問焉德隔辣寺曰華人之性喜靜不喜動絕似讀書士子觀其古史從未有先與人戰者又閱其稗官野史非曰某人善於行師卽曰某人高中狀元若有以一刀一鎗爭勝於邊疆者卽目爲虧人今此戰畢後吾想中國如寐者忽醒謂我所藐視仇視之東洋人竟敗我奇險不可思議故全國人心必將盡去其驕傲而國政亦必將

整理矣。報館友人曰：「整理奈何？」德隔辣寺曰：「西人勸德，代中國整理關稅，人心甚悅，今必將仿照此法，延請西國賢員，一切加以更變矣。」問者又曰：「然則是戰也？」爲有益於華歟？曰：「中國欲求大益，更無有加於是者。中國如天之福，必將有基於是者。我謂是役，非出於英俄法諸國，而出於日本，尤可爲中國喜。東人熟於中事，駕歐人而上之，東人之志得成，中國內事力爭上游，東人亦可代爲指點也。○前公使某君新著一論，刊入蘇格蘭季報。(西人有日報如中國新聞錄之類有季報之類有月報如中國萬國公報及中國無之又有因事列名之報如中國格致彙編之類)略云：「問日本何以欲戰？」曰：「日本初與中國同敵，而並行後乃棄舊易新，中國目之爲背道而馳一也。中國待邊陲諸屬國，或謂如別無私意也者，然底面不相符，即如目下之朝鮮，已明許其與他國立約。(西人謂從無屬國可與他國訂約之理)而暗中仍不許自主以行約，二也。中國以此道待朝鮮，異日必致啓衅，設有強有力者起而圖之，日本觀其情形，心大不願，三也。一問中東之戰，何以能了？此難詳言矣，但觀其已成之事，他國必不相阻，設他日議和之際，日本不占中國全境中之陸地，他國當亦無起而議之者。三問戰爭告畢，日本與他國若何？與中國又若何？曰：「日本幸而得行其志，則在遠東。(上耳基爲歐洲之近東故日本爲遼東)成國政之首領，中國反降而爲第二等，但日本雖忘身竭力到此地位，仍宜與中國益加親密，彼此均有蒸蒸

日上之勢始保無虞。蓋日與西方各國雖無隙隙，亦鮮交情，倖而獲勝，斷不能捨華而獨立。此必然之理也。惟能與華同心合意，同好共惡，東方時局始臻穩固。特不知日人能見及於此否，果已見及，議和之際，中國自無不允。又未知中國果肯照行不也？中國苟或不願，日本無奈孤行於東土，泰山之倚未卜何年。然而日之强中之弱也，能不爲中國危。○西報云：近四五年來，日本於中國沿邊沿海及各腹地之事，一一刺探紀載，小大不遺。即使皇上通諭各艦臣轉飭道府州縣，覈實開報，亦未能如此之詳且盡也。是以東兵之來，其帽中各有一地圖，而且移步換形，欲攻一新地，卽易一新圖。中國軍中反懵然而未發知，勝負之數，直可預決。且日人不但洞諳中國輿地已也，一切軍需防守之祕，亦復洞若觀火。是以閉目張膽，突如其来，華人非無目者，特如行黑暗之中，明明一條大路，左顧右盼，昏沈迷罔，疑心遂由此而起。謠曰：疑心生暗鬼，是以每遇戰事，首先逃兵亦散。一若日人有三頭六臂也者，甚至不敢覲面。吁！不明外事之禍，誠烈矣哉。○英國遣往東方戰艦，有由本國奉檄而出，有從印度新嘉坡移調而去者，兀然成一海軍，自地中海向推巨擘而外，其二卽此軍矣。試爲屈指稽之，隸於東方水師提督福靈曼特之麾下者，有出海大鐵甲艦一艘，護口大鐵甲艦一艘，巡海快船十一艘，尋常礮艦十二

艘。另有舊戰船一號。報信船一隻。且諸事皆已準備。猝聞警報。或同往或分遣。有條不紊。皆可與人相見於驚濤駭浪之中。將來中日議和之際。可留心以伺俄法之舉動。俄法羣船。或敢妄思嘗試。則英已思之爛熟矣。○日本既踞海城。發出告示。凡城中各屋主。限五日內返其故居。限滿不歸。即將無主之屋。一律焚燒。有與市面毗連者。作爲官產。其守海城之日官。爲大島宏毅及北山平助。○泰晤士報錄訪事友信略言。日本既得旅順。縱兵焚殺四日。嘗縛數華人於一處。鳴鎗肆擊。復以利刃亂剝。至體無完膚。始已。蓋因有日兵數名。前被華軍獲而尸諸市。故爲此報復之舉。然其暴虐之慘。各國皆含憤矣。○美教士狄考文述。日兵狂攻登州事。略云。正月十八號下午。忽聞礮聲。探悉日艦來攻。北門城西山巔小礮台。及城外水城中駐防華軍。亦鳴礮還擊。然彈力皆不及艦。而墮日兵艦之開花大彈一顆。則已打入城牆。轟裂約二百碼。隨後擊入之彈。共二十五顆。毀華屋九間。死者一人。日艦並不停輪。旋向旅順而去。然照萬國戰例。豈有不先知照。且舍礮台而打城牆之理。我等已通報燕西憲。與之理論矣。詎次日下午。又來日艦開礮攻城。在登之海。教士奔赴水城。向武員乞得一舴艋。手持白旗及美旗飭舟子駛向日艦。而前後左右。彈如雨點。危險萬分。駛行將近。日艦仍如不見也者。余時高登瞭台。持

美國旗盡力飄颻。日人仍對準城樓開砲不絕。有六七彈飛過余頭。至今猶覺惴惱。余下台時。見一彈擊中北門城樓。幸未炸裂。他彈之轟入者。約有四十餘。其時北山礮台開砲還擊。海君回登言僅有一彈。將及爲首之敵艦。惜亦墮入水中。查日艦初攻登州。華民已惶擾異常。搬運之費驟貴。今去而復來。城中人更驚惶無措。手擋什物。狼狽逃生。小民何辜。乃罹此禍。日人之肉。其足食乎。

傳相負傷議和

兩國全權大臣照會酌議和款

致伊藤陸奧照會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欽差全權辦理大臣閣下。本日下午。本大臣自會議處所歸途。忽遇意外可悼之事。致使面訂明日上午十點鐘會議之期。未能躬親。殊爲抱歉。是以特此知會貴大臣。明日於所定之時。由本大臣委派李經方趨候貴大臣。祈將已承允諾出示大日本國擬結和局要款之節略。交由李經方賚回。本大臣一經接到貴大臣應允見示之和款節略。即當迅速細加察覆。並望早日復能與貴大臣會議也。手此並頤日佳。

伊藤陸奧照會覆文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

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閣下奉到昨日來函承示爲可悼之事所阻致使本晨約會無由躬親謁將日本國所擬和約條款之節略交由李參議將呈貴大臣等因查日本大臣等一聞茲可悼之事以致貴大臣未能躬親會議本大臣等卽迅速躬赴貴大臣行轅問候起居並聲明因此凶虐狂悖之事本大臣等萬分憂愁之意當時所陳之語日本舉國上下皆抱此情懷蓋非但本大臣兩人而已本大臣現應遵照貴大臣所囑以表恭敬之忱所有會議事宜與李參議知會一切惟貴大臣所遇最可悲悼之事本大臣等理應先行奏明本國大皇帝難免稍有擔延一俟可以知會李參議當卽迅速照辦遇此可痛之事本大臣等實深抱歉請再陳明敬頤台祺

照會伊藤陸奧文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一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欽差全權辦理大臣閣下接到貴大臣昨日來函以本大臣遭可悼之事不能躬親會議故有二十八日之函深抱歉忱並陳擬卽遵照本大臣前函辦理之事難免略有延擱等因均經領悉昨承貴大臣駕臨館舍見詢起居並以本大臣負傷之故至爲惋惜本大

臣實深銘感。旋奉貴國大皇帝存問有加。大皇后慈慮惄疊。頒賜御製襄傷物件。又承敕派御醫前來診視。本大臣不禁感戴之至。所恃御醫技術精良。貴大臣僚誼周摯。俾本大臣得以早占勿藥。體氣復原。再行陳明貴國大皇帝。大皇后存問扶拯之意。至來函內開貴大臣允諾見示之和議條款。暫有延緩。情形洶湧甚是。本大臣自應靜候。此事於本國關係甚大。本大臣曷勝龐念。手此奉謝。並頤台祺。

致伊藤等照會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五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全權辦理大臣閣下停戰條款現已盡押。本大臣甚願即將永遠和局。事宜從速開議。俾停戰期限未滿之先。和局已可成議。本大臣現因受傷靜養。中外名醫均以輕出爲戒。是以一時不能躬往會議處所。如承貴大臣體諒。擬請將所擬和局要款。開具節略。送到本大臣以便查覈。設如此辦法。貴大臣未能遽以爲然。本大臣擬於寓內布置會議處所。俾本大臣不至負傷外出受風。仍可與貴大臣會議一切。爲此。本大臣專候示復。以便照辦。或於本日下午。或於明日某點鐘。均隨貴大臣之便。專此奉布。並頤台祺。

陸奧等面交節略

望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在三日或四日以內回覆或將約內各款全行承允或將某款更行商酌爲要。

復日本全權辦理大臣陸奧函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七日

逕復者頃李參議等回稱貴全權辦理大臣商允在四日以內回覆或將約內各款全行承允或將某款更行商酌等因本大臣雖受傷靜養而和約事宜關係重大不得不力疾籌商務望即刻將條約全開專員齎送以便逐細查閱或將各款承允或將某款更行商酌即於本日某鐘點接到後於四日內某點鐘回覆可也此頤日佳。

覆伊藤陸奧和約底稿說帖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一

大清帝國大皇帝欽差頭等全權大臣李覆大日本帝國大皇帝全權辦理大臣所擬和約底稿說帖承示約稿限四日內作復當經力疾逐細查閱其最有關繫之款尤爲竭力考究然終悉受傷之後精神尙未復原本大臣實恐無以上對朝廷倚畀之重設此說帖內回覆之語有不周不備之處實因傷疾未愈力不從心尙祈貴大臣原諒數日之後必能一一詳復也今將約稿大意合爲四大端以免逐條應對之煩所謂四端者卽一朝鮮自主二讓地三兵費四通商權利。

○一、朝鮮自主。中國已於數月之前聲明，欲認保朝鮮爲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局外之國。此次立約，自應載入。惟日本亦須照認。日本所擬約文，自應酌改。○二、讓地。查日本所擬講和條約序文內有訂定和約，俾兩國及其臣民杜絕將來紛糾之端等語，是第二款內自應照此辦理。今查擬請所讓之地，如果勒令中國照辦，不但不能杜絕爭端，且必令日後兩國爭端紛紛而起。兩國子孫永成仇敵，傳之無窮矣。我輩既爲兩國全權大臣，不能不爲彼此臣民深謀遠慮。自應立一永遠和好互相援助之約，以保東方大局。中日係緊鄰之國，史冊文字，藝事商務，一一相同，何必結此仇讐。國家所有之地，皆列代相傳數千年數百年無價之基業。一旦令其割棄，其臣民勢必飲恨含冤，日思報復，况奉天爲我朝發祥之地，其南邊各處，如被日本得去，以爲訓練水陸各軍駐足之地，隨時可以直搗京師。凡在中國臣民，覽此約文，必曰日本取我祖宗之地，以養水陸之兵，爲乘隙蹈瑕之計，是欲與我爲永遠之仇敵也。且彼此邊界，必多設砲台，多養水陸各軍，以資防守，所費不貲，而兩國無賴之徒，皆以彼此交界爲逋逃藪，藉端生事，無所不爲，添出無數交涉案件。日本與中國開戰之時，令其公使布告各國曰：我與中國打仗，所爭者朝鮮自主而已，非貪中國之土地也。日本如果不負初心，自可與中國將此約稿第二款，並以下所指各款酌量更改。

承爲一永遠和好彼此援助之約。屹然爲亞洲東方築一長城。不受歐洲各國之狎侮。日本如不此之圖。徒恃其一時兵力。任情需索。則中國臣民勢必嘗臘臥薪。力籌報復。東方兩國同室操戈。不相援助。適來外人之攘奪耳。○三兵費。此次戰事。中國並非首先開釁之人。戰端已開之後。中國亦並未侵佔日本土地。論理似不當責令中國賠償兵費。惟上年十月間。我政府因戰爭不息。美使願出調停。有允償兵費之說。原爲息事安民起見。本年正月二十三日。又由日本電致美國駐華北京公使。聲明如所定數目公道。本大臣自當應允。載入和約款內。惟據日本聲稱。此次戰事。日本之意在於欲令朝鮮自主。然中國於上年十月二十五日。業經聲明願認朝鮮自主。是縱使勒令中國賠償兵費。亦只應算至中國聲明願認朝鮮自主之日而止。過此不應多索。且估定兵費數目。亦應酌量中國財力。能否勝任。如中國財力實在短絀。一時勒令立約畫押。後來不能如數賠價。日本必責中國以負約之罪。兵端必因而復起。現查日本所索兵費數目。必非中國現在財力所能償。現如將內地賦稅加增。百姓必至相率爲亂。蓋國家屈志求和。百姓已引爲深恥。如復橫征暴斂。貧民豈能相安。如將洋關之稅加增。而現在未屆修約之期。各國何能應允。且一時縱可修約。必待各國衆謀僉同。方能開辦。亦屬緩不治急。至商借洋債一節。亦必以新關稅款。

爲質。查西歷本年三月初一日江海關稅務司報稱，因借洋債以爲戰餉。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新關應認還洋債關平銀三百九十三萬七千四百二十兩。九十六年應認還六百一十八萬一千六百二十兩。九十七年應認還五百一十四萬二千二百三十八兩。九十八年應認還三百六十四萬四千五百一十六兩。九十九年應認還三百五十二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兩。二十年之內，應由新關認還洋債七千八百另一萬七千一百另三兩。此係西歷本年三月初一日新關應行認還洋債之數。日本年三月以後中國所借洋債尚不在此數之內。中國從前借款甚易，利息亦輕。自中日交兵以後，洋商居奇，中國借債聲名大爲減色。洋債行息周年竟至七八厘半。其六厘之債爲數不多，且須折扣。據殷實銀商云：中日和局已定後，中國如擬借洋債，不折不扣，周年之息非六厘至七厘不可。自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年至九十三年，新關所收正稅及子口半稅並洋藥厘金拉算，每年約得關平銀二千二百五十四萬八千一百五十兩。中間六成應撥歸各省督撫作本省公用，如將此款挪移作賠償兵費之用，則各省公費必須另籌款項，加賦添稅而百姓不願。如借洋債以償日本，周年行息六厘半，連本帶息限二十年還清，必須關平銀六百九十九兆，如此鉅款，豈中國所能賠償？且和局已成之後，中國必須辦理善後事宜，在在需款，即如置放

兵勇皆成游手。搶刦生事。國家自必設法彈壓。且百姓不以國家之屈志求和爲然。亦必憤而思亂。國家辦事必更棘手。不但新添之稅難收。且恐原有之稅旋失。故必仿用西法訓練陸兵。造船簡器。重整海軍。方可自保其利權。夫練兵造船二事。非有鉅款可指。何從措手。如中國一面須賠兵費。一面須練陸軍海軍。何能有此財力。至中國擬辦內地一切興利便民之事。更無論矣。故非請日本將擬索兵費之數大加刪減不可。且日本所索賠款。既名爲兵費。似即指此次用兵之費而言。其迄今所費。詳細數目未覩官中簿籍。雖非外人所能周知。然較之日本所索之數。恐不及其小半。日本新報班班可考。似可得其兵費大概之數。如稍有錯誤。應請貴大臣代爲更正。查兵端未開之先。日本大藏省計存現洋三十兆元。中間計用多少作爲兵費。外人雖未確知。今姑將全數作爲兵費而論。迨兵端既開。日本復借國債洋一百五十兆元。作爲兵費。西歷本年二月二十日。日本首相伊藤伯爵於廣島和議不成之後。回至東京。在下議政院宣言曰。照戰後現在情形而論。不知和議何時能成。從前所籌兵費。恐因日後戰事不休。必將告罄。是以不得不請諸公預先籌及等語。據此而言。是第一次國債洋一百五十兆元。當時尙未用盡。非至戰事不休。一時無從告罄。且日本字新報內稱。新籌之款。現在並無用處。須待至西歷本年六七月間方需此款。

首相伊藤乘議院未散之先，令其預籌，並非一時急用也等語。西歷本年二月二十三日，東京英字新報云：第一次國債洋一百五十兆元，中有五十兆元股票尚未銷售，其八十兆元股票雖經售出，而銀洋究未收齊等語。此外尚有民間報效之款，如大藏省存款所借國債等項，統共合算，日本與中國用兵所費，迄今似必不能過一百五十兆元之數。且日本此次用兵既已得勝，所得中國兵船軍械軍需折價，爲數甚鉅，自應從擬賠兵費中劃出扣除，且限年賠費復行計息，更屬過重不公，亦難照辦。本款既鉅，復以子母相權，中國財力有限，易克勝此，尙望貴大臣詳細思之。

○四、通商權利。此款專索通商權利，情節極爲繁重，非一時所能偏加考覈，以下所陳各節，只照現時所見得及者而言，隨後自應商酌增改，惟望貴大臣覽此說帖，便知此款中國既有可以照准之處，亦即有必加更改之處，方能照准也。前此通商條約，一經開戰，即作罷論，和局既成，自應另立新約，中國之意，亦願以中國與各國現行之條約章程，作爲底本，惟開端應將兩國優待彼此相同一句，敍入第一條，第二條應答之語，現請暫緩作覆，第三條據將子口半稅減作值百抽二五，並擬將一切稅鈔豁除等語，查子口半稅本係值百抽二五，今將五數除去，是每百兩除去五錢，查日本此約擬向中國索賠兵費鉅款，非中國現時財力所能勝任，所有中國餉源，不但不

當令其壅塞。且應爲之代籌開源之法。是議減稅不如議加稅矣。且現在日本方與歐美各國條約。加增稅則。豈有令中國將本來甚輕之稅。再行減輕之理。至洋貨一經進口賣與華人之後。尙欲令其免納一切稅鈔。此爲各國公使久在北京歷年要求而不得者。蓋所謂並無公道故也。最保通商權利者莫如英國。最善謀利者莫如英國之商人。英商屢慫惡其公使以免釐爲請。迄無成議者。以其短於理也。英國公使額爾金帶兵進京。盤踞都城。以戰勝攻取自居。氣餒甚大。要盟之下。何求不得。而不肯以洋貨免釐爲請。曰。洋貨既入華人之手。英人何能保其免納釐金。此理所未解。是以不願爲之代請。此語見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英國修定天津條約藍皮書第四百四十三頁。英國通商部所以監理英國與各國通商之事者也。英國外部令其查覈此事。亦云。洋貨既入華人之手。尙欲令其免納釐金。英國國家不當爲其代請。查通商條約。並無此款。內地土貨。既應遇卡抽釐。洋貨何能獨免。縱條約顯有此語。亦不可遵。何況並無此約。見以上藍皮書第三百四十七頁。咸安瑪駐京充當英國公使甚久。人甚能幹。中國商務極爲熟悉。常謂釐金一稅。與英國之進款稅相仿。外人何可挑剔。國家所入不敷所出。自有隨時徵稅之權。旁人何可厚非。今若令各省督撫將釐金除去。用費將從何出。如令中國商人領有洋人之護照。便可。在中國境內。

運貨縱橫無阻。其理更爲不公云云。見以上藍皮書四百四十四頁四百四十七頁。以上數公所陳之說極爲秉公合理。想貴大臣見之亦必深以爲然。自可將此款更改。祇令洋貨在洋商之手時方行免釐。此係照最優待之國之約章辦理。日本亦應足意。第四款所陳之事無論是否公道。即以辦事謹慎而言。亦未見其得計。夫洋商旣非地方官所能管轄。而竟深入內地。暫行居住。距通商口岸既遠。該國領事鞭長莫及。地方官更覺爲難。從前英商亦以此事爲請。威妥瑪告之曰。此事貪多務得。我萬不能准。洋商旣不歸地方官管轄。即不應請辦此事。如洋商聚集內地太多。勢將購地作爲租界。豈非又添枝節云云。見以上藍皮書第四百三十五頁四百四十九頁。第六條所指之利益係指機器進口。改造土貨而言。駐北京各國公使久經議過。未邀准行。洋商在中國改造土貨久有例禁。各國以此係中國自主之權。亦即聽從中國。如准洋商在華改造土貨。勢必盡奪小民生計。於華商所設製造廠所極有妨礙。國家自不能不出力保護。此事關係中國經久章程各國公共之事。不能因一時戰爭遽行更改也。至日本國臣民在華改造土貨。運入內地。免完稅課一節。於向例既有歧異。即屬窒礙難行。如果中國以此等利益准予日本。各國皆援一體均霑之例。則華商之製造廠所立即擠倒矣。第八款末云。但通商行船約章。未經批准交換以

前日本國仍不撤回軍隊等語此款既不公道又屬過慮第六款內本有新訂約章未經實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商業工藝行船船隻等與清國最爲優待之國禮遇護視一律無異等語既有此款作保卽不必以不撤軍隊爲詞以上各節係本大臣將貴大臣交來和約底稿細加察閱之意見所限時日無多傷病又未平復本大臣今已力疾作復如此直言無隱似亦不能求詳密至關繫稍輕之款並未逐細作復者誠以四大端彼此意見如果相同其小節細目自可隨時相商本大臣尙有一言效其忠告惟貴大臣恕而聽之本大臣回溯服官中外近五年現在自顧晚景無多致君澤民之事恐終於此次之和局所以極盼約章一切妥善毫無流弊兩國政府從此永固邦交民生從此互相觀睦以副本大臣無窮之願望今和局將次議成兩國民生後來數世之造化命運皆在兩國全權大臣掌握之中故宜遵循天理以近今各國大臣深謀遠慮之心爲師法而保兩國生人之利益福澤方能克盡全權大臣之職分日本現在國勢已甚強盛而人才衆多尤爲方興未艾今日賠費數目或多或少今日思得兵力所到之地以增幅員或廣或狹皆屬無關繫要至於中日兩國官民日後或永遠和好或永遠讎仇則有關於日本之國計民生者其大不可不深思而熟慮之也本大臣爲中國頭等全權大臣自能代中國決計

與日本全權辦理大臣訂一周密完善永遠和睦之約章。俾將來嫌隙無從而生。費端無從而起。如此和局。訂約者不但不遭後人之唾罵。亦且與有光榮。庶東方兩大國百姓。日後永遠和睦。彼此相安。福澤綿長。實基於此。望貴大臣熟思而圖利之。

照譯伊藤等東文覆函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當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初一日會議之時。提出和約條款。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欲將該條約全案。一併開出之意。反覆陳說。是以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卽照來意。開具條約全案。抑或某款尚須商酌之處。約於四日內爲限。請卽回覆等因。詎料茲接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所覆之處。不過縷述大清帝國之國內情形。請大日本全權辦理大臣更加察酌。不但不能視爲回覆我國政府所具條約之意。且須如何商酌亦未說明。至於大清帝國國內之情節如何。當茲議和之時。固不必具論。况因戰後索款。自與尋常事件不可同日而論。故大日本全權辦理大臣。將所開之和約底稿。再請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或全案。或按條可否之處。卽請明覆。如有商議改易。亦請一一開明條款爲望。明治二十八年四

月初六日在下關。

照譯伊藤等英文覆函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初一日大日本帝國大皇帝全權辦理大臣陳明送交和局條款理宜商定會議之法俾和約底稿可以按條送交大清帝國大皇帝頭等全權大臣或按條允許或某條不允爲此按條次第辦結之法惟中國全權大臣再三說明和約底稿必須全冊送交日本全權大臣因順從其意起見卽遵照辦理將和約底稿全冊送交並與中國全權大臣約明限四日內中國全權大臣聲明或全數應允或某某款不能應允現在查閱中國全權大臣所交之說帖見其中爲祇將中國自家爲難之事詳細陳敍並囑日本全權大臣將和局條款再行細想日本全權大臣殊爲失望所交說帖不但並非和約底稿復答之詞且亦未將中國全權大臣所欲之意說明總之中國自家爲難之事並不在此次會議時應議之列用兵以後所索之款並非尋常議事所可比不得不將此意再行聲明日本全權大臣惟求將此意申說明白中國全權大臣勿庸再有延緩卽將已交之和約底稿能否全數應允或某某款不能應允實在說明如欲有更動之處亦請寫在款式也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初六日在下闋

第一次擬改日本和約底稿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大清帝國頭等全權大臣復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說帖三月十五日承示以本大臣前於本月十一日送交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之說帖未副所期本大臣殊屬抱歉失望該說帖並非專陳中國自家爲難之事原係考究日本送來和約底稿尤爲緊要條款所有意見皆經載明茲欲確合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之意俾其便益特卽另擬約稿一冊與貴大臣送來之約稿條條相對其新添之十一款諒貴大臣必以爲可行該冊另擬約稿據現在會議情形而言已盡全權大臣責成之力量如中間仍偶有遇貴大臣意見不能盡合之處如經兩國全權大臣晤面會商想卽易於就緒現在停戰日期所賸無多惟望貴大臣速訂會議日期勿再稍有延宕是禱○第一款 中日兩國公同認明朝鮮爲自主並公同保其作爲局外之國約明或干預朝鮮內務於其自主有礙或令修貢獻典禮於其特立有礙者嗣後概行停止○第二款 中國允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併將該地方上所有城池公廁倉廩營房及一切屬公物件讓與日本第一奉天省南邊四廳州縣地方一安東縣二寬甸縣三鳳凰廳四岫巖州以上四廳州縣所有四至均照原有界址爲據第二澎湖列島北至北緯二十四度止南至北緯二十三度止東至英天文台東經一百二十度止西至英天文台東經一百一十九度止應照英國海圖該經緯四

線相交所成小方形之內。茲特聲明以免相混。○第三款 前款所載及粘附本約之地圖所劃疆界。俟本約批准交換之後。兩國應各選派官員二名以上。爲公同劃定疆界委員。就地踏勘確定劃界。若遇本約所劃疆界於地形或治理所關有礙難不便等情。各該委員等當妥爲參酌。更定。各該委員等當從速辦理界務。以期奉委之後。限一年竣事。但遇各該委員等有所更定劃界。兩國政府未經認准以前。應據本約所定劃界爲正。○第四款 中國允將庫平銀一萬萬兩。交與日本。作爲償給用兵之費。該款分爲五次交完。第一次交二千八百萬兩。嗣後每次交一千八百萬兩。第一次約在本約批准交換後起。計六個月內交清。其餘四次每次交款之期。均與於次相隔一年。共計本約批准後四年半內一律交清。或於期前交付。均聽其便。○第五款 中國讓與日本地方之居民。如欲遷往所讓境外居住者。聽其任便。變賣產業物件。退出界外。並不因此勒令輸納公捐稅鈔等項。今訂明自此約批准互換後。予限兩年。俾其辦理此事。限滿之日。其尚未遷徙者。日本可視同日本臣民。至中國臣民已由所讓之境退出。並不僑居其地。而產業物牛乃在所讓境內者。應由日本政府一律優待保護。與日本臣民之產業物件無異。○第六款 兩國此前所有約章。均以戰停廢。今中國日本約明自此約批准互換之後。各派全權大臣會商訂立。

水陸通商章程。其新訂約章，即以中國與泰西各國現行約章為本。所有口岸、行船、稅鈔、釐貨、輸稅等項，悉照中國所待泰西最優之國無異。又本約批准交換之日起，新訂水陸通商約章未經批准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商務、行船、邊界通商工作、船隻臣民等，與中國最為優待之國禮遇護視，一律無異。其中國政府官吏、商務、行船、邊界通商工作、船隻臣民等，與日本最為優待之國禮遇護視，亦當一律無異。○第七款 日本除照本約第八款暫行佔守軍隊外，其現駐中國境內者，應於本約批准交換之後，一個月內，全行撤回。○第八款 中國為保明認真實行約內所訂條款，聽允日本軍隊暫行佔守山東省威海衛。俟本約所訂應貼軍費第一第二兩次交到，日本立將軍隊一半撤回，未次軍費交清，立即全撤。○第九款 本約批准交換之後，兩國應將是時所有俘虜盡數交還。中國約將由日本國所還俘虜，並不加虐待。若或置於罪戾，中國約將認為軍事間諜，或被嫌逮繫之日本國臣民，即行釋放。併約從此交仗之間，所有關涉日本國軍隊之中國臣民，概予寬貸，並飭有司不得擅為逮繫。○第十款 本約一經中日兩國全權大臣畫押，即按兵島戰。○第十一款 現為預防將來中日兩國更有爭端戰事，或因解釋此約，或違行此約，彼此歧異，又或會議，或解釋，或遵行第六款內所云之通商行船條約、邊界通商條

約兩國政府意見不合。非會議公牘所能辦結者。兩國約期應公請友邦保薦公正人代爲決斷。如兩國所擬請之公正友邦仍不能合。則由美國總統保薦一人充當公正人代爲決斷。兩國約明公正人所下斷語。必當信實遵行。○第十二款。此約俟進呈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御覽。以爲妥協。并御筆批准後。定於某處。某年。某月。某日。互換。今欲有憑。兩國全權大臣畫押。蓋印。以昭信守。某年。某月。某日在下關訂。共計四券。

照譯伊藤面交英文說帖和約序文光緒廿一年三月十六日

日本全權大臣不願將原擬和約序文更改。○第一款。日本全權大臣以爲此款應照前次送交中國頭等全權大臣之約稿內所開之第一款辦理。日本全權大臣查核中國頭等全權大臣所擬改之。○第二款。實在不能照辦。然尙願將日本所原擬者更改如左。中國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併將該地方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一切屬公物件。永遠讓與日本。第一。下開劃界。以內之盛京省南部地方。從鴨綠江口起。溯該江流以抵安平河口。從此割線而抵鳳凰城、海城及營口。以上所指名之地。皆在所讓境內。遼東灣東岸及黃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屬諸島嶼。亦一併在所讓境內。第二。台灣全島。及其所有附屬各島嶼。第三。澎湖列島。即英國格林尼次東經百

十九度至百二十度及北緯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嶼。○第四款 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按照中國全權大臣所擬者辦理。然願將原擬之款更改如左。中國約將庫平銀二萬萬兩交日本國作為賠償軍費。該款分作八次完。第一次五千萬兩應在本約批准互換後六個月之內交清。第二次五千萬兩應在本約批准互換後十二個月之內交清。餘款平分六次。逐年交納。其法列下。第一次平分遞年之款於兩年內交清。第二次於三年內交清。第三次於四年內交清。第四次於五年內交清。第五次於六年內交清。第六次於七年內交清。其年分均以本約批准互換之後起算。又第一次賠款交清後。未經交完之款。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不論何時。或將該賠款全數。或將幾分先期交付。均聽中國之便。○第五款 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應允擬改之第五款。○第六款 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按照擬改之第六款辦理。然允將原擬之款更改如左。中日兩國所有約章因此次失和。自屬廢絕。中國約俟本約批准交換之後。速派全權大臣與日本所派全權大臣會同訂立通商行船章程。及陸路通商章程。其兩國新訂約章。應以中國與泰西各國現行約章為文。又本約批准交換之日起。新訂約章未經實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商業工藝行船。隻陸路通商等。與中國最為優待之國禮遇護視。一律無異。中國約將下

開讓與各款。從兩國全權大臣畫押蓋印日起，六個月後方可照辦。第一、現今中國已開通商口岸之外，應准添設下開各處立爲通商口岸，以日本臣民往來，僑寓從事商業工藝製作等所有添設口岸，均照向開通商海口或向開內地鎮市章程一體辦理，應得優例及利益等，亦當一律享受。一、湖北省荊州府沙市。二、四川省重慶府。三、江蘇省蘇州府。四、浙江杭州府。日本政府得派遣領事官於前開各口駐紮。第二、日本輪船得駛入下開各口，附搭行客裝運貨物。一、從湖北省宜昌湖長江以至四川重慶府。二、從上海駛進吳淞江及運河以至蘇州府、杭州府。中日兩國未經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開各口行船，務依外國船隻駛入中國內地水路現行章程照行。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國內地購買經工貨件，若自生之物，或將進口商貨運往內地之時，欲暫行存棧，除勿庸輸納稅鈔派徵一切諸費外，得暫借棧房存貨。中國官員勿得從中干預。第四、日本臣民在中國輸納稅鈔及規費，可用庫平銀核算外，亦得以日本官鑄銀元照標明之價輸納。第五、日本臣民得在中國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止付所訂進口稅。存棧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運入中國之貨物一體辦理，至應享優例豁免，莫不相同。嗣後如有

因以上加讓之事。應增章程規條，即載入本款所稱之行船通商條約內。○第七條 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應允擬改之第七款。○第八款 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應允擬改之第八款。然允將原擬之款更改如左。中國爲保明認真實行約內所訂條款。聽允日本軍隊暫行佔守山東省威海衛。俟本約所定應賠軍費第一第二次交清并通商行船約章批准互換之後。中國如將海關進款應允妥商作爲尙未交清應賠軍費本利之押質。日本卽行撤回軍隊。如無此項押質。其軍隊應俟軍費一律交完方行撤回。但通商行船約章未經批准互換以前。日本仍不撤回軍隊。所爲日本軍隊暫行佔守。一切需費應由中國支辦。○第十款 日本全權大臣查此款應仍照原擬。○第十一款 新增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應允此新增之款。

照譯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四月十一日卽光緒廿一年三月十七日日本全權大臣

伊藤博文來函

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伯爵李閣下。昨日遞交改正和約條款時面陳之語。理宜再用函牘申明。查所爲昨交和約條款。實爲盡頭一著。中國或允或否。務須於四日內告明。其四日期限。係從昨日算起。本大臣前接貴大臣說帖中論日本原擬和約條款爲難情形。日本全權大

臣因而細加斟酌將原索之款直減至無可再減實爲體諒貴大臣所陳種種爲難情形如果日本仍索原擬之款中國必有許多難處也原擬軍費現已減去三分之一交付之法亦視前擬爲較鬆暫行佔守地方前擬兩處今已改爲一處嗣後中國如不願以地方爲押質亦可將關稅款爲押質以代之請免釐稅并他項內地稅一條并黃浦口挖深擋江砂一條均全行刪去以上減輕各款係因貴大臣以中國庫款支絀爲難情形詳細見示故日本亦卽不肯堅持原議也至讓地一節日本亦極力不肯多索故較之原擬已減去不少夫戰事持之愈久則花費愈多此節本大臣屢向貴大臣申明日本現在所能允從之款若遲之又久卽不能允從矣特此奉布并頌崇祺伊藤博文

復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函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伯爵伊藤博文閣下昨承惠函所論會議和局進步端倪茲爲中國國家并本大臣起見理應簡明布復方足以昭公允查前由貴大臣囑本大臣將所索和款中國實在應允不應允先行函復日本全權大臣方能與本大臣晤面會商和款一節應請熟記勿忘今於第一次晤面會議和款本大臣應與貴大臣面談之語尙屬含意未伸而日本已將現在貴

大臣所催促之盡頭條款見示。按照如此情形將來并不能說已先予本大臣以陳明中國國家意見之機會。而後日本方以盡頭條款見示也。查日本將原擬索款稍為裁減，實堪欣悅。惟現索之數仍遠過於用兵所費之數。且如此重任，中國力不能勝，而中國所擬將來改變內政，利國便民之舉，必因之而俱廢。至讓地一節，貴大臣所稱大加刪減等語，尤為本大臣所未喻。查日本盡頭條款內所擬之割線，除略有裁抑外，奉天南邊所有日兵曾踞之地，均已包括無遺。且格外復索日兵所未到之富庶險要省分，如臺灣者，此實各國議和所未聞。交涉成案所未有。至通商優例一節，日本全權大臣將經駁各條酌量刪去。本大臣固應承認日本全權大臣所辦之得體。惟盡頭條款內所索商務之款，仍有未見向例，未昭公道之處。如擬以軍隊佔守中國地方，營成商酌，彼此意見如有異同，不肯聽從公正友邦判斷，商約未行之先，日本商民之在中國者，索照泰西最為優待之國一體優待，而中國商民之在日本者，并不肯認明一律優待。日本商民在雖開通商口岸之內地，可租機房，可運進口，並可採買土產，不由華官干預。日本商民可在中國隨便何處設立製造廠，所造之貨，并不完內稅，以及請准日本銀元照標明之價完納稅費之類是也。以上所陳各節，并非徒資辯論，不過因會議和款，祇有前日一次，日本已將盡頭條款交出，本大

臣不得不將當日面陳之語，擇其節要，用函重述一遍，務望貴大臣詳審熟思，於貴大臣面約下次會議時見告。屆時本大臣當將朝廷旨意，欽遵作復日本所擬之盡頭條款也。

照譯日本全權大臣伊藤來函光緒二十二年三月十九日

大清帝國頭等全權大臣伯爵李閣下昨日惠函，業經接到，即係回復本大臣前日之函。查本月十一日卽申歷三月十七日，日本大臣作函，命意所在，卽係日前面告之語重述一遍，冀貴大臣於現時實在情形，歷歷深曉。至於貴大臣前此陳說之語，本大臣業已慎思深慮，故將原索之款加以裁減，是此次日本國家索款實爲盡頭一著，所宜回復者，惟有允否兩字耳。此節之意，大臣願貴大臣詳察之也。循誦來函，旣稱貴大臣復函之意，并非徒資辯論，而於日本國家盡頭索款，及所會議規模，加以評議，并令本大臣於貴大臣所指駁者，詳審熟思等因，誠恐貴大臣於本大臣命意所注，尙有誤會，應再行申明。所有本大臣於本月初十日卽申歷三月十六日面奏條款，實係盡頭一著，無可再商。戰後索款與尋常商議之事不同，日本全權大臣因關切大局，故外和衷姑許貴大臣將國家索款加以辯論，今實已讓到極處，無可再讓。如此苦心，如復不蒙相諒，則以後若有變故，本大臣可有辭以自諉矣。現在欲免後來誤會，本大臣尙有一言相告。此立

本大臣未允將日本案款重加考究者，并非以貴大臣嚴辨之語爲然也。順頤崇祺伊藤博文

致日本全權辦理大臣伊藤函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

逕啓者。前與貴大臣約擬於今日四點鐘復行會晤商定一切。今有不便之處。定於明日四點鐘會晤可也。此頤日佳李鴻章

兩國全權大臣第四次問答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下午四點鐘至春帆樓與伊藤會議。○伊云。今日復見中堂重臨。傷已平復。不勝幸甚。○李云。此皆貴國醫生佐藤之力。○伊云。佐藤醫治中堂。其效甚速。可喜。○李云。聞佐藤謂陸奧大臣身熱是否。○伊云。陸奧大臣身子本不甚健。現患春溫。至爲暗念。○李云。服藥當可有效。○伊云。今日身熱稍平。○李云。曾進食否。○伊云。無多。一月前本大臣亦患此症。現已愈矣。中堂身子今日好否。○李云。甚好。惟兩腿稍軟耳。○伊云。我父每年皆八十餘健旺。○李云。何在。○伊云。現在東京。我生長此處。○李云。是長門否。雖山口縣多遠。○伊云。約二十英里。○李云。長門乃人物薈萃之地。○伊云。不比貴國湖南安徽兩省所出人物。○李云。湖南如貴國肇斯馬。最尚武功。長門猶安徽。然不能相比。所遜多矣。○伊云。此次敗在中國。非安徽也。

李云我若居貴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貴大臣之辦事著有成效○伊云若使貴大臣易地而處則政績當更有可觀○李云貴大臣之所爲皆係本大臣所願爲然使易地而處卽知我國之難爲有不可勝言者○伊云要使本大臣在貴國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難辦之事忌者甚多敝國亦何獨不然○李云貴國上下交孚易於辦事○伊云間亦有甚難爲之事○李云雖有難爲賴貴國皇能聽善言○伊云皇上聖明當登極之時卽將從前習尚盡行變易故有今日局面○李云如是則諸臣之志願得舒矣○伊云此皆皇上聖明故有才者得各展所長現該應辦之事停戰多日期限甚促和款應從速定奪我已備有改定條款節略以免彼此辦論空過時光中國兩次節略一則甚長一卽昨日擬改約本中國爲難光景我原深知故我所備節略將前次所求於中國者力爲減少所減有限我亦有爲難之處中堂見我此次節略但有允不允兩句話而已○李云難道不准分辨○伊云只管辦論但不能減少○李云既知我國爲難情形則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所可爲○伊云時限既促故將我所能做到者直言無隱以免多方辦論否則照我前開約款所開必須辦論到十日之久方能減到如此○李云節略有無華文○伊云英文東文已齊但華文未全伊交英文另有要款華文三紙○伊云只賠款讓地與佔守地方三節譯有

華文○李闕後云卽以此已譯三端開議第一賠款二萬萬爲數甚鉅不能擔當○伊云減到如此不能再減再戰則款更鉅矣○李云賠款如此固不能給更鉅更不能給還請少減○伊云萬難再減此乃戰後之事不能不如此○李云前送節略核計貴國開銷之帳相離不遠此次賠款必借洋債洋債爲數既多本息甚鉅中國將有何法以償之○伊云前節略云計二十年還清洋債何不遠至四十年爲期愈遠本息卽不見重此非我事偶爾言及切勿見怪○李云四十年拔還本息爾願借否○伊云我借不起洋人借債爲期愈遠愈妙○李云自開戰以來國帑已空向洋人商借皆以二十年爲限爾所言者乃本國商民出借耳○伊云卽非本國之民借債皆願遠期○李云外國借債但出利息有永不還本者○伊云此又一事也但看各國信從否外人借債皆願長期銀行皆爭願借○李云中國戰後聲名頗減○伊云中國財源廣大未必如此減色○李云財源雖廣無法可開○伊云中國之地十倍於日本中國之民四百兆財源甚廣開源尚易國有急難人才易出即可用以開源○李云中國請爾爲首相何如○伊云當奏皇上甚願前往○李云奏如不允爾不能去爾當設身處地將我爲難光景細爲體諒果照此數寫明約內外國必知將借洋債方能賠償勢必以重息要我債不能借款不能還失信貴國又將復戰何苦相逼

太甚。○伊云：借債還款，此乃中國之責。○李云：不能還，則如之何？○伊云：已深知貴國情形為難，故減至此數萬難再減。○李云：總請再減。○伊云：無可減矣。○李云：第一次款交清後，餘款認息五釐，德之於法固然如此，但中國自道咸以來，三次償給英法軍費皆未加息，不過到期未還，始行認息，貴國豈能以西國之事來比？○伊云：如可全還，自不計息。○李云：但二萬萬實債不起，如出息五釐，可允不還本否？○李云：是猶向日本借款，日本無此鉅款。○李云：不必貴國出本，但取烏耳。○伊云：此辦不到。○伊云：餘款加息，惟有出息不還本，如此辦法，請為細想。○伊云：戰後款應全給，所以分時償者，亦以舒中國之力也。○李云：全行償還，向無辦法，德之於法亦分期，現在中國先出息銀，待中國籌到款項，再行還本可否？○伊云：亦辦不到。○李云：既辦不到，餘款當不認息，款鉅而又加利，不啻兩次賠款。○伊云：償款如不分期，即分期而年限尚短，當可免息。○李云：國庫已空，勢必借債，待債借到再酌減年限何如？○伊云：約內不得不定明年限。○李云：約內可加活語，如能早交，息當從免。○伊云：能交清，息可全免。○李云：先期交清，則應免息，自不論先交若干。○伊云：初次應交五千萬云云，批准後一年，再交五千萬，如第二年全交，則可免息。○李云：如不全交，第二年餘款可免息否？○伊云：視餘款之多少，少則免息。○李云：息不能認，日本雖

勝總不能強於英法。英法之於中國戰後尙未強以認息。今日認息華人聞之必大駭異。且爲數甚鉅。加息豈不更重乎。○伊云。如能全數清償。○李云。免息自不煩言而解。○伊云。所爲全數清還者。非一時也。乃分兩年之期。期內清還。自可免息。○李云。我未能答應。借債之權在人。不在我。能借到。自能早還。日雖得勝。何必逼人太甚。使人不能擔當。○伊云。不能擔當。是否不允之說。○李云。我誠願修和。但辦不到事。不能不直說。○伊云。照我節略。已是竭力減少矣。○李云。再講讓地一節。歷觀泰西各國交兵。未有將已踞之地。全行請讓者。以德國兵威之盛。直至法國巴黎都城。後將侵地讓出。惟留兩縣之地。今約內所定。奉天南部之界。欲將所踞之地全得。豈非已甚。恐爲泰西各國所譏笑。○伊云。如論西國戰史。不但總法之戰而已。○李云。英法兵亦曾佔踞中國城池。但未讓割寸土尺地。○伊云。彼另有意在。不能以彼例此。○李云。即如營口中國設關納稅。乃餉源所在。貴國又要償款。又要奪關稅。是何情理。○伊云。營口關稅。乃地生之貨所出。○李云。既得地稅。尙要賠款。將如之何。○伊云。無法。○李云。譬如養子。旣欲其長。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伊云。中國豈可與孩提並論。○李云。現貧瘠。實甚。猶如小孩。且營口。貴國得之無益。營口之北地。而甚廣。貨所從出。汝旣踞關。將來貨從內地運出。中國必加稅。加捐。旣到營口。又納關稅。如

是貨費必滯銷，關稅必少。且貨在內地，華官又勸商人從他處出口，或重加釐稅，華商斷無不從之理。○伊云此可彼此相商，且中日可與各國商酌，況將來陸路通商章程，所當議及者。○李云，加捐乃中國自主之權，外人豈能相強？所以踞有營口，無益貴國，不如退出，再商別處。○伊云，營口以北業經退讓，萬難再讓。○李云，台灣全島，日兵尙未侵犯，何故強讓？○伊云，此係彼此定約商議之事，不論兵力到否。○李云，我不肯讓，又將如何？○伊云，如所讓之地，必須兵力所到之地，我兵若深入山東各省，將如之何？○李云，此日本新創辦法，兵力所已到者，西國從未全踞，日本如此，豈不貽笑西國？○伊云，中國吉林、黑龍江一帶，何以讓與俄國？○李云，此非因戰而讓者。○伊云，台灣亦然，此理更說得去。○李云，中國前讓與俄之地，實係凼脫荒寒，實甚，人煙稀少，台灣則已立行省，人煙稠密，不能比也。○伊云，尺土皆王家之地，無分荒涼與繁盛。○李云，如此，豈非輕我年鑑，不知分別？○伊云，中堂見聞，不能不答。○李云，總之現講三大端，二萬萬為數甚鉅，必請再減，營口還請退出，台灣不必提及。○伊云，如此，我兩人意見不合，我將改定約款交閱，所減只能如此，為時太促，不能多辦，照辦固好，不能照辦，即算駁還。○李云，不許我駁否？○伊云，駁只管駁，但我主意不能稍改，貴大臣固願速定和約，我亦如此，廣島有六十餘隻運船停泊，計有二

萬頃通載。今日已有數船出日。兵糧齊備。所以不即出運者。以有停戰之約故耳。○李云。停戰限滿。可請展期。○伊云。如和約已簽押。限期可展否。則不能。○李云。德法停戰。曾再展十日。○伊云。時勢各別。其時法國無主。因召明選議員開議院。選總統。派使臣等。事故多需時日。○李云。爾所欲者。皆已大概允許。意見不合者。惟此數端。如不停戰。何能暢議。○伊云。期限惟有十日。今日條款。即請決定可否。三日後四點二刻。當候回信。○李云。事有不諧。尚須會議。○伊云。三日後如蒙見允。即請復函。尙須預備約章。彼此簽押。又須延多數日。○李云。不必復函。一經面允。自可定議。三日斷來不及。我以說。尙須電報請旨。不能限以時日。○伊云。接到回旨。即可決斷。○李云。請旨後如何。再與貴大臣而議。俟接到回電。再來相請。○李云。不能多待。必有限期方可。○李云。至多四五天後。尙在停戰期內。○伊云。三天內當有回旨。○李云。此事重大。必須妥酌。今日所言各節。皆有謂據。我不能專主。○伊云。五天過久。急不能待。○李云。停戰之期。尙有十天。○伊云。我須及早知照前敵。○李云。停戰有期。前敵豈有不知。○伊云。前敵諸將。隨時探知此地會議之事。○李云。尙有十天。再會一次。即可決定。且節略甚多。譯華文者。只有三節。其餘今夜譯齊。方可發電。第四日當有覆旨。至遲五天。○伊云。北京回電。我想三天足矣。○李云。一有覆音。即請相會。是否存

此抑請貴大臣來寓相會。○伊云隨中堂便來此會議更好。○李云賠款還請再減五千萬台灣不能相讓。○伊云如此當卽遣兵至台灣。○李云我兩國比鄰不必如此決裂總須和好。○伊云賠款讓地猶債也債還清兩國自然和好。○李云索債太狠雖和不誠前送節略實在句句出於至誠而貴大臣怪我不應如此說法我說話至直台灣不易取法國前次攻打尙未得手海浪湧大台民强悍○伊云我水師兵弁不論何苦皆願承受去歲北地奇冷人皆以日兵不能吃苦乃一冬以來我兵未見吃虧處處得手○李云台地瘴氣甚大前日兵在台傷亡甚多所以台民大概吸食鴉片烟以避瘴氣○伊云但看我日後踞台必禁鴉片○李云台民吸烟由來久矣○伊云鴉片未出台灣亦有居民日本鴉片進口禁令甚嚴故無吸烟之人○李云至爲佩服○伊云禁煙一事前與閣相國言及甚以爲然○李云英人以洋藥進口我國加稅豈能再禁○伊云所加甚少再加兩倍亦不爲多○李云言之屢矣英人不允○伊云吸煙者甚懶兵不能精○李云此事迫於英人難以禁止○伊云當先設法自禁洋煙自不進口中堂起席與伊藤作別握手請將賠款大減伊藤搖首云不能再減而散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兩點半鐘至森帆樓與伊藤會議。○李云。陸奧大臣。今日身子何如。○伊云。稍好。本願來此會議。佐藤醫生戒其外出。○李云。佐藤今晨言及陸奧身子尙未全愈。不可以風。昨日我派經方至貴大臣處面談各節。一一向告。貴大臣毫不放鬆。不肯稍讓。○伊云。我早已說明。已讓至盡頭地步。主意已定。萬不能改。我亦甚爲可惜。○李云。現已奉旨令本大臣酌量辦理。此事難辦已極。還請貴大臣替我酌量。我實在無法酌量。○伊云。我處境地與中堂相似。○李云。爾在貴國所論各事。無人敢駁。○伊云。亦有被駁之時。○李云。總不若我在中國被人駁斥之甚。○伊云。我處境地。總不如中堂之易。中堂在中國位高望重。無人可能搖動。本國議院權重。我做事一有錯失。即可被議。○李云。去歲滿朝言路。屢次參我。謂與日本伊藤相交好。所參甚是。今與爾議和立約。豈非交好之明證。○伊云。時勢彼等不知。故參中堂。現在光景。彼已明白。必深悔當日所參之非。○李云。如此狠兇條款簽押。又必受罵奈何。○伊云。任彼胡說。如此重任。彼亦適當不起。中國惟中堂一人能擔此任。○李云。事後又將羣起攻我。○伊云。說便宜話的人。到處皆有。我之境地亦然。○李云。此固不論。我來議和。皇上令我酌定。如能將原約酌改數處。方可擔此重任。請貴大臣替我細想。何處可以酌讓。即如賠款。讓地兩端。總請少讓。即可定議。

○伊云初時說明萬難少諭昨已告明伯行星使已盡力讓到盡頭不然必須會議四五次方能讓到如此我將中國情形細想即減至無可再減地步蓋議和非若市井買賣彼此爭價不成事體○李云日前臨別時請讓五千萬當時貴大臣似有欲讓之意如能讓此全約可定○伊云如能少讓不必再提業已讓矣○李云五千萬不能讓二千萬可乎現有新報一紙在此內載明貴國兵費只用八千萬此說或不足爲憑然非無因○伊取報紙細看云此新聞所說全是與國家作對萬不可聽○李云不必深論但望減去若干亦好○伊云我國之費多於此數○李云請讓少許即可定議當電明國家誌感○伊云此可稍讓茲已讓出○李云貴國所得之地甚多財源甚廣請從寬處著想不必專顧目前○伊云所有財源皆未來事不能劃入現在賠款○李云財源甚長利益甚溥○伊云將來開源之利皆用在地面上萬無餘款○李云財源不僅如此必定興旺○伊云欲開財源所費必大○李云卽以台灣而論華人不善經營有煤礦煤油金礦如我爲巡撫必一一開辦○伊云礦產一開必以賤價售諸華人○李云華商不能自得○伊云未開之地必須經營所費不費○李云所費愈大得利愈溥何妨賠費略減若干他日利源所補多矣卽我中國借貸亦稍容易我在北京洋人肯將台灣押借二千萬金鎊後我東來知日人強索台

潤。此事卽擋起不掉。所押已如此之多。出賣則其價更鉅。○伊云。中國財源甚大。借實不難。○李云。無論如何。總請讓數千萬。不必如此口緊。○伊云。屢次說明。萬萬不能再讓。○李云。又要賠錢。又要割地。雙管齊下。出手太狠。使我太過不去。○伊云。此戰後之約。非如平常交涉。○李云。講和。卽當彼此相讓。爾辦事太狠。才幹太大。○伊云。此非爾辦事之才。戰後之效不得不爾。如與中堂比才。萬不能及。○李云。賠款既不肯減。地可稍減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伊云。兩件皆不能稍減。屢次言明。此係盡頭地步。不能少改。○李云。我并非不定約。不過請略減。如能少減。即可定約。此亦貴大臣留別之情。將來回國。我可時常記及。○伊云。所減之數。卽爲留別之情。昨已告伯行。星使初約本不願改。因念中堂多年交情。故減萬萬。○李云。如此口緊手辣。將來必當記及。○伊云。我與中堂交情最深。故已多讓。國人必將罵我。我可擔肩。請於停戰期前速卽定議。不然索款更多。此乃舉國之意。○李云。賠款既不肯少減。所出之息。當可免矣。○伊云。日前會議說明。換約後。一年內兩期各還五千萬。又一年將餘款一萬萬還清。息可全免。○李云。萬一到期款借不到。但出息可乎。○伊云。不能。此與日前所說相同。但認息不還本。只算日本借錢。我國無此力量。○李云。中國更無力量。日本開戰以後。未借洋債。中國已借數次。此日本寫於中國之明證。○伊云。

此非日本富於中國。日本稍知理財之法。○李云。中國將效日本理財。現在甚貧。借債不易。○伊云。我看甚易。斷不爲難。○李云。現在毫無頭緒。俟我回國再議。如三年之內。本還清。可免息否。○伊云。三年內果能清還。息可全免。○李云。約內可添明。若三年後清還。云云。此乃活語。如此寫法。不過少有體面。所有便宜無多。○伊云。約內寫明第一次交清後。餘款認息云。如三年不能交清。則以前之息必須一體加添。○李云。三年內清還。免息。如不還。一併加息。○伊云。一併加息。此事甚爲糾葛。○李云。莫若二萬萬內減去二千萬。以抵償息。如此一萬八千萬。卽照約內所載辦法。不更簡捷。○伊云。不能。且三年內交清免息。應於約內載明。以免誤會。○李云。如此鉅款。豈能預定。○伊云。我亦恐兩年內交清。難以預定。故將還期延至七年之久。○李云。^少去二千萬。中國可少借二千萬。○伊云。萬萬不能。○李云。三年內清還。免息不必寫入約內。可另立專條。○伊云。此事不能另立專條。應於約內寫明。○李云。你將第四款返復觀看。可另有主意。○伊云。或三年內還清免息。或否。應寫明一定辦法。○李云。無妨加一活語。倘三年內云云。○伊云。必須寫出一定辦法。○李云。借錢之權在人。借到方可寫明。○伊云。只好照原約寫。○李云。中國前賠英法兵費。但寫明過期不還。方認利息。今卽加息。亦太不情。○伊云。英法甚富。故可免息。○李云。爾想錢太

過索款又鉅利息又大○伊云其時英法之兵不如日兵之多○李云英國其時調有印度兵○伊云所調不多○李云兩年清還免息可添入原款乎○伊細想多時乃云如要停息只有一樣辦法三年爲照舊認息若三年之內果真清還可將所認之息抵作本款○李云是否三年將本全還並認利息則將已償之息作本○伊云比如換約後六個月交五千萬再六個月又交五千萬其時應交一萬萬之息第三第四等期照算如三年屆滿將餘款交清則前二年半所認之息即可割算應交餘款惟三年當自換約之日起算○李云即寫如三年之內能將全款清楚云云請貴大臣看後即可添入第四款○伊與屬員互商即云添入○李云尚有數條相商并非與原約有所增減不過將約內之意聲明以免將來誤會如遼河口界線該線一到營口之遼河後當順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爲界此乃公法凡以河爲界者莫不如是○伊云將來勘界時可定○李云即可照此添入第二款內之第二條下○伊云甚是可照行○李云第五款二年後讓地內尙未遷出之華民可視爲日本臣民但有產業在讓地內而人遠出者二年後應請日本保護視同日本臣民之產業○伊云此事難允現在日本與西國所訂條約不准外人在日本地內置買產業○李云我所說者乃原有之產業與外人新置之產業不同○伊云此與日本律法有

異不易辦理外人必將藉口。○李云此乃祖先留傳之產業可照章納稅有何難辦中國人民皆可在別縣置產。○伊云華民在中國隔縣置產非外人可比如日本聽華人在內地有產則外國必將援一體均霑之例以要我。○李云台灣華人不肯遷出又不願變賣產業日後官出告示恐生事變當與中國政府無涉。○伊云日後之事乃我國政府責任。○李云我接台灣巡撫來電聞將讓台灣台民齊謀誓不肯爲日民。○伊云聽彼鼓譟我自有法。○李云此語並非相嚇乃好意直言相告。○伊云亦聞此事。○李云台民戕官聚衆常事他日不可怪我。○伊云中國一將治權讓出即是日本政府之責。○李云不得不聲明在先。○伊云中國政府只將官調回兵撤回而已。○李云綠營士兵不可他往駐防之兵可撤回。○伊將所譯免息一條英文閱過與華文相對不錯。○李云即可照此添入。○李云台灣官紳交涉事件紛繁應於換約後六個月方可交割清楚。此節添入約款內。○伊云我意批約後數禮拜即派兵官赴台收管。○李云可派人與台灣巡撫共商以清糾手事件。○伊云換約後請華官出示台民我派兵官前往將一切軍器暫行收管。○李云所派有文官否。○伊云文官亦派。○李云交割是大事應先立簡明章程日後照辦方免糾葛。○伊云我不能延至六月之久再議交割換約後立即派人前往。○李云約內可改云換約後

兩國互訂交接簡明章程。○伊云。云文不懂。令譯英文。其略云。一切堡壘准其自攤。日官指定一處。令華兵撤回後。日官將洋槍送還。然後官彼此商定等語。中堂聽畢。云此約均重。何爲無權。○李云。此皆換約。此乃最要最急之事。○李云。換約公衙門商議。現議之約。不過將台灣。云就誤時日。○李云。約不互換。尙。台灣。一俟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國再行。台灣不在其內。○李云。本約內可收。此事我難專主。○伊云。六月爲期。○。台灣即交日本。○李云。雖交日本。交地。

兵撤回而已。○李云：如不要章程，何以有此專條？○伊云：專條之內，不過數款，單讓撤兵之事，惟延至六個月之後再行交接，未免過遲。○李云：何不云換約後，兩國派員議定交接章程？○伊云：應否限定日期？○李云：不必。○伊云：換約後即行交接。○李云：不議章程否？○伊云：限一月足否？○李云：可俟條約批准互換後一月內，兩國派員妥議交接章程。○伊云：一月內應即交接，不必議章程。○李云：你說要派文官，何不令文官與台撫相商？○伊令伊東寫出英文，一俟換約後一月內，兩國各派大員辦理台灣交接。○李云：一月之限過促，總署與我遠隔台灣，不能深知情形，最好中國派台撫巡撫與日本大員，即在台灣議明交接章程，其時換約後兩國和好，何事不可。且商。○伊云：一月足矣。○李云：頭緒繁，兩月方寬，辦事較妥。貴國何必急急？台灣已是口中之物。○伊云：尙未下咽，饑甚。○李云：兩萬萬足可療饑，換約後尙須請旨派員，一月之期甚促。○伊云：可寫一月內奉旨派員云云。○李云：不必寫明奉旨等語。○伊云：一月內可派員否？○李云：一月即可派員，至交接一節，應聽台撫隨時酌定。○伊云：當寫明兩月內交割清楚。○李云：月內各派大員妥議，交割不必限定何時。○伊云：當寫明兩月交割，免生枝節。○李云：但寫一月內，兩國各派大員議定交割。○伊云：月內派員妥議，兩月內交割清楚。○李云：兩月內派員交割。○伊云：

不如一月內派員。再一月交割。○李云。各派大員限兩月內交接清楚。○伊云。爲何不允一月內派員。再一月交割。○李云。不如寫兩國速派大員。限兩月內妥議交割。○伊云。可改互換後。立即派大員云云。○李云。可寫又台灣一省。應於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國立卽各派大員至台灣。限於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個月交接清楚。○伊接看云。可以照辦。○李云。第六款內第三條日本國臣民租棧一節。未得官員勿得從中干預字樣。此條本意原爲華官不能強索日商規費等事。但如此寫法太混。假如日商犯案。迷匿所租棧房。本地方官卽無權入棧搜查。所以應請將前項字樣刪去。○伊云。可刪去。○李云。第四條中國海關皆用關平納稅。今此條內改用庫平。不能一律。又日本銀元在通商各口。皆與英洋照市價用。此條何必寫明。全條可刪。○伊云。可全刪。○李云。第五條原文。日本臣民准在中國製造一切貨物等語。意未清楚。如此日商亦可前往內地製造。應寫明日本臣民准在通商口岸城邑製造一切貨物等語。以示限制。○伊與其屬員往返細商。方允添入。○李云。第八款威海衛留兵。日本究派多少。○伊云。一萬。○李云。無處可住。○伊云。將添蓋兵房。○李云。劉公島無餘地。○伊云。在威海衛口左近。我武官初意想派二萬住盛京。二萬住威海。○李云。款內各費有中國支辦等語。可將此節刪去。前英法亦曾住兵我國。皆未償費。○伊

云駐兵償費乃歐洲通例。○李云既已割地又賠兵費而且加息留兵之費應在賠費內劃出。○伊云賠費乃戰事所用之費留兵之費又是一事。○李云中國認不起。○伊云此照歐洲通例。○李云現在亞細亞何云歐洲且英法未請支辦中國約章俱在可查明也。○伊云何時。○李云英國留兵在廣東舟山大沽等處。○伊云彼留兵非爲抵押賠款。○李云英法於同治初年留兵大沽上海皆爲賠費之質中國並未給兵費本約皆已全允些許小事何不相讓。○伊云一年之費不貲。○李云已賠兵費數年之利又數百萬何必如此算小此甚小事。○伊云本約何時簽定。○伊云此次英文不必簽押惟將中東兩文簽押而已不過英文句意清楚萬一誤會可用解明爲此有一專條請看。○李將專條華文閱後云此華文可行。○伊云我處各寫本約英東文兩分請貴處寫華文兩分。○李云貴處英東文何時可齊。○伊云明晨卽有至威海衛駐兵一節另有華文專條在此請看。○李接着云皆可照辦惟須將支辦軍費一條刪去。○伊云自簽約起至換約時限十五日可否。○李云批准換約皆係大皇帝之事本大臣不能專主必須請旨可定。○伊云明日簽押時當定明互換之日。○李云本大臣到津當專員賚約晉京送與總理衙門然後進呈皇上方可擇日批准轉折甚多難以限定日期。○伊云約內必須寫明換約日期。○李云約內寫

定換約之期。皆在簽押後。多則一年。少則六月。○伊云。此約簽後十五日換約足矣。○李云。前已言明。轉折甚多。或者十五日之先亦未可知。但此係皇上之事。不能預定。○伊云。兩國大皇上皆應如此。○李云。不能寫定。○伊云。凡約皆應寫明。換約之期。我國主現在廣島。即可批准。○李云。此近我遠。不能相比。○伊云。換約之地何處。○李云。當在北京。○伊云。北京我無使臣駐紮。如派人往。當派兵護送不便。○李云。此次我來所費實多。簽押之後。兩國即係友邦。批約後更加和好。可在天津換。我國換約。向在北京天津兩處。○伊云。此非成例。○李云。議約我來。貴國換約。貴國當派人往。有來有往。方稱和好。○伊云。換約之前。我兵在旅順大連灣者有二十萬。兩處皆無營房可住。故皆在船上聽候換約。方能撤回。故換約之期。愈速愈妙。可否。即在旅順換約。○李云。日兵即可撤回。此約將必批准。○伊云。不換約。和局尚未定。○李云。何不武員來津換約。最好派川上。○伊云。派人都由皇上定。奪川上未必能去。○李云。川上爲人和氣。與津郡文武人員相好。○伊云。他尙難離營。○李云。簽押後必不開。營中無事。川上可來。○伊云。萬一不批准。又將如何。○李云。一經批准。我即電告。爾處電報用何密本。○伊云。電報可用英語。無須用密碼。但換約之時。與換約之地應定。○李云。此皆我皇上之事。難定。○伊云。凡約皆定明。換約之期。故請定十

五日。○李云十五日爲時太促。一月稍從容。○伊云我兵太多。住一月太久。○李云一月之內可否。○伊云三禮拜內。○李云約內從未寫禮拜兩字。○伊云不寫禮拜。寫二十日。○李云一月之內。○伊云多至二十日。○李云天津換約可定否。○伊云懸派兵護衛不便。○李云派一兵船足矣。○伊云兵船不能過攔江沙。何不在烟台換約。○李云烟台換約亦當請旨。○伊云換約之地有定約方可定。○李云天津換約可定。○伊云何故不在烟台。○李云簽約之後。可到天津必不生事。所貼兵費可定否。○伊云現已議過。定約之時與定約之地。是否即在烟台。期以二十日爲限。○李云總須一月之內。○伊云此約諒可批准。萬一不批。又將開辟。故越速越妙。○李云此約諒可不駁。但請放心。○伊云總須定明換約之時。○李云敕書內寫明。如果詳閱各條妥善。再行批准。所以我不能作主。○伊云我國敕書亦是如此寫法。○李云批准在先。換約在後。一經批准。當即電告。○伊云總須訂明。一經批准。接電後方可派員。○李云爾已許二十日。我說一月之內。我差十日無多。○伊云明日簽押。後日中堂登程到津。即可專差將約本賚京。爲時甚速。○李云我到津後尚須請假。另派員將約本送至總署進呈。中國作事轉折甚多。期限不能過促。○伊云此講和之事。非尋常可比。故越速越妙。○李云平常約章換約。皆在一年之外。○伊云去歲我國

與英國新立約章。在七月十七畫押。十八日英君主卽已批准。○李云。中國之事。不能如此。比如批准後。又須派員至津候船至烟台。皆不能尅期。烟台換約從爾。日期當由我定。○伊云。二十日起矣。所差九日。所費實多。六十隻運船在大連灣。兵皆在船守候。○李云。據我看。簽押後。即可將兵調回。○伊云。不能。○李云。我在下關三十日定約。不爲不速。他日約本由津送京呈進。蓋用御寶。然後派員來津。守候船隻到烟台。此中耽誤日期不少。何必匆促爲此不情之請。○伊云。十天所差太多。○李云。此甚小事。豈可因此齟齬。中國辦事向來延緩。比如我正月十九日奉旨。卽速料理來此。已二月二十三日矣。換約之期。寫明簽押後一月之內。我當能催早。限定二十日太促。萬一不及。又將失信。○伊云。西國議和。皆皇上自定。立卽批准互換。○李云。現在亞細亞何必當以歐洲之事相比。換約之地。從爾期限。當從我。○伊云。一月究竟太遠。○李云。留兵貼費完。究竟可去否。○伊云。不能去。○李云。何法。○伊云。中國爲難情形無論如何。兵費總須各認一半。○李云。二百萬兵費太多。一百萬不問。所費若何。每年我淨貼五十萬。一應在內。○伊云。此費只可養一營。○李云。何必多派。留兵與貴國甚近。萬一有需。即可調來。○伊云。留兵爲抵押賠款。非爲別事。○李云。英法留兵皆無兵費。貴國應寬大辦理。○伊云。換約之期。究竟二十天定否。○李云。已

講明一月。○伊云太遠，簽約應從速批准，互換亦然。○李云轉折甚多。○伊云二十日足矣。烟台甚近，如能准二十天，我即准費五十萬，不然必要一百萬。○李云換約之期納請換約旨，每年貼費五十萬，自換約之日起。○伊云如能允二十日。○李云我不能作主。○伊云能允一月，何不允二十日。○李云寫明一月，我可催及早互換會議已久，當派參贊將約本校對清楚後日簽約。○伊云何不明日簽押，我處明早即可寫齊。○李云我處必須明晚方齊，後日簽約。○伊云即定後日十點鐘。○李云仍在此處當面簽約否。○伊云然也，但兩件事應定明。○李云我回去請旨，換約日期可定。○中堂起席。○伊又諱諱以二十日為請，方可允貼費五十萬。○中堂答以言定不必多議而別，時已七點鐘。

和約覈登

字林報得官電云，中日兩國新訂和約共十三條，其大意若曰：臺灣讓於日本，以批准後二閏月為期，減遼東七州縣，改隸日本營，亦在其列。參中國以庫平銀二百兆兩（即貳萬萬兩）給日本以爲兵費，計批准後六個月先付五十兆兩。（即伍仟萬兩）閏六個月再付五十兆兩，餘分六年付清，年息五釐。（按第一期應付息款已需銀伍百萬兩惜哉已）三年付清不取息，肆蘇州杭州沙市重慶，新開通商碼頭，其餘各

內地悉准各國商人任便貿易。伍城鄉鎮市之合宜者。廣設紡織局等類。中國毫不禁阻。陸二閩月後兩國各遣大臣劃分界址。總日本派兵八千成於威海衛。中國歲給餉銀五十萬兩。償款付清之日即撤戍兵。擇兩軍俘獲之人。即日互相交還。彼此並不苛待。亦不根究。以朝鮮爲自主獨立之國。給通商條款。以盡諾後六個月內安定。前訂息兵約。再展三禮拜。以待中國批准。給費。擇期四月十四。(即四五月換約)在烟台換約。拾貳寓日華人歸日例統轄。寓華日人仍照舊約歸日官約束。中華中國允不遣使至朝。致有驟異之事。朝鮮人至華亦與政府不涉。(如進貢之類)此外另訂一中東互相輔助之密約。若有不利於兩國者。彼此同心攻守。朝鮮亦與其列。此項密約俟正約定後施行。各不宣露於外。照此相輔之密約而言。大抵中國多聘日本之長於兵事者。敎習陸師。有時或竟允日將統領中國海軍。并聞約中另有一條。中國許用新法。整頓文武各官之積弊。蓋緣日本曾經指明。若中國仍率舊章。無論與何國有事。斷不能冀其戰勝也。○申報錄電傳簡要原約云。登朝鮮自主貢獻盡廢。或割地。參割界。應賠款二百兆。並割地限兩個月讓出全臺。陸通商條款。悉照泰西外添五款。計日本臣民往來。僑寓蘇杭、重慶、沙市四口。從事商業工藝製造。一也。日本輪船駛入上閘各口。二也。進出口貨暫存棧房。俟出貨時完稅。三也。日本臣民得在口岸城邑。從

事工藝製造又將各機器任便製造四也日本在口岸城邑製造一切貨物卽照日本運入之貨物一體辦理五也_(三)日本撤兵限三個月中國兩個月_(四)威海衛抵押_(五)兩國釋回俘虜_(六)按批准換約後息戰_(七)批准後在烟台換約○申報續得津信補和約原文云_(八)中國認明朝鮮自主_(九)奉天南境各地從鴨綠江溯江抵安平河口又從安平河口劃至鳳凰城海城及營口以遼河中心爲界割界日本_(十)前款所載及黏附本約之地圖俟本約批准後兩國應各派二員前往公同劃定限一年竣事_(十一)中國約將庫平銀二萬萬兩賠償日本軍費於七年內分八次交清_(十二)在本約互換後限二年內日本准中國讓與地方之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從變賣田產而去限滿未遷酌宜視爲日本臣民其臺灣一省應於本約互換後兩月內交接_(十三)陸本約互換後兩國速派全權大臣會訂通商行船條約所有中國已開口岸外應於湖北荊州府之屬沙市四川省之重慶江蘇之蘇州浙江之杭州添設通商口岸_(十四)日本軍隊駐中國境內者於本約互換後三個月撤回_(十五)約內所訂條款聽從日本軍隊暫守威海衛以爲質_(十六)本約互換後兩國應將所有俘虜盡數交還本國_(十七)按本約互換日起按兵息戰○_(十八)滬報譯字林報云中日約款另有二條_(十九)中國准日本遴選賢大臣二員爲軍機處幫辦_(二十)中國製造局各延一日日本幹員爲會辦○_(二十一)滬報

又錄燕臺電云當俄艦逼阻換約之際以六款要日本(壹朝鮮仍屬中國或)日本攻取各地悉還中國參於中國允償兵費內提出三百萬兩撫卹遼東等處受害華民(肆日本在威海衛劉公島等處所得中國戰艦等物凡係丁汝昌力竭獻奉非由交戰而奪得者悉還中國伍陸)未詳并限於四月廿五日(西伍月) 捨亥日以前作答云云恐傳之非其真也○官電皇上於李中堂議訂最要之款數條皆已俯允中國先許李中堂定約皇上與軍機處總理衙門各王大臣詢謀僉同其阻止和議者今適入閣言官亦未有陳奏大約中堂還返後尙將大放厥詞

和議成傳相歸國

中日草約既成兩國全權大臣均於三月廿三日畫諾中堂卽於是夕登輪廿六清晨舟抵塘沽午初乘火車回津卽入節轅有得暇奉采者謂相國精神依然矍鑠誠聖朝之福也又聞之法醫生云槍傷業已收口槍子雖未取出而其骨中空料無妨礙○福世德與伍廷芳進呈和約譯署大臣卽出與各國公使計議言官之上章諫阻者實繁有徒時適恭邸在告諸大臣皆不敢專主(又云)中堂大約不必入都惟俟御筆批准後赴燕換約耳今在安危轉關之時京中勢甚岌岌聞宋慶依(克唐阿)劉永福諸將帥仍有主戰之意數督撫電奏與臺諫封章皆以滿洲爲發祥重

地，豈宜割畀他族。考中堂之所以許讓者，恐財力之不逮也。而論者則謂割寸地不如給一金。

附電旨擇要

十一京電。王大臣會議和約。福世德國務卿均在座。今已出都赴津。又朝官封奏無日蔑有。均責讓地之失。臺灣大吏派入京師議事之員不肯輕棄臺地。且言業已預備迎戰。即使萬不能保。亦願讓與歐洲。○十二京電。皇上批准和約。並未明降諭旨。聞軍機處實主其成。恭邸爲領袖。孫萊衫號文、徐小雲角儀兩大臣助之。譯署諸公不與也。○中堂既回。請假二十天而託福世德大臣送約入都。皇上命樞臣會議。李蘭蓀宗伯仍主戰。小軍機沈鹿萃光祿等聯銜封奏。請罷和議。管士修侍御請以賠款二萬萬金。改爲殺賊之賞。必有勵躍從事者。此外九卿科道各部院司員聯銜陳奏者。實繁有徒。大都謂和議難行。皇上電問封疆將帥。旋據宋祝三軍門劉淵亭軍門電奏。皆云戰有把握。李鑑堂中丞電奏。不戰無以張國威。唐徽卿中丞電奏。臺省民心惶惑。如果草草成和。衆情不服。恐難約束。張香溝制軍亦有主戰之奏。○會試諸孝廉公推臺省林孝廉爲首。具呈都察院。以宜戰不宜和等詞。求爲轉奏。列名者一千數百人。裕壽田總憲挑剔避忌字樣。不肯代遞。徐頤閣總憲與諸副憲。皆大不以爲然。遂即具疏入告。○中堂訂立此約。苦心孤詣。本

係無可奈何之事。國人不諒苦衷，交章論奏。又有俄、德、法三國爲梗，議幾中變。皇上特命劉峴莊欽使王楚石制軍悉心會議，兩帥夤夜參酌，聯衡覆奏。由是蓋用御寶，和局遂成。○李傳相即奉後三諱，開缺。皇上三次慰留，惟許給假養疴。○中朝接得日主御書，皇上亦親御丹毫作答。交聯道芳致伊藤美久治御書大意云：朕覽來書，嘉慰無似。朕亦願盡蠲前隙，與貴國敦崇睦誼。日後貴國有事，中國自應相助。○俄京朝報傳單，俄決不任日佔華陸地。○法報已堅請法廷出阻，并約歐洲合力。俄國以機會可乘，先顯其不從之意，并請歐洲各國同阻。即使各國不許，亦必怒馬獨出。字林報論之曰：俄人此舉，非有愛於中國也，惡日本之太強而逼俄也。俄甚喜中國之孱弱，善睡。朝鮮之貪劣昏庸，得以安築西伯里亞鐵路，路成後，惟所欲爲。忽見日本之興，出於意外，其能不覺事折之哉？德、法兩國本已與俄同志，英似不甚措意。蓋俄以侵地爲急，日之得俄之失也。
嗚呼！此係何等絕氣！
中國執政臣僚皆否。英以通商爲重，日之利，英未必害，又可譴其利也。惟日本若思害及印度、緬甸、新嘉坡、香港諸處，則必投袂而起矣。俄以琿春相近，其心最切。法爲安南、暹羅之故，注意臺灣。○英電、法電、俄三國駐日公使聯銜致公牘於日本外務省，略謂中國以陸地讓貴國，心實不服。英電三國再致公牘於日本，調氣甚厲，和藹推割地一節，驚動北京門戶。
實言之，如有人持標立戶外，即不下聲，門內人有戒心矣。且礙

朝鮮務請退讓之爲妙。京電聞諱署昨接王爵葉星使（之春）俄京來電。俄決不聽華讓地於日。俄日交誼將中斷。○日爲俄、法、德所逼。俄以日踞遼東。不便於俄。較華尤甚。（按此事大不便於華而俄乃以此爲言其故可思矣）故日願還華地。而索增銀百兆兩。○日廷派副水師提督樺山爲台灣巡撫。（又云）日本議俟中國償款交付若干兆。戌兵即退出若干里。付清則退清。（又云）俄日兩國商改中東和約。彼此親愛有加。（東電）日京報刊出和約原文。并日主手諭聲明與中國永遠輯和之意。且言願從俄、德、法之勸。不必久佔滿洲。其應與中國互商之續約。隨後再議。

附日廷兩諭

予自卽位至今日。以保守太平爲念。忽與清國失和。殊非始念所及。賴諸大臣與議院諸員。和衷共濟。水陸軍士亦皆用命。凡定計籌餉。保國安民諸大事。次第奏功。匡予不逮。此內政之可幸者也。吾兵在外。不畏鋒鏑。不避寒暑。旌旗所指。無往不利。苟非秉性忠勇。何能若是。而吾軍亦由是著名。予甚嘉焉。今和局已成。戰期又緩。吾國當益臻興盛。方欣喜之不暇。豈尚有仇視清國之意。且清國深悔從前之失。睦出至誠。吾國倍有榮矣。惟吾民教化之道。猶多未足。此後益宜加意訓迪。俾忠烈之氣化。以謙遜之德。循規蹈矩。日進雍熙。豈不懿歟。予見吾民因勝而驕。悔慢。

與國勢將損及交鄰之誼。是用特頒誥誠。要知清國已與吾國立約。彼此批准而後。重修舊好。芥蒂盡融。方將覩密於前。豈宜再念曩事。吾民其敬體予意毋忽。○吾國今與清國各派使臣。完全和局。惟和約將換未換之際。俄、德、法三國欽使照會我外部。謂我如佔遼東一境。東方永無復享太平之日。不如交還中國之爲善等語。予本欲永保太平之局者也。近雖與中國攜兵。亦惟欲立永久太平之基而已。俄、德、法三國勸阻割地。亦卽此意。是以吾國特爲益保太平起見。並不決計以佔遼東。而使兩國之民。重罹兵禍。並阻吾國恢張郅治之願。今已將吾國之舉動付天下人公論。則去年清國與吾國絕交之誤。更覺顯而易見。凡予所取遼東諸地。卽從俄、德、法三國之請。交還中國。於是清日兩國批准之和約。卽於約定日互換。兩國不特和好如初。且將比之從前。益加聯絡。想局外各國。及其官民。日後定能喻焉。

西人之寓日者。或以日本要挾中國。立此約章。深恐中國有復讎之意。因往問於某爵臣。(某爵臣至北京聽諸華事)爵臣對曰。日本未計及此也。人有恆言。皆云中國大國也。富國也。足兵之國也。而不知皆非也。昔年余曾面告李中堂曰。各人無合一之心。各省有獨立之勢。不幾如各小國之同居一境乎。中堂首肯者再。而迄今未改舊章。故中國非大國也。中國朝野上下。不甚聯絡。假如欲在本

國揭債銀錢，有肯挺身而出，爭相承借乎？故中國非富國也。中國民數三四百兆，而人各有心。既無衆志成城之聞，又罕有忠肝義胆以愛國而事上者。中日交兵之際，勝敗本無常數，乃以衆心涣散，不能雖敗猶榮，故中國非足兵之國也。中國如欲復讎，必先整頓以上三大弊。吾知李中堂於和局既成之後，必急起而圖之。然中堂老矣，繼其志而成其事者，吾未知其誰屬也。華人讀孔子書，而不能明時中之義，是非徒無益而已。閉其目，堅其心，一如孔子之古式，問其於目下事勢，有合與否，全不想到。不善學孔子聖之時，而蔑視西方之教化，不啻孔子害之矣。居今日而欲興中國，惟有重視西學之一法。凡西方格致諸學，視為本分之所宜盡，考試以取士，甄別以受官，胥於是分優劣，則誠淳然而興矣。若以今日之局面言之，誰謂將報讎而遽能害及東洋哉？○日本某侯以高壽而負重名，答報館之間曰：「中東時會已至，和局必成。」李中堂與伊藤相國，可謂兩美必合。兩國朝廷，亦甚願重敦睦誼。吾知愁雲慘霧，豁然開朗，東方將杲杲出日矣。所可恨者，惟狂徒之傷害中堂耳。倘并此而無之，日來和議慶成，扶桑全國中，不共欣聞太平之聲哉？但此約既定，頗發天下竊料歐洲各報館，必又有出於意外之警報。今姑不必明言。(據其意似指歐洲大國必有不悅者而言)倘使別無窒礙，即當籌辦善後諸事。日本所得於中國之地，必先整頓治法，彼土著之華人，約束當不

其難不致關及國政。且華人日人氣息文字無不相近。日本將鼓舞民人樂於前往。漸化其民操東語。又設日本學堂以教幼孩。此皆必不可少者也。

朝鮮紀亂十一

朝鮮有事以來。月圓十度。中日兩國始得休兵息民。重脩舊好。其間之傷害人命。殘毀物業。耗費金錢。幾不可以紀極。而况商務之所阻滯。農事之所荒廢。推原禍始。厥惟一戰。甚矣有國者之不可輕言構釁也。禍釁端之啓。實在朝鮮。肇端之處。實在日本。而朝鮮儼列爲自主之國。日本得償款二百兆金。又驟增戰時所得之堅船利械銀幣米穀。其受損而益復加損者。實在中華。中華之辱弱至此。凡有血氣心知者。得不同聲浩歎哉。然而中外緜交。垂五十載。目睹他國之隆隆。日上。中國曾不改因循委靡之積習。江河日下。胡所底止。自有此敗而因循者。一變而爲振作。委靡者一變而爲明強。所謂殷憂爲啓聖之資也。向之侈然自足者。今則抑然自下。提封十萬里。一切改絃而更張之。日後縱有爲禍之大於日本者。以有所備而不敢逞。然則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一語。不啻爲中國道。此尤各國人士之所冀望者也。今者塞極未春。痛定思痛。迴溯榆關萬里。滿目狼烽。澎島一隅。驚心鯨浪。宰相和戎而東渡。困於匹夫將軍奉命而北征。陷於強敵。索需無藝。

割地且重摸金擾攘不休。跋險復將耗米。凡此難堪之舉動。要皆不競之機關。故雖俄羅斯糾約法、德二國力扼日本。俾不得逞志於滿洲。陽託於仗義執言之例。實則各自保其利益。初非有愛於中華也。(傳聞中國前遣王爵堂方伯之眷往哈爾濱兼賀卽位之際致有密約以黑龍江瀕俄之地路歸俄西伯里亞通至太平洋海口運春之鐵路得以徑行直達而即以聯拒日本為請事甚急恐無從置信也)俄人之駁駁圖南者已非一日。日本之福。俄羅斯之憂也。其必抗之者勢也。法人既得安南。創圖台灣。今忽焉而折於日本。法人之不能甘心者亦勢也。(日本傳聞駐泊中國洋面獨德與法為世仇。俄與法合。德卽聯奧意以拒之。今助俄法事出意外。英人袖手旁觀亦頗動人疑訝。或謂俄思染指於中日之米爾分界步步退讓。旋與英訂密約。謂英任俄蠶食黑龍江事亦甚密)總之各有深意。絕不肯為中國援手。則皆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也。四月十四日。中日兩國各遣使臣換約於烟台。俄兵艦踵至。以力阻日本割地為詞。洶洶然勢將尋覬。日本震懼。自願退還侵地。而索中國加銀一百兆兩。是固何傷於日本哉。乃日論之徒。偏若深得俄人。并言無論歐洲人欲得何項利益。悉願予之。獨不願予日本。夫中國之於日本。信有恨矣。而同洲之義。日本縱置不講。中國詎可遽忘。柰何甘助外人。而抑鄰國哉。吾請以一言決之曰。中國能自強。寸土尺民不可與人也。否則與歐洲無若日本。(中日兩國停戰前事及訂約後事均
有可紀者。并雜採西報附志於後)東報云。澎湖之役。日本竇得車砲山砲共二十尊來復鎗一千九百四十六枝。藥彈一千九百八十二匣。格

林砲彈六萬八千九百枚。鉛彈六十二萬二千八百枚。火藥三千九百七十包。米九百十一袋。刀槍等一百十三枝。鼓十九面。帳篷五十座。鐵鎗一百八十隻。鋤八十個。其餘小件甚多。又云威海沈毀之華艦。計定遠仍在水面不論潮勢漲落。皆可望見。特未知能救與否。靖遠須潮退時始見而似可救。蓋傷於砲彈。而非傷於水雷也。來遠則船底朝天。更難撈救矣。

中日復和如期換約

批准和約

四月初二日奉上諭新定和約條款。劉坤一王文韶想皆知悉。讓地兩處。賠款二萬萬兩。皆萬難允行之事。而倭人恃其屢勝。堅執非此不能罷兵。設竟決裂。則北犯遼瀋。西犯京畿。皆在意中。連日廷臣。草奏甚多。皆以和約爲必不可准。持論頗正。而於瀋陽京師重大所關。皆未計及。如果悔約。即將決裂。如戰不可恃。其患立見。更將不可收拾。劉坤一電奏云。戰而不勝。尚可設法撫持。王文韶亦有勦士成等軍。頗有把握。必可一戰之語。惟目前事機至迫。和戰兩事利害有關。即應立斷。着劉坤一王文韶體察大局所繫。及各路軍情戰事究竟是否可靠。各抒所見。據實直陳。不得以游移兩可之詞敷衍塞責。欽此。自李傅相與倭相伊藤議立草約後。廷臣會議參差。自四

月初三日至初八日封奏之章三十餘件皆諫止和議皇上特電飭着直督王制軍馳往與劉峴帥會議確查現屯紮之兵確有把握堪操勝券否王制軍劉峴帥通盤籌算知此等兵士未足深靠故照事直陳皇上乃定議從和批准和約蓋用印璽○日本已派內閣書記長伊藤美久治爲換約使將於四月三日起程來煙臺○四月十四日辰刻日本換約使者伊藤美久治乘八重山兵艦抵烟砲台鳴炮爲禮登萊青道劉嶺林觀察（倉芳）及伍聯三觀察均迎諸水次撥兵五十名護之○中日使者晤談後伊藤美久治以未奉更改之命原約既不能換慶欲告辭回東於是華使請命於京津兩地日使請命於東京電報往來忙於梭織而俄國泊燕十砲艦忽焉拆卸船面礙單諸器物各水師皆整衣趣械若臨大敵華官不知所爲飛電譯署譯署轉問俄使則曰日本如決不肯改約卽移權以攻旅順口非與貴國發難責王大臣其無恐夜半十二點始換約

附錄電音

十五烟雨本日清晨日使伊藤美久治登橫濱丸賣換約而去或曰實登八重山艦到旅順口然後返東至改約之事外間尙未得知傳言駐華英公使與赫總稅司總於調停之事與有力焉總之中日戰局至此實已大定他國之所注視者惟在日本與俄法德三國交涉事矣。（京電）半

月以來將軍督撫及統兵大員均奏請注銷和約中割地一節傳聞約中有不可從者已奉御筆抹去。(津)德廷派副水師提督考拿統領艦隊來華先電致津關德稅司(瑞琳)轉交傅相傳相以聞於朝
(京)朝議以增償百兆頗費躊躇赫總稅司一力承當乃諭飭各省所收捐借各款悉交赫德并特派赫總稅司爲經理償款大臣聞各省已共籌集銀二十六兆兩期至六月中又可收三十兆兩皇太后於三十年來節省內帑銀十三兆兩欽奉懿旨發作償日之用(又)俄人言並無侵佔滿洲境地之意惟因防禦日本故有目前一切舉動
(英)廣東調兵五千名至臺聲言彈壓黑旗兵以便日本派員收臺然逆料粵兵既至必與黑旗聯爲一氣

臺民抗約自立

附電音擇要

夏五月朔臺電。唐徵帥昌言曰。臺灣今爲自主之國。旗用藍地黃虎。并備文照會各國。○廿五津電。欽派李經方爲交割臺灣使者。蓋惡其大失國體。且和約中亦隨同畫諾也。伯行觀察以疾辭而不獲命。傅相乃請福世德大臣偕往。西報謂割贈臺灣之舉。欽奉皇上傳電允行。微特與伯行觀察無干。且亦不能責傅相也。○踞澎之日兵。已有六千行將增至二萬。以圖偑索臺灣。新派之樺山總督。亦已到澎。劉淵亭軍門。永福駐守臺南。邱主事。遼寧以團練兵駐守臺中。福建水師提督楊西園軍門。岐珍駐守臺北。○日艦及運船。均已麇集淡水口外。臺民均預備禦敵。○初七臺電。日艦數艘泊基隆口外。○初九之夕。李公子已在舟次。舉中國交割臺灣文據。畀日本樺山總督。樺山亦將接受。文憑皇公子。轉呈中國。初十公子展輪回滬。又云台灣民主國已失。伯理璽天德遜位。行宮火起。○初十台電。基隆華軍已與日艦開仗。○十一台電。日艦十五艘。駛抵台灣東北洋面。卽派兵約三千名登陸。台兵接戰。未分勝負。○日兵既至基隆。卽進攻台北府。居民震恐。電局華人皆散。海線未斷。西人海孫。仍駐局辦事。實有懸德旗之輪船。被台兵發砲攻擊。台北

城垣及火

總統帶兵

之日爲台

民發砲擊

樟山報稱

土盡如牛

守頗嚴先

盡爲日有

樓軍門受

關稅司德

俄貸銀議

定今又將

速往彈壓

至臺北府及淡水、滬尾、基隆等處，前日被亂民焚掠後，燬失物業約值一百萬金。

附臺灣自主文牘

中國立約棄台原非不得已。而台地有紳士庶願作聖朝之赤子，必不甘爲異族之羈囚。痛哭呼天，飛章乞命，此誠老成之所悼歎，烈士之所拊膺者也。方其初舉義旗之際，有電奏到京，計十六字曰：「台灣士民義不臣倭，願爲島國，永戴聖清。」○台撫唐徽帥既膺台民公舉，暫主總統，卽電致各直省大吏曰：「日本索割台灣，台民不服，屢經電奏，不允割讓，未能挽回台民忠義，誓不服倭。」崧奉旨內渡，甫在擬備之際，忽於五月初二日，將印旗送至撫署，文曰：「台灣台民總統之印旗藍地黃邊，不得已允暫主總統，由民公舉，仍奉正朔，遙作屏藩，商結外援以圖善後，事起倉卒，迫不自由。」已電奏並佈告各國，能否持久，尙難預料，惟望憫而助之。景崧○台灣民主國總統前署台灣巡撫布政使唐爲曉諭事，照得日本欺凌中國，大肆要求，此次馬關議款，於賠償兵費之外，復索台灣一島，台民忠義，不育俯首事仇，屢次懇求代奏免割，總統亦奏多次，而中國欲昭大信，未尤換約，全台士民不勝悲憤，當此無天可籲，無主可依，台民公議自立爲民主之國，以爲事關軍國，必須有人主持，於四月廿二日，士民公集本衙門遞呈，請余暫統政事，經余再三推讓，復於四

月廿七日相率環籲。五月初二日公同刊刻印信文曰。台灣民主國總統之印。換用國旗藍地黃虎。捧送前來。竊見衆志已堅。羣情難拂。不得已爲保民起見。俯如所請。允暫視事。卽中議定。改台灣爲民主之國。國中一切新政。應卽先立議院。公舉議員。詳定律例章程。務歸簡易。惟是台灣疆土。荷大清經營締造。二百餘年。今雖自立爲國。感念列聖舊恩。仍應恭奉正朔。道作屏藩。氣脈相通。無異中土。照常嚴備。不可稍涉疏虞。民間有假立名號。聚衆滋事。藉端仇殺者。照匪類治罪。從此臺灣清內政結外援。廣利源除陋習。鐵路兵輪。次第籌辦。富強可致。雄峙東南。未嘗非台民之幸也。特此曉諭全台知之。永清元年五月某日。○台民布告曰。竊我台灣。隸大清版圖。二百餘年。近敵行省。風會大開。儼然雄峙東南矣。乃上年日本肇釁。遂至失和。朝廷保兵恤民。遣使行成。日本要索臺灣。竟有割台之款。事出意外。聞信之日。紳民憤恨。哭聲震天。雖經唐撫帥電奏迭爭。並請代台紳民兩次電奏。懇求改約。內外臣工。俱抱不平。爭者甚衆。無如勢難挽回。紳民復乞援於英國。英泥局外之例。置之不理。又求唐撫帥電奏。懇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商請俄法德三大國。併阻割台。均無成議。嗚呼慘矣。查全台前後山。二千餘里。生靈千萬。打牲防番。家有火器。敢戰之士。一呼百萬。又有防軍四萬人。豈有倚首事仇。今已無天可籲。無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擁賢

者權攝台政事平之後當再請命中朝作何辦理倘日本具有天良不忍相強台民亦願顧全和局興以利益而台灣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預設以干戈從事台民惟集萬衆禦之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拱手而讓台所望奇材異能奮袂東渡佐創世界共立勛名至於餉銀軍械目前雖可支持將來不能不借資內地不日即在上海廣州及南洋一帶埠頭開設公司訂立章程廣籌集款台民不幸至此義憤之倫諒必概為佽助洩敷天之恨救孤島之危並再布告海外各國如肯認台灣自主公同慤助所有台灣金礦煤礦以及可墾田可建屋之地一概租與開闢均霑利益考公法讓地為紳士不允其約遂廢海邦有案可援如各國仗義公斷能以台灣歸還中國台民亦願以台灣所有利益報之台民皆籍閩粵凡閩粵人在外洋者均望垂念鄉誼富者挾資渡台台能庇之絕不欺凌貧者歇業渡台既可謀生兼同洩忿此非台民無理倔強實因未戰而割全省為中外千古未有之奇變台民欲盡棄田里則內渡後無家可歸欲隱忍偷生實無顏以對天下因此搥胸泣血萬衆一心誓同死守倘中國豪傑及海外各國能良憐之慨然相助此則全臺百萬生靈所痛哭待命者也特此布告中外知之

全臺紳民電稟總理衙門南洋大臣閩浙總督福建藩臺暨全臺憲官文曰敬稟者臺灣屬

倭萬民不服迭請唐撫院代奏臺民下情而事難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慘曷極伏查臺灣爲朝廷棄地百姓無依惟有死守據爲島國遙戴皇靈爲南洋屏蔽惟須有人統率衆議堅留唐撫臺仍理臺事並劉鎮永福鎮守臺南一面懸請各國查照割地紳民不服公法從公剖斷臺灣應作何處置再送唐撫入京劉鎮回任台民此舉非懲戴皇清衝固守以待轉機情急萬緊伏乞代爲電奏四月二十一日全台紳民同泣叩臺灣民主國鎮守台南幫辦軍務劉淵寧軍門永福示於衆曰爲開誠布公激勵軍民共守危疆事照得倭寇要盟全台竟割此誠亘古變異爲人所不忍聞所不忍見更何怪我台民髮指眦裂誓與土地共存亡抗不奉詔而爲自主之國本幫辦則以越南爲鑒迄今思之無日不撫膺痛哭追悔無窮不料防守臺民未嘗建樹離奇百變意見兩端何以天無厭亂之心而使民遭非常之劫自問年將六十萬死不辭獨不思蒼生無罪行將夏變爲夷嗟乎積忿同深自可挽回造化厚德載福諒能默轉氣機願合衆志成城制梃勝敵在我堅心似石棄職以爲所有旗後鳳恆地方業經布置倭如有志任往試之刻順輿情移住南郡查平安海口天險生成此外要隘多不難補其罅漏惟軍民共守氣味最貫相投淮楚同仇援助豈容稍異本幫辦亦猶人也無尺寸長有忠義氣任勞任怨無詐無虞短願人攻雖將弁不妨面告

事如未治卽紳民急宜指陳切莫以頗有虛聲便爲足恃更莫因稍尊官制遇事推崇從此有濟時艱庶可稍舒衆望若因力微畏怯語不由衷在上天斷不佑予若因餉細吝籌頗爲撓阻本無辯亦難恕爾總之如何戰事一担肩膺凡有軍需紳民力任督師慷慨定能上感天神慘淡經營何難徐銷倭敵合應剴切曉諭爲此示仰軍民人等須知同心戮力自可轉危爲安達變通權無用耑拘小節不以斯言爲河漢仰各凜遵而毋違

朝鮮紀亂十二

吁嗟乎悲哉生靈之禍豈真未有窮期哉鐵嶺金州尙瘡痍之滿目鯤身鹿耳復烽燧之驚心國子之元不歸薑宏之血驟碧問天莫對斫地頻呼蓋自朝鮮有事以來時閱一年職司載筆如鱗生月課一文亦積成十又二首矣聞之身處局外者曰兩軍相見於疆場必其互有勝負互相攻守如觀弈然忽焉而魂驚魄動忽焉而色舞眉飛爭看下子之機關方鼓旁人之意興若使一則著著著均將略切著直略切一則差差差均楚差音切則直勝棋樓燬於莫愁湖而嘵棊棋圖裏絕無先著斧柯爛盡徒喚奈何而已嗚呼局外之言尙復如是矧夫身居華土籍隸中邦者其能無淚灑風前神馳日下深冀得一當以禦外侮否則忍一慚以待後圖哉猶幸有德位名望久著寰瀛

之李中堂奉詔東行日廷亦簡命敦崇睦諱之伊藤陸奧二大臣彼此釋怨言歡推襟送抱遂平

鐵馬金戈之氣而繙珠繁玉敦之歡大局雖失夫便宜大綱已銷於俄頃况邊非常之奇險(細過刻事)

尤爲不世之奇勳何圖京外臣工昧今狃古交章劾奏舉國若狂不知勢均力敵而和與智盡能索而和事勢已屬兩歧情形自然各異若不償其貪慾豈能受我範圍且中堂雖奉全權准予便

宜行事然事前備經請旨臨事復於割地償銀通商諸大端逐一飛電奏陳(開東電旨共收中國電費代遞日旨以此係全權大臣應享之權利毫不攔阻)

造接奉電旨允行然後畫諾此蓋皇上仰體皇太后聖慈俯念億兆民生計

皆日銀參萬員悉用晴瑞是以含宏光大委曲彌縫中堂亦以文恬武嬉士不用命屢經敗績迭失邊城除却和光別無善

策是以忍辱負重勉副要盟凡中堂萬不得已之苦衷與皇上無可如何之聖意天下後世皆應

曲諒伏讀四月初一日密旨新定和約條款劉坤一王文韶想皆知悉讓地兩處賠款二萬萬兩

皆萬難允行之事而倭人特其屢勝堅執非此不能罷兵設竟決裂則北犯遼瀋西犯京畿皆在

意中連日廷臣章奏甚多皆以和約爲必不可准持論頗正而於瀋陽京師二地重大所關皆未

計及如果悔約卽將決裂苟戰不可恃其患立見更將不可收拾劉坤一電奏有云戰而不勝尙可設法撐持王文韶亦有董士成等軍頗有把握必可一戰之語惟目前事機至迫和戰兩事利

審攸關卽應立斷著劉坤一王文韶體察現在大局所繫及各路軍情戰事究竟是否可靠各抒所見據實直陳不得以游移兩可之詞敷衍塞責欽此(此係元文)仰見皇上詢岳闢門權衡利害非但李中堂之不能獨任其咎也旣而王變帥特乘火車會劉峴帥於榆關之內再四熟商皆恐萬一不虞必致震驚鑑處於是聯衡覆奏決意請從和議并聞總理衙門王大臣曾以草約徧視各國駐京公使而以意圖悔約爲言各公使皆曰中堂旣奉全權卽古所謂如朕親行者也况所議倘款一一由電請旨皇上命之盡諾不啻御筆之批准今若許而復悔何以大信於天下堂堂中國何以自存又以約款言之中國一敗塗地至此而極日本要求之事祇此數端尙不失爲公道旣承明間請貴王大臣轉奏大皇帝實無可以悔約之理云云恭邸洞諳公法本知此約爲必不可悔旣與各公使商酌遂與軍機大臣孫策彬尙書徐小雲侍郎具以入告聖意疊決蓋用御寶准於四月十四日在煙臺換約及至換約禮成言者囁囁不已四月十七日皇上特召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至內閣張子青李中堂拱立向外宣言曰有旨諸臣卽排班跪聽張中堂恭捧詔書宣讀曰奉上諭日本覬覦朝鮮稱兵犯順朕曉懷藩服命將出師原期迅掃敵氛永糾邊患故凡有可以裨益軍務者不待臣工諫奏皆已立見施行何圖將不知兵士不用命畀以統領之任而儻事日

深予以召募之資。而流氓虜集，遂至海道陸道無不潰敗。延及長城內外，險象環生。比來戎馬屢
驥有進無退。甚將北犯遼瀋，西犯京畿。危急情形，匪言可喻。和戰兩事，必應當機立斷。念朕臨御
天下二十餘年，宵旰憂勤，未嘗稍釋。今乃忽有此變，實惟藐躬涼德，有以致之。且天津海塘爲災，
衝沒營壘，爲史策所僅見。上天示警，尤可寒心。乃爾諸臣工，於所議約章，或以割地爲非，或以償
銀爲辱，或更以速與決戰爲至計。具見忠義奮發，果敢有爲。然於時局安危得喪之所關，皆未能
通盤籌畫。萬一戰而再敗，爲禍更難設想。今和約業已互換，必應頒發照行。昭示大信，凡此已成
之局，均不必再行論奏。惟望京外文武大小各員，自今以後，深省愆尤，痛除積弊，咸知練兵籌餉，
爲今日當務之急。切實振興，一新氣象，不可因循廢弛，再蹈前轍。諸臣等均爲朕所倚畀，朕之艱
苦，當共深知。朕之萬不得已而出於和，當亦爲天下臣民所共諒也。欽此。(此係
譯文) 諸臣恭聽畢，叩首
起立。張中堂隨將詔書敬謹封固，恭送進內。於以知皇上頒行約章，固不待再計決也。然事更有
出人意表者。俄、德、法三國，忽地挺身而出，力阻日本，使不得割遼東地，在無識者視之，鮮不曰三
國厚我厚我，且虛言狀，而不知之三國者，祇各便其私圖，絕不爲中國計也。(就以上文所譯四報各
論，凡俄、德、法駐京三公使
聯衡照會，擇要略旨。我等題旨，則毫無據於俄、德、法有所
不便，非爲實錄也。蓋國與日有事，請弗以冰山爲特云云。) 且俄人陽拒日本，而陰圖黑龍江，俾西伯利亞大

鐵路得以直達琿春海口。其爲禍於中國實不亞日本。當煙台換約之際，俄艦聲勢洶洶，勢將尋
關，又有德法二國遙爲之助，故今者遼東一隅，仍歸中國。中國而亟行新法，日起有功也。塞翁得
馬，固非敢曰必爲禍也。否則俄已視爲砧肉、釜魚，其能終爲華有哉。

朝亂闕紀

日本之在亞細亞洲，一彈丸黑子之島國耳。三十年來，去倭俗之舊汙，師泰西之良法，君臣
一德，文武同心，官民無隔膜之嫌，將卒有投膠之樂。凡歐洲大本大原之所在，似已得其要領，不
徒襲其皮毛。至於通商惠工，敬教勸學，議訂平等之和約，精練新制之海軍，猶其事之顯著者耳。
朝鮮紛起，進犯滿洲，海薈茲乘，邊烽肆起，迨至糾尊東渡，換約西來，償金二垓，割土一省，日本遂
儼然爲亞洲之雄長。中國赫赫盛名，則稍稍凌替矣。有志之士，泣下沾襟，恨不得偏告通權達變
之大人，博採良箴，勤求上理，遠追聖祖一朝之隆軌。（漢魏而降，華人之頃揚主德者，不曰無聲無臭，即曰能
與跨舞四土，不打謠語，尤恥獻媚貞訛，乃其稱聖祖仁皇帝
以爲善，雖有僥幸之意，以加茲懿乎？錄哉）近邁歐洲諸國之成規，其尙敢諱飾以爲上，鋪張以爲美哉？故自
去夏至今，爲朝亂紀者十有二類，多實事求是，要言不煩，而信史寓焉矣。今和局已定，善後事之
亟需整頓者，尙未有聞。其將以貸金購械爲要圖，而以富國養民爲迂論乎？羣公袞袞，當不至斷。

爰證以今昔之所聞及上卷之所遺凡有關於中日朝戰事及中國可引以爲法戒者續爲朝亂
閩紀拈豆可記折花欲遺禦日之尾聲其卽爲興華之楔子歟(所列各碑多採西報其華報)可
信亦並存之其有未盡尙期原諒)

韓王誓詞元文

維開國五百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朝鮮國王李某敢昭告于皇祖列聖之靈惟朕小子粵自
冲年嗣守我祖宗不基迄今三十有一載惟敬畏于天亦惟我祖宗時式時依慶遭多難不荒墜
厥緒朕小子其敢曰克享天心剪由我祖宗眷顧佑惟皇我祖肇造我王家啓我後人歷有五
百三年逮朕之世時運不變人文開暢友邦謀忠廷議協同惟自主獨立迺厥鞏固我國家朕小
子曷敢不奉若天時以保我祖宗遺業曷敢不奮發淬勵以增光我前人烈繼自今毋他邦是特
使國步于隆昌造生民之福祉以鞏固自主獨立之基念厥道毋或泥于舊毋狃于嬉惠迪我祖
宗宏謨監察宇內形勢釐革內政矯厥積弊朕小子茲將十四條洪範誓告我祖宗在天之靈仰
藉祖宗之遺烈克底于績固或敢違惟明靈降鑑一割斷附依清國慮念確建自主獨立基礎一
制定王室典範以昭大位繼承暨宗戚分義一大君主御正殿視事政務親詢各大臣裁決后嫡
宗戚不容干預一王室事務與國政事務須即分離毋相混合一議政府及各衙門職務權限明

行限定。一人民出稅總由法令定率不可妄加名目。謹行徵收。一租稅課徵及經費支出總由度支衙門管轄。一王室費用率先減節。以爲各衙門及地方官模範。一王室費用及各官府費用豫定一年額算。確立財政基礎。一地方官制亟行改定。以限節地方官吏職權。一國中聰俊子弟廣行派遣。以傳習外國學術技藝。一教育將官用徵兵法。確定軍制基礎。一民法刑法嚴明制定。不可濫行監禁懲罰。以保全人民生命及財產。一用人不拘門地。求士遍及朝野。以廣人才登庸。

日攻臺南

八月電音擇要

日帥率師往攻台南。戰艦共分兩隊。十六日由基隆動輪駛往澎湖。俟聚會後。兩隊水師齊發。一由安平之北進。一由安平之南進。○至斗哩門河畔。遇台軍萬人。交綏良久。台軍敗績。退入府城。黑旗軍勢遂被挫折。日軍復定期二十一日。遣水陸兩軍夾攻台灣安平兩處。○傳言二十日晚。日軍已攻破嘉義城。不日進兵往台南府。查日軍原擬二十三日進攻台南。迨因是晚英荷兩領軍忽坐砲美砲船往澎湖。欲說日軍招撫劉軍門。故展期限至二十四日。惟陸居西人均引避于英砲船。是日劉軍門委員前去英砲船見英荷兩領事。後兩領事復見日提督。而日提督核

令劉軍門親至船上共商方可緩戰，否則翌日十點鐘燃砲攻台南。劉軍門以日將驕滿，遂決意迎敵。

二十四日日兵艦抵台南府，十二點有日艦三艘駛近台南，相去砲台尚遠，不能遙擊。而日艦之巨砲准可遙擊砲台，至三點後又有日艦一艘，共成四艘。一曰浪速，一曰吉野，一曰太利，一曰秋津島，三點一刻砲台北忽懸暫停戰旗，英荷兩國領事官駕船往見日提督，約爲劉軍門言和，約法四章：一要日人繳回劉軍門日前簽發銀鈔價值十萬元，二要日人賞給每名黑旗軍銀十元，俾作內渡川資，三要派船送劉軍門及其麾下弁官內渡，四要日軍不得虐待台南府城內外及安平居民。日提督不允所請，劉軍門聞言怒氣冲髮，預備接仗，惟洋關兩西人夏士定、雅里士頓前往見日陸軍統將，願說劉軍門罷戰，讓出地段，日將亦不准。

二十七日攻打狗台，軍不敢棄台而逃，至兩點半，遂爲日踞。

劉軍門遁

九月電云：軍門棄台南，獨士舟而逃，有云劉假巡緝之名，私以黑布裹頭，短衣赤足，廁於勇隊，潛登英商爹利士輪船，駕船主以七百五十金，蟄臥於其寢室，日艦遣人二次搜查，船主在牀

前飲酒。若爲無事也者。而不知創以毯捲體正屏息於牀中也。西人有謂其易女裝而逃。黑旗以主帥逃亡。衆有投誠之志。日水軍在安平港口。遂放艇送兵將次登陸。忽聞台端有鳴槍聲。日艦卽鳴砲應之。台民皆遁。日兵遂入台南府。毫無傷損。於是台灣全島盡爲日有。自歸於日。大爲整頓云云。

日本議還遼東

欽派合肥相國與日使林董氏會議讓還遼東。日使所擬草約中有窒礙難行者數事。相國逐一批駁。日使則未允刪改。日使所要求者四款。一中償日銀三千萬兩。二俄、法、德永不得佔東三省。中亦不可割讓。三許日在大連灣任便通商。四大東溝及大孤山新開商埠。此約款妥議後。聞於九月二十二日同簽押。

附袁私議以廣公見論

中東交戰一役。和局既定。俄、法、德三國起而阻日本之割地。英國則效寒蟬之噤聲。彼華人之無識者。必將感三國之助我。而疑英之陰袒日本。嗚呼。豈其然哉。豈其然哉。今將各國之意見。複行選譯於後。(參見各大報館對與政府議和相商之論。如兒執政之心)要之就其國而言。祇成一國之私議。就華人而言。可

觀萬國之公見

(又按中東有事之先中國布告各國請爲排解鴨綠江故續之後又請各國禁阻和約將定之際更請各國干預而不知各國皆自爲計絕不爲中國計也中國若深維失助之牧言下頓悟則振興之機在是矣)

英國肆機默達

(釋言
旁觀)

報云今中東和約已定俄國聲言必阻東割華地我英則漠然無動或

疑英之陽示鎮靜而陰與俄有成言也則應之曰否否藉曰有之豈能以鎮靜終哉必將與俄聯

袂而出宣明不願割地之意英之戰艦更宜一揚神威日本苟或不遵事出無奈則必掃蕪其海

軍以救中國且盡逐盤踞洲上之日人(西人以陸地爲全洲所繫目之曰洲若奪彼則海島耳無期輕重也)

而後即安

夫使英國誠有此

舉中國陸地之事信可救矣而海權全失畢歟其孱弱情形無可救也大失體統於各國之前亦無可救也况乎救清朝而開罪於華人(此言大謬)於英何益所益者祇在俄耳俄欲割華之奉吉黑三

省暨伊犁等地又欲爲朝鮮之主(如英之主印度)英何益乎英素無割華土地之心如曰欲得舟山藉保

通商之無阻也似也然緣是而破其敵國華必轉而不讓乎英矣英何益乎且英實不願見西伯

里亞俄路慶成而爲北冰洋之主今乃緣華而助俄乎俄國銳意進取罔知屢足又急欲在遼東

一帶別立足以自養之子國(西語以本國爲母屬國爲子)彼如之人不便於英孰甚英反出而助之獲一海戰之

勝績是不過於英國屢勝之極長清單後濡筆而尾添一事耳實則此勝也非顯英強而增英弱

也其勝後之所能得者或與華立相輔之約以抗張隣然獨不思華爲蠻蠻之國耶俄人猝來敗

不旋踵。矧已新敗於日。豈能稍助於英。英惟增一仔肩之重任已耳。(英常謂保土耳基以拒俄羅斯實一重機)

合當有事。將不但保印度。又需保中華。英其何以堪之哉。故調英砲艦滅日海軍。所得酬勞之薪水。屈指計之。一曰攬極難之重擔以爲傭。二曰改極睦之好友以爲讐。三曰惹極彊之貪夫以爲敵。如斯而已矣。其尤堪危險者。異時保北京之不爲俄占。一如保康斯但提那泊。(王都名)則若之何。而況以目前論。英俄卽立約以攻日。亦必無成。何也。日本或不畏與西方一國戰。或竟敢與英戰。然決不願以一小敵二彊。故聞英俄之合。必先自甘退讓。而以收取臺灣琉球。及中國償款爲請。聲明不礙他國之意。英其奈何。惟見更彊之俄。更弱之華相並而向英耳。夫中國至今日。幾已不能自保。有日本在。甚願出而助之。英國之可擗仔肩者。卽在於此。曩有閻忙先生曾著一書云。日本欲舉亞洲之地。悉歸亞人統轄。故願拔劍以助中國。此其志不在小。英若不喻其意而反阻之。目前固懼而聽命矣。然緣是而毫無所失。且多得華銀而驟富。其民又驟勝而狂。異時或閱一年。或十年。或二十年。憶及此事。謂我無害於英。而英忽阻我。我必有以懲之。如是。則亞洲之地。俄與日同爲英敵。而猶不但此也。又有佔踞越南暹羅之法人。素與英不睦者也。南洋之未來。由人。印度之士人。恆思竊發者也。日本或竟與之勾結。不啻火上添油。不於英有大害乎。或以英不畏。

日爲言。固也。然旣擾其怒。豈能不防其毒。日本海軍艦爲歐製。法爲歐教。又奪華艦以傳其翼。英苟防之。則必駐泊太平洋。即中國及孟買。印度等海之羣艦不可退。亦不可滅。年中驟飭。何可勝道。矧彼新興之乖巧。慎密。疾速。以顯其幹才者。且專以十萬人跳刀拍張於大海。我歐洲第一善戰之國。尙恐無能相匹。英乃匿其大欲。啓其忿心。事之失計。孰有甚於此者哉。是故日割華地。倘無意外之事礙英大局。又無同志之國。爲英後應。萬萬不可輕舉妄動。此理甚明。無待再計。至英之宣專心致志者。固自有在也。我等願見歐人仍爲政於亞洲。極少以二百年爲度。此言可歎。不願見回教人及沛根人。即言數化未深也。或暗斥日本人而中國亦所不免。反奪歐人爲政於亞洲之善舉。故黃人。歐人色白。欲私立互相扶助之約。亟宜竭力以撓之。否則日相伊藤氏。請中國合於東洋。或東爲中之領袖。歐人其尙能穩坐亞洲哉。而且設教之善。不能免流血之災。較昔年阿迭拉。同人之率匈奴以掃蕩歐洲。其禍尤爲慘酷。若舍是而外。別有必需。干豫華事。襄助俄事之故。則非吾等之所知也。更抑有說者。滿洲一地。或改歸於日。或仍隸於華。皆與英無所出入。亦不能指割地爲大罪。且日本卽得洲上之地。未必愈形鞏固。惟據及北京。而執華權。則增日後之力矣。然其目前之力。尙有不逮。卽入北京。仍不能久踞也。○英國激聰報云。觀中日和約於朝鮮事。不過淡淡著筆。可見是役也不過借胡

鮮爲起釁之階梯耳。○英國臺笠拾拉飛(韓言日
日攝影)報云。約款之可慮者。在於日本索償太奢。中國力不能支。害及他國。然猶其小焉者也。若潛立相輔之約。以華爲體。以日爲用。異時合東黃而拒西白。其險固不可思議。且西方之商務工務目前已將受其大害。不禁頻喚祭何。或曰。兩國實有此約。果爾。則豈特東土之權盤歸日本。爲可慮哉。鄙意歐洲各國。急宜同心合意。以撓之。庶白人不致永失遠東之權。亦不致頓減通商之利也。(歐人以土國爲近東
中國等處爲遠東)○英國刻羅賦割耳(韓言
新史)報云。近事之萬無可疑者。俄必在大東方再覓一出海之路也。俄於波斯灣黑海口兩頭。久爲歐洲各大國封禁。海軍不能舒展。今幸有機會之可乘。或命公使婉商。或遣將軍督督。誰歎能阻之者。英日兩國。於此勢難安枕。而日廷尤爲棘手。何也。日之先圖朝鮮者。侮華而兼防俄也。乃仍不能息俄之餓。東方尚可爲乎。○英國解甜(韓言
孤之意)報云。約款之最要而最宜辨論者。莫如日之佔遼東。假如有俄而無語。洵大奇矣。日本保朝鮮爲自主之國。又得毗連之遼東地。俄於東方不又增一勃而忌里亞國乎。(或譯作
布加利)至急至重。而從緩從輕者。倘欲留其餘力。以從事於東方乎。(按此報出時。尚未
知三國合組事也)○英國沛而未而報云。中日之約定矣。余向謂定約之關係最大。或竟猶延於西土。今則時已至矣。然

割繁雖大，幸無必致動兵之禍。惟我英須牢記於心者，太平洋之事業，英大於俄，不知幾許。假使俄人出而宣言曰：「日佔華地，害俄不淺，華應讓界俄地七倍於日之所得。」英不將曰：「害英益大，華應讓七十倍，又七倍於日本所佔之地，以畀英乎？」（倍數甚費解說之，不圖好意而已）○英三者，姆四報云：俄倘因此約而與日翻譯，英將若之何？俄報有言：今英袒日，大膽不應應移而袒俄云云，然吾願英之兩無所袒也。○英採羅勃（譯言地獄）報云：西方各報提及東方事，知其閩繁重大，不敢放言縱論，而我對鄰洲上（指法國也，法皆陸地，莫爲島國）之大報館皆言：今日不知明日事，相與提心弔膽，我願我國各大報館亦復如此。總之我英一島國，日亦一島國，英甚喜本島人之有新心、忠心、愛國心，而遠東一島遙遙相對，安有不喜之理？然亦安可舍己而芸人哉？○德國官報云：中日兩國今已開議和局，而德廷尙火速調船增東方之兵力者，不過自保通商之局，非如他國之別有深意也。爲時既至，得此則保護商務，綽有餘裕矣。（按德廷新造東來之艦名曰該國即皇帝也，大小與定遠相若，又有大巡海艦等艘）○俄京官報云：俄廷於日割中國洲地及海地一節，決不准行，故調駐泊地中海一軍，星夜馳往太平洋，俟其時至，即伸阻止之權力。○俄報云：某大僚有言：日本逼華允許之和約，恐有大轡轉大關繫者，莫如割地一層，俄斷不肯任其所爲，致礙及西伯利亞之大鐵路，且與俄全國應得之益，顯相違悖。（此利益平華，故卽中國竟許日本，人宜細思之）

俄或命駐中駐日欽差申明不願之意。或竟用他法以阻之。此俄蓋實有不得已之苦衷。日本若堅執己見。卽與之戰。亦所不懼。○俄京蒲而斯。譯言時事報云。中國今請歐洲七大國。俄報未詳。何國大抵會商訂約之事。俄料此七國者。欲在中國同興一善教善政之新法。免致淪陷於東洋。獨行其暴虐華人之法。然欲扶助清朝以復昔時之隆軌。則是違逆天命。七國其能當此重咎乎。(此是何等語不知中國不可)清朝屬下人之苦到盡頭者。以兆數計。今時會已至。歐洲應秉仁人之心。盡墮人之量。掃除地而似此之惡習。滅其朝而救其民。吾嘗無忌至此吁可畏哉。惟若任東洋執其權以臨其上。則亦斷斷不可。○俄國拿泊佛律尼翁報云。俄海部曾言。東方尚少一船塢。彼琿春者。地勢固屬甚佳。惜太遠。(與何處大俄東則下言澎湖不更遠乎華人急宜猛省)且嚴冬冰凍。殊多不便。俄艦之泊東方者。行將日益多。莫妙於取得澎湖。造成船塢有人如或不遵。俄之陸兵行將集於琿春。其烏蘇里河邊已有三萬人。當漸增至九萬名。可借英、法商船以運之。異日者。視我號令以定前鑿之所指。俄何畏他人哉。○俄水師報云。俄艦之由地中海而東者。共廿一艘。內有上等鐵艦六艘。須俟全局大定。始可撤退。○法國報云。法決不任日占華洲地。與俄見解相合。故俄若有所舉動。法必攜手同行。○法京報云。中日草約略知梗概。巴黎政府。今正瓊瑤玉佩。大放厥詞。皆曰。以矮子而勝偉人。奇矣。自始至終。中國戰無一勝。爲

從古至今五洲萬國之所未有。尤奇。今觀其議和條款。電文未甚明晰。如中國之有七巧板。不知排成何物之形。惟歐洲各國。今皆立定主意。不論其約款何若。但以各保本國之利益為第一義。英、俄、法三國於此。皆有不得已之處。故較他國為尤切。○法國周報云。華舉台灣以讓日。恐有某國不許。(或即暗指法國) ○法國太姆司報云。此約大有關繫。或恐東方之禍。如時疫之傳染於西方。致歐洲之失睦誼。吾願各國政府。各國報館。務矢合而為一之心。以杜亂萌。是為要著。○法京官報云。阻撓和約之事。不必起自法也。法介印度中國之間。(指越南) 固不能任日本忽興於海中。為東方掌權之大國。若英若德。亦豈能守金人之戒乎。假使歐洲達於中華之各路。全歸日本掌握。商務往來。亦惟日本之便。後患不堪設想。聞他國已將出而刪改約章。想必能歸於盡善。以釋各國之憂也。若之人有行之者。俄土戰後。另訂柏靈和約是也。○英國泰晤士(譯言時也) 報云。東方戰事畢矣。後來之關係。非特中東兩國而已。且將偏於地球。故目下殊難逆料。若僅以目下情形言。衆皆謂日本必將成一大國。與歐洲相匹敵。余姑不必贅論。其約款所開。似於中國不甚傷損。蓋戰而互有勝負。和約自必公平。今中國一敗塗地。僅失區區之便宜。則猶屬公平也。更論中國所得。但願經此磨折。如濃睡者之受驚而

醒。急以日本之變法爲法。吁一二世後。祖宗不辨于孫矣。謂中國中日後大興如人遠游而尙仍懷情驕
傲動稱遠人爲夷狄吁一二世後爲日本之印度矣(此語似屬過當
然亦豈可不防)○英國士丹達報云。東方有人。常夢東方有極大之國。採取西方流入之善法。以拒西方。今其人更飲貢功酒而醉心矣。醉而又夢無敵於天下。初不知其權力之有限止也。故執是權以議約。不可夢仍不醒。況未戰以前。已有告之者。馬關議約之際。必先憶及所訂新約。必付天下公議。今已有議之者。○英國臺笠牛師譯
日日新聞報云。日本以戰事而出一頭地。頓成執掌大權之國。中華則竟成癱瘓。異哉。中華數百兆人。皆甚蠻敏節儉能耐勞苦者也。若有導其先路者。無一事不能爲。即以用兵言。又善戰而兼大膽。今中日既仍歸於好。不知後事如何。豈此數百兆人。果盡由日本導其先路乎。遙遙東望。將真有一新興之大國矣。○英國支那即中國報云。各國新報。今皆暢論中日約款。其大略相同者。謂日佔洲地。歐洲不免干豫。或如維也納拿破崙亂後各國會
會於奧都定總約。柏靈俄土戰後各國會
於德都改新約。故事。自保遠東之利。○總國報云。德京人議論中東約款。不遺餘力。聞部臣之所不從者。但屬通商一節。其讓地之事。與德無涉。然仍合於俄者。冀彼此互爲助也。總報之黨於推廣商途者。力勸德廷。駁辨日本獨霸商利一條。(按英國素重商務而偏尊此條。謂必可實錄均當也)前使華大臣博蘭德任滿而歸。進見德皇後。作一總論。內略言。德國甚

與日本相近者喜其如德之勃興也。今閱其通商條款，關係於歐洲者甚大，各國宜共屏之。○德國大日報云：我國於中日之約不宜干豫，更不宜阻止，即以商務而論，亦多在紡織一門，然關係者英也。德若挺身而出，其將爲英效力乎？故德國仍宜守局外之義。（前者英請各國排解中日兵幹
德獨守局外之義，事遂無成）且宜分外與日本相連，或曰：中日立相輔之私約，則奈何？曰：亦無傷於德也。姑任之可也。即如我與奧意私訂盟約，他國亦如我輩何哉？○德官報國（與國家聲
氣相通者）云：統觀各大僚之意見，皆謂歐洲各大國似須取中日和約，妥爲刪改，不使日本獨握中國利權，致礙通商大局，誠如是也。或不免有所震動，若夫讓地一節，則任他國之與有相關者，好自爲之可也。○美國報云：中日和約閉已簽字，逆料通商之途必更增廣，今已急遣人東渡，查看中日兩國，有何新興之商務，其船廠總商苦蘭伯，亦遣人至華，俟其製造新船時，就近承覽，謂北洋戰艦全失，今想必須續造也。至美洲海顎，向議鑿而通之，以爲中美舟行之捷徑，今更視爲緊要之大工程，速望集資興辦。○俄京蒲而新報云：日本志在亞洲陸地，其關繫甚大，英宜合俄以拒日，日自知難而退矣。至若英更許華讓地於俄，俾西伯里亞鐵路得一終南捷徑，俄願於印度劃界案內，分外退讓，以答英貺。○又云：俄非有大不得已之事，必不願妄動干戈，蓋一緣俄皇新卽位，一緣前託法國代鑄新槍百萬桿。今

先交到四十五萬桿。行伍中除舊更新，幾無暇晷也。○俄京官報云：當中國出使諸大臣分請各國，敦迫日本罷戰議和之際，德、法兩國答之曰：置身局外，毫無疑義。他國答之曰：時尚未至也。○英國解誣報云：中國敗績於東，求救於西，鄙意歐洲各國大宜亟起圖之。假如日本欲奪台灣及滿洲等地，實爲天下之罪魁禍首。此端一開，凡貪賴中華土地者必將如洪水之橫流，一發而不可收拾。夫俄素以開邊爲長技者也，機有可乘，必將先動。英雖持盈保泰，然俄忽圖欲蠶食，英必難遏獅威。歐洲目英爲獅蓋，蓋之有仁心者也。他國知之，亦將譁起而相角。遂深恐十九周之大禍蔓延至二十周。四人以百年爲一周，今正在耶穌降世後十九周之季年，至一千九百零一年則爲第二十周矣。而尚未有窮期也。故夫歐國之阻日，使不得逞志於華者，非僅妬其專利已也。欲杜歐洲紛紜擾攘之機，必先解中國離析分崩之厄，而欲解中國離析分崩之厄，必先杜日本翦割攘奪之心。日本倘噴有煩言，或竟緣此而糜我鉅金，亦所不惜。以市道論，作爲買取平安之價值焉可也。至若中國戰敗行，照例必有償款，但不可任償金之爐火，殃及西方，是以中日兩國卽共顙釋怨聯懼，亦需合歐國平安之道。斯兵革息而頌聲作矣。○上海字林報云：英國某爵臣言：爲今之計，莫若各國合力以保中國，而我英則按平日之階級，以爲各國之領袖，則一了百了。天下從此太平矣。按英爵臣之語得行，誠中國無憂之福也。○英國支那報云：德國派駐各國

之欽差均奉德皇特旨宣示今會俄法合籌亞事之意曰德在東方之商務與中日新約有所關涉不得不亟圖保護其餘之事則任他人好自爲之耳並飭乘便告諸各國政府使明知朕意○

德國親王衛俾士麥報

(以前相之號爲報館之名
凡前相之意見備具於報)

於中日和戰大局久置不問及德助俄法以拒日

俾王從而論之曰德國糜財力以籌遠東之事若能克副宏願歐洲各國均得路露其益非德之專爲己謀也何也俄常慮德暖英以相拒今漸釋其疑團一也英常藐視他國前歲斐洲立約不成引以爲恥今更化其矜心二也(前歲英欲與德及比利時訂立斐洲條約德國拒之法國亦不以爲然遂止英人議政府太過致損有進無退之感焉)法常仇視德國且給俄援以壓德今特化其恨心三也且英向在斐洲爲德法二國之敵在亞洲又爲俄國之敵

今三國合謀亞事同拒英人蓋有莫之致而致不期然而然者况關繫日後之事及有未可知者

在乎○俄國扼東矢記親王

(俄之宗室也俄今皇爲儲君時游歷東方王從後車代撰日記)新撰一論刊於日報

俄報

不主戰及聞日佔

情已露而王云云運會已至時不可失今宜痛告天下萬國俾知亞洲之事宜盡歸俄廷主政若有奮論尤爲可賅

以當車者嗣不旋踵矣○俄國木司寇

(舊京名也)報云俄之所躍躍欲試者非圖佔盡亞洲也其

蠻臂以當車者嗣不旋踵矣○俄國木司寇(舊京名也)報云俄之所躍躍欲試者非圖佔盡亞洲也其界限之所在不過欲取中國之陸地而已(接以上兩論狂悖之氣咄咄逼人亟譯其要敍音當轉又交俄報各報比來論及中東大局皆痛責英國不肯附和之乖謬竝謂俄於帕米

無割界事過譏英國實爲失計猶不知英之根我者竟若此也總之俄於中日之軍事宜聯助而德不必相干○法國巴黎報云英於東方大局竟如鉅鹿之戰諸侯

嘗從壁上觀。初以爲奇。而體乃恍然也。俄在東方之險。蓋與英情事相同也。俄於西伯里亞新鋪鐵路。宜防日本之阻其通海。亦猶英以印度爲藩屬。而防俄羅斯之撤其藩籬也。英之不願助俄。殆妬俄也。然亦不敢助日以佔華地者。則恐觸俄之怒。而防印度也。俄之險既同於英。則日本欲佔華地。不得不亟起阻之也。○法京大日報云。觀於英國不預東方之事。不禁令人齒冷矣。英國矯矯不羣。各國皆不能與之共事。無論法人及他國人之明於事理者。類能翫翫言之。然亦知英之靈巧。爲天下萬國政府所莫能及者乎。英之老練。爲天下萬國辦事之人所莫敢比者乎。當中日之甫有事也。英欲強爲干預。迨請歐洲各國合謀。如築望道旁。三年不成。遂退而私與日本比。直睡柏靈會議俄土約章之際。先與土比之故智。而其識見之高超。則更加人一等矣。何則。東方忽出一新人。濃睡初醒。肢體靈活。精力彌滿。勇氣百倍。英先與之聯苦苓之契。而獨睡臘之讎。非專理之所應爲乎。若我法國。曷不學英之機警。而乃助中以抑日乎。憶昔越裳氏之役。中國陽示優禮。陰通黑旗。又助據人勒贖之賊黨。以害法試。問於法何恩。若論俄國。自前皇愛烈珊德卽世而後。亦似與我不甚親睦。德國新聞北海波羅的海中間之河道。固以防我法也。今將設盛會以落成。俄艦強牽法艦。同往申賀。已乖我法之素志。又竭力挽留東方諸戰士。助之以扼日本。更逼

我與毫無趣味之德艦同泊一隅同辦一事吁彼固借我民間金錢七千兆福蘭克銀一兩約合法
屬蘭克者也而其所以報我者乃若此乎而我之惟命是聽靡役不從者又若此乎○日斯巴尼亞即西班牙報云我所屬之呂宋近枕東方日本忽地稱雄宜有戒心故願與歐洲各國合力以阻其進取也○奧國維也納報云接京俄要信述及俄在東方所辦之事俄政府電致日廷詞氣頗形嚴厲且俄國新任外部大臣親王衝羅伊勞夫接見日使時明言俄阻日割華地係自保大東之局故馬關新約之有害於俄者不得不代為除却云云以愚意觀之日廷若以民變為憂即俄恃勢欺凌當亦未遑兼顧也○美國公牘報云聞有歐人言英美二國宣合而親日本則東方之事皆可惟所欲為云云此謠言也美國初未聞有英人之約亦未與日本道及此事我美國之意但使寓華之美人及其業產不致遭池魚之殃及則斷無干涉亞東至計之意且美國向例不喜與他國合辦事件惟若遇大眾皆有裨益者始可偶一為之至於擾亂人國且竟出於用兵則美尤敬訶不敏者也○和蘭官報云我外部衙門今已接到俄德法三國公牘請同心以辦亞東之事○西四月廿六號倫敦特報曰中日義和據電報所傳內有數條於歐洲頗多關涉閱前日德國報言今俄德法三國已議訂挺身而出之局各保本國大東之利益西人以突厥為東方而以中國故及日本等國為大東亦曰遠東

中日兩國互換馬關和約之際。大抵摘取其原文逐一檢查。妥爲整頓也。又查俄京報言。中日之約已定。俄欲會齊各大國。自願西洲關繫之事。即使有一二國意懶心灰。俄亦必怒馬獨出。以行其志。合觀兩報之意。知歐洲中有俄國。已被中日和約逼到水盡山窮之地。著文告之。而日本不從。惟有藉威力以定殘局耳。夫俄廷之覬覦東三省。以及朝鮮也。多歷年所。日本知之深而籌之熟。謂俄若遂其己私。日必礙於自主。故其所以侵敗華略者。卽其所以杜絕俄謀也。(中國乃如在夢中何歟)俄人亦洞燭日謀。不得不逐日於遼東。先見好於中國。若使日本深閉固拒。則舍示戰之外。別無長策。故本月廿四號。駐日俄公使已糾法德二使。由東京合致公函於日本外務省。雖詞氣之間。尙覺謙和。而不許日本佔取遼東之意。則一字不肯放鬆。日本外務卿卽日裁牘作答云。辱承明諭。敬聞矣。其若民心之蠢動何。(日本人皆心於戰勝本不願與中國聯和)倫敦今接續電。知俄阻割遼之意。百折不回。任日本逞蘇張之辯。斷不能淪其初志。查我英曾接俄電。囑英合俄以謀日。英政府於廿三號。徧集各部大臣會議之下。詢謀僉同。遂峻拒俄人曰。英不但不願附於他國。以干涉中日之戰也。又不願見日本賴失戰後應得之利益。且中日之兵既已息戰。我方深以爲喜。豈肯橫生枝節。重啓爭端。而况細察中日新約。於英又絕無干礙乎。俄廷既得此電。不知若何懷喪。而俄法德三國都城。

之日報緣是皆談辯如雲德國哭龍報述德政府之意曰德廷於中日之釁自始至終常願安局外故雖有他國招總共承排難解紛之任亦所不願。(英國初欲糾集歐洲各國以制中日戰，而德拒之其詳見後)但至今而有不能漠視者則以日本之權將漸移於好戰一黨人而牽涉歐洲致損歐倭之睦誼也是以三月間

中日戰，而德拒之其詳見後

飛諭駐日使臣以德廷之命轉告日廷云貴國與中國議和之際亟宜歛抑雄心毋使逾分又重

言以申明之曰日本若欲割華之陸地恐開歐洲干預之門今雖事越數禮拜(以禮拜分日期泰西紀年之通例也)一度

日本言猶在耳事尚繁心乃誤信戰黨之虛榮不顧友邦之實義遂致激動數國同心出限德與俄已投膠比漆毫無隔閡且法國亦允爲合辦尤屬可喜惟德俄法三國尚思先禮而後兵故用公使解圍之法致函於日政府聲明此約之繫於歐洲者首在割華之陸地(總而昔之絕非有美於我華也)日廷

倘謬執私見仍欲割取遼東及威海衛以顯其在華之權高出於歐洲各國是自速其禍也日本在中國之北既得旅順口威海衛以扼守京邸之海門又在華南踞守臺灣澎湖以中梗歐華通商之孔道是不啻雙手合抱中國而屏各國之人爲門外漢也各國能不想起阻撓以免日後之大損哉惟觀日本水陸兵法大似威嚴肅靜由是以推諸他事知非徒逞血氣之比故我輩但命公使將關繫歐洲之處先與之詳細剖辨或可有轉圜之望我甚喜日本慎保分所應得之福澤

而不致如醉漢之癲狂也。（特報原注云德政府之見解如是如是然驕橫爲政而驕縱之也李中堂與伊
巴尼亞恐此後日本還近出來
必許俄請他國亦常有續許者）○德廷既從俄請遂合法以拒日德民聞之直若晴天霹靂茫然不知
頭緒且曰隨俄以抑日如騎虎以駁羊險莫甚焉况與去年不肯借英以勸和之初心大相刺謬
何也有某總報者銷路極暢更作論以駁之曰德廷之辦此事予不能不以爲大錯矣前任駐華
使者蒲爾德回德覲見我皇之後卽與公使行文之議不許日本於撲下之佳果一潤渴吻殊不可
曉夫使日本欲沾分外之利以遇西人又或壟斷商務以妨德國德之不能大度包容也固也
今日本非有是事德竟助俄以一臂之力竊恐俄爲猴而德爲貓爪也（四語流傳昔有一猴據爐取燒
火蟻計無所出爐旁適臥旁猫遂握猫
鼠入火爬渠夫食栗者猴也而貓爪角矣）俄無所酬於德而德則失其權於日也德之於華亦豈能索取
重謝不知在華之德商又有何益乎吁若我俾士麥王仍居相位豈任我皇之質然從事哉又有
二德報一曰德欲阻日而合俄此大不可一曰英國乃偏不願過問此事良所未喻或又問於某
報云據三國之意既不許日割華地復不許割額外通商之利豈中日罷戰之際日但得銀而遂
已乎則答之曰三國第不許其踞遼陽耳若臺澎諸小島則一字未曾道及也况三國之心不過
欲令日本知關繁國政之大事不能獨逞己意惟所欲爲耳日本今雖不免怨三國而日後當下

頓悟知所警戒則三國之於日本亦未始一無裨益也某德報又言得俄京信俄廷已令駐華使者商請總署讓出滿洲沿海無冰之地界俄以爲謝(按滿洲天氣苦寒無嚴冬不封之海口急者俄欲得朝鮮之元川釜山乎)想中國不能

不允也竊謂俄人之所志業已十得八九而德則何所志乎且德欲合於俄法初未付議院公評

諸議員必詳問外部其將何詞以對查我王相俾士麥解組以後德政府初出與人家國事仍偏

於本國若渺不相關者可異孰甚焉是故博訪輿論逖聽公評皆似有不服之意○俄國拿泊佛律尼翁報云德法助俄矣日本不能佔遼瀋地又不能佔朝鮮權矣俄必思有以酬德法倘德欲

廣中國通商之利法欲增越南割界之權我不皆極願助之俄大報又云日佔華地於我俄所關匪細斷不能任一二國私相授受(指中東也)或謂俄宜亟請各大國如柏靈故事(俄土戰後立約各國大會於德都屏私約而公訂之)

公議其損益但恐人心不同如其面或竟反爲俄累不如俄獨致哀的邁敦書於日廷申明本意日本如或不從卽我一國當之而已縹有餘裕矣又有一俄報云俄軍之在東方者已有戰艦廿二艘大小砲三百六十尊人亦數用法之海軍若與俄合共有戰艦三十七艘砲六百十尊俄國陸兵之待於蘊春左近者亦有二萬名以此制敵何敵不撓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又云俄武員輪日佔遼東地謂其關係之大不可思議此地居中國海岸之極邊以之鎮陸軍之砲臺泊海軍之

鐵艦實爲天下無敵之勝地。(按此亦事在人爲耳中國守之日乃隨手奪之故曰地利不如人和)且又前壓北京後壓東三省旁壓朝鮮是故日本而不欲奪中國也。日本欲奪中國此其嚆矢矣抑更有進者遼東之地直達滿洲壓以俄界乎。俄欲拒老中國(俄衰弱也)老中國於吉林三省等處築砲台而練重兵一旦伐俄之烏蘇里河省俄已措手不及况活潑瀋地戰勝誇榮之新日本而任其立腳於此有不以黑龍江爲界乎。(烏蘇里河俄本得之於中國蓋有日本將逐而出之也)俄親王銜河東獅記(一作扼矢東記)俄皇爲太子時挈以東游熟諳時勢今亦作論以達其意曰俄於日佔遼東事蓋不得已而出阻者也日本若能諒俄心從速退讓當不致聞砲聲而見血光矣俄舊京木司寇大報則曰日本若不知難而退俄必致哀的邁敦書聲明不任變割寸土之意報中又明告日本曰故不必望英之來助也英若憐汝救汝事勢一經決裂卽已訂之帕米爾(或作巴馬中英俄鼎峙之界也)劃界條約必將中廢印度遂必受大虧英其肯冒昧從事哉惟英不願與俄聯同志俄新京彼得羅匪人皆所不解豈謂英不與我合俄與法德三大國盡成癱瘓之證而不能壓日乎顧爲寄語曰牛雖瘠負於豚上其畏不死俄京官報曰俄之狃日非與華訂有密約也俄欲保大東之局勢自必挺身而出吾觀日之佔遼僅片時之空喜耳其餘各俄報類多譖謠英國幾於不留餘地○法京巴黎報曰巴黎聞英不從俄請以拒日輿情均不免失望數禮拜

前法人聞日本勝後之約均謂歐洲之關繫最重者厥惟英今仍寂然不動何也法在東方之事不如英多且亦不如俄多今助俄一臂之力者蓋先示惠以悅俄冀俄他日轉而助法耳以余觀於英坐視俄德法三國之成敗非恝然於亞事也豈緣去年英請各國助華以和日德先梗議他國亦多鶻突英積憤於心今遂以此報之耶法京大日報館又使人問於駐法日使云貴國得通商之益於中華其詳可得聞乎日使曰其益蓋與各國共之所謂一體均霑也非日本之所敢私也或疑日本一切工藝之價較廉於西方故在華必獨佔利藪此非本大臣所敢知或者歐洲於兼用金銀及會銀用金之處尙未斟酌盡善於貿易之道不免有所出入倘異時改正圖法必當煥然改觀也日報館人又曰聞有一事不覺大有所奇貴國已與中國密訂互相輔助同攻共守之約矣日使矍然曰此必無之事也馬關訂約之際並未道及同攻何人同守何地且無論今無攻日之國也藉曰有之中國安能救日乎報館人曰聞貴國俟華事定後欲從事於他海島信乎日使莞爾曰敝國之志不在於奪取亞洲地及其他亞洲島也惟欲就新興之路將一切工商事務大加振作其網目甚繁更僕難以悉數至欲辨外間之謠諑則更無暇矣故前見某報言西班牙經營呂宋防務深恐日人飛渡云云諸如此類皆付之一笑而已○奧國日報云接俄信俄必

欲在中華或在日本或在滿洲北或在朝鮮南擇定一地或鳩佔之或瓜分之至華南之台灣及通商事務俄人概不與聞亦未必有欲戰之心其所以顯水陸之威武者蓋嚇日而兼以嚇華試其究竟有無相助之密約也若論法國助俄之故則不過逐隊觀光而已法之砲艦既未備戰法之戶部亦未籌餉豈能遽爾興戎乎至於德國之合俄實屬令人不解或藉此以示與俄皇親密之意乎英部臣袖手寂坐一無舉動當緣不喜我輩前所相待之故指英欲聯各國以解圍困但有人言英知無斯馬加德既欣然舉事與雖不欲助力抑豈不及於事故不動也我奧地利亦曰鬼本與德早有成約德既欣然舉事與雖不欲助力抑豈不欲同心倘德諸事順手良所冀幸抑尤有望者法德二國顯分冰炭今乃合力以助俄倘日後俄亦有相助之處詎不甚善然總而言之三國拒日之意各不相同而亦各不相敵也又一奧報云意與二國本與德合而爲三約國惟中日之役與意奧不甚相關故雖緣德國已在局中深望德俄法均得遂其志然不必緣德而致有干預也奧都維也納得俄信云俄別有需索於日本者或速撤代掌朝鮮之權或擇一隆冬不凍之海口如元川也者使之改隸於俄聞日本意殊鞅鞅且謂朝地不可以與俄朝鮮王則曰余無讓地之權也○西班牙報云頃聞中日約款又知中國已讓台灣西都中人情震動上而政府下而報館中而議院皆舉此事以相問答有上議員具問

家曰。大東之事。曾有豫備不虞之策否。能保屬地之不爲人佔否。又有下議員往叩於某將軍。將軍答曰。已派兵至呂宋矣。且新鎗發矣。新砲換矣。水師部又傳令製造局。將預先定造之計。重七千噸大巡船一艘。刻日裝配齊全。開往呂宋矣。查今泊呂宋之大小戰艦。共有七艘云云。上議院某公爵則宣言曰。今我與日本甚敦睦誼。當無意外之禍。但戰必全守呂宋羣島。不任一島稍有荒廢。以杜覬覦。至關繫大東之事。我西必與英法及他國同心商辦。○意大利報云。我意自有主意。雖向與德國聯盟。仍不必與歐洲諸國同意。○英國泰姆士報云。若論大東商務之關繫。我英實甲於他國。(原注曰合歐洲諸國在華之商務而標計之尚不能與英國相等)然使中國永學龍蛇之勢。明言雖有怒雷。亦不因驚而忽起。日本則水陸兩軍。絕不妄逞其威武。則英於東方。雖百年無事焉可也。但今又別換新世界。隨處皆有激動之象。倘利有伏於無形者。英必須搜巖剔穴以出之。至中東之新約東。若分外欺中。而失其公道。或東人識見不到。求益而反致損以損人。英自不能任其所爲。今據電報所傳者。反覆參觀。不見其有干礙英人之處。必欲迫令日本。毋割華地。而失日之歡心。在他國或自有他故。甘犯不韙而爲之。英則何必步其後塵哉。況歐洲各國之公見。皆以中東之約。任其自定爲便。英更不必怒馬獨出。倘異日有必應干豫之事。各國亦衆諭僉同。英自不肯居於人後也。又一英。

報云俄之竭力阻禦其意甚明法德之插身打幫其情叵測法德之在華也不過略作小稗販英有絕大貿易於華華地爲日本所割英尙無關痛癢法德其何以自解哉然爲日本計固不可得步進步至觸英怒亦不可顯執不化致觸俄法德之怒俄法德之強豫華事非徒託空文之謂其謂匣中有劍久作龍吟文告不從請飲我刃故日本應聽我言必以退讓之道行之苟或不然觸不旋踵矣某英報又曰今東方山火之煙燄已蓬蓬勃勃上衝霄漢矣火山發火先見濃煙燄盛火熾也俄已明致公牘於日指點馬關約款中有某某事必須酌改至俄操何術以成其志今尙未宣布於外若以用兵書恐俄兵欲入日本不啻凡夫俗子之欲入月宮何至於此英報過矣惟其陸兵欲出殽春以攻處東之背則勝負未可知也俄其善自爲籌哉英國官報曰我與俄羅斯等國見解不同而與美國之心則雅相吻合英之所宜親附者惟美而已至俄法西即西班牙宜書作日斯巴亞尼視中日新約之關係非我英之關係也豈可數貓之代猴取栗而自傷其爪哉解見上文美國視太平洋中之事即美爲其威權之所應及不任歐洲各國妄來干涉而已亦不願干涉歐洲之事又遑論乎亞洲若論檀香山之權實惟美得而執之或疑日本有窺伺神島之意故英官報及之美又素與中日兩國相交好中日數起後北京東京之事皆由美爲介紹余謂我英宜立定主意與同類之美國美人皆英之苗裔結同心之深

契斯策之上者也。

附錄胡雪柏廉訪（通芬）奏變法自強條陳疏

奏爲因時變法力圖自強謹條陳善後事宜恭摺仰祈聖鑒事臣聞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蓋窮變通久因時制宜之道不同也上年倭人肇釁陸師屢挫海軍繼失寇讎猖狂神人共憤我皇上不忍兩國生靈久罹鋒鏑以大字小舍戰言和雖兩害從輕計不能不出於此然自古馭外之策斷無一意主和可以久安之理唐於吐番宋於金人是其明鑒今遼河以東失地雖由俄德法三國合起而爭許還故土但倭人仍有從容商議之語恐不免枝節橫生台灣交地近復激成變端倭火能否不起責言固難預料然此風一開事變亦日亟一日及今而不思改計竊恐數年以後大局更不堪設想目前之急者在籌餉次練兵而籌餉練兵之本源尤在敦勸工商廣興學校伏查國家賦稅所入歲有常經今忽添此二萬萬兩之兵費非借洋債從何措置以最輕利息六釐計算每年需息銀一千二百萬兩而陸續償還本銀尚不在此數且自上年用兵以來關內外各路溝兵購械所借華洋商款雖償本息已闊不少此外奉直兩省善後事宜仍須飭節增修次第興舉北洋海軍亦不能不從新創辦以圖補苴約計購船置械非千數萬

金不能成軍。此後水陸所需。每歲又不下千餘萬金。入者祇有此數。出者驟然加增。雖日賣司農。籌對度支。亦恐無從應付。竊觀泰西各國。無論軍餉工程。千萬之需。咄嗟立辦。何者。藏富於民。多取之而不爲虐。而民亦樂輸以奉其公。彼其器械。日製而日精。商務日開而日盛。水陸之兵。日練而日強。蓋董勸之始。國家設各項學校。以培植之。藝術既成。分各項官守。以任使之。故民有人人自薦之恩。治有蒸蒸日上之勢。今中國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物產之饒。爲泰西各國所未有。辦理洋務以來。於今五十年矣。如同文方言館。船政製造局。水師武備學堂。凡富強之基。何嘗不一一倣行。而遷地弗良。每有淮橋寫枳之歎。因中僅襲緒。未窺精奧。亦因朝廷所以召人才。首在科舉。天下豪傑所注重者。仍不外乎制藝試帖楷法之屬。而於西學。不過視作別途。雖其所造已深。學有成效。亦第等諸保舉議敍之流。不得廁於正途出身之列。此所由操術疏。而收效寡也。日本一彈丸島國耳。自明治維新以來。力行西法。亦僅三十餘年。而其工作之巧。出產之多。礦政郵政。商政之興。旺。國家歲入租賦。共約八千餘萬元。此以西法致富之明效也。其徵兵。憲兵。預備後備之軍。總計不過十數萬人。快船雷艇。總計不過廿餘號。而水陸各軍。皆能同心齊力。曉暢戎機。此又以西法致強之明效也。反鏡以觀。得失利鈍之故。亦覽可知矣。今士大夫。莫不以割地賠費。種

種要挾爲可恥然時勢所逼已無可如何則惟有急求雪恥之方昔普法之戰法之名城殘破幾盡電線鐵路處處毀裂賠償兵費計五十兆佛蘭克其數且十倍今日之二萬萬兩然法人自定約後上下一心孜孜求治從前弊政一體蠲除不及十年又致富強仍爲歐洲雄大之國論者謂較盛於拿破崙之時今中國以二十二行省之地四百餘兆之民所有失陷者不過六七州縣而謂不能復仇洗雪建我聲威必無是理但求皇上一心振作破除成例改絃更張咸與維新事苟有益雖朝野之所驚疑臣工之所執難亦毅然而行之事苟無益雖成法之所在耳目之所習亦決然而更之實心實力行之十年將見雄長海上方薦歐洲舊邦新命之基自此而益鞏豈徒一雪割地賠費之恥而已臣之愚昧何敢挾其芻蕘之見輕言變法但縱觀世運撫念時艱痛定思痛誠恐朝野上下高談理學者狃於清議鄙功利爲不足言習於便安者又以爲和局已定泄沓相仍設或敵國外患猝然再舉更慮抵禦無方從此臥薪嘗膽求艾療疴其何可稍緩須臾耶微臣早夜焦思今日卽孔孟復生舍富強亦無立國之道而舍倣行西法一途更無致富強之術用不揣冒昧就管見所及舉籌餉練兵重工商興學校數大事敬爲我皇上縷晰陳之一聞鐵路以利轉輸也中國鐵路之議屢舉屢廢自經此次軍事利鈍之故昭然共見應請按照前兩廣督臣

張之洞原議。自漢口至京。開辦幹路。順辦次第。必當先定大綱。第一在勸立公司。准民間自招股本。而一切窒礙之處。如買地勘界之類。必須官爲保護。第二在勘明道里。從前原議。北自蘆溝橋至正定。南自漢口至信陽州。分頭舉辦。查漢口至信陽山路崎嶇。工費較鉅。不若取道襄樊。地勢平坦。其鐵軌渡河之路。尤宜在鄭州以西。榮陽以東。已出山險。經流不改。既渡河。則東循淇衛。西倚太行。北行而達保定。地高路平。較爲穩固。第三在多開支路。自漢口至京。迤長三千里。若僅有幹無枝。則貿易必不旺。商旅必不多。其勢亦難持久。竊謂支路宜分三段。南路由光山岡始。出六安以載茶葉。由應城京山安陸出荆門當陽以運煤鐵。西路由懷慶出軼。開經蒲解以達關隴。東路由開封歸德過宿泗以抵清江。如此則天下大局。若網在綱。商務工務漕務軍務。莫不四通八達。第四在議定規制。自高腳鐵軌之制。而火車一變。自電氣傳力之機出。而火車又一變。今俄人自加斯濱海達渾春壹路。即係用高腳軌電氣車之法。今創辦之初。宜擇其至更至捷而爲之。以免他日紛紛改造。又有我鈍役利之歎。迨辦成後。每年除公司費用修理費以外。所餘利銀。官收其什一之稅。誠能各省一律舉行。則公家歲可得數百萬金。而且東西南北。節節流通。則土物日出。商務日旺。釐金關稅亦日饒。是每歲所增入。又不下數百萬金。一旦疆場有事。運餉運

兵朝呼夕至今日寓於強富之道計無有切於此者矣一鑄鈔幣銀幣以裕財源也昔元明以鈔
票爲虛政者則以一紙空券欲抵鉅萬現銀情同詭騙西國以鈔幣便民者則以有一萬之銀始
發一萬之票無絲毫虛浮也中國不自設銀行自印鈔票自鑄銀幣遂使西人以方寸花紋之券
抵益千累萬之金如匯豐德華有利等洋行之鈔票是也以低潮九成之銀易庫紋十成之價如
墨西哥呂宋日本等國之洋錢是也今誠能於各省通商口岸一律設局自鑄金銀銅三品之錢
頒定標準之價垂爲令甲一面於京城設立官家銀行歸戶部督理省會分行歸藩司經理通商
碼頭則歸關道總核購極精之器造極細之紙印行鈔票而存其現銀於銀行安定章程明頒諭
旨俾民得以鈔幣兩項完納租賦稅厘至各省旗兵綠營防營之餉京外文武百官之廉俸亦即
以鈔幣兩項分搭勦撥而尤必各處銀行於出入授受之間隨時查核不至鈔溢於銀並絕無毫
厘短折方能取信於人持之久遠惟用人必須按照西法用商務之章程杜官場之習氣慎選精
明廉潔之人綜計出入其餘亦須屏絕情面皆由公舉不得私薦方免弊竇至於放息責成般實
保人一有虧折惟保人代償押款則值十押七一經逾期拍賣價抵不足仍向欠戶追還果能照
此認真辦理實力奉行其收回利權孳生息款計每歲盈餘之數至少當在千萬以上此誠今日

至要之務一開民廠以造機器也。中國各省設立製造船政槍砲子藥等局不下十餘處向外洋購買機器物件不下千百萬金而於製造本源並未領略不聞某廠新創一槍自造一砲能突過泰西不聞某局自製一機器能創垂民用一旦有事事件件仍須購自外洋豈眞中人之智不及西人推其病源厥有三故各廠之設也類依洋人成事而中國所延洋匠未必通材往往僅曉粗工不知精詣襲迹象而遺神明其病一廠係官辦一切工料資本每歲均有定額卽有自出心裁思瓶造一器而所需成本苦無從報銷且外洋一器之成如別色麻之鋼克鹿卜之砲或法經數易事更數手成本費數十萬金然後享無窮之利垂久大之業今中國之工匠旣無此堅忍之力國家又別無鼓舞之途遂事事依樣葫蘆一成不變其病二外洋各廠之工匠頭目均係學堂出身學有本源而其監督總理之人無不曉暢工藝深明化重光電算數之學故能守法創法精益求精今中國各局總辦提調人員或且九九之數未諳授以礦質而不能辨叩以機器括而不能名但求不至偷工減料已屬難得器械利鈍悉聽工匠指揮茫無分曉其病三竊謂中國欲藉官廠製器雖百年終無起色必須准各省廣開民廠令民間自爲講求如國家欲購槍砲船械機器均托民廠包辦包用其試不如式者雖定造亦必剔退則人人有爭利之心虧本之懼自然專心致

志實力講求，以期禦乎西製之上。如此漏卮既塞，而一有兵事，取求易給，不至爲洋商壟斷居奇受重價之累。且不至爲敵人阻港攬舟，冒行海之險矣。一開礦產以資利用也。中國煤鐵五金遍地皆是，從前業經各處報商開辦，乃卒至股本耗折，成效毫無，則非礦之不可開，實由辦之不得法。夫辦礦之要又有四：第一在重聘礦師。西洋實有學問之礦師，其國中且延致不及，故往往不願來華，其願來者不過外託行家，陰圖漁利，這一倍其欺妄，而全局已壞。故欲開礦，當先求師，欲求師，當先重聘。第二在慎選礦地。夫貴州鉄質非不佳也，乃轉運至千里以外，則成本重，而其價昂矣。漢河金苗非不旺也，乃地處極邊，百貨騰貴，則工作難而出數少矣。故開礦之地，必須擇其水陸交通轉運便利之處，則人工往來易於招集，物件輜輶易於取求。第三在細考礦質，同一礦也，而質有良楨，即質分貴賤，故往往集本同而獲利不等。假使當日以開平礦務之規模資本，而開齋堂鑄維之佳礦，則今日獲利當倍蓰於此矣。第四在厚集礦本。夫資本出於富家，則原有置產業，賜子孫之心，資本出於市儈，則無非借股票低昂，爲買辦空盤之計，收效稍遲，即棄如敝屣。從前公司爲股票牽掣，一傾百倒，皆由於此。故招散股不如招大股，招商股不如招官股，而其大要尤在辦理之得人，必須正大光明，赤心爲國，絕無一毫私見，否則礦不成，則害在公家，礦既成，

則利歸私室。初次選擇，斷不可瞻徇情面。果能於此四者，講求盡善，而謂礦務不能辦，礦利不可求，必無是理。况將來欲廣造鐵路，則處處需鐵軌，需煤礦，欲自鑄錢幣，則各局需金，需銀，需銅，欲自開民廠鑄槍砲機器，則各需五金及硝礮鉛汞等項，是招股開礦，實今日之最大利源也。一折南漕以節經費也。查京倉支用，以甲米爲大宗，官俸僅十之一八，旗兵丁不憚食米，往往由牛線章京領米易錢，折給兵丁買雜糧，約南米一石，僅合銀一兩有奇。官俸亦然，四品以上，尙多親領，其餘領米票，轉賣米舖，每石亦一兩有奇。夫南漕自催科征調督運驗及經時五六月，行路數千里，竭百姓無數之脂膏，聚吏胥無數之蠹賊，耗國家無數之開銷，速至京倉，至每石之值，通扯或十兩，或五六兩不等，而及其歸宿，乃爲易銀一兩之用，此實絕大漏卮。徒以冗官叢吏，中飽所在，積習不改，此真可爲長太息者也。推原其故，朝廷深思遠慮，以爲歲歲無南漕二百萬石，流通市中，則一坊雜糧，必牽掣而驟貴，兵民有受其飢者，故不惜繁費，而爲此。然自輪船暢行以後，商米北來，源源不絕，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市中有米，與官中有米同，則少米之患，在今時可以無慮。應請通飭各省，改征折色，其耗費一概帶征，並歸藩庫起解，至旗丁京官，應領俸米，或援照成案，則每石折銀一兩四錢，或按照市價，則每石折銀亦不過二兩有奇，而一切漕河之工程，海運之經

費。漕督糧道以下之員兵丁倉場侍郎監督糧廳以下之胥吏差役皆可一律裁汰蠲除。是國家歲省數百萬開銷及多數百萬盈羨而官兵兩項所領實銀且較增於從前領票轉賣之值公私兩途一舉而均得大利有益於國無損於民亦何憚而不爲哉。即使慮及歲飢乏食則每年提出盈餘銀數十萬兩在津兌買南米存儲通倉新陳互易以爲有備無患之計其事亦輕而易舉。如慮海疆有事運道或至梗阻恐將來官商兩病則更不然蓋名爲官米則敵船可以捕拿名爲商米雖仇國亦不能隱截公法具在有例可援是可不必顧慮也。一減兵額以歸實際也。粵捻事平以後綠營之無功效已可顯見而老成持重勸以不裁爲言於是又有減兵增餉之議各省或變綠營而爲練軍今倭事敉平則練軍之有無功效又可顯見乃猶坐養此數十萬無用之民耗此數千萬有用之餉一旦有事各省仍屬紛紛募勇是兵外加兵餉外加餉國用安得而不絀夫綠營之所以不能遽裁者徒以爲如水有汛陸有舖緝捕防守有專責耳殊不知近年綠營兵餉藩庫入不敷出往往餉有按照七八成或五成覈放者每兵每月僅領銀數錢平日不敷養贍多以小賈營生巡緝俱屬虛文况各省水陸聚會之區如閩浙之漁商則僱船出洋自護矣是汛兵亦無用直省之會城則另設保甲守望等局以巡緝矣是鋪兵亦無用爲今之計莫如酌地方之繁簡

裁其老弱。按年先裁二成。五年裁竣。國家歲可省千餘萬金。卽以此款責成直省。有按照西法。先挑老兵子弟。擇其年力精壯。粗識之無者。另行創練新軍。現任實缺提鎮參游。如尚堪造就者。卽充統領營官之任。否則一概裁去。如此而轉移間化。無用爲有用。國無坐食之費。兵有精練之實。倘慮水陸各汛捕務。一無專責。或將保甲守望等局。仿照西國巡捕之制。城鄉市鎮人物輻輳之區。所設巡捕款項。不足以如西法也。巡捕捐官督率。而分稽查之職于紳董。事更可得實際。但求朝廷排斥羣疑。破除成例。毅然行之。未有不立見功效者也。一創郵政。以辦驛遞也。中國各省皆設驛站鋪遞。每年支銷錢糧。計三百餘萬金。其實各省之奏牘公文。所遞有限。而仕宦往來之所擾滋多。至督撫則更有提塘指差。每一摺差抵京。費以百十兩計。民間所開信館。索費既巨。又多遺失。此公私兩困也。查泰西各國。莫不由國家設立郵政局等。論公私一體。權其分量之輕重。定船遞費之多寡。由郵部刊刻信票。印花出售。凡寄信者。預先購買。用時取粘信角。投入信箱。有人按時收取。此法不但省驛站之費。而且歲獲盈餘。爲泰西各國進項之一大宗。應仿照辦理。其第一法。則先借招商局爲發報之始。每船各派專司文報一人。通商十九口岸。均設分局。管理公私信件。則糾合民間各信局。而爲之內地各碼頭各市鎮。令信局一家承包。其第二辦法。則借電報。

爲推廣之路，凡有電報地方，亦派一人在局專司文報代爲遞送。至未設電報各處，亦照前辦法，令信局一家承包。其第三辦法，則俟火車暢行，再借鐵路公司爲往來之總匯。凡幹路支路，火車停卸之處，以派一人在局專司其事。至於局事將來，欲遍行內地各鎮各埠，虛先廣設分局，派人經理。如此則若網在綱，無遠弗屆。現在地球各國，其郵政章程，通爲一例，到處流行。公私遞費，并無多寡之殊。即日本亦在其列。就英國而論，每年郵部除用費外，計贏英金一百數十萬鎊，獨吾中國未嘗仿行，急宜參考西制，從速舉辦。庶每歲可省驛站三百萬之耗費，而收郵部數百萬之盈餘。如以爲京外之各官，因公來往京師，例須乘驛，恐一旦刪去驛站，致多窒礙，則更爲掩耳盜鈴之談。今東南十餘省，凡官員來往，無不僱坐輪船，獨山東、山西、河南、陝甘五省，尚有官站耳。若計其道里，遠近人多寡，由戶兵二部酌給路費，沿途聽其自顧車馬，在應差各官實所深願。更毋庸多慮。一創練陸兵，以資控馭也。此次東征，兵非不多，而一無足恃，則非兵之不任戰，實由統將太多，每遇戰事，往往心志不齊，互相掣肘，動輒唐朝九節度之師。夫東召宿將，西起老臣，此募十營，彼募萬人，譬之治病，一人有病，延醫涉室，寒熱雜投，斷無不弊之理。而尤有積習懶行，痛改者，厥有四端。昔年淮楚諸將，起自田間，志在殺賊，人皆樸誠，弊端尚少。承平以後，統兵大將，驕奢

淫佚濡染已深。軍需如潮。勇額日缺。上浮開下。冠扣百弊。遂生兵之口糧。尙未能養贍一身。誰肯
効命疆場。以致萬衆離心。遇戰紛紛潰散。此一病也。從前粵捻之亂。軍火未精。將領祇須勇氣。百
倍易於取勝。今則秦西官兵之選。必先由各營學館出身。其所考各學。有本國文、職丁文、法文、地
理學、幾何學、代數學、古今史學、三角法。信手繪圖法。國家平日重視此選。民間亦以得選爲榮。其
千把總之職。略如中國詞林之清望。故能學餘於事。入餘於學。今中國先事一無培植。一聞招募。
各營員皆以鑽謀爲能事。不以韜鈐爲實政。是兵官先不知戰。安望教兵以戰。此又一病也。西國
之講求武備者。凡鎗砲新器。一出試之而佳。卽通飭各營。改用一律。今中國本地無著名之廠件
件。購自外洋。承平之日。部臣以款絀爲難。先事未能預備。及變起倉猝。彊臣各辦乃事。但以購得
軍火爲責。未能詳求。以致同屬諸軍。而此營與彼營之器不同。前腔後腔。色期備及。德製奧製。并
作一家。所由一日臨陣。號令不能劃一。施放不能取準。此又一病也。考西國每經一戰。則列陳之
體一改。每創一器。則行陣之式一更。今中國一切攻守之法。又沿舊習。湘楚各軍。尙有大旗刀矛
爲戰具者。並有持新器而茫然不知用法者。猶復帥心自料。以爲昔年曾經戰陣。卽無不能禦之。
敵承訛襲謬。沿而不改者。此又一病也。今欲創練新軍。宜通飭各省。一律改練近年新出之西法。

而其大要先在去年直省設立武備學堂行取各州縣武生武舉考其漢文通順年力精壯者選令入塾給以養贍卽轉詳員爲之敎習三年後由詳敎習考給文憑然後由分派入營充當哨官其學問尤傑出者充當營官從此或將武科鄉試亦以鎗砲命中爲士取則將才輩出不患有兵而無官現在都守以下候補各員如有漢文通順情願投入學堂充當學生者亦一體辦理此則訓官之法也至募兵不可太雜今各處所招之勇急於成軍不暇選擇乞丐無賴混雜其中惑未練成驅以赴敵一經臨陣望風而遁反以利器資敵沿途更肆焚掠日後又投別軍仍蹈前轍以致屢戰屢敗此欲救其弊必由以本籍地方官查取住址親族方許入營當勇以杜將吏逃亡之弊到營時先酌身材不入格者當卽剔退旣成陣伍先練步法平法次練瞄準並練行軍操法年滿四十給以一年餉銀令歸鄉里在營之兵三年酌給月假准其回籍但一聞徵調雖在假內卽須立至此練兵之法也其統領營哨各官之薪水欲杜其尅扣之弊必須從豐兵勇之餉項分別有專亦宜加增由各省督撫設立糧台按月由糧台點名給發設糧台短發准統領官申詳告軒以杜侵扣成軍之始應發號褂棉襖皮衣等件均不扣錢恤其飢寒方能得其死力此故餉之法也新練各軍取用機器宜因時制宜改歸一律就近年新製而論步槍以疊里夏毛瑟小口徑爲

毛馬槍以可爾脫爲佳。砲輕砲以克虜伯格魯森爲佳。快鎗砲以拿登飛爾哈乞開司爲佳。此簡器之法也。至兵數多寡，統計北洋宜練兵五萬人爲一大枝，南洋宜練兵三萬人，廣東湖北宜練二萬人。其餘各省每省萬人已敷調遣，務須掃除積弊，習操法統歸一律，庶徵調乃能得力也。一重整海軍以圖恢復也。中國創設之初，原設沿邊海七省，先後舉辦，祇因經費不充，故以北洋爲發軔之始。春間威海艦陷，舟師全沒，雖由諸軍之不力，抑亦援軍之莫繼也。夫泰西各國皆以鐵甲快船之堅利，雄長五洲，故就今日之情事以觀，凡地球近海之邦，苟非海軍強盛，萬無立國之理。查中國從前辦法與西制多有不同，其受病亦即在此。西國之制，海軍可以節制陸路，而陸路不能節制海軍。蓋洋面遼闊，軍情瞬息百變，必非陸路所能知也。今中國則海軍提督須聽轄臣之指揮矣。其不同者一：西國海軍提督必由水師學堂出身，積累而升，其餘重學、汽學、算學、天文、地理學無一不通，無項不熟，爲各船官兵所服，故志趣合而號令行。今就北洋而論，如已革提督丁汝昌，本係淮軍陸將水師學問毫無根底，平素各官兵本輕視之一，一旦臨陣，無論其不知水戰之法，卽知亦安能號令各船？其不同者二：各國兵船歲歲考求新理，精益求精，凡舊械之不合式者，必更易之，新器之致用者，必訓練之。今中國如檔案之複雜，甫經購置，尙不知法。上年大東溝

之戰，以攻鐵甲所用之尖彈，擊倭人銅皮之快船，故倭船雖受創而無大損，是用器簡器之不審也。其不同者三：今欲重整海軍，于購械而外，宜改定章程，選求將帥，仿照泰西成規，海軍提督但聽樞府之號令不受疆臣之節制。兩國既下戰書，即許便宜行事，尤應沿海各省一律舉辦，無事則分道巡遊，有事則聯爲一氣，不得稍分畛域。今春威海告急，南洋兵輪坐視而不之救，重爲泰西諸邦所嘲笑，急宜統籌全局，俟辦理稍有端緒，應合沿海七省特簡總統大員，庶使筋節靈通，聲氣聯絡，一方告警，全軍立至矣。目前辦法，應先向英國延聘水師宿將，如昔年琅威理其人者，多設水師學堂以儲其餘派，學成各生或出洋遊歷，或備資斧，分寄各國兵船，以資習練，天下無不可辦之事，但求實心實力以行之耳。一設立學堂，以儲人材也。泰西各邦近今人材輩出，其大本大源，全在廣設學堂。商有學堂，則操奇計贏之術日嫻；工有學堂，則創造利用之智日闢；農桑有學堂，則樹藝飼畜之利日溥；礦務有學堂，則寶藏之富日興；醫有學堂，則生養之道日遠；聲光化電各項，格致有學堂，則新理新物日出而不窮。水師、陸師各項武備有學堂，則戰守攻取日習而益熟，乃至子女亦有塾政，鷙亞亦有教法，以故國無棄民，地無廢材，富強之基，由斯而立。至有學堂之制，不必盡由官設，民間紳富亦集資舉辦，但國家設大書院以考取之，今中國各省書院

義塾制亦大備。乃設八股試帖詞賦經義而外，一無講求。又明知其無用，而徒以法令所在，相沿不改。人材消耗實由於此。擬請特旨通飭各直省督撫務必破除成見，設法變更。乘章句小儒之習，求經濟匡世之材，概從實學。應先舉省會書院歸併裁改，創立各項學堂。將現在京師總署上海製造局已譯各種西學之書，分印頒發。一面仍廣譯格致新聞及近年新出西史、延積學之西士，及中國久於西學有成之人，爲之敎習。尤必朝廷妥定考取章程，垂爲令典。務使民間有一種之學，國家即有一途之用。數年以後，民智漸開。然後由省而府而縣，遞爲推廣。將大小各書院一律裁改，開設各項學堂。即民間亦必有自行集資設立者。將見海內人士，喟喟向風，而謂一切工商製造之法貨財之利，水陸之軍，不能媲美歐洲，臣不信也。日本自維新以來，不過一二十年。而國富民強，爲泰西所推服。是廣興學校，力行西法之明驗。今日中國關鍵全繫乎此。蓋人材爲國家根本，盛衰之機，互相倚伏，正不得謂功效之迂遠也。以上各條，或變通舊制，或創行新法，臣愚亦何敢謂所言盡屬可行。第變通盡利，力求富強之道，舍此不圖，更無長策。自來變憂啓聖，多難興邦，時局轉移之機。正在今日。伏願皇上法五帝三王制作之遺意，效下部臣疆臣通諭會議，斷自宸衷，俯采而施行之上，以固億萬年有道之基，下以慰薄海臣民之望。臣不勝戰慄迫切之至。

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節錄葉君耀元上張香帥書籌票倭策十條並大綱二十六條附

一曰習測繪以明地勢。二曰選槍砲以利器械。三曰招工匠以精掘築。四曰破成格以舉真才。五曰延西弁以佐統帶。六曰設電局以專責成。七曰厚兵力以固海防。八曰勤訓練以備不測。九曰明賞罰以勵三軍。十曰用剛柔以合時中。

試擬其大綱如下。一曰借國寶。二曰聘西士。三曰興築鐵路。四曰添設電線。五曰各府設水陸武備學堂。六曰各府設算學格致學堂。七曰各府縣添設藝文學堂。八曰各鄉鎮遍設男女藝文學堂。九曰講樹藝重農桑廣種百穀果木。十曰搜山澤魚鹽之利。十一曰開五金油煤礦產。十二曰興機器工作製造百貨。十三曰特設商部通部。十四曰各省設律例公法。十五曰各府設醫藥衛生院。十六曰設洋文繙譯館。十七曰設上下議政院。十八曰選派成材學生出洋肄業。十九曰變功令取士。因材授職。二十曰酌改六部則例。文武官制。二十一曰永革捐納成例。二十二曰加官俸增兵糧。二十三曰禁栽罂粟嗜鴉片。二十四曰廣使間諜以窺天下虛實。二十五曰禁釋道廟宇。師巫邪術。二十六曰修改房屋道路調和一切食物。以合格致養生之理。

已上十策。當今急務。大綱二十六條。尤爲富強要術。其第十四、十五、三十四、二十六四條能
昔人所未言。第二十二、二十五兩條。詒言人所不敢言。葉君誠偉人也。若再用西法。製造兵糧以利
行軍。創立郵政。以便官民。廣設銀行。以通商賈。且添置工務。丈田畝。稽屋宇。清河道。則強國大綱。
已備括於此書矣。

自中日議和。各省大員。上奏朝廷。求改約章。皆以爲約可刪改。戰可倖勝。多仍在睡夢中論
事也。倭兵入寇。陸戰得寸進尺。獨見其進。未見其退。水戰則已全勝。水陸並進。果不能踰闊入津。
窺我京畿乎。其所顧慮者。雄邦奪起。我國局變。彼之兵費。將從何取。欲得之地。恐非已有。故可入
而不入。先索償款。蠶食疆土。預圖霸強。先得與歐洲雄國。並齊駕驅。倘他年亞洲大局。不幸有變。
彼與歐邦同參末議。時勢至此。誰得拒之。聆彼倭人答問之語。已深知我國果能醒者。實無幾人。
且醉者雖醒。當權者仍睡。則醒者復與之同睡。大發同眠。後事如何。彼早已了於胸中。其惜我國
有愛國安民之責者。自反昧昧。不識當今天下之大局。本國之危機。殊爲痛心。敬讀各處條陳奏
議。其未醉者。姑不具論。惟胡廉訪一疏。葉君一書。能切中時要。實興國大猷。恭錄於右。以供衆覽。
使知我國非無醉人也。苟我朝能盡捐爾我之心。畛域之念。順民情。改制度。興利除弊。急蘇民困。
舉國之人。必首仰足翹渴瞻盛治。共祝我朝大清萬萬年。

諫止中東和議奏疏

諫止中東和議奏疏(目錄)

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等跪奏	(四〇一—四〇三)
安侍御奏疏	(四〇四—四〇七)
江督力爭和議電奏一	(四〇八—四〇九)
江督力爭和議電奏二	(四一〇—四一三)
劉彝等諫止和議奏	(四一四—四一七)
易順鼎劾權奸誤國奏	(四一八—四二六)
易順鼎敬陳戰事六條疏	(四二九—四三三)
張羅澄上李鴻章書	(四三四—四三六)
長洲江文藻上常熟翁叔平計相書	(四三七—四三九)
康祖詒等六零四人公車上書	(四四〇—四四四)

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等跪奏

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等跪奏爲特參昏庸驕蹇喪心誤國之大臣請旨罷斥恭指仰祈聖鑒事伏惟倭人肇釁變亂藩封恭讀七月初一日宣戰詔書仰見我皇上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仁至義盡薄海同欽乃者兩月以來事機屢變僨軍失地警報疊聞朝野震驚人心岌岌恭讀八月二十六日皇太后懿旨以干戈未戢停辦頤和園典禮深宮焦勞之意感動中外普天率土切齒同仇而禍變之從來事機之貽誤始終本末可得而言敢爲我皇上披瀝凜之綱聞倭人國勢兵力不能與西洋各國同年而語國債重而民力困則根本未堅也有快船而無巨艦則武備不足也兵出於猝募非訓練之師也權紛於黨非盡一之政也兵事之興凡曾經戰陣之士通達夷情之人莫不以爲螳臂當車廝時立碎雖西人亦繫讐言之而畢竟有大謬不然者韓城失矣未幾復敗於牙山仁川棄矣未幾復潰於平壤漢江之沈艦不歸鹿島之戰船復燬威旅爲海門鎖鑰今則游弋不禁矣義州爲奉天屏蔽今則藩籬盡撤矣用一丁汝昌而大枝之鐵甲盡闕漏舟朝鮮不可復方且急圖捦鴨綠之防仁川不可窺方且憂大沽北塘之警誰總師干誰

司進止以大禦小以強敵弱潰敗決裂一至於此不能不太息痛恨於昏庸驕蹇誤國之李鴻章也李鴻章受命東援而陰勒諸將密爲箝制旣故不爲先事之防復屢掣其臨時之肘統計其小浦之戰牙山之戰平壤之戰鹿島之戰皆我軍端坐拱手以待倭人之圍攻其實決不能以此望和而事機一失徒以損國威而張敵勢倭人惟事事先發故能制我軍之死命我惟事事後發故始終爲倭人所制遷延坐誤全局瓦解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一也兵行千里轉運爲先內地尙設糧臺何況出師朝外至東外洋各國相角尤以槍砲爲急需李鴻章更歷兵事三十餘年豈其慮不及此而牙山之軍缺軍火缺糧餉於前平壤之軍缺軍火缺糧餉於後長夫不備車駄無資兵自負糧槍無餘彈以致饑軍掠食結怨韓民戰士死綏徒手相搏以二十年朝廷所注意海內所仰望之重軍徒以無糧無械束手就擒皆李鴻章偏任私人不肯早設糧台之故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二也倭人甘心韓地蓄志有年今歲春初萌芽已露北洋於外事消息最靈豈竟一無聞見及乎事之將起袁世凱深悉倭情屢據密報若使倭韓形勢早達朝廷則先事圖維必不至如後來之倉卒無如李鴻章始則模糊影響諱莫如深繼則揚厲鋪張肆其恫嚇直至事機決裂而倭人陰謀之本末疆臣知之朝廷仍不盡知聞朝旨召詢袁世凱而李鴻章屢轉禁錮不使至京代呈各路電奏時時刪改

以就該督意旨。務使真實洋情不得上聞。廟算指揮無想遙度。奸欺蒙蔽。罪不勝誅。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三也。比年以來。天下之利權。李鴻章綰之。天下之兵權。亦李鴻章主之。朝廷倚李鴻章爲長城。李鴻章廣蓄私人。以欺罔朝廷。盛宣懷爲耳目。張士珩爲腹心。丁汝昌衛汝貴爲牙爪。錢照燠。劉含芳爲羽翼。此數人者。皆天下所姍笑指目。而李鴻章分布于海關電報糧台軍械各關緊要軍國重任之區。窟穴深固。牢不可破。平時病民蠹國。事墮壞于冥冥之中。暨乎有事之秋。躊躇爲幻。不但助李鴻章以欺罔朝廷。抑且賣李鴻章以邀利。有所謂不恤。而李鴻章方且卵翼之濡沫之爲之仇讎。言官變亂黑白。甚至奉命撤退工汝昌。抗不遵旨。坐使數千里藩封。斷送于三五小人之手。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四也。尤有甚者。則倭米船則放之。倭運開平煤則聽之。倭牒被獲或明縱或私放。外有海光寺傍居民王姓。經天津縣獲究。而李鴻章之子。前出使日本大臣李經芳。爲之說情。倭奸石川氏。及軍械所劉姓。被獲。供詞牽涉李經芳及軍械所局員。而盛宣懷速李鴻章意旨。勸令天津縣李振鵬改供。爲振鵬斥駁而止。而台灣擊獲日本運船。又爲之請旨釋放。軍械所歷年所儲鎗砲。多被監守盜賣。及東事已起。猶檢不合作之前腔鎗子賣於日本。得銀十四萬兩。局員明分而李鴻章爲之補給領字。外間并有傳聞。李鴻章有銀數百萬。寄存日本茶山煤礦公司。李經芳在日本

各島開設洋行三所以及李鴻章利令智昏皆爲倭人奉鼻聞敗則喜聞勝則憂雖道路之言而萬口流傳豈得無故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五也總論此數次敗衄之故由海軍之不得力而海軍則丁汝昌主之從前避倭不敢當敵及至渡送銘軍倉卒撓戰而致遠衝鋒獨進無一鑑識之者丁汝昌之督師有方乎斬先逃之濟遠管帶而獨寬統帥之罪于法未平海軍之氣不能振陸軍之敗由衛汝貴望風先逃棄志趨懼之間先敗數日左保貴有密電始撤衛汝貴一軍諸將尙可効死否則同歸于盡等語蓋以衛汝貴虐遇韓民奸淫擄掠無所不至以致韓民視我如仇大軍無所得食軍敗之時父子伏草叢中幾爲下所殺又平時尅扣糧餉虐待軍士種種罪狀罄竹難書然天下之人知朝廷必不能誅此兩人也李鴻章一日不去北洋兩巨奸一日不能伏法三軍之氣一日不能振作潰敗之局一日不能挽回何也三軍之氣視統帥之賞罰爲鼓舞如海軍劉步蟾被劾李鴻章反使護理水督事林國祥力竭解沈李鴻章反使暫行撓革甚且以首先潰退貽誤大局之衛汝貴而出居廣島親自督師八月初三卽聞有限二十日取平壤之說而平壤果于十六日失守今又聞以四禮拜取奉天矣又聞九月內破津沽矣敵兵號稱九萬大隊入寇朝鮮不已進而盛京津沽不已

則京師重地所爲窺伺我戰守之備無一足恃而專委命于一昏庸驕蹇喪心誤國之李鴻章如此而謂陵寢之無動京師之無警誰能保之軍士初起時若宋慶若劉永福皆忠勇發憤請赴前敵而皆阻于李鴻章壅遏即淮軍一聳士成津人一曹克忠號稱能戰于諸將中爲優而李鴻章以當其私遏抑之頃聞命宋慶節制前敵諸軍矣然以李鴻章爲後路恐逆其妒忌行其阻撓之計文書之呼應不靈餉械之接濟多缺平壤覆轍可爲寒心天下士民公論謂李鴻章如不發謹去津則天下之精兵猛將必不可得其死力挽回既潰之局故李鴻章一人之去留實于宗社安危生民休戚之關係伏維皇上乾斷速賜施行若再圖于庸議迂就疑則士氣仍前畏葸而奉天之震動旅順之失守比在意中萬一陪都有失近畿告警變起倉卒雖食李鴻章之肉於事奚裨且忍以罪人不去之致朝廷目下急治而天下之兵觀望不前有非臣子所忍言者此所謂同聲感而不敢不泣陳我皇上之前者如蒙皇上採擇芻言斷以行之請量簡知兵大員老成宿望者星馳往代速籌戰備非不知臨敵易師兵家所慎但以李鴻章情私縱放後患孔長倘再事姑容必致大局糜爛伏乞迅賜罷斥然後宗社可安軍氣可振東藩亦可期恢復天下幸甚生民幸甚謹奏

安侍御奏疏

掌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安維峻跪奏爲強臣跋扈戲侮朝廷請明正典刑以尊主權而平衆怒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北洋大臣李鴻章平日挾外洋以自重當倭賊犯順自恐寄頓倭國之私財付之東流其不欲戰固係隱情及詔旨嚴切一意主戰大拂李鴻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濟倭國煤米軍火日夜望倭賊之來以實其言而于我軍前敵糧餉火器則故意勒捐之有言戰者動遭呵斥聞敗則喜聞勝則怒淮軍將領望風希旨未見賊卽先逃避偶遇賊卽遽驚潰李鴻章之要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屢參之臣不復贅陳惟葉志超衡汝貴等均係革職拿問之人竊聞天津以督署爲逋逃藪人言嘵嘵非爲無因而于拿問之丁汝昌竟敢代爲乞恩並謂美國人有能作霧氣者必須丁汝昌總馭此等怪誕不經之說竟敢直陳于君父之前是以朝廷爲兒戲也而樞臣中竟無一人敢爲爭論者良由樞臣暮氣已深過勞則神昏如在雲霧之中霧氣之說入而俱化故不覺其非耳張蔭垣卽友濂爲全權大臣未明奉諭旨在樞臣亦明知和議之一舉不可與人言旣不能以死生爭復不能以去就爭祇爲掩耳盜鈴之事而不知通國之人早已皆知也倭賊與卽友濂有隙竟敢索

派李鴻章之子李經芳爲全權大臣。尙復成何國體。李經芳乃倭賊之婿。以張邦昌自命。臣前已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適中僥幸之計。倭賊之議知誘我也。彼既外強中乾。我不能激厲將士。決計一戰。而乃俯首聽命于倭賊。然則此舉非議和也。直納款耳。不但誤國而且賣國。國中臣民。無不切齒痛恨。欲食李鴻章之肉。而又謂議和出自皇太后懿旨。李連英實左右之中。此等市井之談。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旣歸政我皇上矣。若猶遇事牽制。將何以上對祖宗。下對天下臣民乎。至李連英是何人。斯敢干預政事乎。如果屬實。律以祖宗法制。李連英豈復可容。惟是朝廷被李鴻章恫喝。不及詳審利害。而樞臣中或係李鴻章私黨。甘心左袒。或恐李鴻章反叛。姑事調停。殊不知李鴻章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直不能反。彼之淮軍將領皆貪利小人。無大伎倆。其士卒恆被杖扣。則皆離心離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足以制服李鴻章而有餘。此其不能反之實在情形也。若能反。則早反耳。既不能反而猶事事挾制朝廷。抗違諭旨。其心目中不復知有我皇太后皇上。乃敢以露氣之說戲侮之也。臣實恥之。臣實痛之。惟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鴻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將士有不奮興。倭賊有不破滅。卽請斬臣以正妄言之罪。祖宗靈臨。臣實不懼。用是披肝膽。冒斧鑕。痛哭直陳。迫切待命之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江督力爭和議電奏一

總署鈞鑒。聞和議各條。不勝焦灼痛憤。倭寇狂悖至此。種種利害。顯然可見。中外諸臣。均已懲切陳奏。無待贅陳。其中如旅順劉公島天津駐兵各條。尤爲可駁。查旅順威海。乃北洋門戶。若不退還。則北洋咽喉。從此梗塞。以後雖有水師。何處停泊。修理。旅順劉公島當駐倭船。天津又駐陸兵。近在肘腋。旅順到津沽山海關。皆一日可到。煙台尤近。彼日肆要挾。稍不滿欲。朝發夕至。且倭約各條。貪苛太甚。臺灣民悍。不甘屬倭。必然啓畔。各省軍民。必致痛哭深怨。斷不甘心。稍有枝節。彼卽謂不依條約。立刻生事。彼時戰不及戰。和不及和。守不及守。卽欲暫避。亦不及避。倭性兇狠。不同西國。其禍豈堪設想。查要挾各條之害。聖明豈有不知。朝廷所以勉爲和議者。不過爲保全京城根本。姑冀目前相安。徐圖補救。若照倭索諸條。更是自困自危之道。欲求旦夕偷安而不可得。又洋報有與中國聯合以備戰守一條。大約是爲中國經理各省機器製造。鐵路等事。尤爲險詐。查購買洋械。本難常恃。幸各省尙有數局。可造槍砲彈藥。稍資接濟。經此倭事。創鉅痛深。正須急籌鉅款。竭力擴充。運兵鐵路。亦須量力修造。今若令倭人干預。則內地軍火運道。皆在倭掌握中。水師既不能再振。陸軍

亦不能自主。中華何以立國。且倭駐旅威。則自遼陽以至威海榮城。周圍三十里。處處水陸皆須永遠設防。所費太鉅。當此賠款巨萬之際。防費將從何出。至蘇杭織造絲綢。川楚織造紗布。則各國亦必效尤。改造土貨。中國工匠生計。從此盡矣。海軍無歸宿。陸軍無利器。威海棄則京畿無屏蔽。商民貧則軍餉無來源。各國欺凌。商人嗟怨。外患疊至。內變將作。恐係大學士李鴻章昏迷之際。李經芳等冒昧應許。竊維遣員議和。乃朝廷休兵息民之盛德。顧全大局之苦衷。洞雖愚蒙。亦知仰體。斷不敢爲大言迂論。以凜宸聰。所憲者京城不能安。和議不能成。不論遠患。先有近憂。伏望聖明熟思深察。敕下王大臣等迅速會議。設法補救。以候聖裁。但此時總須乞援。方易措手。惟有速向英俄德諸國懇切籌商。優與和益。訂立密約。懇其實力相助。問其所欲。許以重酬。絕不吝惜。無論英俄德酬謝若何。去中國較遠。總較倭患爲輕。此須先請各國公同告倭。令其停戰。以便從容議辦。尤爲緊要。迫切上陳。萬分惶悚。請代奏。潤肅。

江督力爭和議電奏二

倭約萬分無理地險商利飼方兵權一朝奪盡神人共憤意在吞據中國非僅佔數地而已所
有棄臺旅之害威海劉公島駐兵之害與中國聯合備戰各條之害二十六日電奏已詳陳近聞通
商條目賠款限期尤堪驕異各省口岸城邑商業工藝輪船處處任意往來任意製造一網打盡工
商生路盡矣倭在滬製造土物一照洋貨納稅各國效尤如何能拒釐金虧矣賠款二萬萬兩六年
付清又加五釐利息卽借英國款轉付分期攤還每年亦須還本息一千數百萬兩各海口洋稅空
矣今借款係赫德一手經理專借英款將來無論如何搜括亦不能還清英國必索我地方作抵是
又生一患矣民貧極則生亂釐款去則無飼陸師海軍永不能練中國外無自強之望內無勦匪之
力矣威旅之兵必致永遠不撤京城亦無安枕之日矣一倭如此各國援例要挾動以窺伺京城爲
詞更不能拒後患不可勝言矣然非藉兵威不能廢約此時欲廢倭約保京城安中國惟有乞援強
國一策俄國已邀德法阻倭占地正可乘機懲之乞援非可空言必須予以界限商務實利竊威旅
乃北洋門戶台灣乃南洋咽喉今朝廷既肯割此兩處與倭何不卽以此賂倭者轉而賂英俄乎所

失不及其半，即可轉敗爲勝。惟有懇請飭總署及出使大臣，急與俄國商訂密約，如肯助我攻倭，曾
倭盡廢全約，卽酌量劃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數城，或北路數城以酬之。並許以推廣商務，如某
肯助我，酌量割分西域之後藏一帶地，讓與若干以酬之，亦許以推廣商務。外洋通例若此。兩國有
聯盟密約，有戰事即可相助，不在局外之例。俄現有兵船三十餘艘在中國海面，英有兵船二十餘
艘在中國海面，俄英兩國祇許有一國允助，其兵船已足制倭而有餘，其船或開向橫濱長崎，或逕
趨廣島，或遊行南北洋，兵船一動，倭極畏西洋，斷不敢與俄英開戰。若俄英有一國相助，
則兵不血刃，而倭約自廢，京城自安。若倭敢戰，則我拒其陸兵，英俄截其海道，攻其國都，倭必滅矣。
同一棄也。而損益遠之西域，以保緊要之威旅，全膏腴之台灣，且可盡廢一切毒害中國之約權，其
輕重利害顯然。且遼東旅順國家根本，台灣歸化康熙初年，而既開拓，藏衛大定，則在乾隆中葉，先
後緩急，亦有不同。譬如人有疾病，台灣割棄，威旅駐兵，咽喉之病也。內地處處通商，賠款力不能還，
心腹之患也。西域邊遠，髀肉之損也。蓋俄英本強，然歷次條約，尙無吞併中國之意，卽以重利酬之，
於彼有益，於我尙無大損。倭專心欲害中國，正苦餉力不足，若此約允行，則從此既強且富，是我助
以專噬中國之資矣。至倭約各條，處處包藏禍心，而字句巧隸，意圖含混，尤望將和議各條，發交三

大臣等細心閱看，自知其間之毒謀矣。此因和議已許割地，故擬爲此權宜轉移之策，冀以救急紓
禍。憂憤迫切，仰候聖裁，請代奏。張之洞肅。

劉彝等諫止和議奏

具呈四川舉人劉彝等爲協慤代奏事竊聞立國之道在乎自強自強之本在於得人我朝文德武功高掩前代頃因征倭失利停戰議和受倭人百端之要挾大旨重於輸金割地夫輸金至數萬萬之多任彼屯兵腹地以索賚爲名歲給以養兵之費已屬弱不可言重以割地數千里徵我蕃籬制我要害旅順平壤姑云倭人力所自取台灣全省遼河以南非倭人力所必得也一旦決然捨去使億萬生靈如赤子之失父母曠古以來中外有此和局乎伏維皇上大孝深仁恐兵連禍結沿海生民俱遭塗炭京城距海僅二百餘里防其闖入上貽皇太后焦勞奉省陪京列祖陵寢尤恐倭寇震驚故從權議和暫紓目前然金地有盡寇欲無厭羣臣所以報稱於國家者當不如是卽皇上之初心亦決不如是或者本計自強佯爲議和之說以作天下之士氣而隱覩任事者之忠奸則非臣下所敢知也今主和議者有數說曰火器不精曰鐵船不備曰士卒不振曰糧餉不敷請爲分別言之夫前明之銃砲勝於本朝然明卒以亡本朝卒以興彼之火器未施我之刀箭已至泰西諸國所製明林敦前膛後膛等俱稱轟烈然法蘭西不免於敗土耳其不免於亡蓋同一武備用之在人

此不足慮者一也。鐵船誠防海要務。左宗棠沈葆楨等已詳言之。然如前日之何如璋。近日之丁汝昌。襲照喚。舉連年所費數千百萬之鐵甲魚雷電機。一朝拱手而授之敵人。船將焉用。况倭人耀兵在海。所貴在陸。我不與之戰陸。而偏與之爭海。前明唐順之之水師。戚繼光。俞大猷之陸隊。孰得孰失。殷鑒不遠。此不足慮者二也。凡言兵者。以敗爲諱。竊獨以爲不足諱。蓋望風而走。謂之潰。力戰不支。始可云敗。潰之中必有鬪怒而不願潰者。敗之後必有忿激而不服敗者。此際正可申簡練鼓忠義。韓岳之勁旅。未必無竄貫之逃兵。况倭兵數萬。我兵數十萬。此不足慮者三也。糧餉誠不支矣。然轉餉無費和敵。安得有費以和敵。取費於民。民必怨且吝。以轉餉取費於民。民必踴躍輸將。此不足慮者四也。四者不慮。何以捷少敗多。愈撲愈熾。此有故焉。賞罰不明。事權不一。而任事非人。之過也。以本不知兵之人。賄賂重臣爲統領。其下則賄賂統領爲營哨官。不問其人有無才略。或親或友。借軍事爲安置情面之地。以此輩取并統兵。奈之何不敗且潰也。誠得其人以練兵。兵在精不在多。行伍進退。測量準擬之法。中西參用。凡老弱驕縱不堪戰事者。悉汰去之。兵少則餉厚。餉厚則勇生。作其必死之心。復予以可生之法。未有不縱橫如意者。或恐汰兵足以致亂。豈知不能禦賊之兵。亂亦無損。團練謹嚴。足以制之矣。軍械則或購或造。因時因地而爲。聞倭人最畏中國擡槍便捷巧中過。

於子母彈工精費約此物即可多備必遠致德比英法諸利器恐爲怯戰者之所藉口且其器來自重洋我兵素未演習不諳施放置之行陣只娛觀瞻不聞斬木揭竿陳涉遽以亡秦乎惟轉餉之事稍費躊躇然而捐職捐衛又不足恃何也州縣爲親民之吏每得一缺雖科甲上允亦費六七千金不等他途可知國負債則取之於官官負債必取之於民同是閭閻之膏血假手而取何如名正言順剏切佈告勸民以毀家紓難况假手者其數虛自取者其數實更進一說曰裁宮庭之冗費核關稅之釐金罷無用之委員嚴行伍之冒濫向日素稱報効者不入於私而入於公又如葉志超黃士林等當斬則軍前正法否則責以助餉若干萬既見朝廷之寬又裨疆場之務餉仍不敷有是理乎且夫能守然後能戰能戰然後能和者謀國之至計也爲今日計戰尤似急倭人以勁旅飄忽海上隨地設防百萬之師各不給試問軍興以來我軍有一人一騎渡長崎之島望橫濱之浦者乎果有之彼方內顧之不暇何敢肆出騷擾即不然守土之臣清野堅壁而戰其地不敢退縮互相救援不敢規避倭人既憚於深入我軍能截其餉道何至割肉喂虎使之肉盡而啖人耶且夫兵人也將亦人也將易帥難帥爲閫臣相乃輒臣曩日之職兼樞閫者失機玩寇挂名彈章皇上固已稔之矣今之督師大帥去秋九月接旨行兩月餘始抵天津君父之急如此逗遛新春駐兵山海了無措施

幸兵有約束不似衛汝貴之掠耳。幫辦大員平昔自負清流抗表請纓與宋慶爲聲援一聞倭警策馬先歸使三十餘營不戰而潰始欲追步林則徐繼則酷似張佩綸天下譁笑以爲必受極刑孰知皇恩廣大許其再任封圻與李培榮田在田等如國憲何如天下之義憤何天下之爲皇上計者請伸獨斷破資格於營務中擇其忠勇有勞如文職之李光政魏光霖武職之章高元馬玉昆宋得勝者於廢官中擇其威望素著如唐炯者使獨當一面或兼統數軍將得人而後擇帥於督撫中擇其曾諳軍務暮氣未深如李秉衡者寄以重任使人自擇人嚴行考取非知兵略而藝冠衆人者不得記名統領或能一藝者始准記名營哨官無技藝而由賄賂與情面進身之人概行汰盡功不必限期權不可旁攬勿謂資格稍卑難資彈壓要知能貴人者皇上也樞臣自軍機而兵部戶部擇其忠直諳練者與之定計有魏相之主持於內乃有趙充國之成功於外皇上聰明燭照無俟臣下曉諭樞臣亦不得藉口密勿掩飾一切總而言之曰實心任事比年來臣下泄沓而發直言者日爲躁氣持正理者指爲迂疏輾轉遷延釀此莫大之禍倘實心任事何至於此耶此天下所爲皆痛心扼腕而不以私爲可恃且以得人中興爲皇上厚望者也頃聞倭人師老財費力已不支每到一處猶開倉放賑量材授官愚民無知遭其煽惑三軍裹甲坐食糜費糧餉又中其計而抱之意者人欲烹

我我必助以薪油耶。庸詎知主和議者不於數萬萬金之中分肥自飽多樹私黨以心制朝廷耶。或謂割地之後可圖恢復不知倭國大如彈丸尚扼我吭而制之命倘莫法諸國襲倭故智何以禦之或謂諸國交伺不容倭人我昏藉此可施權術試思不得已而依人字下偷安成何體統况有萬不足恃者軍興一年奉省王氣所在半已割付他人再遲一二年未審樞臣闇至輩將置皇上於何所舉人等百計圖維繕械練兵括餉皆以得人爲急得人者安而久失人者危而速若鐵路鐵船非今時所能猝辦遷徙之舉尤非今日所宣言草茅下士不知政體不識忌諱蓬臚罪言干冒天威不勝悚惶待命之至此呈伏乞都憲大人臺前俯准施行

易順鼎劾權奸誤國奏

二品頂戴按察使銜丁憂河南候補道易順鼎跪奏爲醜虧跳梁不宜遷就權奸誤國不可姑容恭謹愚誠仰祈聖鑒事竊臣風聞出使日本全權大臣李鴻章電奏稱倭船廿餘艘將出廣島若不定約卽將犯京請割遼東台灣兩地予倭並賠兵費二萬萬爲保京計不得不然業經定約書押等語此外條款不一而足人言嘵嘵似非無因微臣迫於杞憂未敢緘默謹就見聞所及不避斧鉞披瀝陳之溯自咸豐同治以來中國與外夷凡三次用兵一曰咸豐十年庚申之役一曰光緒六年庚辰之役一曰光緒十年甲申之役庚申之役尤爲我朝中外大局絕要關鍵其時髮撻縱橫寰區鼎沸天下岌岌不可終日而海外各國亦復同時生釁英法合從兵臨城下僧格林沁敗於津沽北塘勝保敗於朝陽門八里橋曾國藩胡林翼諸人勤王之師緩不濟急敵騎長驅直入京師不守宗社幾危時勢艱難殆有百倍於今日者假使各國要求土地恐不能不聽客所爲乃當日講和不過立約通商稍償兵費而已初未聞割尺寸之土也至若庚辰之役俄據伊犁邊境僅二百餘里使臣業已擅許而疆臣左宗棠等堅欲索還抗兵相加大局幾將決裂然不久卽和僅償款數百盧布

而已。不惟未割地，且並伊犁亦索回也。甲申之役，法取越南，攻甯波，擾台灣，陷馬江，沿海戒嚴，天下騷動。滇粵邊防戰事之棘，不亞今日。然不過讓以越南而已，未嘗於越南之外更有所予也。試執今日之事與昔日之事相衡，敵雖強，未必出於英法俄之上。事勢雖急，未至於庚申之危。彼不過虛聲恫喝，肆意要求，我即稍緩順臾，與之再決一戰，再遲數日而後定議，未嘗不可。即不然，償以兵費數百萬，亦未嘗不可。即不然，許其比照各國在江海各口通商，開設馬頭，亦未嘗不可。而皆不出此，賠款至數千萬，猶以爲未足，竟舉腹心根本膏腴要害，二千餘里之地，開門而延寇，拱手以與人，何其畏倭人甚於畏英法俄諸大邦，重遼東、台灣，反不如重新疆伊犁及滇粵荒徼之地也哉！伏思割地一事，尤爲萬不可行。以理之，是非論其不可有三：以勢之利害言，其不可有六。祖宗創業於前，子孫守成於後，非若自我得之者，可以自我失之。試思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之緜造遼東，世祖章皇帝、聖祖仁皇帝之經營台灣，取之既如此其難，棄之何忍如此其易？矧陪京密邇，陵寢攸存，坐使長陵坯土，自我而變爲邊界。皇太后皇上將如列祖列宗何？此理之不可者一。自有本朝，未聞割地予人之事。自有中國，未聞以重地要地割予海外島夷之事。玉斧劃河，珠崖棄郡，若非甌脫即係石田，豈有臥榻之旁，供人鼾睡，書於史冊，辱甚燕雲？坐使赤泉神州，自我而淪爲異域。皇太后皇上將

如後世史書何。此理之不可者二。遼東台灣之民或本從龍或由化向二百餘年貪毛躁土芸芸赤子孰非我國家之孝子順孫今乃屬之他人儼成敵國父母雖窮尚不忍輕鬻其子國家未肇獨何忍遽棄其民坐使海隅蒼生自我而化爲他族皇太后皇上將如天下百姓何此理之不可者三。遼東者北洋之藩籬台變者南洋之門戶今日無遼東明日即可無北洋今日無台灣明日即可無南洋天下畏盜之人必求遠盜未有揖盜於門內而求其不發篋探囊天下畏虎之人必求遠虎未有納虎於室中而冀其不磨牙吮血行見奉錦登萊一帶不復能立雖江浙閩粵各疆不復能安枕海口海面皆非我有餉械無以接濟而海運立窮戰守無從布置而海防又立窮中國將來必無可辦之洋務此勢之不可者一。英法垂涎台灣俄人蓄謀遼東豈伊朝夕况各國狡焉思逞之計貪得無厭之懷誰不欲拓境開疆因時取利今見倭人以一舉手啓口之勞而得地如此多獲利如此厚雖云無故亦必生心倘舉起效尤則中國雖大恐一日之間可以瓜剖立盡然此猶他國也即以倭事驗之同治十一年彼因琉球難民爲生番所殺藉端挑釁兵抵台灣當時大吏不能折之以理恤之以威反以數十萬金賠款了局彼見中國易與始漸輕視中國而謀益迫勢益驕推其得寵望蜀之情曾何已極此日之腐階既皆由於昔他時之慘慘恐更甚於今中國將來必無可存之地此勢之

不可者二。自軍務平定後，謀臣猛士多就斃零千百之中，僅存什一。此次徵衆宿將，招集舊部，士氣精壯，已有可觀。乃甫聚又將令之散，既散恐不可復聚，且所練之新軍，營費幾何，練成而不用，待用之時，又將臨時另練，所購之新械，勞費幾何，購齊而不用，待用之時，又須臨時另購。今日尚不能戰，以後豈復有能戰之時？再閱數年，一有緩急，如今日之將與兵，且不可得。指將舊部，消亡既盡，新募者未經戰事，對當大敵，中國將來必無可用之兵。此勢之不可者三。賠款至二萬萬之多，不知從何搜括，淨盡之後，尚有應辦之事，必需之款，何所取資？夫使賠款既交，而我可不作一事，彼可相安十年，猶之可也。正恐我之防務，仍不能不辦，兵餉仍不能不需，鐵路仍不能不修，驛車仍不能不設，入款則有減無增，出款則有增無減，意外之舉，尚無暇論，而彼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款未清，後款又來，以斯民有盡之脂膏，墮彼族無窮之谿壑，剝肉補瘡，肉將盡而瘡更劇，抱薪救火，薪將竭而火更燃。中國將來必無可籌之餉，此勢之不可者四。長白鴨綠爲祖宗發祥鍤靈之地，黑龍江吉林等省爲國家植根歸宿之區，地利最多，民氣亦厚，當此強鄰環伺，正宜乘時經略，加意保全，較之台灣尤關緊要。一旦遼東爲倭所有，則俄自北侵，倭從南襲，不數年內，其民與地皆將折而入於俄與倭，東三省全境之危亡，可立而待。且京外八旗人民，既不謀生，又不習鬥，一朝有事，而東三省已不能

歸退則爲倭寇爲草賈進則爲亂民所蹂躪中國將來必無可保之旗民此勢之不可者五台灣一省饒富著稱近來文教振興更已變椎結爲衣冠進侏儒於禮樂其士民皆稱君親上好義急公而林維源身爲民望官列京朝勢不能以家委敵况彰義之名出自純皇帝所賜台人固必思義而顧名皇上又安可數與而忘祖至於遼東之爲豐沛鄉里者更無論矣民情何常之有親之則親疏之則疏向之則向背之則背雖厚澤深仁已浹於祖宗之世而先疇舊德不保於子孫之朝恐未免兆姓寒心四方解體倭既據我內地且將取我民心以利誘之而桀黠者必爲倭爪牙以威迫之而驚弱者必爲倭魚肉行見流民無所依歸而西晉雄特之禍起奸民與相勾結而贏秦勝廣之變生殷魚爲淵瞻鳥離屋中國將來必無可固之民此勢之不可者六以上各節不過據臣所私憂竊慮粗舉大端而其禍變相尋尚有不勝枚舉者以言理之是非則如彼以言勢之利害又如此大約稍有心肝之人皆必不肯爲之稍有知識之人皆必能見及之而不謂渥蒙國恩深悉時務之李鴻章竟悍然不顧冥然罔覺行人之所不肯行之事出人之所不忍出之言臣前見李鴻章行事不慊人心尙疑其別有苦衷代爲諒諒直至今日始灼然有以知其心術之幻而得其罪狀之真所謂臧孫紇雖曰不要君吾不信及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者恐宋臣秦檜明臣仇讐之奸尙未至此也且遠

東台灣並割予倭臣以爲窮倭之兵力不能及此充倭之始願亦未嘗及此如其兵力能及此則何不逕取遼瀋以索登萊逕取台澎以索閩廈囊括席卷彼豈有所恤而不爲如其始願嘗及此明知遼東一索可得何必以全力攻牛莊明知台灣一索可得何必以全力攻澎湖是其情形已可概見不謂有李鴻章焉爲虎作倀教猱升木於是倭不啻取懷而子操券以償蓋倭力不及此而李鴻章之力能及此倭顧不及此而李鴻章之顧早及此矣抑微臣更有不忍言又不忍不言者李鴻章雖奸尚不及其子李經方之甚李經方前充出使日本大臣以己賛數百萬借給倭人購船餉兵所納外婦卽倭主睦仁之甥女其奸詐險薄誠不減蔡京之有蔡攸嚴嵩之有嚴世番假使憑依城社竊據津塗張邦昌劉豫之事不難立見我朝貽謀之遠立法之善爲前古所未有當此之時而欲以島夷入主中國以人臣攘執太阿蓋亦戛戛乎難之不圖天地躍金陰陽錯於倭生一睦仁於中國生一李經方以權奸爲醜虧內助而始有用夷變夏之階以醜虧爲權奸外援而始有化家爲國之漸俱成頭角各長羽毛木腐蟲生霜寒冰至今日此事尤爲中國污隆本朝興替一大關鍵微臣悲江河之日下痛滄海之橫流所爲涕泗汎瀉而不能自己者也雖然李鴻章敢於犯天下之不韙欺朝廷以其方者窺見皇太后皇上與諸臣畏倭之心而後藉詞保京反自託爲忠愛之忱以巧遂其

奸欺之詐也在李鴻章固以爲舍己別無他人舍此別無他策微臣不揣冒昧竊於此策之外爲朝廷敵臺二策焉伏揣朝廷畏倭之心不過以明爲鑒不知明之亡不亡於邊患而亡於流寇不亡於諱旨和而亡於諱言遷夫國君死社稷乃指諸侯而言若天子以四海爲家何代不有遷移之事明之君臣不通古今昏憤紛呶以至亡國如早遷都江南固尚可存我朝法度修明湛恩汪濶旣非明致不綱加賦召亂者可比一統金甌處處完善旣無流寇之禍僅有海邦之憂又非明之天下廢爛無地圖存者可比惟以海禁大開形勢久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此而遷又何所諱宅中建極莫若太原五臺經累朝巡幸供列聖御容行宮尙存盛軌可溯其善一京師千里之程十日可達往來迅速進止從容其善二土厚水深人民殷富其善三兵精馬健風氣勁強其善四河汾太岳表裏山川其善五平陽安邑步趨虞夏其善六而太行起天下之中我能往彼不能來尤足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去年十二月微臣在都曾以此議條陳未獲上達天聽若當日早定大計則此時八方風雨三晉雲山業已高屋建瓴神京靈石砥方隅而鏡寰海礪泰山而帶黃河何至甯宵旰之焦勞患幾疆之危逼哉然投鼠忌器此後方多則亡羊補牢及今未晚與其以二萬萬借盜齎糧而利歸海外何如以二萬萬營都充帑而利在國中此微臣所薦一策曰遷者是也又揣朝廷

畏倭之心。不過以犯京爲慮。不知倭力果能犯京。何待今日。豈於去年京師無備之時。不敢來犯。而於今年京師有備之時。反敢來犯哉。且倭人進兵不外水陸兩途。由遼瀋進兵。則尚有依克唐阿。長順。裕祿。唐仁廉在。由錦州進兵。則尚有宋慶。魏光壽等在。由榆關進兵。則尚有劉坤一。及俞虎。恩熊。鐵生諸將在。由津沽南北進兵。則尚有王文韶。董士成。曹克忠等在。即使內犯京畿。亦尚有程文炳。董福祥在。而諸臣等亦莫不在。倭兵未必盡如神鬼。豈竟不由關津經過。而飛入京師耶。我兵未必盡屬疲弊。豈竟任其飛入京師。而毫無聞見耶。微臣逆料倭人必不能犯京。其故有四。請略舉近日軍事證之。以釋朝廷疑慮之端。一曰倭人不能攻堅。我所失之地。皆瑕也。非堅也。惟旅順。威海。可謂之堅。然旅順之失。以守將爭逃。威海之失。以海軍不戰。且一由皮子窩。一由落風港。均係踏瑕乘虛。抄後而入。不敢直犯當前。蓋其兵餉最重。精銳無多。護惜鋒鏑。每虞傷損。肉薄攻堅。決無此事。觀於島士成之守堅。而彼不敢犯。慮天嶺。裕祿。徐慶。章之守堅。而彼不敢犯。遼瀋。唐景崧。劉永福之守堅。而彼不敢犯。台灣。况畿輔爲我最堅之地。而彼敢輕於嘗試乎。此其不足慮者。二曰倭人不能持久。越國鄙遠。靡餉勞師。多一日則多一日之糧。少一兵則少一兵之用。倭至今日。黔驥之技已窮。騎虎之勢難下。左支右絀。外強中乾久矣。夫以中國之地大物博。餉足兵多。尚以曠持爲憂。蕞爾之倭。

更何能堪。試觀其棄威海而不留，攻台灣而卽返，不能持久，亦復可知。此其不足慮者二。一曰倭人不能疾驅。考倭之軍制，皆效德國陸操步武整齊，紀律嚴肅，誠有足多。而輜重繁重，行走甚遲，以之持重則有餘，以之疾驅則不足。視中國之卷甲銜枚，一日夜可行二三百里者，實有長短優劣之殊。觀於此次牛莊之戰，倭由閒道甫至牛莊，曾未多時，而李光玖聞警後發之兵，亦已踵至。吳大澂由田莊退至雙台子，觀軍僅數十人，距敵僅數十里。若使倭能疾驅，非但我軍蹣類無遺，卽甯錦亦恐相隨不守，而倭竟不能。豈獨於京師能疾驅數百里耶？此其不足慮者三。一曰倭人不能深入。夫以無援之軍，不繼之餉，而入最深之地，極厚之兵，是必有進無退，有死無生，而後可鈔掠剽忽，不顧其後之賊，或能爲之。而倭人固未能出此。如其出此，則必用全力擲孤注，行險徼幸，而自津至通，一線長途，兩旁皆水，沿途一帶皆有重兵，程文炳、董福祥可以挺禦於前，聶士成、曹成忠可以合圍於左右。劉坤一率諸將可以追蹤於後，彼非深入送死而何？且彼之兵力犯我，則其後路必虛，獨不畏人取朝鮮、襲廣島耶？觀其得榮城、文登，而不敢深入山東，得海城、牛莊，而不敢深入奉錦，又何能越關津畿，而深入京師？此其不足慮者四。又况魏光熙堅固不搖，李光玖奮勇敢戰，牛莊雖敗，而殺傷倭寇亦足相當。倭見湘軍人人敢死，竟不敢再過雷池一步。諸將領之最忠勇者，一聞和議，皆痛哭。

堅臥不肯起食可見將士皆有死志並非軍心瓦解勢不可爲且依克唐阿宋慶聶士成皆倭人所畏而丁槐一軍隊伍已到唐仁廉一軍槍械已齊皆可與倭一決倭人情見勢紕漸成弩末我卽不與之戰而但與之堅持再閱數時彼力斷難支久然後再言議和自必易於轉圜此又微臣所畫一策曰守者是也總之以遷爲戰之地能遷則不戰而已可屈人之兵以守爲戰之地能守則不戰而已可制人之命或遷或守雖非上策而不失爲中策賠款割地非僅下策而實無策伏查光緒六年卽庚辰一役崇厚亦以頭等全權大臣使俄與俄國定約盡押讓地一二百里尙非割地且係邊外之地經廷臣交章論劾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立將崇厚拿交刑部治罪其與俄所定之約雖已畫押仍行更改俄人終亦降心俯首就我範圍今昔相衡以敵言則俄更强大於倭以事言則讓地尙非割地邊地尙非內地一二百里之地尙非一二千里之地是李鴻章賣國之罪尙爲崇厚所無而以定約言則一係擅許一係請旨擅許者至拙而請旨者至工是李鴻章賣國之術與其誤國之心較崇厚尤爲加倍惟有仰懇皇上天威獨斷上恩列祖列宗下念薄海民臣照崇厚例將李鴻章拿交刑部治罪并撤回李經方革職嚴辦一面飭王文韶劉坤一妥備戰守獎勵裕祿唐景崧等以安人心一面明發諭旨宣示中外奉皇太后西幸命恭親王留守京師如戰而不勝賠款割地尙爲未

過戰而廢歟。猶勝於和而割地如國，或遷或守，而致貽誤大局。請先誅微臣以謝天下，皇上爲英主爲霸主，中國爲強國，爲弱國，本朝爲大朝，爲小朝，諸臣爲貞臣，爲邪臣，皆視此一舉。微臣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伏祈聖鑒謹奏。

易順鼎敬陳戰事六條疏

二品頂戴按察使銜丁憂河南候補道易順鼎稟爲敬籌戰事六條。仰懇代奏。專竊職員於本月初二日披瀝上書。本月初四日荷蒙代奏在案。現聞和議要挾太多。礙難照准。聖意振勵。薄海同欽。惟一經決裂。必有戰事。且距四月十四日之期已爲迫近。尤當力爭先著。不揣冒昧。敬籌事宜六條。伏陳於聖主之前。一曰加兵餉。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然與其重懸賞格。不如普加兵餉。湘軍口糧每名每月四兩二錢。各軍皆然。夫四兩二錢之銀。而欲贍其身家。賺其性命。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論者皆言。今日之兵不可恃。而其不可恃之故實在於此。爲今日計。惟有暫將關內外防勦各軍月餉。普加爾倍。俟戰事畢後。再復舊章。所有賞格。仍另行核給。不在加餉之內。加餉一項。以每名每月銀十兩計之。日下大軍約十數萬人。一月不過百萬。一年不過千萬。十年不過萬萬。較之以二萬萬爲敵人充餉者。其利害得失。果何如耶。擬請皇上聖斷。一面敕下戶部。一面電諭各路統兵大臣。轉諭兵勇一體知悉。必將歡聲如雷。感泣奮舞。而爭求效死者。兵勇既食重餉。誼不忍逃。勢不能逃。夫然後將可以死戰。責兵帥可以死戰。責將。國家可以死戰。責餉。譬之有廉俸。而後可以責官之兼節。有

恆產而後可以責民之恆心。其理一也。一曰用地溝。越南之役，岑毓英等曾行地營之法，以掛淺人頗有成效。此次各軍稍知彷彿，而丁槐尤爲熟悉。職員考其規制，微覺煩重，似不如地溝之更簡捷。地溝者，即倭人所謂梅花坑，隨地隨時皆可立成。只須兵勇各帶洋鏹，以備開挖之用，既可以避敵之槍砲，又可以施我之槍砲，既可以藏我之兵，又可以擊敵之兵，而扼防海岸尤宜用此。蓋敵船不能近岸，如欲登陸，必以大砲縱船上轟我岸上之兵，使不能抵抗，而彼乃一面以小舟或巨筏載其陸兵乘勢而登，用地溝則彼船上之砲不能擊我伏溝之兵，而我溝內之兵可以擊彼登岸之賊。如鴨綠江，倭以棚布鐵桿搭橋，榮成海邊，倭以長條細板編筏，當時若先有地溝，伏兵於內，乘其半渡擊之，彼必不能飛渡可知。擬請敕下各路統兵大臣，嚴督諸將訓厲兵勇，隨時隨地，實力奉行，以此爲安身立命，禦倭折衝之地。其因時制宜，因地制宜，一切辦法不能預定，仍願各將領斟酌妥籌，以期適用。一曰攻老巢。自九連、鳳凰以至金復、海蓋、營口、旅順，皆爲賊老巢久矣。然其各處屯兵，實不甚多，而九連、鳳凰等城之賊尤少，合計各路不過數萬，其力僅足以自守，而不足以攻，人力足以攻一處，而不足以攻數處。其不敢來攻我者，實畏我之往攻。再本年三月，吳大澂之攻海城，不能得手，反至失利者，由於調度之誤，佈置之疏，非攻之罪也。夫攻擊之兵，必分數路進兵，而後可使人之力。

薄。又必分數層進兵。而後可使我之力厚。查關外前敵各軍。遼瀋奉錦一帶。有依克唐阿二十餘營。長額二十營。沙克都林札布數營。合以徐慶璋之敵愾軍十數營。共有三萬餘人。可作爲中路。由遼陽進攻海城。其陳湜十營。孫顯寅。呂本元共十餘營。蓋以唐仁廉之三十營。共有二萬餘人。可作爲東路。由摩天嶺等處進攻九連。鳳凰兩城。其宋慶三十餘營。魏光燾二十餘營。李光久數營。合以吳鳳桂之數營。徐邦道之十一營。共有四萬餘人。可作爲西路。由雙臺子等處進攻牛莊營口。三路之中。每路又各分半進攻。分半接應。必可以直搗賊巢。而不至蹈吳大澂之覆轍。且遼東一帶百姓。久望王師。高麗沿邊地方。皆附中國。若大兵進剿收復。則各處團練義民。俱可駐召響應。各處礦匪獵戶。俱可收納招降。倭之勢蹙計窮。不難立待。一曰掣賊勢。海軍覆後。彼有船我無船。彼能來我不能往。朝廷所以慎重而恐其犯京者。爲此故耳。然彼之兵船亦祇有此數。近聞台灣澎湖等處。又鑿沉其船數艘。彼若攻台灣。則不暇犯津沽。彼若犯津沽。則我台灣尙有兵船。卽南洋亦尙有兵船。獨不能攻廣島耶。况台灣一省。朝廷此次業已度外置之。不妨卽以破瓶觀之。爲台灣計。與其瓦全。不如玉碎。與其爲人攻。不如出而攻人。唐景崧。劉永福等。身當此時。固已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必肯奮不顧身。與倭一決。擬請溫諭獎勵。令其督率船艦。逕出台灣。並請敕下張之洞。令其選擇水師騎將。如

黃金滿等統帶南洋各兵船會合唐景崧劉永福游弋海面以壯聲援視倭船之進止爲進止視倭船之向背爲向背若犯彼津沽則我攻廣島雖以之掃滅賊氛尚覺不足而以之牽掣賊勢固自有色但使彼有所顧忌而不敢內犯津沽則大局已無足深慮也一曰聯外援聞俄法兩國願以兵艦假我果有比事豈非大幸若無此事而但有此意亦爲難得又聞俄人方求璫春法人方求蒙自開礦兩國若真能助我即不妨各如所願以酬之割琿春猶勝於割遼東台灣兩地許蒙自開礦猶勝於許各口通商以利歸法俄猶勝於以利歸日本所謂兩害相形則取其輕是也况遠交近攻古人之遺法實今日之要策擬請密敕總署妥商俄法兩國使臣如果兩國真能出力相助協同勦倭則中國或以地爲謝或以巨款爲謝皆無所不可即使不能出力助剿而但能出爲調停不許倭人肆意要求則我之所全已多即以琿春謝俄以蒙自開礦謝法亦未始不可一曰絕內應李鴻章者日本之內應也孫毓汶者李鴻章之內應也李鴻章日以本國之機密輸之於日本孫毓汶又日以朝廷之機密輸之於李鴻章有此二臣而天下大事已敗壞決裂不可收拾矣是故日本不過癰疥之疾而李鴻章孫毓汶則爲腹心之疾且因有李鴻章孫毓汶而所謂癰疥之疾者亦變爲腹心之疾吳若早誅伯嚭何至行成於越宋若早誅秦檜何至服事於金國家欲禦外侮而保不基非亟罷李

鴻章孫毓汶二臣不可。此二臣者，國人皆曰可殺。萬口一詞，皇上寬待大臣，或未忍置之重典。應請立加罷斥，以儆奸邪。倭火既失奧援，自必折其詭謀。輯其驕餒，而僉士既黜，忠讜始升。乾凜克昭人
心，共奮我國家億萬年有道之基。長視此矣。大馬徵忧不勝迫切，屏營之至，伏乞鑒核，代奏施行。

張羅澄上李鴻章書

四川長寧縣舉人張羅澄頓首上書。母閣部堂閣下。竊以澄舊年卽耳大名。以爲角仲間見伊呂矣。猶憶庚辰初上同年友於壁上題詩。舐公有黑頭。此日稱公輔。青史他年有定評之句。澄信筆改其稱字爲眞字。友人大不平。時令戚楊玉書在旁。竊許澄爲公知己。自是之後。凡有舐公者。澄無不曉曉。與人爭閑。今垂十五載矣。夏五月。倭人不靖。朝命征之。公所用丁汝昌、衛汝貴、葉志超、趙小山、衛汝成、龔照璵諸將。都中皆指爲公奧援。無一堪任戰事者。澄謂公中興第一流人物。知人善任。內舉亦何須避觀。乃未幾而平壤失。未發而旅順失。未幾而金州、鳳凰城又失。而水師戰艦亦大半委以資敵。上書時尚有戰船十四號。今年正月。丁汝昌率十三號降倭。諸將果如人言。不用命。平日與澄論公是非者。皆得執辭相諭。澣始羞顏降氣。口張而不能歛。何敢復與人爭。悻悻出都。仲冬朔。到天津。意欲覩公動定。自鄉大夫以至樵夫牧豎之儕。悉細心偵訪。皆曰不怕倭寇來。只怕中堂反。猶以爲若輩故其辭耳。至朔有六日。澄於永和棧門首見公家眷相率乘輿去。其後無數箱篋。上貼欽閣部堂封條。下貼紅簽少簽記。一號二號以至數十百號。排比而發。咸耳而目之。因中

堂家眷由輪船赴香港矣。澄始爽然自失曰：「公之過故耶？抑誤耶？」如以爲誤，津門神京堂奧，朝廷倚公爲長城。今賊未至而先去，以爲民望效死不去之謂何？無惑乎諸將之望風牛潰也！然猶可諉曰：兒女情長，送去免吃驚耳。自古忠臣烈士，未途改節，大率因妻子一轉念誤之。或者公驕彼覆車，故將家眷屏去，得以清心寡欲，戮力王事，冀保生靈命。而紓宵旰憂，斯亦何非家國兩全者？乃遲至二十有七日，竟聞公夜乘小輪船欲乘間逸去，下流冰忽凍合，舟不能發，始悵惘返棹歸。嗚呼！此非人怨激成天怒，何以冰凍之能惡作劇如此？其時天寒特甚，澄聞之，愀然汗出，而顏熱如暘病狀，倘亦澄羞愧之良動於中耶？公何弗思之甚？况人言嘖嘖，公以五百萬金買倭茶商，另設有三大洋行，公子又爲倭駒馬，倭犯旅順時，公特資其芻豆，故旅順七統領不戰棄城逃。公七十衰翁，人言何恤，然不爲一時計，獨不爲千秋萬世計乎？誠不知自居何等矣。或曰：「公剽學魏武，不知魏武老賊，其才古今罕覲，即使才如魏武，亦只竊比周文，未敢易犯篡逆。」况才遠不逮魏武耶？等而下之，如王莽、董卓輩，其位望與公同，而卒也闔千天位，不獲保首領以沒，空貽千古唾罵。想公能學不敢學，亦不忍學也。頃讀公致各營手書曰：「聖眷去矣，衆議沸騰，至求削髮爲僧而不可得。夫求爲僧不可得，而求爲赤心報國之臣，則固無甚難事。」請自今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力盡反其前日之所爲，用人尤宜加察。

試自忖三十年中奉令承顏所爲聯指臂寄腹心者今皆無益而又害之於是舉平日不受公憐公亦甚愛惜之人不能早用今急求之擇其才之大小不拘資格錄用居常氣節目矜見危斯能授命此第一急務也而又休休有容凡有一長有一技無不虛心採納則奇材異能之士皆輕千里而來告東隅之失無不可收之桑榆耳君子之過皎如日月將來蓋棺論定庶足以洗前日之汚而博千秋之美今澄狂瞽未免言之過激然不激又恐不足辱公聽故人謂公一日不死則天下一日不平潛謂公一日不私則天下一日不亂曾何倭人之足患哉良藥苦口請一嘗之澄誠惶誠恐死罪謹上言

長洲江文藻上常熟翁叔平計相書

菰蘆下士謹上書於帝師大司農樞部叔平宮保鈞座。竊維難求者際遇，難得者事權。宜辯者賢奸，宜盡者忠孝。方今倭寇鴟張極矣，憑陵藩封，姑不具論。自濠鵝綠江以來，幾於無戰不勝，無攻不克。著著爭先，若操成算，我軍則非亡即潰。望風披靡，坐使嚴城要隘，餽軍火，拱手送人。嗚呼，此非將士不用命哉！然推原其故，豈盡將士之咎哉？此皆廷臣之舞一識大體謀國事，既莫展一識，而猶姑賢嫉能。自古云：權臣在朝，未有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國朝名儒孫夏峰先生，亦嘗於勝國末造語茅元儀曰：「古未有將相不合，能立功於外者。」昔唐德宗相李泌將帥，若韓節度、澠李、西平、晟、馬、北平、燉、潭、咸寧、城、豐功偉績，彪炳一時。德宗忌澠等，鄰侯至以百口保之。至武宗時，李德裕入相，雖德器不如裴晉國，而河北三鎮無不奉詔。故宋范祖禹謂史至此，慨然曰：「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繇一相者哉？」即明神宗時，張江陵當國，雖威權稍重，而其綜覈名實，用戚南塘諸將，莫不奉命唯謹。九邊烽靖，非皆明徵歟？茲則世臣觀臣，非權相私黨，卽畏權相如虎，唯唯諾諾，畏葸苟安，如出一轍。間有一二老臣，亦若味道之模棱東陽之健，意謂可告無罪矣。嗚呼，當國家危急之秋，詎恪恭匪解。

已足報稱君父哉。故愚謂毛髮浙灘之李太尉終勝於汗透重裘之令狐約者無他一救時一關貴也。今上使我皇上忍尤含垢，宵旰焦勞，下使籩蕡黎民同罹鋒鏑，雖一介編氓，稍具天良，懷三百年食毛踐土之恩，靡不痛心疾首。而在廷尸位，素餐諸公，請假者有之，移眷者有之，竟如秦人之視越人，肥瘠漠不關心，毋乃忍乎。惟朝野隔閡太遠，聲氣聳然，道路傳聞，胡足憑信而例以春秋責備所痛惜者獨公耳。蓋藻之與公，論分則雲泥而無半面也，而謠諺固桑梓兼同郡也。家世德業，粗知崖略，可得而言。溯自公祖咸封公官海州學正，卽祀該州名宦祠，迨傳至公父文端公，以清介正直，受屢朝特達之知，由詞臣致位宰輔，服官四十年，出處本末較然，海內引重，是公之先烈。至公則金張世胄，昆蟲巍科，名率相之令子，兩節度之介弟，叔姪大魁，門生故舊，且半天下，而且爲天子之師，任地官之職，枚卜有日，庶幾韋平濟美，當世之聞風嚮慕者，咸比之唐之蘇李，洎我朝桐城之張諸城之劉，誠古今不數觀。是公之際遇，而我皇上猶恐師傅言有未盡也，櫂之不屬也。上年特旨命與高陽相國同贊樞密，所謂一德君臣者非歟。是公之事權道咸之朝，長白倭文端公究心程朱之學，同時曾文正、何文貞諸公朝夕討論，以實學相砥礪，迨後於公獨折行輩訂交，呼爲畏友，是公之品節。又聞公先叔兄圃玉公之總制湖廣也，受藏獲輩之牒，篋簋不飭，爲言官所劾，皇太后念文端與

公故疏特留中委曲成全卽密諭公彌縫之公先寓書任所勤以利害諷之引決制府不悟則託言回籍單身赴鄂勑令自裁得以罪罷消弭而恩眷保全弗替是公之大義當今上未歸政時中外諸臣議辦鐵路舉國若狂公棘棘不阿值乞假回籍葬親之時以去就爭之鐵路卒以垂成而止是公回天之力故愚謂大臣本無忠君愛國之忱則不必言雖有忠君愛國之忱而際遇非時事權莫圖則言如不言而公固何如乎論籌餉則司農爲首論籌兵則軍機爲要造膝陳詞夙夜密勿此身實繫天下社稷安危乃初未聞宏謾嘵論君之視臣手足臣之視君國人可謂忠乎宅高鑄豐乘輿播法本非至計當咸豐十年夷踞都城毀海淀胡文忠嘗言太王遷岐婁敬入闕時議必然惟僅變一法易一地謂可久安措於磐石尙未深信蓋我往寇亦能往也然在當時文宗意注出巡而廷臣交章固爭倭文端涕泣上表一則籲懇回讐維國本而正人心再則曰時事憂危亟宜挽救伏望警蹕回宮督同戮力至公家文端則時已退居亦上疏力言不可上皆采納不以爲迂而今上則憤島國之違順也宸威赫濯鎮靜如常在婦寺之見佞幸之徒或者狃于苟安祇圖自全聳天聽以冀西狩原無足論乃或云公亦隨聲附和疇異矣愚謂公但返讀兩文端奏草恐非惱冥冥中負此知已良友抑且顯達庭訓可謂孝乎至於賢奸之辨則眞若水之與油冰之與炭有格格不相入者但稍

留意卽眞僞亦何難立辯而所謂大臣者曰爲國求賢曰求賢若渴曰進賢退不肖古聖賢同升諸公以臣事君輕史彰彰可睹何等鄭重正不必遠徵前代道咸之朝中興名臣如駱如胡如曾如官之數公者莫不以汲引人才爲己任而胡文忠尤感人者深嘗言國之需才猶魚之需水鳥之需林人之需氣草木之需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才者無求於天下天下當自求之故文忠所特荐不盡相識也又曰孔子之教各舉所知周公之訓人無求備開府鄂省首立寶善堂厥後人才輩出卒成中興事業其集中與人書疏不曰求統將則曰求營官言有不可戰之將無不可戰之兵有可勝不可敗之將無必勝必不勝之兵公閱閱歷戎行最久而手握兵柄固應爾也若閣臣部臣祇求統將已提綱挈領矣故吾吳藩文恭之薦林文忠文勤之薦左文襄真足稱無雙國士一代偉人祖孫知人之明若相脗合疇謂古今人不相及哉然當今之世豈少賢者特居人上者不知求賢耳無論未登仕版不知草野埋沒者幾何矣卽大僚中文如東撫之李臺撫之唐豫撫之劉雖位至驕折不得謂之不用然各不相顧動輒牽制未可謂竟其才也武員中好謀敢戰能獨當一面者益多矣若關外之宋唐馬磊現調赴山左之丁章粵之馮蘇臺之劉楊戰功卓著不能掩也惜乎或並無重權或用違其地甚或離散其部曲使之孤掌難鳴當此狂寇深入多方狡詐聲東擊西避實搗虛是其慣

技尙可各懷意見枝枝節節若庸醫所謂頭痛醫頭有不疲於奔命師老無功哉夫軍旅之事以一而戒以二三而敗唐代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其時名將如郭李猶不能免蓋謀議可資於衆人而決斷須歸於一將此軍事之大較也而猶言夫古人也就近事言之則咸豐二年七月嘗粵逆犯長沙城已岌岌可危江忠烈時在郴州倍道由衡州援省會馳踞城南天心閣賊無能爲嗣官軍四集惟虛河西一路請調重兵駐龍迴塘扼賊竄路期盡殲焉而諸將逡巡莫敢前緣是時賽經略罷免新帥徐公廣縉久不至城內外巡撫三提督二總兵十莫相統攝謀用不成賊由是龍迴塘竄出掠舟西遁而東南大局壞矣迄今山海關內外各省徵調防勦兵勇據聞以年杪截止已不下四百餘營奈何將與兵既不相習而將與將更不相能戰守不相顧味師克在和之義集兵雖多庸有濟乎與向時長沙情形何異欲矯斯弊非亟求統將之賢不可夫賢統將豈無人哉取顯而易見者卽如唐會辦仁廉之告示劉總戎永福上總署之書一種公忠體國慷慨誓師之志與夫悲憤勢孤扼腕難言之隱俱流露於字裏行間讀之而不怦然心動者非人情也豈公獨未之見乎若二公者尙不得謂賢統將乎果使前敵共事必能相得益彰宜爲之合併墨謂賢之宜辦者此也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此張文紀之首劾大將軍梁翼河南尹不疑也今合肥權相在昔豈無功績惟有

功者膺鉅賞。而朝廷賞之，亦不謂不厚。斷不能以從前擊賊之功，而足抵誤國殃民之罪也。九卿科道交章彈劾，不謂不多。亦不謂不嚴。甚有効其謀叛之心，誠不免言之激而過當。在世受國恩位極人臣者，或不至此。要之暮氣已深。如某侍御所謂平日挾外洋以自重，當倭賊犯順，自恐寄頓倭國私財，付之東流。其不欲戰，固係懸情。及詔旨嚴切，一意主戰，大拂厥心。於是倒行逆施，幸倭奴之來以實其言。而我軍前敵糧餉火器，則故意勒指之。有言戰者，動遭呵斥。淮軍將領，望風希旨，未見賊卽先逃避。偶遇賊，卽遽驚潰。凡此誅心之論，殊非無因。何則？但觀其任性妄爲，遇事牽制，則有權變難數者。除丁汝昌等狼狽爲奸，總領軍艦悉聽其進止，造潰敗決裂，則互相諉飾，毋庸計較。外餘如湘撫吳兆宜而起，未始無勇往直前之概。乃甫到時，首將其自募之勇改隸他部，俾掣其肘。唐會辦所有萬桿快鎗，梢不發給。以及提督賈制壇，先告奮勇，願臨前敵，則嘉其有志，而詭稱關內要地，以尼其行。又楚督張藉祝，燬之獻，伸効忠之忱。所貢新式鎗砲，值計百萬。擬撥湘撫吳營，以助其前敵銳氣，亦經改給私黨。此皆牽制之較著者也。若夫陰爲牽制者，當朝廷兩召劉淵亭鎮軍，則嗾臺撫以臺澎吃緊奏留，屢召馮萃亭宮保，則嗾粵督以欽州防務需人奏留，至詔令廣東水師提督鄭紹恩、統安勇直撫日本，自然更易藉口，直以無船莫渡，覆奉了之矣。此雖明出各該省督撫回奏，實則

莫非黨羽。正不必授意。而早已心心相印。牽制之不遺餘力矣。奈何廷臣不諳旨嚴詰。略謂臺灣欽州誠哉要地。第較諸歷代陵寢龍輿之陪京。暨三百年建都。今皇太后皇上九重宮闈之都城。孰輕孰重。彼等縱狡。復有何辯。尤訛者。衛汝貴、葉志超等俱係革職拿問之人。胆敢藏匿天津。以督署爲逋逃藪。希圖議和。未減凡此。幸恩溺職。日無君父。恐雖與其至親。亦難爲之曲諱。卽詰之。彼相當亦百喙無辭也。固已朝野皆知。人言藉藉。而唐會辦且登諸奏牘矣。公爲王者師。爲軍機。爲戶部。一無獻替。豈真一無見聞乎。然則公之深謀遠慮。豈難知者。無非公私交戰於胸中。公不足以敵私耳。畏其權而自度勢與才。非其敵。私也。畏其權而恐一日逆其鱗。則身家莫保。甚且貽禍子孫。尤私也。奪其職而環顧中外。接替無人。間或有之。猶吾大夫崔子也。事仍無補公也。奪其權而懼其老羞成怒。甚且激變其部下。不得已而姑事調停。俾免萌反側之心。似公而實私也。夫外重則內輕。有尾大不掉之虞。直督而兼北洋。兵權太重。有識者早慮啓唐代藩鎮之漸。今公揣權之不及深懷投鼠忌器。亦未始非老誠謀畫。然昔曾文正早慮及之。奏疏中大聲疾呼。亦屢言之矣。無如衰衰諸公。無一省而思患豫防者。蓋我皇上冲齡踐阼。悉賴凝丞輔弼。畫所謂其敷。乃腹心炳予郅治。果孰使之權重若此哉。恐公等均難辭咎也。然奪其權既不能。且先分其權。分其權奈何。譬如權相有營五十。凡營

務處糧台至於分統營哨無一非其私人自然承其頤指聽其號令而公亦儘可另立五十營專擇平日不附彼相之將帥所有營務處轉運糧台以及一切營哨各員弁悉由該統將自派心腹者聯爲一氣而糧餉則以公戶部總其成今各省藩庫運庫暨各道海關餉需究以解部爲大宗則糧餉不足慮餉足則軍火無難購辦則軍火又不足慮彼相縱勢大滔天其能效秦繆醜矯金牌截各路餉需之不解戶部乎彼究無此威權也又能若李師道遣盜刺殺武元衡乎亦究無此逆謀也况今將帥之不附權相者豈少也哉卽其舊部所以悉承意旨聽號令者無非其違令則一絕救援再絕糧餉軍火不啻削其足而檻其吭足以制死命若果將各有權不受其節制加以統將知人推誠布公兵事不難轉機也果有成效忠義廉恥人情大抵相同孰不樂爵祿之賞而甘斧鉞之誅哉卽其舊部亦將相率而思變計矣我勢盛則彼勢衰我權重則彼權輕消長之機自然倚伏由是而其舊部有不漸次涣散乎彼豈真庸流哉自不敢仍前驕盈然後虛其位而徐裁其柄若隋生之寵楊素唐代宗之侍李輔國所以制權臣包藏跋扈之禡心卽所以體朝廷不棄助舊之仁德未始非保全其歲寒晚節彼且感公之不違矣何報復之有聖賢復起不易吾言愚謂奸之宜辨者此也藻之欲上書者屢矣祇以族戚無宦都門寡交游苦不得介筆將下而輒止然如骨鲠在喉而終思

一吐爲快。乃正月初番禺張尚書使倭道出滬濱。其鄉人憤其小邦求和辱國甚矣。一時閑廣肇山莊門毋許僨入。并相戒不許一人接見。倘修相見禮者。卽攘而不齒。嗚呼。彼粵族何若是矯矯。而吾吳固若是之汝汝乎。鄭昭宋鑒已深媿恧。及至正月十二日閱某報。恭讀上諭。有命公及高陽相國扈皇太后鑾輿西狩云云。令人不忍卒讀。尤不忍形諸紙墨。憤火中燒。五內欲裂。胸中塊壘。一齊奔赴腕下。雖蹈妄言之罪。亦不暇顧矣。或有諷諫者曰。子旣威憤曷不投營効力以杼忠惄。當愀然曰。雖與忠義之忱。苦無投足之處。况賢而有位。若馮劉諸公。尙爲要路所竝。不令一展所長。而肆弱書生。一腔熱血。復向何處灑哉。然上年十一月。嘗擬續罪言十則。雖非經濟要亦切中時弊。尙非脈不對證者。倘遇督師如昔林胡兩文忠。當亦不廢其言。今則大臣中有其位者。苦無其權。有事權而在高位者。又志非報國。卽有志奮勤王迹。近忠義者。又類繫綸巾揮如意之謝豫州一流。矜豪傑物。恐涓穎之潰。當亦不遠。况言多不知忌諱。不幾若蘇季子會十上而不行。奚可哉。雖然誠欲及時補救。計仍不出藻十則之中。而尤要者。則莫如一事。權汰弱兵。審地勢。寬從四條耳。請言其路。一事權者。如朝廷既命宋宮保總統軍務。所有防勦陸軍事宜。一歸調度。切不可狐疑蒙聳。頭上加頭。蓋軍情瞬息千變。詎可遙制。溯昔曾文正規復安慶時。水師總統楊彭。皆係舊部特拔之人。猶在祁門。具疏。

奏稱楊載福、彭玉麟本臣舊部，茲復奉旨歸臣調遣。惟軍情未可審度，奏報不可太遲。楊載福統率水師，謀勇器識，度越諸將。所有江面戰守事宜，仍令該提督自行具奏。此何等豁達大度。公而忘私，今宋宮保事事須請權相轉奏，顯滯事機，暗多牽制，非其技心過甚乎？借曰宋公未足勝任，且有自懼權重之請，則何妨更替，即劉淵亭鎮軍，猶曰限於資格聲望未孚，而薦萃亭宮保，昔爲張忠武舊部，不僅資崇深，在咸豐十一年已奉旨督辦鎮江軍務，且甲申諒山之役，法人敗績，靡不喪胆。至今彼國之人，猶若談虎色變，豈此時尚難勝統將之任乎？果請皇上假以重權，便宜行事，一切編餉軍火，悉歸調度，泯文武之猜嫌，將帥調和，如裴度之任李愬，而軍事仍無轉機者，愚不信也。汰弱兵者，兵在精而不在多，古人先言之矣。曾文正營云：欲富國惟減用，欲強兵惟汰兵。當時胡文忠歎爲千古不易之論。蓋行軍之道，添兵則弱，汰兵則強，如人身然，發胖則氣虛也。道咸時江忠烈以湖南鄉勇出境討賊，祇募勇五百，後增至千人，乃於桂林之鷗鷺洲三戰三捷，泊在湖南蓑衣渡，則屢戰兩晝夜，厥後長沙湘潭及江西之南昌，無攻不克。又羅忠節前後克城二十，大小二百餘戰，轉戰大江南北，亦僅所募千人，卒使湘勇之名，遠出營兵之上。李忠武則所部以三百六十人爲始，旋增爲五百人，所向無前。一時諸將中無與倫比。至多都統禮堂，則自稱願得馬步萬人，可得廣行天下。胡

文忠亦許其有馬步萬人必能滅賊成大功然則果有名將奚必兵多哉縱曰倭孽兵強器利非髮逆暮氣可比然愚謂若得勁旅五萬亦足制倭奴死命矣五萬人者却非曾經部五六千丁軍門苗訓練不可若劉軍黑旗兵本有三萬今招萬人當易勦事益以馮宮保舊部五六千蘇軍門元春舊兵五六千已不下三萬矣更佐以廣東鄭軍門部下之安勇張香帥由粵招集江陰砲台之廣勇再於現在關外之宋唐魏陳各營精選胆壯驍健者足成五萬之數以一帥總其成以專事權以齊號令古人將帥必在行間者非獨爲均勞逸共甘苦也意必觀歷其境呼應乃靈商量乃妥耳以數將任前後左右各率所部分其統以專責成以便約束帥則集思廣益將則和衷共濟庶幾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聯爲一氣頭頭是道或戰或守無往而不宜矣然後將其餘十數萬衆妥爲設法陸續裁汰以虛耗無益之餉需歸併於五萬人之內則餉且增至四倍矣有不將士用命一以當十者乎胡文忠嘗言天下萬事萬物便宜者必非奇貨而兵勇之驍果與士人之智識過人者非重祿優饋不足以論之若以二三百人之餉培養大將分統之才使之稍稍充裕招致才優之士分理營事則興日人才輩出層見疊起用之不窮若每日減一百人之兵食爲幕府養士積久以覘其識力歷試以觀其志氣則分委分辨之路不窮才不竭則財乃自豐矣然則汰弱兵非僅節餉計也而猶不止

此凡將食者必怯。兵驕者必潰。取范六丈一筆勾之之例。正使我良將強兵。免染庸劣風氣耳。然而汰兵正非易言矣。夫未集兵先籌餉。未思進先計退。此固人人知之。而權相固亦深知之。此次重拂其意。坐觀成敗。佯爲不知耳。無足怪也。所可恥者。在廷樞臣。不但無知人之明。兼且兵事稍有閱歷者。亦絕無其人。一言戰事。若飢聖思乳。急病投醫。無論將之優劣。兵之強弱。紛紛征調。至四百餘營之多。坐使領兵檢閱內外。不能戰。并不能守。軍餉浩繁。浪擲如泥沙。設轉運不繼。患豈小哉。況應募而來者。遠如滇黔川粵。無論矣。即論江南山東一帶。今日過十營。明日過八營。行則需舟車。停則需柴火。尚謂鮮紀律者少。遵約束者多。而所過之境。已騷擾紛紜。人烟絕迹矣。然此已往事。猶患之小者也。諭言其未來而患之大者。則罷戰時遣散是已。曾忠襄恢復金陵。兵不滿十萬。况克平大憝。何等軍容之盛。事機之順。文正公尙日夜籌維。焦勞萬狀。每謂坐轎者肯息抬轎者不肯。各軍悉就範。圍放牛歸農。雖以優餉爲要。然芻馱之方。亦煞費經營矣。或曰。此時軍務方殷。尙能籌此遣散鉅款乎。則曰。固知其難也。故前之言曰妥。曰設法。曰陸續。已可不言而喻矣。况與其曠日持久。聚此不能戰守之兵。嗣後仍須遣散。仍須籌款。何如早爲之計較。可遵節月餉乎。而愚則猶有一策。向從何處招募來者。卽仍還何處。不曰援勦他方。則曰調防本省。令各該省督撫提鎮。徐徐遣散。則勢既分而

無決裂之患矣。再今之潰兵多者不懂將不與兵習也。首以部臣惜費次則統將以下若營官哨弁靡不層層尅扣部臣當亟思唐劉晏造船之言統將等則痛改前轍勿先計飽私囊果能賞罰嚴明滴滌歸公與士卒同甘苦兵事而無轉機者愚尤不信也。審地勢者凡槍砲技藝陣圖猶可以訓練數月有成獨紮營以及戰守進退非素來地勢爛熟於胸中不可蓋有規數省之地勢有取一省之地勢卽小至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無不各有地利故有探至數十里而止者亦有須探至百十里之外者何處安兵何處屯糧何處設伏何處援應何處足守何處宜戰何處活路何處絕地何處旣勝而克窮追何處雖敗而可相持總須瞭如指掌而參以識見閱顧亭林天下郡國利病書當有把握而識要害所謂要害者在我爲要在敵爲害也胡文忠云軍事以審地勢審賊性爲第一要義如當時謀定以桐城樅陽廬江爲要著而奇計則尤妙于拊其背衝其腰抄其尾從天堂山內打出此卽地中鳴鼓角天上出將軍也然非深明地勢同心協力者能之乎又若前載江忠烈之義衣渡龍迴塘等處李忠武續賓之克九江則令霆軍先破小池口李彭之先破湖口曾忠襄之克復安慶則令嘉字營先紮南岸章志俊先紮樅陽靡不熟悉地勢而踞其要害至旣克安慶方進規無爲州圖裕溪口打運漕鐵踝西梁山而曾文正尤亟亟以蘆江爲重因蘆江爲必爭之地與樅桐相犄角也卽

賊中亦未嘗不知地勢。故咸豐八年二月，鄭秦兩提督以二萬人敗於桐城，賊係從廬江來。十月，李忠武以六千人覆軍於三河，賊亦從廬江來。審是而俱知爲要害矣。今倭奴之破旅順，正坐其由。魏子窩上岸而闖入耳。縱虜性狡詐，專於避實擊虛。然使將帥有深明地勢者，先踞要地，如武侯之布置陰平，老龍當道，又胡至乘我不備，失此天險哉？即榆關外苟稔何處要衝，何地可越，擇夫尤要，而設以有用重兵，決不至蹈罷於奔命頭痛醫頭之弊也。寬脅從者，此次投倭之人有二：一爲失守地方被擄之民，一爲失守地方被擄之兵。雖未必各具忠忱，而一念家鄉骨肉，並逼衝頭陣，有不怦然心動，餐願倒戈者乎？無如受其箝制，且俱已剪辮改裝，勢不能反正。種種飲恨爲難，前罪言中已備言之矣。若嚴治則成固結不解之勢，網寬可使各生離異之心。昔曾文正祁門作解散歌，令軍中唱之。厥後降者日多，賊勢漸衰。金陵亦漸次收復，尤爲明證。宜亟效之。則觸發天良，幡然改悔，非難事也。否則，倭勝則張大其勢，脅從愈多；倭敗則先死降衆，傷及彼族，則脅從者先無噍類矣。豈不重可哀哉？惟至要者，降衆切不可利其稍識敵情，重編入伍，亟宜設法分別遣散，因軍事招撫最難，恐若竢縉聚，一旦變生肘腋，爲禍滋甚。詎可奉前明熊文燦、楊嗣昌爲師承哉？某帥欲招撫倭人，直夢囁耳。蓋彼族方張，萬無此事。卽倅而勝之，尙須防其計賺內應。爲此說者，非僅全不知兵，雖謂之不識

時務重子可矣。彼且煌煌鉅示，竟全不顧天下有識者，暨各國所竊笑乎？以上四則，謂行之而軍事終無轉機者，愚尤斷斷乎不信也。願公虛懷采納，一意孤行，倘仍患得患失，曲意調停，將謂保令名乎？保身家子孫乎？愚實竊以謂左矣。何則？目前之計，非戰即和，請先言和，割地則辱國甚矣，無已，則賠兵費。當茲庫底支絀，各省勸捐，大部煞費苦心，以息借良法，頒告天下，亦體恤亦鼓勵，可謂善於招徠矣。而猶百無一應，聞有明大義者，原以忠憤感激，樂輸報效，若一旦以鉅款獻敵，恐即富如猗陶，亦未必樂於從事。若廣東一省已有成議，若謂願毀家殺敵，而不願媚敵慷慨者，如此寥寥者，更可藉口矣。歎既無着，和亦空言。我公爲戶部之長，無籌餉之策，任債事之名，糊職之實，所謂令名者，何在？不能和，再請言戰。夫北洋海軍經營十餘載，耗億萬萬金錢，軍艦之堅利，砲台之鞏固，方且倚若長城。及至兵未交綏，望風而潰，大兵雲集，除宋宮保獨障狂瀾，遂得相持至今，外餘則數百營，謂之無兵無將可也。而南方風氣柔弱，水陸兵力，猶遠遜於北，設倭戈南指，江浙曷能抵禦？而公常熟一色獨能固守乎？所謂保令名者，更安在？或謂子言過矣。京外阻隔，廟堂機祕，或傳聞未實，則妄測高深，或盡有諫章避人焚草，或獨抒讜論，無事虛名，似亦賢者固有之事。曰是矣，雖然，愚豈以和爲非計哉？是亦不識時務之甚矣。况此時歐亞二洲，寢成大七國之勢，未有終於戰而不和也，惟不能

速言和及輕言和耳。一言以蔽之曰：惟能戰然後能守，惟能守始可言和，且和之字義極易明矣。齊韻和順也，諧也不堅不柔。尚書曰：協和萬邦。朱子註：和者無乖戾之心。今議和於我中國屢敗不一敗之際，豈兩國諧順之時乎？名曰議和，雖謂之求和可也。試問倭人有不志驕氣溢，百端要挾者乎？即使勉強言和，勢必外和者內不和，口和者心不和，暫不和久不和，始和者終不和，和於一時，不出二三年齟齬啟矣。故愚謂中倭終歸於和，而在此時亟亟言和，則非計也。然則如何而可？愚謂縱不能兩國失地潰敗，傷亡相抵，亦必使彼財竭兵亡，較中國十之三四，亦將漸有悔心，而倦於戰矣。然彼兵亡十之三四，談何容易？而愚有一至愚之策，曰懸巨賞出一號令，不論中外朝鮮軍民及彼東學黨并眷從人等，如有得一真倭奴首，驗之確實者，賞銀三百兩；誅一倭奴頭目者，賞銀一百兩；得一倭死屍連首者，賞銀二百兩；特一活倭奴而解營正法者，賞銀三百兩；誅一倭奴頭目者，賞銀千兩；誅一倭奴統將者，賞銀十萬兩。如眷從之人，則除照給外，並赦其罪，而賞以虛銜。是故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當必有聞風起應者，不過費銀二千萬，即可誅倭奴五萬衆矣。按倭奴處心積慮十年訓練，能逾十萬師乎？自朝鮮起，彼真倭兵亦未嘗並無傷亡。且守國需兵，守高麗需兵，去其五萬，心胆裂矣。即有續練者，我兵抵敵，亦不至有軒輊矣。或慮所費太鉅，然較賠兵費需洋四百兆，則銀二千萬僅二十中之一耳。況與賠兵

費國體之榮辱何如籌餉之順逆難易又何如。如果能公等文武一心，實事求是，采納以上各條，一一見諸施行。普天之下，豈俱守財虜而無毀家紓難之人哉。徒以不甘飽形同犬彘之食夫，而終無濟於大局。擲黃金於虛花爲不值耳。况果軍餉無措，愚前罪言中尚有籌餉變計，倘真能殺敵當難，恩威並用，補救時局也。夫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譏。朱註上無失敗，下無私譏。今皇上天縱英武之聖人，竟成孤立，下以惜公累世勳舊之重臣，阿順素餐，更虞剝廩之災者，則家世清白，羞爲左袵，所以縱千重譴而不能已於言也。而况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愚者千慮，或有一得，臨書無任屏營，迫切之至。江文藻謹狀。

康祖詔等六零肆人公車上書

具呈舉人康祖詔等爲安危大計。乞下明詔。行大賞罰。遣都練兵。變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國命。皇清代奏事竊聞與日本議和有割奉天沿邊及臺灣一省。補兵餉二萬萬兩。及通商蘇杭。聽機器洋貨流行內地。免其釐稅等款。此外尚有繳械獻俘遷民之說。閱上海新報。天下震動。聞舉國廷靜都人惶駭。又聞臺灣臣民不敢奉詔。伏思本朝人心之固。斯誠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澤。涵濡煦覆數百年而得此。然伏下風數日。換約之期迫矣。猶未聞明詔。赫然峻拒日夷之求。嚴正議臣之罪。甘忍大辱。委棄其民。以列聖艱難繙構而得之一。一旦從容誤聽而棄之。如列祖列宗何。如天下臣民何。然推皇上孝治天下之心。豈忍上負宗廟。下棄其民哉。良由誤於議臣之言。以謂京師爲重。邊省爲輕。割地則都畿能保。不割則都畿震驚。故苟從權宜。忍於割棄也。又以羣議紛紜。雖力擯和議。而保全大局。終無把握。不若隱忍求和。猶苟延旦夕也。又以爲和議成後。可十數年無事。如庚申以後也。左右貴近論率如此。故盈廷之言。雖切而不入。議臣之說。雖辱而易行。所以甘於割地棄民而不顧也。竊以爲棄臺灣之事。小敵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國之事。大社

穩安危。在此一舉，舉人等棟折榱壞，同受傾壓，故不避斧鉞之誅，犯冒越之罪，統籌大局，爲我皇上陳之。何以謂棄臺民卽散天下也？天下以爲吾藏朝廷而朝廷可棄臺民，即可棄我。一旦有事，次第割棄，終難保爲大清國之民矣。民心先離，將有土崩瓦解之患。春秋書梁亡者，梁未亡也。謂自棄其民，同於亡也。故謂棄臺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日本之於臺灣，未加一矢，大言恫喝，全島已割，諸夷以中國之易欺也。法人將問滇桂，英人將問藏粵，俄人將問新疆，德奧意日荷荷皆狡焉思啓，有一不與，皆日本也。都畿必驚，若皆應所求，則自啖其肉，手足腹心應時盡矣。僅存元首，豈能生存，且行省已盡，何以爲都畿也？故謂割地之事小，亡國之事大，此理至淺，童愚可知。而以議臣老成，乃謂割地以保都畿，於此敢欺皇上，愚天下也。此中國所痛哭，日本所陰喜，而諸夷所竊笑者也。諸夷知吾專以保都畿爲事，皆將陽爲恐嚇都畿，而陰窺邊省，其來必速。日本所爲，日日揚言攻都城，而卒無一礮震於大沽者，蓋深得吾情也。恐諸夷之速以日本爲師也，是以割地而鼓舞其來也。皇上試召主割地議和之臣，以此詰之，度諸臣必不敢保他夷之不來，而都畿之不震也。則今之議割地棄民何爲乎？皇上亦可以翻然獨斷矣。或以爲庚申和後二十年，乃有甲申之役，二十年中可圖自強，今雖割棄徐圖補救，此又敢以美言欺皇上賣天下者也。夫治天下者，勢也可靜而不可動，如

箭之在枯。如馬之在堦。如決壩陂之水。如遷高山之石。稍有發動。不可禁壓。當其無事相視。莫敢發難。當其更變朽株。盡可爲患。昔者辛巳以前。吾屬國無恙也。自日本滅琉球。吾不敢問。於是法取越南。英滅緬甸。朝鮮通商。而逼羅半剪。不過三四年間。而吾屬國盡矣。甲午以前。吾內地無恙也。今東邊及臺灣。一割法規。滇桂英規。藏粵俄視。新疆及吉林黑龍江必接踵而來。豈肯遲遲以禮讓爲國哉。况數十國之逐逐於後乎。譬大病後。元氣既弱。外邪易侵。變症百作。豈與同治之時。吾國勢猶盛。外夷窺伺情形未洽比哉。且民心旣解散。勇無歸。外患內訌。禍在旦夕。而欲苟借和款求安。目前亡無日矣。今乃始基耳。症脈俱見。不待盧扁。此舉人等所爲日夜憂懼。不憚僭越。而謀及大計也。夫言戰者。固結民心。力擗大局。可以圖存。言和者。解散民體。鼓舞夷心。更速其亡。以皇上聖明。反覆講辯。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必當獨斷聖衷。翻然變計者。不揣狂愚。統籌大計。近之爲可戰可和。而必不致割地棄民之策。遠之爲可富可強。而必無敵國外患之來。伏乞皇上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而已。何謂鼓天下之氣也。天下之爲物。譬猶器也。用其新而棄其陳。病乃不存。水積爲淤。流則不腐。戶閉必壞。樞則不蠹。礮燒則精鑿。久置則生鏽。體動則強健。久臥則委弱。况天下大器。日塵洗振刮。猶恐塵垢。置而不用。壞廢放失。日趨於弊而已。今中國

人民咸懷忠義之心。非不可用也。而將士貪懦。兵吏上未有以鼓其氣耶。是有四萬萬之民。而不善用之。而順治十八年中。責躬之詔屢下。穆宗毅皇帝手定詔至切。天下臣民伏讀感泣。踴躍憤發。然後知列聖唐臣陸贊謂以言感人所感已淺。言猶不善。人誰肯幾驚陵寢。列聖怨恫。皇上爲人子孫。豈無有震動厥厲。此樞臣輔導之罪。宜天下之有望於皇上也。伏乞深痛切至。激厲天下。同雪國恥。使忠臣義士讀之。而動慷慨效死。人懷怒心。如報私仇。然後皇上用其方。譖瀆者哉。此列聖善用其民之成效也。故罪己之詔。一清癮蔽。感聖聰主。和辱國之樞臣。戰陣不力。聞風逃。辱國逋款之使臣。調度非人。守禦無備之疆吏。或明天下。舉揚罪狀。其餘大僚尸位無補時艱者。咸令自

明願報國恥此明罰之詔宜下也大奸既黜典刑既正然後懸賞功之格爲不次之擢將帥若宋慶
依克唐阿疆吏若張之洞李秉衡諒山舊功若馬子材皆有天下之望宜有以旌之或內綜樞柄或
外典叢璽以鼓舞天下夫循資格者可以得庸謹不可以得異材用耆老者可以爲守常不可以爲
濟變不敢言遠者請以近事言之當同治初年沈葆楨李鴻章韓超皆以道員爲擢巡撫閻敬銘則
由臬司擢撫山東左宗棠則以舉人部員賞三品卿督辦軍務劉蓉且以諸生擢四川藩司逾月授
陝西巡撫用能各展材力克佐中興若漢武帝之用才明太祖之任吏皆用不次之拔擢不測之刑
威用能奔走人才克成功業伏讀世祖章皇帝聖訓屢詔舉天下之才下至山林隱逸舉貢生監佐
武雜職皆引見擢用此誠聖主鼓勵天下之盛心也今日變甚急天下未爲乏才而未聞明詔有求
才之舉似非所以應非常之變也夫有非常之事變卽有非常之才應之同治中興之臣率多草澤
之士宋臣蘇軾謂智名勇功之人必有以養之者也伏乞詔下九卿翰詹科道督撫兩司各舉所知
不論已仕未仕引見擢用隨才器使昔漢高之於樊噲每勝增其爵級其於韓信一見卽拜大將凡
有高才不次拔擢天下之士旣懷國恥又感知遇必咸致死力以報皇上故求才之詔宜下也夫人
主所以駕馭天下者爵賞刑罰也賞罰不行則無以作士氣賞罰顛倒則必至離民心今聞日本要

我以釋喪師之將。是欲以散衆志而激民變也。苟三詔既下。賞罰得當。士氣咸伸。天下必距躍鼓舞。奔走動容。以赴國家之急。所謂下詔鼓天下之氣者此也。何謂定天下之本也。自古都畿皆憑險阻。自非周公盛德。不敢以洛邑爲都。故婁敬挽輶。漢祖移駕。宋汴梁無險。致敵長驅。徽欽之辱。非獨失德使然也。方今旅順已失。威海旣墮。海險無有。京師孤立。近自北塘蘆臺神堂澗河。遠自山海撫甯。昌黎樂亭清河灘沙。處處可入。無以爲防守之計。此次和議卽成。而諸夷窺伺。皆可揚帆而達津沽。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旣失矣。國何可守。故今日大計。必在遷都。請以前事言之。我朝當道光之時。天下全盛。林則徐督粵。鄧廷楨督閩。疊敗英會。樸鼎查額爾金之兵。而移師天津。卽開五口而補二千萬矣。其後道光二十九年。咸豐六年。咸豐八年。皆始戰終和。藉京師以爲要挾。諸口益開。互款累償。暨庚申之變。我文宗顯皇帝至爲熱河之狩。焚燒御園。震驚宗廟。至今萬壽山營繕雖雜餘燼尚在。由是洋人掉臂都畿。知吾虛實。此事非遠。皆諸臣所目擊。前車易鑒者也。尋五十年來。吾大臣用事。及清流進義者。不深維終始。高談戰事。及震動津沽。宮廷惶惑。則必以戰無把握。輸款求和。於是戶位無恥之流。累借議和以容身。朝廷雖深知主戰之直。必不見從。亦明知議和之非。俯徇所謂。蓋實患旣至。非復空言所能抵塞。故外夷之累。藉以脅制者。皆以吾京師近海之故。彼雖小醜。無

求不得吾雖大勝終必請和亦既彰明較著矣用事者既不早爲自強之謀又不預作遷都之計夷
酋既開虛構空談相與言戰及稍敗衄震動畏縮苟幸得和乃至割根本之地棄千萬之民而亦爲
之其不智而失計亦甚矣以今事言之吾所以忍割地棄民者爲保都畿安乘輿也微論將來外夷
繼軌都畿終不能保乘輿終必致驚而以區區十里之城棄千里之地十兆之民以易之甚非策也
以後見料之諸夷知我之專保都畿也咸借端開釁陽攻都畿以索邊省我必將盡割沿邊十餘省
以保都畿是棄天下萬里之地數萬萬之民以易區區之都畿也夫王者有都以治天下耳豈有割
天下以保都城而恃爲至計哉以五十年來前後今事考之吾之款和輸割皆爲都畿邊海之故其
事易徵其理易明昔者苟能自強雖不遷都猶可立國今日雖欲自強而外夷連軌計不及待故非
遷都智者無所騁其謀勇者無所竭其力必將坐困脅割盡而後已夫以一都城之故而亡其國豈
不痛哉故今日猶言不遷都者非至愚病狂則甘心鬻國大臣既不能預鑒於前而至辱國又不能
補救於後必至喪邦皇上聖明試以詰難諸臣當無從置喙或下羣臣集議當亦從同而後宸衷獨
斷定議遷都以安宗廟而保疆土無渝於此或謂我能往寇亦能往我遷都以避寇深入以爭自古
遷都之謀皆遂爲偏安之計此明臣子謙所以力爭而庚申所以止議也不知古今異形今昔殊勢

外夷政由議院。愛惜民命。用兵甚慎。不
戰。雖沿邊糜爛。而朝廷深固。不爲震懾。
鑿於五十年事。而尙以爲孤注哉。獨不
響言也。失國君者。諸侯之謂。以社稷等
以天下爲家。四方皆可建都。立社何一
誤我國家哉。且一朝而有數都。自古爲
陵。永樂乃遷燕薊。以太子留守南京。宜
分兩京。可以爲法。若夫建都之地。北出
太深。都督則太近。天府之腴。崤函之固。
若藉機器。督散軍。亦何水利之不開哉。
崩裂。屢空大水。城垣隣圮。閭閻房屋傾
洩盡。王者順天革故。鼎新當應天命。謂
動。以擬庚遷殷。誠諭至煩三誥。以魏文

戀舊庶免阻撓。自非大有爲之君，不易破尋常之論。魏文南征永樂北伐皆借巡幸留而作都。皇上旣講明利害，遠之防諸夷之聯鎖，近之拒日本之挾制，急斷乃成。亟法漢高卽日移駕，奉皇太后遷於陝西。六龍西幸，萬人歡慶，幸當畿和之時，民心稍靜。擇親藩之望重者，留守舊京，車駕從容西狩。擇百司扈從，以重兵擁衛，必不慮宵小生心。日人雖欲輕兵相襲，數日乃抵津沽，而我大兵雲集都畿，猶可一戰。彼豈敢深入內地，飛越四天門，瀆關之險哉？然後扼守函潼，奠定豐鎬，建爲行在，權宜營置，激厲天下。妙選將帥，總甫重兵，以二萬萬之費，改充軍餉，示之以雖百戰百敗，沿海屢爛，必不爲和。日本旣失脅制之術，卽破舊京不足輕重，必不來攻。都城可保，或時就鴻臚不必割地，和議亦成。即使不成，可以言戰矣。故謂遷都以定天下之本者，此也。何謂強天下之勢也？凡兩物相交，必有外患。獸有爪牙之衛，人有甲冑之蔽。列國並立，兵者國之甲冑也。昔戰國之世，魏有武卒，齊有輕騎，秦有武士，楚莊授袂，屬及劍及。卽日伐宋，蓋諸國並驥，無日不訓討軍實。國乃可立。今環地球五十餘國，而泰西爭雄，皆以民爲兵。大國練兵至百餘萬，選兵先以醫生視其強弱，乃入學堂學習布陣騎擊測量繪畫，其陣法營壘器械鎗礮，日夕講求，確有程度。操練如真戰，平居如臨敵，所由雄視海內也。日本步武其後，遂來侮我，而我猶守大一統之舊以待之，不訓兵備，至有割地款和之事。今日

氣未已不及精練然能將卒相知共其甘苦器械精利壯其膽氣亦自可用選將購械猶可成軍夫用兵者用其氣也老將富貴已足無所願望或聲色銷鑠精氣竭衰暮氣已深萬不能戰卽或効忠一死而已要師辱國不可救矣近者楊芳失律於粵城鮑超驕蹇於西蜀令彼再如爲兵時跳身坐竅眼上豈可得哉此趙惠所以致疑於廉頗光武所以不用馬援也伏讀聖祖仁皇帝聖訓亦以老將氣衰不能用此真聖人之遠謨也惟少年強力賤卒懷賞故敢輕萬死以求一生故選將之道貴新不貴陳用賤不用貴且外夷戰備日新老將多恃舊效昧於改圖故致無功今請更練重兵以待敵變都畿根本至重必有忠勇謀略下士愛民之督撫如李秉衡之流者專督畿輔之軍假以便宜令其密選將才十人不拘資格各練十營日夜訓練厲以忠義激以國恥擇其精悍優其餉糈以爲選鋒既有李克用之義兒李成梁之家丁緩急可恃得此五萬都畿可守再有將才可以續練前敵之宋慶魏光羣李光久宿將之馮子材並一時人望可咨以將才假以便宜悉用選鋒厲以仇恥沿邊疆臣亦宜選振作有爲之人不宜用衰老資格之舊各選將才各練精兵萬人並飭紳士各自團練遇有警迫堅壁清野並請勅下羣臣外至守令傳諭紳士有忠義沈毅慷慨知兵之士不拘資格悉令薦舉引見拔用或交關內外軍差遣各縣草澤中皆有魁梧任氣忠勇謀略之士責令州縣各

鴻一人。拔十得一才不可勝用。必有干城之選。足應國家之急者。是謂選將。管子謂器械不精。以卒
予敵。外夷講求鎗礮。製作日新。鎗則德有得來斯鎗。毛瑟鎗法有沙士鉢鎗。英有亨利馬梯尼鎗。美
有哈乞開司鎗。林明敦鎗。祕薄馬地尼鎗。俄有俾爾達奴鎗。而近者英之利姆斯鎗爲尤精。礮自克
虜伯礮嘉立礮外。近有毒烟開花礮。空氣黃藥大礮。以及暗礮臺。水底自行船。機器飛車。礮彈戎衣。
制量礮子表。巧製日新。日本步武泰西。亦能自製新器。曰苗也理鎗。而中國未能創製。只購舊式。
經辦委員不解製造。於堅輕遠準速無所諳曉。或以舊鎗改充毛瑟。貪其價廉。乃不可用。其中飽者。
益無論。聞近來所購者多暹羅廢鎗。香港以二兩八錢購得。而中國以十二兩購之。查同治十三年
德之攻法。每分時銷十餘響。光緒三年。俄之攻土。銷三十餘響。至日之犯我。銷乃六十餘響。我師潰
敗。雖將士不力。亦器械不精。故膽氣不壯。有以致之。故吾非懸重賞以厲新製。不足取勝。今不不及
辦。宜選精於製造。操守廉潔之士。專購英之黎姆斯鎗。十數萬以備前敵。並廣購毒烟空氣之礮。礮
彈之衣。庶器械精利。有恃無恐。是謂購械。又我南洋諸島民四百萬。雖久商異域。咸戴本朝。以喪師
割地爲諸夷媢笑。其懷憤怒過於內地之民。其人富實。巨萬之資。以數千計。通達夷情。咸思內歸中
國。剛成一軍。以雪國恥。特去天萬里。無路自通。若派殷商密令舉辦。派公忠智略。通達商情之大臣。

領之。或防都畿。或攻前敵。並令聯通外國助攻日本。或有奇功。所謂練兵以強天下之本者此也。然凡上所陳皆權宜應敵之謀。非立國自強之策也。伏念國朝法度。因沿明制數百年矣。物久則廢。器久則壞。法久則弊。官制則冗散萬數。甚且鬻及監司。敢之無本選之擇。無故營私交賄。欺飾成風。而少忠信之吏。學校則教及詞章詩字。寡能講求聖道。用非所學。學非所用。故空疏怠陋。謬種相傳。而少才智之人。兵則緣營老弱。而募勇皆烏合之徒。農則地利未開。而工商無製造之業。其他凡百積弊。難以徧舉。而外國奇技淫巧。流行內地。民日窮匱。乞丐遍地。刦盜滿山。卽無外釁。精華已竭。將有他變。方今當數十國之覩覦。值四千年之變局。盛暑已至。而不釋重裘。病症已變。而猶用舊方。未有不渴死而重危者也。竊以爲今之爲治。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當以列國並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以一統垂裳之勢治天下。蓋開創則更新百廢。守成則率由舊章。列國並立。則爭雄角智。一統垂裳。則拱手無爲。言率由而外變。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無爲而諸夷交爭必至。四分五裂。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董仲舒曰。爲政不調。甚者更張。乃可爲理。若謂祖宗之法不可變。則我世祖章皇帝何嘗不變太宗文皇帝之法哉。若使仍以八員勒舊法爲治。則我聖清豈能久安長治乎。不變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馴至於亡。與變法而光宗廟之威靈。可以大強孰輕孰重。孰得孰失。

必能辨之者不揣狂愚竊爲皇上籌自強之策計萬世之安非變通舊法無以爲治變之之法富國爲先戶部歲入銀七千萬常歲亦已患貧大農仰屋羅掘無術鬻官稅賭亦忍恥爲之而所得無幾然且旱潦河災船礮巨帑皆不能舉聞日本索償二萬萬是使我臣民上下三歲不食乃能給之若借洋債合以利息扣折百年亦無償理是自斃之道也與其以二萬萬償日本何如以二萬萬外修戰備內變法度哉夫富國之法有六曰鈔法曰鐵路曰機器輪舟曰開礦曰鑄銀曰郵政今奇窮之餘急籌巨款而可以聚舉國之財收舉國之利莫如鈔法令天下銀號報明資本皆存現銀於戶部及各省藩庫戶部用精工製鈔自一至百量其多少皆給現銀之數而加其半許供賦稅祿餉其大者戶部皆助資本其虧者戶部皆代攤償助其通流昭彰大信巨商樂借國力富戶不患倒虧以十八行省計之可得萬萬既有官銀行上下相通若有鐵路船廠太工可以代籌軍務賑務要需可以立辦國家借款不須重息中飽外國借款無須關票作押公票寄存可有入息鈔票通行可擴商務今各省皆有銀票錢票而作僞萬種利不歸公何如官中爲之槩可富國哉此鈔票宜行一可縮萬里爲咫尺合旬月於晝夜便於運兵便於運械便於賑荒便於漕運便於百司走集便於庶士通學便於商賈運貨便於負擔謀生便於通言語一風俗有此數便不費國帑而更可得數千萬者莫如

鐵路鐵路之利天下皆知山海關外久已興築方今運兵其效已見所未推行直省者以費鉅難籌耳若一付於民出費給牌聽其分築官選通於鐵路工程者畫定行省郡縣官路明定章程爲之彈壓保護凡軍務運兵器械賑荒皆歸官用酌道理遠近人數繁寡收其牌費吾民集款力自能舉無使外國收我利權天下鐵路牌費西人計之以爲可得七千萬且可移民出於邊塞而荒地闢爲腴壤商貨溢於境外而窮閩化作富民俄人璉春鐵路將成邊患更迫但爲防邊已當極築况可得巨款哉且可裁漕運而省千萬之需去驛舖而溢三百萬之項此鐵路宜行二機器廠可興作業小龍舟可使通達今各省皆爲厲禁致吾技藝不能日新製作不能日富機器不能日精用器兵器皆多窳敗徒使洋貨流行而禁吾民製造是自感其國也官中作廠率多偷減敷衍欺飾難望至精則吾軍械安有起色德之克虜伯英之黎斯姆著於海內爲國大用皆民廠也宜縱民爲之並加保護凡作機器廠者出貨領牌聽其創造輪舟之利與鐵路同官民商賈交收其益亦宜縱民行之出費領牌聽其拖駛可得巨款此機器輪舟宜行三周官非人漢代鐵官開礦之法久美人以開金銀之礦富甲四海英人以開煤鐵之礦雄視五洲其餘各國開礦均富十倍而藏富於地中國爲最如雲南銅錫山西貴州煤鐵湖廣江西銅鐵鉛錫煤山東湖北鉛四川銅鉛煤鐵其最著者亘古封禁留待

今日方今國計日蹙。雖極節儉。豈能濟此艱難哉。家有重寶。而仰屋嗟貧。無策甚矣。山西煤鐵尤甚。星羅棋布。有百三十萬方里。苗皆平行。品亦上上。德人以爲甲於五洲。地球用之。千年不盡。又外國蒙古阿爾泰山。卽金山也。長袤數千里。金產最盛。苗亦平行。有礮塊數斤者。俄人並爲察驗繪圖。至滇粵之礦。尤爲英法所窺伺。我若不開。他人入室。今雲南已專設礦務大臣。熱河開平亦設官局。並著成效。而未見大利者。由礦學之未開。采辦之非人也。礦學以比國爲最。自山色石紋。草本苗脈子色皆有專書。宜開礦學專廷。比人教之。且爲踏勘購機器以省人工。築鐵路以省轉運。二十取一。而無定額稅。選才督辦而無濫私人。則吾金銀煤鐵之富。可甲地球。此礦務宜開四錢幣三品以通。有無其制。最古自濠鏡通商。洋銀流入中國。漸偏內地。及於京師。觀其正朔。則耶穌之年號。而非吾之紀元也。是謂無正朔。考其漏卮。則每歲運入約數百萬。進口無稅。八成夾鉛。而換我足銀。市價漲落。七錢二分之重或有漲至八錢者。多方折耗。是謂大漏卮。名實俱亡。吾政之失。孰大於是。而吾元寶及鎔形體既難握。分兩又無一定。有加耗減水折色貼費之殊。有庫平規平湘平漕平之異。輕重難定。虧耗滋多。而彼重率有定。體圓易握。人情所便。其易流通固也。查泰西皆用本國之銀。如俄用盧布。法用馬克。德奧用福祿林。英用喜林。外國銀錢不許通用。我宜自鑄銀錢。以收利權。今廣東已

開局鑄銀。但患經費不敷。未能擴充。以鑄大圓耳。夫金銀質軟。只用九成。查美國鑄銀。每刻可成大圓一千二百。而每圓之利三分。移作製造之費。猶有餘饒。利亦厚矣。請飭下戶部。預籌巨款。並令各行省皆開鑄銀局。其花紋年號式樣成色。皆照廣東鑄造。增置大圓。由督撫選廉吏精明專司此局。厚其薪水。嚴其刑罰。督撫以時月抽提。戶部以化學核驗。他日礦產既成。增鑄金錢。抵禁洋圓。改鑄錢兩。令嚴而民信。可以塞漏卮。而存正朔矣。此鑄銀宜行者五。我朝公牘文移諭旨奏摺。皆由塘驛汛舖傳遞。而軍務加緊。又有驛馬徧布天下。設官數百。養夫數萬。歲費帑三百萬兩。而民間書札不得過問。貲費重厚。猶復遠寄艱難。消息浮沉。不便甚矣。查英國有郵政局。寄帶公私文書。境內之信。費錢二十。馬車急應時。無失民咸便之。而歲入一千六百餘萬。我中國人四萬萬。書信更多。若設郵政局。以官領之。遞及私書。給以憑樣。與鐵路相輔而行。消息易通。見聞易廣。而進坐收千餘萬之款。退可省三百萬之萬驛。上之利國。下之便民。此郵政宜行六。行此六者。國不患貧矣。然百姓匱乏。國無以爲富也。中國生齒。自道光時已四萬萬。今經數十年。未養生息。不止此數。而工商不興。生計困蹙。或散之他國。爲人奴隸。或嚙聚草澤。蠹害鄉邑。雖無外患。內憂已亟。夫國以民爲本。不思養之。是自拔其本也。養民之法。一曰務農。二曰勸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窮。天下百物。皆出於農。我皇上躬耕。

皇后魏蠶董勸至矣而田畯之官未立土化之學不進北方則苦水利不闢物產無多南方則患生齒日繁地勢有限遇水旱不時流離講壑尤可哀痛亟宜思良法以救之外國講求樹畜城邑聚落皆有農學會察土質辨物宜入會則自百穀花木果蔬牛羊牧畜皆比其優劣而精其異等田様各等機車各式農夫人人可以講求鳥糞可以肥培壅電氣可以速長或沸湯可以暖地脈坡罩可以禦寒氣刈禾則一人可兼數百工播種則一日可以三百畝擇種一粒可收一萬八千粒千粒可食人一歲二畝可養人一家瘠壤變爲腴壤小種變爲大種一熟可爲數熟吾地大物博但講之未至宜命使者譯其農書偏于城鎮設爲農會督爲農官農人力薄國家助之比較則乘槎而從良鼓舞則用新而去舊農業自盛若絲茶爲中國獨擅特爲大利而近年意大利法蘭西日本皆講蠶桑印度錫蘭茶葉與吾敵奪我之利致吾衰減至千餘萬而吾養蠶未善種茶未廣再不講求中國之利源塞矣宜設絲茶局開絲茶學會力求振興推行各省其餘東南種棉蔗西北講牧畜棉以紡織蔗以爲糖牛羊之毳可以絨呢絨氈以及沙漠可以開河種樹海濱可以漁網取魚種樹之利俄在西伯利部歲入數百萬漁人之計美之沿海可得千餘萬今材木之運鱗頭之魚中國消流甚盛宜有以抵拒之又美國養蜂西人以爲能盡其利所入等於舊金山之金礦宜有以鼓勵之此務農宜

行一也。周官考工中庸勸工諸葛治蜀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管仲治齊三服女工衣被天下木牛之制指南之車富強之教也。嘗攷歐洲所以驟強之由。自嘉慶十二年英人始製輪船道光十二年卽犯我廣州遂闢諸洲屬地四萬里。自道光二十五年鐵路創成俄人以光緒二年築鐵路於黑海裏海開闢基窪阿爾霸等國六千里。其餘電線顯微鏡德律風傳聲筒留聲筒輕氣球電氣燈農務機器雖小技奇器而皆與民生國計相關。若鐵艦礮械之精更有國者所不能乏前大學士曾國藩手定大難考知西人自強之由創議開機器之局近者各直省漸爲增設而只守舊式絕無精思創爲新製蓋國家未嘗教之也。宜令各州縣咸設考工院譯外國製造之書選通測算學童分門肄習入製造廠閱歷數年工院既多圖器漸廣見聞日闊製造日精凡有新製繪圖貼說呈之有司驗其有用給以執照旌以功牌許其專利工人自爲身名必殫精竭慮以求新製鎗礮之利器用之精必有以應國家之用者。彼克虜伯破毛瑟鎗爲萬國所必需皆民造也。查美國歲給新器功牌一萬三千餘英國三千餘法國千餘德國八百奧國六百意國四百比利時瑞士皆二百餘俄國僅百餘美之富故冠絕五洲勸工之法莫善於此此勸工宜行二也。凡一統之世必以農立國可靖民心並爭之世必以商立國可俾敵利易之則困敝矣。故管仲以輕重強齊國馬希範以工商立湖南且夫

古之滅國以兵人皆知之今之滅國以商大皆忽之以兵滅人國亡而民猶存以商滅人民亡而國隨之中國之受斃蓋在此也今外國鴉片之耗我歲凡三千三百萬此則人盡痛恨之豈知洋紗洋布歲耗凡五千三百萬洋布之外用物如洋綢洋緞洋呢漳絨羽紗氈毡手巾花邊鉗扣針線傘燈顏料箱篋磁器牙刷牙粉胰皂火油食物若咖啡呂宋烟夏威拿烟紙捲烟鼻烟洋酒火腿洋肉脯洋餅洋糖洋鹽藥水丸粉洋乾果洋水果及煤鐵鉛銅馬口鐵材料木器鐘表日規寒暑針風雨針電氣燈自來水玻璃鏡照相片玩好淫巧之具家置戶有人多好之乃至新疆西藏亦皆銷流耗我以萬萬計而我自絲茶減色不敢鴉片其餘自草帽辦駝毛羊皮大黃麝香藥料綢緞磁器雜貨不值三千萬僅得其洋布之半數而吾民內地則有釐捐出口則有重稅彼皆無之吾物產雖盛而歲出萬萬合五十年計之已耗萬兆吾商安得不窮今日本且欲通及蘇杭重慶梧州又加二萬萬之償款吾民精華已竭膏血俱盡坐而垂斃弱者轉於溝壑強者流爲盜賊即無外患必有不可言者似宜特設通商院派廉潔大臣長于理財者經營其事令各直省設立商會商學比較廠而以商務大臣統之上下通氣通同商辦庶幾振興商學者何地球各國貿易條理繁多商人愚陋不能周識宜譯外國商學之書選人學習徧教直省知識乃開然後可收外國之利商會者何一人之識未周

不若合衆議。一人之力有限。不若合公股。故有大會大公司。國家助之。力量也厚。商務乃可遠及四
洲。明時葡萄牙之通澳門。荷蘭之收南洋。英人乾隆時之取印度。道光時之犯廣州。非其政府之力。
乃其公司之權。蓋民力既合。有國助之。不獨可以富國。且可以闢地。商會所關。亦不小矣。比較廠者
何。泰西賽會。非騁游樂所以廣見聞。發心思。辨良樸。凡物有比較。優劣易見。則劣者滯銷。而優者必
行。彼之貨物流行中土。良由此法。今我並宜設立此廠。於是廣紡織以敵洋布。造用物以敵洋貨。上
海造紙。閩東捲烟。景德製窯。蘇杭織造。北地開葡萄園以釀酒。山東製野蠶繭以成絲。江北改土棉。
而紡紗。南方廣蕉園而製糖。皆與洋貨比較精妙華彩。務溢其上。又令吾領事探其所好。投其所欲。
更出新製。且以奪其利。非止敵其貨而已。然後蠲釐金之害。以慰民心。減出口之稅。以擴商務。此外
發金銀煤鐵之利。足以奪五洲。製臺艦鎗砲之精。可以橫四海。故惠商宜行三也。我生齒既繁。鐵路
未開。運貨爲難。卽以北口之皮。京師之煤。天津之貨。作貨者人四百。而運貨者人六百。生之者少。食
之者多。其餘窮困無業游散無賴所在。皆是京師四方觀望而乞丐偏地。其他孤老殘疾。無人收恤。
廢死道路。日日而有。公卿士夫。車聲隆隆。接軫不間。直省亦然。此皆皇上赤子也。皇上不忍匹夫之
失所。但九重深居。清道乃出。不知之耳。若親見其呼號無訴。瘞瘞臥道。豈忍目觀乎。以一人而養天

下勢所不給。宜設法收恤之。恤之之法。一曰移民墾荒。西北諸省。土曠人稀。東三省。蒙古。新疆。疏曠益甚。人迹既少。地利益以不開。早謀移徙。可以闢利源。可以實邊防。非止養貧民而已。移有三。曰罪遣。今俄國徙希利尼黨於西伯利部。而西伯利部以開。曰認耕。英之喀拿大。新疆。般烏各島。美之密士。失必河。東南各省。巴西全國是也。曰貿遷。荷蘭。南洋諸島。皆商留者也。英自移民之後。闢地過本國七十倍。民並繁盛。豈有苦其生齒之繁而棄之。今我民窮困。游散最多。爲美人傭奴。然猶不許。且以見逐。澳洲。南洋。各島效之。數百萬之民。失業來歸。何以安置。不及早圖。或爲盜賊。或爲間諜。不可收拾。今鐵路未成。遷民未易。若鐵路成後。專派大臣以任此事。予以謀生之路。共有樂土之安。百姓樂生。邊境豐實。一舉數善。莫美於是。二曰教工。周禮有里布以罰不毛。圜土以警游惰。游民無賴。小之作奸。大之爲盜。宜令州縣設立警惰院。選善堂紳董司之。凡無業游民。皆入其中。擇其所能。教以藝業。紳董以其工業。鬻給其食。十一取之。以充經費。限禁出入。皆有程度。其有大工大役。以軍法部署。俾充役作。其能改過取保。乃放。再犯不赦。其小過犯人。皆附入之。等其輕重。以爲歲月。其乞丐之非老弱殘疾者。咸收於外院。工作如之。窮民得食。而良民賴安。仁政之施。似難緩此。三曰養窮。鰥寡孤獨。疲癃殘疾。盲聾喑啞。斷者侏儒。民之無告。先王最矜。皆常餼焉。宜令各州縣市鎮聚落並設諸

院成爲收容皆令有司會同善堂勸諭巨款妥爲經理其司事經理有效窮民樂之聯名請獎許照軍功勞績獎勵則無一夫之失所其於皇仁豈爲小補民心固結國勢繁于舊桑矣故恤賤宜行四也然富而不教非爲善經愚而不學無以廣才是教民學校之設選舉之科先王之法盛矣然漢魏以經法舉孝廉唐宋以詞賦重進士明以八股取士我朝因之誦法朱子講明義理亦可謂法良意美矣然當今禁用後世書則空疏可以成俗選舉皆限之名額則高才多老名場況得之則詞館而躡公卿倍于旦夕失之則耆碩不聞徵聘終老茅菅題難故少困於搭截知作法而忘義理額隘故老逐於科第求富貴而廢學業標之甚高束之甚窄甚至鑑於明末因噎廢食上以講學爲禁下以道學爲笑故任道之儒既少才智之士無多乃至嗜利無恥蕩成風俗而國家緩急無以爲用法弊至此亦不得不變矣若夫小民識字已寡或有一省而無禮律之書一縣而無童蒙之館其爲不教甚矣夫天下民多而士少小民不學則農工商賈無才產物成器利用厚生既不能精化民成俗遷善改過亦難爲治非覆轍羣生之意也故教有及於士有遠於民有明其理有廣其智能教民則士愈美能廣志則理愈明今地廣既闢輪路四通外侮交侵閉關未得則萬國所學皆宜講求宋臣姚燮謂我之所爲彼皆知之彼之所爲我獨不聞安得不爲所制乎嘗考泰西之所以富強不在

備械軍兵而在窮理勸學。彼自七八歲人皆入學有不學者責其父母故鄉塾甚多其各國讀書識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其學塾經費美國乃至八千萬其大學生徒英國乃至一萬餘其每歲著書美國乃至萬餘種其屬郡縣各有書藏英國乃至百餘萬冊所以開民之智者亦廣矣而我中國文物之邦讀書識字僅百之二十學塾經費少於兵餉數十倍士人能通古今達中外者郡縣乃或無人焉夫才智之民多則國強才智之士少則國弱土耳其天下陸師第一而見削印度崇道無爲而建亡此其明效也故今日之教宜先開其智武科弓刀步石無用甚矣王制謂羸股肱決射御出鄉不與士齒此武后之謬制豈可仍用哉同治元年前督臣沈葆楨請廢武科近年詞臣潘衍桐請開藝學今宜改武科爲藝科今各省州縣衙開藝學書院凡天文地礦醫律光重化電機器武備駕駛分立學堂而測量圖繪語言文字皆學之選學童十五歲以上入堂學習仍專一經以爲根本延師敎習各有專門學政有司會同院師試之以經題一論及專門之業通半中選不限名額得薦於省學謂之秀才比之諸生五年不成者出學省學書器益多見聞益廣學政督撫會同其院師每歲試其專門之業增以經一論史一考掌故一策通半中選不限名額貢於京師謂之舉人五年不成者出學京師廣延各學敎習圖器尤盛每歲總裁禮部會同大敎習試之其法與省學同不限名次

及半中選謂之進士。三年不成者出學。其選士得還爲州縣藝學總敎習。其舉人得爲分敎習。並聽人聘用。其諸生得還教其鄉學塾。及充各作廠。其文科童試。卽以經古場爲正場。自古經解一專門之學。一二場試四書文。一中外策。一詩。一亦及格卽取。不限名額。每場考試人數不得過三百。增設學政。每道一人。可從容盡力矣。其鄉會試頭場四書義。一五經解。一詩。一縱其才力。不限格法。聽其引用。但在講明義理。宗尚孔子。二場掌故策五道。三場問外國考五道。及格者中。不限名額。殿試策問。不論楷法。但取直言。極諫條對。剴切者入翰林。其文科藝科願互應者。聽其有創著。一書發明。新義確實。有用者皆入翰林。進士授以檢討。舉人授以庶吉士。諸生授以待詔。如是則天下之士。才智大開。奔走鼓舞。以待皇上之用。其餘州縣鄉鎮。皆設書藏。以廣見聞。若能厚籌經費。廣加勸募。令鄉落咸設學塾。小民童子人人皆得入學。通訓詁。名物習繪圖。算法。識中外地理。古今史事。則人才不可勝用矣。周官誦方訓。方皆攷四方之慝。詩之國風。小雅。欲知民俗之情。近聞報館。名曰新聞。政俗備存。文學兼述。小之可觀。物價。瑣之可觀。土風。清議。時存。等於鄉校。見聞日闢。可通一務。外國農業。商學。天文。地質。教會。政律。格致。武備。各有專門。以爲新報。尤足以開拓心思。發越聰明。與鐵路開通。寶相表裏。宜縱民間設。並加獎勵。庶裨政教。然近日風俗人心之壞。更宜講求挽救之方。蓋風俗弊

壞。由於無教士人不勵廉恥而欺詐巧滑之風盛大臣託於畏謹而苟且廢弛之弊作而六經爲有用之書孔子爲經世之學鮮有負荷宣揚於是外夷邪教得起而煽惑善民直省之間拜堂恭布而吾每縣僅有孔子一廟豈不可痛哉今宜亟立道學一科其有講學大儒發明孔子之道者不論資格並加徵禮量授國子之官或備學政之選其舉人願入道學科者得爲州縣教官其諸生願入道學科者爲講學生皆分到鄉落講明孔子之道厚籌經費且令各善堂助之並令鄉落淫祠悉改爲孔子廟其各善堂會館俱合獨祀孔子庶以化導愚民扶聖教而塞異端其道學科有高才碩學欲傳孔子之道於外國者明詔獎勵賞給國子監翰林院官銜助以經費令所在使臣領事保護予以憑照令資游歷若在外國建有學堂聚徒千人確有明效給以世爵餘皆授牒學政以通語言文字測繪算法爲及格悉給前例若南洋一帶吾民數百萬久隔聖化徒爲異教誘惑將論左枉皆宜每島派設教官立孔子廟多領講學生分爲教化將來聖教施于蠻貊用夏變夷在此一舉且藉傳教爲游歷可詢夷情可揚國聲莫不尊親尤爲大義矣夫教養之事皆由國政而今官制太冗俸祿太薄外之則使才未養內之則民情不達若不變通無以爲教養之本也天下之治必自鄉始而今知縣選之既不擇人望任之兼責以六曹下則巡檢典史一二人皆出雜流豈任民牧上則藩臬道府

徒增二員何關吏治若京官則自樞垣臺諫以外皆爲閒散各部則自掌印主稿以外徒糜廩祿堂官則每署數四而兼差反多文書則每日數尺而例案繁瑣至于鬻及監司而吏治壞濫極矣今請首停捐納乃改官制用漢世太守領令長之制唐代節度兼觀察之條每道設一巡撫上通章奏下領知縣以四五品京堂及藩臬之才望者充之其知縣升爲四品以給御編檢郎員及道府之愛民者授之其巡撫之下增置參議參軍支判凡道府同通改授此官其知縣之下分設功曹決曹賦曹金曹以州縣進士分補其缺其餘諸吏皆聽諸生考充漸拔曹長行取郎官其上總督皆由巡撫兼管各因都會以爲重鎮使吏胥之積弊化爲士人三老之鄉官各由民舉整頓疏通乃可爲治其京官則太常光祿鴻臚可統于禮部大理可併于刑部太僕可併于兵部通政可併于察院其餘額外冗官皆可裁汰各營一職不得兼官章京領天下之事宜分以諸曹翰林爲近侍之臣宜輪班顧問部吏皆聽舉貢學習以升郎曹通政准百僚奏事以開言路駢枝既去官途甚清以彼冗廢增此祿祿令其達官有以爲興馬廉從之費而後可望以任事其小吏有以爲仰事俯畜之用而後可責以守廉若以魏隋之制予以世祿之田旣體羣臣庶多廉吏內弊旣除則外支宜講春秋子羽能知四國之爲漢武下詔求通絕域之使蘇武不辱富弼能爭列國交爭其任重矣而今使才未養不諳外

務至辱國體爲夷姦笑今宜立使才館選舉貢生監之明敏辨才者入館學習其翰林部曹願入者聽各國語言文字政教法律風俗約章皆令學習學成或爲游歷或充隨員出爲領事擢爲公使晦幾通曉外務可以折衝考俄日之強也由遺宗室大臣游歷各國又遣英俊子弟詣彼讀書俄主彼得乃至易作工人躬習其業歸而變政故能驟強我親藩世爵大臣與國休戚啓沃聖聰者也而不出都城焉能學問非特不通外國之故抑且未知直省之爲一日執政豈能有補大臣固守舊法習爲因循雖利國便民力阻罷議一誤再誤國日以替宜選令遊歷三年講求諸學歸能著書始授政事其餘分遣品官數屬士庶出洋學習或資游歷並給憑照能著新書皆爲優獎歸授教習庶開新學則上之可以贊聖聰下之可以開風氣矣夫中國大病首在壅塞氣鬱生疾咽塞致死欲進補劑宜除噎疾使血通脈暢體氣自強今天下事皆文具而無實吏皆奸詐而營私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號而莫達同此興作並爲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國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夫以一省千里之地而惟督撫一二人僅通章奏以百僚士庶之衆而惟樞軸三五人日見天顏然且堂廉廻隔大臣畏謹而不敢盡言州縣專城小民冤抑而末由呼籲故君與臣隔絕官與民隔絕大臣小臣又相隔絕如浮屠百級級級難通廣廈千間重重並隔夫天下萬物之繁封圻千

里之廣使督撫樞軸皆是大賢然數人者心思耳目所及必有未周才力精神之運必有不逮以之運驟四海措置百務已狹隘不廣矣况知人之哲自古爲難唐帝失之于共兜諸葛失之于馬謖任用偶誤一切乖方而欲倚之以扶危定傾經營八表豈不難乎天下人民四萬萬庶士億萬情僞百端才智甚廣皇上僅寄耳目于數人而數人者又畏懦保祿不敢竭盡甚且煩忠蔽賢壅塞聖聽皇上雖欲通中外之故達小民之陋其道無由名雖正矣實則獨立于上遂致有割地棄民之舉皇上亦何樂此獨尊爲哉夫先王之治天下與民共之洪範之大疑大事謀及庶人爲大同孟子稱進賢殺人待于國人之皆可殺盤庚則命衆至庭文王則與國人交尚書之四目四聰皆由闢門周禮之詢謀詢遷皆合大衆嘗推先王之意非徒集思廣益通達民情實以通憂其患結合民心昔漢有徵辟有道之制宋有給事封駁之條伏乞特詔頒行海內令士民公舉博古今通中外明取體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縣約十萬戶而舉一人不論已仕未仕皆得充選因用漢制名曰議郎皇上開武英殿廣懸圖書俾輪班入直以備顧問並准其隨時請對上駁詔書下達凡詞凡內外興革大政籌餉事宜皆令會議于太和門三占從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員歲一更換若民心推服留者領班著爲定例宣示天下上廣皇上之聖聰可坐一室而知四海下合天下之心志可同憂樂而忘公私皇上

舉此經義行此曠典。天下奔走鼓舞能者竭力。富者紓財。共贊富強。若民同體。情誼交孚。中國一家。休戚與共。以之籌餉。何餉不籌。以之練兵。何兵不練。合四萬萬人之心。以爲心。天下莫強焉。然後用府兵之法。而民皆可兵。講鐵艦之精。而海可以戰。予以恢復琉球。掃蕩日本。大雪國恥。耀我威棱。昔德國相臣畢士麻克嘗以中國之大冠絕四洲。他日恐爲歐羅之患。思與諸國分之。後以中國因循不足畏。議遂中止。今若百度更新。以二萬里之地。四萬萬之人。二十六萬種之物產。力圖自強。此真日本之所大患。畢士麻克之所深忌。而歐羅巴洲諸國之所竊憂也。以之西撻俄英。南收海島。而有餘。何至忍詬含恥。割地請款於小夷哉。及今爲之。猶可補牢。若徘徊遲疑。苟且度日。因循守舊。坐失事機。則諸夷環伺。間不容髮。遲之期月。事變必來。後歛悔而改作。大勢既壞。不可收拾。雖有聖者。無以善其後矣。且夫天下大器也。難成而易毀。兆民大衆也。難靜而易動。故先王憊朽索之馭馬。慮天命之無常。競兢業業。若履淵冰。楚莊王之立國也。無日不訓討軍寶。慮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息。諸葛亮之佐蜀也。工械究極。用兵不敢。屢耀其武。率皆君臣上下。振刮摩厲。乃能自立。稍有因循。即懷慳讓。塵微欽見虧矣。近者土耳。其爲回教大國。不變舊法。遂爲六。大國割地廢君。而柄其政。日本一小島夷耳。能變舊。乃敢滅我琉球。侵我大國。前車之轍。可以爲鑒。自古非常之事。必待大有爲之。

君自強爲天行之健志剛爲大君之德洪範以弱爲六極大易以順爲陰德詩曰天之方濟無爲夸毗說者謂夸毗體柔之人也伏惟皇上英明天聖下武膺運歷鑒覆轍獨奮乾綱勿搖于左右之言勿惑於流俗之說破除舊習更新大政宗廟幸甚天下幸甚夫無事之時雖助舊之言不能入有事之世雖匹夫之言或可採舉人等草茅疏遠何敢妄陳大計自取罪戾但同處一家深虞胥溺譬猶父有重病庶孽知醫雖不得湯藥親嘗亦欲將驗方鈔進公羊之義臣子一例用敢竭盡其愚惟皇上採擇焉不勝冒昧隕越之至伏惟代奏皇上聖鑒謹呈

上書志士清數列後

吉林省 慶懋一人

直隸省 劉世駿等三十七人

江蘇省 徐普等四十七人

安徽省 李汝輝等八人

山西省 柴淇等十人

陝西省 陳協華等五十九人

福建省

董元亮等八人

江西省

陳鵬運等二人

湖北省

黃慶曾等四人

湖南省

劉錦等四人

四川省

張聯芳等八十七人

甘肅省

李子錯等三十三人

廣東省

周元蘭等九十五人

廣西省

周炳璣等九十九人

雲南省

王佩瑜等十五人

貴州省

黃鍾杰等九十五人

宽
海
述
聞

究海述聞（目錄）

- | | |
|----------------|-----------|
| 牙山戰事記實 | （三八九—三九〇） |
| 大東溝戰事記實 | （三九四—三九八） |
| 方管帶駐韓日記並條陳防倭事宜 | （三九九—四〇四） |

牙山戰事記實

自倭人未啓衅之先，初聞朝鮮土匪不靖，丁提督汝昌於五月初一日遣齊遠率揚威赴高麗仁川口，舍平遠爲一小隊以護之。迨葉聶兩統領率兵千餘赴牙山護以超勇船，恐其力單，復分揚威赴牙山，只留濟遠平遠兩船在仁川口。自是倭人運兵之船絡繹而至，始數千人，繼萬餘人，濟遠管帶方伯謙卽晤美法俄各兵船主，探詢倭兵何多來，韓皆云駐韓袁觀察世凱告倭使有中國將派兵一萬援韓之語，所以彼亦厚集倭兵前來。方管帶慮倭人添兵不已，將啓衅端，身居隊長既駐仁川護韓，自應以電實告丁提督，適電斷無從傳達，而平遠又乏煤，急不能行，遂自駛濟遠赴牙山。派超勇回威海，將倭人添兵情形稟請丁提督上達，爵相先是袁觀察因中國派兵一萬之語致倭兵變，竟牒報爵相，倭兵只有千餘，是以爵相亦只派葉聶兩統領率兵千餘赴牙山護韓。至是得方信以失機咎袁，袁銜之反諭濟遠爲驚逃。(袁致電辭相以濟遠爲驚逃紀大過兩次)試思倭人無故增兵來韓，照公法例當開砲擊之，濟遠無其權，自當上告，無電可達，無船可派，勢必親行就近派船回報，且牙山亦有倭船赤城等數艘，如濟遠驚而逃，何敢更入牙山乎？至五月二十日，鐵達始至仁川，事既決裂，爵相召

各船回威海。合大隊以爲備。六月初一日抵威海。二十日丁提督又遣濟遠率威遠、廣乙二船往牙山護愛仁飛鯨等裝兵船並往大同江一帶遊巡。二十一日三船到牙山。十二丑刻愛仁到。辰刻飛鯨亦到。濟遠遂派各船小火輪照料裝運。拖帶駁船將兵丁、軍裝、馬匹、大米各等件運駁上岸。並派船上水手幫同起卸。是日寅刻威遠送電報往仁川。午刻由仁川回牙山。報稱念一日漢城韓倭已開仗。電線已被截斷。往見英兵船主羅哲士據云倭大隊兵船明日即來。濟遠飭船上員弁趕催水手幫助陸兵駁運馬匹、米石上岸。並令威遠先出牙山口外。復以威遠木船不堪受砲。且行駛甚緩。倘出口遇敵。徒失一船。是晚十一點。令其先赴大同江一帶取齊。念三寅刻濟遠卽傳旂廣乙魚貫出口。預備禦敵。七點半將出漢江。望見倭船三艘。一吉野。一浪速。一不知名。旋轉取勢而來。知其有異。遂號令廣乙嚴奮備戰。駛近一萬碼左右。忽總倭督船先發號砲一聲。倭三船遂砲聲並起。均向濟遠轟發。濟遠亦將前後大砲左右哈乞開司砲。卽時均擣倭督船。忽倭砲中濟遠望臺。大副都司沈壽昌頭裂而亡。方管帶與並肩立。腦血尙沾衣也。又一砲傷前砲台二副守備柯建章中砲洞胸。學生守備黃承勳中砲斷臂。六品軍功王錫山管旗頭目劉鵬均中砲。同時陣亡。望臺並砲臺。各處弁兵陣亡者十三人。傷者四十餘人。方管帶屹立望臺。指揮發令猛戰。至一點多鐘。未分勝負。

而廣乙早已遁逃矣。於是倭三船繞擊一濟遠。而濟遠之前砲臺橫戶不能運動。僅剩後砲一尊。繼連發後砲四十餘出。中倭船浪速甚多。該船稍傾。行駛遂緩。正在酣戰。陡見西南烟起。知是高陞裝兵船至。操江護之。當卽升旗告操江。我已開仗。爾須速回。其時烽烟彌天。旛升。而操江未答。倭船行速。二船驟不及避。遂爲所及。方倭之分船趕高陞也。濟遠乘間迅督收拾前砲臺。擲戶而出。試運前砲。復振後砲。方管帶顧濟遠。船雖受砲甚多。均非要害。知倭船放礮不準。因卽發令。如倭船復來。我須看真瞄準。方許開砲。甯死而待。不准輕放。旋見倭用二船趕來。一稍緩。一甚疾。轉瞬間。倭督船吉野至矣。彼連發數砲。皆高過濟遠船。濟遠故停砲不放。倭疑我砲壞。子藥盡。愈駛愈近。我船轉左。彼亦左。我船轉右。彼亦右。以避我前砲。迨隔三千餘碼。方管帶發令。將船前轉看瞄準。猝放後砲一發。中其望臺下。該船火藥。砲子震裂。翻去望臺。殲其提督員弁二十七人。並水勇無算。再發中其船頭。火起水進。又發中其船身。船便傾側。升白旛。龍旛而遁。其縱行之船尙未及也。濟遠因舵機受傷。轉動不靈。追之不及。遂駛回。是役也。丁提督原約濟威。廣乙開船後。卽遣大隊戰艦接應。至念二日下午三點鐘。大隊在威海。已升火。將啓行矣。丁提督電鈞相告。行期右翼總兵劉步蟾憚行。揣時方讓和。當軸必不輕啓。竟將丁電私加。遇倭必戰四字。鈞相得電果爲所悚。覆電令緩行。是以船已

起錨忽然不開後爵相電丁有云吾用汝不善候日俄啓衅令汝觀戰以長膽識等語。善旋覺其怯也。丁不知劉私添電文接電竟不解其何意嗟乎。念二晚大隊接應之船果開。念三早必到牙山。該時濟遠正與倭三船廝戰。更得大隊船掩其後。倭船必全沒。不特後至之操江、高陞兩船可保無恙。而倭船經此大挫。海疆必不至如今日之蕩搖矣。貽誤軍機伊誰之咎。方管帶戰回時。以失此機會。扼腕歎息。語侵劉鎮而搆禍之端。遂由此起。是役倭人猶有濟遠能戰之圖。散賣市上。冀其國人復仇。且戰時知所防備。而丁提督竟挾私隙。捏報其事。但以水手李士茂、王國成爲首功。各賞銀五百兩。而指揮號令之管帶竟沒其功。至六月念五日。丁提督率船巡洋。留濟遠在威海。爵相發電問濟。遠赴牙山詳細情形。濟遠以實報。爵相覆電有此番血戰。足雪前恥。而張吾軍之語。丁提督回威海。聞之益忌。方戰之殷也。廣乙先逃。迨威遠回。猶無消息。至七月初始聞廣乙船遁入高麗。十八島人盡登岸。船放火自焚。(據廣乙船脫回水手頭目蔡福等說初期戰時。倭船均向濟遠攻擊。該分一船擊我船。船主令副放魚雷。放不出口。船主云寺壞矣。即下龍旗。倭船亦去。合擊濟遠。我船遂南走。船中雖中數砲。均非要害。行驶如常。直駛至山邊淺水。大副與三副說外邊有倭船來。即令船放下移舵。傍山船主並船上人等皆下舢舨。放下移舵。放出火焚到山時。近九點鐘。行未久。聞有砲聲。開朝鮮人說非倭船開砲。係爾自己船中砲響。有鐵板物件飛上出來。到山後。飲食甚苦。云云。)其管帶林國祥既回。威海催已不戰而遁。燬船而回。罪無可逭。遂謂臨戰之時。濟遠不援。以致船壞。且賄囑其親屬之在滬報館。申報館者。造其蜚語。希圖卸罪。詳

員德人漢納根以旅順築砲臺事與方管帶宿有嫌隙。

(甲申法人肇齡方時帶威遠艦船在旅順防守諸於鐵
要處建造砲臺既成名曰威遠砲臺爲設僅數千兩先是

旅順砲臺多遭法軍所造每臺開費萬兩至是
相形見绌(之後此漢納根復築砲臺開費亦降)及爲海軍副統領亦受林國祥之託妄稟爵相適派其質體
此案至將濟遠管旅頭目勒禁拷問久不認服事始寢戰時魚雷大副穆晉書避匿舵機艤中舵機
被砲穿壞乃遁入魚雷艤中倭船近時令放魚雷裝氣不足放不出口經方管帶嚴斥將予稟革衆
求而免後濟遠酌補大副方管帶以此黜之穆亦傳布謠言謂管帶戰時躲避
(穆晉字天津人因失大
訓戰時督駕是以傳旨嘉獎之命下朝議遂有外議甚多之語也嘗中國海戰始於是役而是役惟一
濟遠敵三倭船卒能燬其督船燬其提督功亦偉矣而忌功害能全經保妻子之徒媒蘖其事反功
爲罪致令湮沒無傳吁足憾也茲特紀其實如右)

大東溝戰事紀實

八月十六夜海軍全軍由大連灣護送鐵兵船於十七日十二點鐘到鴨綠江大東溝地方定遠鎮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濟遠超勇揚威廣甲十艘布勢泊口外鎮南鎮中二砲船並四雷艇護兵入港平遠廣丙二艘泊港外十七連夜運兵登岸十八日辰刻丁提督令全軍備便十二點鐘行船意在率隊返旗順十一點鐘遙見南來黑烟一叢知是倭船丁提督船旂令全軍起錨備戰復令相距四百碼成犄角陣又令平遠廣丙入隊二船未即來我軍陣勢初本犄角魚貫至列隊時復令作犄角雁行丁提督乘定遠鐵艦爲督船並鎮遠鐵艦居中致遠靖遠爲第二隊經遠來遠爲第三隊濟遠廣甲爲第四隊超勇揚威爲第五隊分作左右翼護督船而行原議整隊後每一點鐘船行八咪是時隊未整督船卽行八咪以致在後四隊之濟遠廣甲五隊之超勇揚威均趕不及緣四船魚貫在後變作雁行傍隊以最後之船斜行至偏旁最遠故趕不及而隊已散漫矣查海戰利在鐵甲船爲先鋒次等船爲中隊或後隊以鐵甲堅利便於攻敵且能保衛弱小之船故各國必以鐵艦爲督船既能折衝敵鋒而在前引領變陣亦靈動也是役我軍以定遠督船並鎮遠鐵甲居中而反

以弱小之船作左右翼護之。倭船作雙行魚貫而來。且據上風。我已失勢。泊開仗時與倭船相距四
咫。前八千我督船卽號令開砲。以致相距太遠不能中敵。旋卽砲烟漫天。無從測賊命中矣。督船僅
於開仗時升一旗令。此後遂無號令。丁提督在望臺下初次排砲時。因放砲震跌。卽步入三官廳躲
避。督船帥旂於第三次排砲時。卽被敵砲擊落。便不再升。夫望臺下非提督站立之所。督旂不升。各
船耳目無所係屬。督船忽左忽右亦無旗令。而陣勢益散漫。丁提督之不諳戰事可知也。因此倭船
見我陣不變。乘勢分左右繞擊我列旁之弱船。於是超揚落後被圍三週。中砲着火。首尾之人不能
相救。濟遠來遠經遠亦被圍着火。且戰且救。火靖遠前後中砲發火。旋救滅。廣甲則已遁逃出圍矣。
致遠在陣中因一敵船傷停。深入追擊之。爲魚雷所中而沉。經遠管帶中砲陣亡。被圍擊亦中魚
雷而沉。濟遠中砲彈數十處。後砲座因放砲不停。砲針及螺丁俱震動。潰裂致砲不能旋轉。前大砲
放至數十餘出。砲盤鎔化鋼餅。鋼環壞不堪用。全船各處通語管亦被擊壞。二副守備楊建洛。學生
把總王宗墀陣亡。在船死者七人。傷者十餘人。力大不支。初敵分四船截擊。經遠。濟遠。迨經遠沉遠。
并力擊濟遠。我軍督船棄而不援。偕鎮遠戰而東。濟遠被倭四船截斷在西。且船中砲械全壞。無可
戰。祇得保船西駛。倭船鑿於牙山之役。恐我誘敵不敢窮追。不然亦齧粉矣。定遠鎮遠之戰而東也。

敵亦以四船繞擊之。約片刻，是時我軍各船衝擊星散。督船並不升旗收隊，幸靖遠管駕從旁升收隊旗。於是平遠、廣丙、來遠始隨之。而港內鎮南鎮中二砲船並二雷艇亦至。軍始集。倭船旋東去。其時已酉刻。二雷艇往救揚威弁兵。砲船往救超勇弁兵。及天昏黑。猶望見倭船在該處打燈號。放火箭。招呼擊濟遠之四船收隊也。廣甲自午開仗。約一點鐘時。即離隊。夜十一點鐘至大連灣三山島外。迫近叢險石堆。該船弁勇僉告管帶船已近灘。必不可進。管帶不聽。致船底觸石進水。不能駛出。後派金龍船主洋員馬克羅兒。(一謂作麥克魯)驗看。據云廣甲船無傷。惟廁所有一小孔。或是砲子穿過者。

(一馬克羅兒往驗知其船於十八晚十一點鐘於該處無傷。惟廁所一小孔似是砲子所穿者。由戰場到該處有九十餘哩之遠。行十點鐘可到。推算知該船於一點半鐘即離隊也。驗時見漢納根逃之適多人在座。共聽漢納根卽變色令其勿言。蓋因廣甲管帶吳啟榮丁之同鄉且屢承間訊。措手盡存袒護。按是役戰閏三時。定遠鎮遠兩船共中大小彈二百餘處。陣營以膽甲善戰。恐馬克羅兒據其實。或之情形也。) 按是役戰閏三時。定遠鎮遠兩船共中大小彈二百餘處。陣亡共十餘人。靖遠中彈數十處。陣亡二人。來遠中彈百餘處。自後魚雷船至前煙筒座被焚殆盡。陣亡十餘人。平遠中彈二十餘處。廣丙中彈數處。濟遠中彈七十餘處。陣亡七人。傷者十三人。砲械全壞。以被倭船四艘截擊。不得與各船合隊。以夜四點二刻到旅順。各船以六點鐘亦到。相隔僅片時也。十九日丁提督並副提督飛電報傷。并告海軍開仗情形云。我軍致經沉超揚焚定鐵靖來平丙中、南並二雷艇回旅。濟遠先逃。濟遠得信。屢請到船察看砲壞船傷情形。丁提督不允。所請。以濟遠爲

先逃方管帶屬請驗船不允往見劉步蟾亦不答方管帶云軍無命隊不整是誰之過劉恐擒與短故與丁密謀誣陷先下毒手云

日恐濟遠在旅順尚能

大連灣拖廣甲船濟遠總傳洋員哈富門以船砲俱壞無所禦敵力爭於漢

職不與行(濟遠到該處見廣甲沉澱中猛拖不起又遇倭船數艘因無械抵抗徒失船隻二
錨入大連灣後廣甲見倭船自行放火僅見之遂駛近故被擊碎濟遠至念三日始

連灣也適李鈞相電詢船鴟襲總辦濟遠何以先回龔總辦答以船傷砲壞

再督電稟鈞相因遠濟先逃牽動全軍大局請卽重辦以儆效尤

丁劉再接
半發出各電
始知此更
劉步蟾代理提督

念四日電奏請旨管帶正法念五日天未明行刑以上各電均在

提督任內丁錢同報傷告假
劉步蟾代理提督與丁提督密商而行嗟乎濟遠船同時不察情

置之死地獨不思濟遠受傷大小七十餘處砲械壞不堪用陣亡者七人傷

耶且各船得回旅順者其陣亡受傷尚不及濟遠之多濟遠非逃不辨自明

經遠猶在陣攻擊衆目共睹而督船爲全軍耳目所屬既無號令又去其族

以丁提督挾起蓋鋪屋之嫌(自設海軍丁於劉公島起蓋鋪屋收其租值各將領多貲資
根修築造砲台之怨費見前相呼承丁意亦謠說濟遠先逃)

劉步蟾恐發私添電

口於是沒其戰績誣以先逃置之死地以洩私憤此全軍將士所以同深悲

始而逃陣。繼而燬船。僅于革職留營。仍復月給薪水。廣乙管帶林國祥牙山之戰。避敵焚船。旋復管帶濟遠。蓋吳爲丁提督之同鄉。而林爲劉鎮軍之私人也。功罪是非。顛倒至此。亦即海軍潰敗之所由來歟。因紀其戰事顛末。以待當世之公論云。

方管帶駐韓日記並條陳防倭事宜

三韓之亂初因稅重民變始於古阜縣不旬月而全羅忠清數縣賊衆蜂起爲首有金姓者邪
教黨也有李姓者十四歲之幼童也有崔撲者東學黨也韓王命洪啓勳爲招討使率韓兵八百於
四月初四日借我平遠借蒼龍二船由仁川載赴長山浦登岸而抵全州韓兵行不裹糧日給錢一
百聽向民間講食散漫無紀民受其擾者口出怨咨民心愈以不靖賊遂由全羅東北境犯忠清而
南全軍兩道兵潰敗遂入據全州搶砲子藥均爲所得韓王聞警復撥兵五百往至半途而潰者半
餘駐公州未敢前進時賊榜全州城以滅閔黨匡君救民爲名蠱煽人心又傳言卽日犯公州洪州
直抵漢城全韓騷動韓王乃向我大清請兵援剿五月初一日李爵相令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派
濟遠揚威二船往初二日下午到仁川時倭兵船大和筑紫二艘及法國兵船化爾輝一艘已在港
濟遠揚威乃合平遠爲一小隊駐泊二川港三點鐘美國三等提督船保提漠到五點鐘倭赤城船
艘往初五日辰刻派平遠赴牙山之河口是日法兵船仁康仕登到仁川倭赤城船出口趙勇並調

南裝備統領兵赴牙山。初六日辰刻法船化爾輝開往長崎。十一點鐘倭船千代田到仁川。下午我操江船到倭赤城船並倭提督伊東坐松島船。倭公使大鳥坐八重山船亦到。晚七點鐘我船平遠由牙山回仁川。八點鐘倭船水兵五百登岸。我商船海晏、海定裝葉軍門兵。於是日到牙山。五點鐘倭公使大鳥登岸。是晚丁提督電濟遠詢韓事。初七日早濟遠摘韓事情形覆電。是日大鳥率倭兵三百進漢城。初八日倭筑紫、犬和兩船出口。倭領事向韓海關報和歌之浦等十四艘裝兵馬來仁川。不日可到。派小火輪量水下浮標測錨位爲停泊計。初九日下午倭兵船高雄護倭商船和歌之浦裝兵千餘馬七匹到仁川登岸。下午三點鐘英國兵船摸邱利由長崎到仁川。操魚雷過濟遠船邊一週。蓋英船以倭船環集。我船單弱恐爲所算。故爲此以示意也。晚八點鐘倭裝煤船到仁川。是日葉軍門所部兵在牙山紮營。而全州韓匪已逃散。韓招討使洪啓勦復全州。初十日倭兵船千代田並商船和歌之浦先後出口。倭筑紫兵船及商船陸興丸先後進口。晚六點鐘英兵船遣員告濟遠。明早該船開往橫濱。九點半鐘英兵船乃操禦亦示意也。葉軍門委員白太守由漢城來仁川。述倭公使大鳥談論兩國調兵援韓之說。初袁觀察告倭使。我國將派兵一萬來援韓。故倭亦調集多兵來韓。至是袁告大鳥。我國原派兵一萬。現只來三營。欲令大鳥電倭政府止兵。大鳥辭以兵已在

途弗能止。十一日龍營務處坐揚威船赴牙山。韓海關稅務司報倭商船九艘。兵四千五百名。馬二百五十四舢舨二十隻並浮橋。旱雷。水雷。電線等諸軍械將到仁川。十二日風雨。倭船八架。山筑紫移錨位。倭赤城船出口。十點鐘羅吉野兵船。護裝兵船六艘到仁川。十三日倭裝兵船三艘又到。千代田船護之。是日九點鐘。倭兵及馬匹皆登岸。自初十起。電斷不連。濟遠方管帶爲隊長。欲派一船回威海。詳報軍情。奈超揚在牙山操江。爲袁觀察留不放行。平遠又乏煤。方管帶乃託理事。電袁觀察云。濟遠開牙山一探。十二點開。五點到牙山之內島。時倭赤城等船亦在焉。方管帶乃將到仁川。連日所有情形具摺。略令超勇船回威海稟報。丁提督請其轉電。諭相袁觀察疑其覆。諭稟濟遠驚倭而逃。查西國例。凡兵船保護屬國。若他國縱兵登岸。當開砲擊之。濟遠無其權。自當上告。復因電斷。不得達。勢必親赴牙山。派船回報軍情。請示遵行。袁諭以驚逃。蓋修怨也。至十五揚威赴仁川。下午倭裝兵船到仁川。向韓海關報稱。兵五百名。馬五四云。十六日濟遠得津電。鎮遠。廣丙。超勇三船將來韓。十七日辰刻。倭吉野。赤城二船由仁川出口。旋來一煤船。十八日倭督船松島。高雄。千代田。大和四艘由仁川開。泊長崎之佐世保地方。時在仁川倭船只八重山。武藏並裝兵船三艘。七點半鐘我北平煤船到平遠。揚威兩船上煤。十九下午駐韓袁觀察眷屬上平遠船。三點鐘鐵遠。超勇。廣

丙到仁川倭兵船大島踵至二十日下午平遠船由仁川開送文報並袁觀察眷屬往煙台倭船武
藏出口我裝兵海定船還上海是日倭使大島見韓王濟遠起錨出口適鎮遠廣丙超勇到遂同拋
錨念三日操江開往仁川五點鐘我兵船各管帶乘小火輪赴白石浦與葉軍門會商水陸軍情是
日倭兵船三艘護裝兵船六艘載兵三千名馬二百五十四到仁川念四日畠營進剿餘匪念五四
下午平遠由威海到牙山時倭使大島與英俄美公使論添兵來韓保商且欲韓爲自主之國云念
六日辰刻鎮遠平遠往仁川倭大島船亦隨開是日探知倭兵距牙山一百三十里我陸軍夜已放
哨嚴防要道已埋旱雷念八日辰刻廣丙裝築軍田雞砲并文報等件赴津平遠到牙山口外升旛
告在牙山各船起錨出口合鎮遠由仁川出漢江回威海八點鐘濟遠超勇乃起錨與平遠會途遇
韓遠升旛成魚貫隊相距四百碼駛出漢江是日東南風大作船甚顛簸至次日三點鐘方到威海
自五月初一日起仁川牙山等處倭船調兵來往不絕其所運兵馬水雷魚雷旱雷鐵線浮橋等不
知凡幾蓋觀衅而動已存心叵測矣故英兵船屢次操角雷操禦敵示意於我欲我早爲戒備以待
不虞時濟遠方管帶見此情形乃上條陳於李爵相一謂海軍戰艦合則力厚分則勢單未決裂時
宜速召聚一處遇有變局以便調遣若以數船分駐仁川牙山港道分歧三面倭兵可到若倭以浮

當順流而下必遭暗算且我聚各船於威海、旅順有事則全隊出北洋遊弋若遇倭船便於邀擊至收泊之處依於砲台以固北洋門戶邊疆自不至爲所擾一謂九連城、鳳凰城、鴨綠江一帶與高麗接壤之處宜調兵數十營以扼其要遇有變局則進兵直擣韓京且重兵出九連城各處則兵有後路不比乘船易爲敵算蓋兵由船往雖多派兵艦保護倘敵以兵船邀擊復分擊運兵船運船皆商船不堪受砲危不可言故兵當由陸進也一謂倭人窺韓俄實暗中取利蓋韓爲俄有則俄戰艦可由三韓港道出入秦西各國所深慮也倘我與英各國聯絡保韓則倭不敢公然逞志一謂倭人兵餉多取商民彼國物產銷售中國者十居其七倘與倭議戰必先絕其通商且當防他國代爲銷售若中國不銷其物產則彼下議院籌款自非易事一謂當速籌添戰艦倭之敢輕我中國者以我海軍戰艦無多且皆舊式不及其新式快船快砲之利倘我添行速率之船多艘並各船上多添快砲則彼自聞而震懾現英德各國兵船在華者多當此戰事未結或預與英外部定購在華戰艦訂立合同不先付款有用給價無用歸還但按價給息而已駐仁稅務司英員曾歎是策似屬可行且價約定即可升中國旗以壯聲威云云書上未行而倭燬門矣寃海述聞客曰士之遇不命遇也抱其奇才異能既遇於時而見傾墮盡搆陷誣讐以喪其身識者獨不委之命而更歎歎扼腕於氣運之

使然者何哉。蓋以其人苟在其說得行而時局必不至敗壞決裂而不可收拾者也。方君益堂束髮受西學既精其業遂爲海軍諸將中翹楚。海軍既創章程規制多出其手。甲申之役上邊事書數千言。倭辟將啓復條陳五事使其說得行何至有今日哉。方君既枉死將士解體國家經營海軍二十餘年堅船利砲一旦半以資敵爲就帥者慘私諭僉冤獄上下相謀以快讐敵雖氣運之使然亦必有職其咎者矣。報怨而殺曲端臨危而思道濟古今同慨悲夫。

跋

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况殺有功之將者。誠李傳相足張吾軍之言。何嘗不喜方伯謙廣濟之能。軍而卒爲丁汝昌。劉步蟾所陷害。噫。有罪不罰。有功不賞。而反受戮焉。是非顛倒何以示衆。東征諸將士望風譁潰。解甲而逃也。宜矣。然其後關外諸軍視師者。專闥而制賞罰。惟我所欲爲。而卒不能激勵忠義。使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則又誰執其咎耶。而顧獨集矢於傳相一人耶。有心人所爲感慨歎歎。痛哭長太息者矣。今讀冤海述聞一卷。特書其後。留爲天下萬世共評焉。於汝庸記。

